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四一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不分卷

〔清〕顧宗瑋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提要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凡例

一 古者史分左右事言各記顧事不煩言而言不離事是以尚書訓誥而述其所載如授時遜位命官敷土革夏翦殷遷都定鼎居攝復辟誥衆誓師命德討叛立政明刑有一非經世大事者乎故知載筆者斷以事為主也昔人以事言煩簡定馬班優劣良有以耳後世注記繁興總歸國史而史體之別大要有三曰編年曰紀事曰紀傳紀傳之體非古也蓋創自司馬氏而歷代因之遂為史書成式即相傳有黃帝內傳及穆天子傳之類然其說不經見無所考信至於編年即古春秋之遺而紀事即古尚書之遺也蓋

一

紀事則年隨事斷每事各為篇目每篇自具端委編年則以事繫日或一日而備數十事或一事而經數十年故錄編年者恒患事類之難貫述紀事者每病年月之不詳夫曆數相推前知百世簡策大事不過數端雖紀聞紀見詳略異辭而原始要終顛末具在竊欲區事類之目倣年表之遺上自唐虞下迄

本朝年經事緯咸總條貫縱無當於史法庶有裨於稽古茲則先將春秋左氏傳勒成一編而名之曰事類年表誠管窺之一班亦尊經之雅志也

一 他經皆以經為經而春秋獨以傳為經蓋筆削旨微權衡

靡定傳為業經為斷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但高赤之傳各傳會經義或文而不核或約而不該惟丘明親見夫子而受經且身為國史躬覽載籍故其傳特詳不第於所書者咸指陳事實即所不書者亦連類並紀而故書故不書無不據例發義曲而暢之則說春秋者斷以左氏為實錄矣故年表中凡經所書之事則本傳以詳其故提要而分注之其所不書者即以傳補之間有傳所不錄者（如賜晉文公命及牧洛闕之類）更以外傳補之要使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細巨靡遺端委畢備而總目之曰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亦見經傳之不可偏舉云爾

一表中每事類為一格第為十等首周尊王也次魯本宗國也且春秋之所自作次列國詳諸侯之內事也春秋之勢蓋在諸侯矣次災異謹天戒也次郊祀國之大事也次朝聘重邦交也君子將於是乎觀禮焉自朝聘不時而啓會盟會盟不信而尋征伐蓋禮信胥失而戰爭滋熾矣於是或懼其侵軼而豫為脩備土功不時或爭地以戰而疆場之域一彼一此故次之以城築土田終焉

一說春秋者例有正變胡文定云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義蓋事會紛錯理不可執權衡所在惟變斯通今表中之例亦有正變事以類從義無拘牽此正例也其間

二

或事類乎此而義繫乎彼則此畧彼詳（如遂郲郜郜及州公如曹之類）或義同於彼而事連於此則此詳彼略（如會袁伐鄭宋吳伯姬卒之類）此變例也經之變例起於事同詞異表之變例繇於事合類分竊惟據經考傳權其輕重各有指歸（詳分類條例）非敢意為出入也

一春秋之文不遺一字尊經也裁事從類時月重見必細書而以○別之懼疑經也至於傳文雖多節取而書稱之類一仍不改不敢擬經也

一春秋古經藝文徒有其目學士罕覯其書自漢以來所編俱出三傳而三傳之文所載多有異同或事同而文異（于蔑于眛之類）或文同而事異（夫人子氏之類）或事文俱異（尹氏君氏之類）先儒既已傳疑末學何所考信故表中所書一本康侯所定而又合經參傳比文較義證核錯舉魚魯雜陳別為春秋三傳異同一卷庶覽者知所折衷焉

一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必其能使昭明然後知所勸懼故傳春秋者咸依經以起例據例以合義然而各承師說莫之畫一故敢酌取三家折衷胡氏而為春秋通例一卷

一春秋一也而傳經者三家說傳者百氏師承既異墨守難通遂乃褒貶若戾是非莫準劉玄有惑經之篇陸淳有辨

三

疑之集唐元和間妄詔加減宋劉原父始撰權衡其書或存或逸要靡當於竊取之義也雖然學者患不能疑因疑可以起悟是用綱羅舊聞竊附鄙見而為春秋稽疑一卷

一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亦有事同而詞異者又有事異而詞同者此正筆削之謹嚴權衡所自出也屬辭比事參而考之既於異中求同復於同中見異先儒論之詳矣或依經以證傳或據傳以明經或博稽以定衡或連類以表義洵三家之騎驛實麟書之指南茲故原本註疏斟酌百氏而為春秋參同一卷

一春秋正傳有提要一編自周魯以及五伯凡諸事類各為條目或總凡而略其事或紀事而詳其故大抵詳少略多引端標緒俟學者自為尋求耳今則仍其目詳其事并採林氏括例凡朝聘會盟征伐等事關於春秋之始終者分註其下而為春秋提要發明一卷

一無易樹子士無世官天子明禁載在盟府春秋時嬖子配適而君不皆世嗣(魯閔僖晉懷文之類)大都耦國而臣遂多世卿(魯三家晉六卿之類)昭穆失次政在家門春秋所書蓋不勝識(弟年弟語尹氏武氏之類)以故國為之圖家為之譜圖以定其世系譜以別其氏族披圖按譜而春秋君臣之故亦略可觀矣是為春秋圖譜一卷

一春秋文成數萬其間國地邑里事物名號必求其詳未易更僕此先儒傳註所為不勝覼縷也今則節而採之或箋其義或釋其文而為春秋箋釋一卷

一春秋之作莫贊一辭故傳曰非聖人孰能修之後之說春秋者無慮百家言人人殊羆閣誰巨甚或病其羌駁議其斷爛多見其不知量也今竊比而觀之擇其是非頗不謬於聖人者採錄焉而為春秋餘論一卷

一家君子覃思載籍嗜古情深學成著書動盈卷帙凡天官地志曆律象數河洛圖緯以及經世聲音之道靡不精究多所發明而尤好讀左氏春秋潛心二十餘年勒成始末一書分國而紀之比事以合之而又旁採外傳公羊穀梁史記諸子所載連類附錄訂其異同參其詳略於是時時論說指授瑋等紙積成編彙為一卷題曰讀左指要譬崐岡之片玉實安石之碎金也其始末之紀則家君方訂補通鑑紀事統俟卒業合為一書(家君嘗云當以左紀始末作紀事前編)洵史學之淵海允稽古之武庫區區年表云乎哉既已藏之名山行將公諸海內耳

松陵後學顧宗瑋謹識

己未

周	平王四十九年
魯	元年　春王正月　十二月公子益師卒〇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
列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〇公孫滑出奔衛
災異	〇八月有蜚
朝聘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〇十月衛侯來會葬　鄭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
會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〇十月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
征伐	〇八月紀人伐夷　十月衛人伐鄭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城築	〇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　十月新作南門

庚申

周	平王五十年
魯	二年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列國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災異	
朝聘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會盟	春公會戎于潛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十月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征伐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十二月鄭人伐衛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隱公　三

辛酉

周：平王五十一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魯：三年

列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　○八月宋殤公即位　公子馮出奔鄭

災異郊祀蒐狩：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

會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征伐：○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秋又取成周之禾

城築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隱公　四

壬戌

周：桓王元年

魯：四年

列國：宋殤公與夷元年　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災異郊祀蒐狩：○春衛人來告亂　秋宋公使來乞師　衛州吁如陳　陳人執之

會盟：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征伐：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城築吉

癸亥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隱公 五

周：桓王二年

魯：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列國：
衛宣公元年
晉元年
夏四月葬衛桓公
○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翼侯奔隨 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災異：九月螟

郊祀蒐狩：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九月宋人使來告命

會盟：

征伐：
秋衛師入郕
九月邾人鄭人伐宋
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四月鄭人侵衛 衛人以燕師伐鄭 郕人侵衛

城築：○九月宋人取邾田

甲子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隱公 六

周：桓王三年

魯：六年
秋七月

列國：○春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災異郊祀蒐狩：
○冬京師來告饑
鄭伯如周

會盟：
春鄭人來渝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征伐：
冬宋人取長葛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隱公 七

乙丑

周	桓王四年
魯	七年
列國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滕侯卒
災異	
朝聘	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會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 冬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 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
征伐	秋公伐邾
城築土功	夏城中丘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隱公 八

丙寅

周	桓王五年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魯	八年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列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八月葬蔡宣公
災異	九月螟
朝聘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會盟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四月齊人卒平宋衛于鄭 秋會于溫
征伐	
城築土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丁卯　隱公　九

周	魯	列國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桓王六年	九年 三月扶卒 秋七月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冬公會齊侯于防	○夏鄭伯以王命伐宋 冬北戎侵鄭	夏城郎

戊辰　隱公　十

周	魯	列國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桓王七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癸丑盟于鄧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隱公

己巳	十一
周	桓王八年
魯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列國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
災異郊祀	
朝聘	春滕侯薛侯來朝
會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征伐	○秋息侯伐鄭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
城築蒐狩	○秋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庚午	元
周	桓王九年
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冬十月
列國	
災異郊祀	秋大水
朝聘	○冬鄭伯拜盟
會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征伐	
城築蒐狩	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

辛未

周	桓王十年
魯	二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列國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災異郊祀朝聘	正月滕子來朝　秋七月杞侯來朝
會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　九月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征伐	九月入杞
城築	

壬申

周	桓王十一年
魯	三年　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列國	宋莊公馮元年　○春曲沃武公伐翼獲哀侯及弟共叔　冬芮伯萬出居于魏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冬有年
災異郊祀朝聘	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會盟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九月公會齊侯于讙
征伐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十五

癸酉	
周	桓王十二年
魯	四年 春正月公侍于郎
列國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災異郊祀	
朝聘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會盟	
征伐	○秋秦師侵芮
城築	

十四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十六

甲戌	
周	桓王十三年
魯	五年
列國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葬陳桓公 ○正月陳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災異郊祀	螽 秋大雩
朝聘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冬州公如曹
會盟	
征伐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城築	夏城祝丘

十四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十七

乙亥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功
桓王十四年	六年　秋八月壬午大閱　九月丁卯子同生	八月蔡人殺陳佗　〇立厲公躍		春正月寔來　冬紀侯來朝　〇夏齊侯使乞師于鄭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〇春楚武王侵隨　夏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諸侯之大夫戍齊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十八

丙子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功
桓王十五年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〇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〇夏盟向求成于鄭	〇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十九

丁丑	
周	桓王十六年
魯	八年
列國	○春滅翼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災異郊祀蒐狩	冬十月雨雪　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朝聘	天王使家父來聘
會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　秋隨及楚平
征伐	秋伐邾　○夏楚子伐隨
城築	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二十

戊寅	
周	桓王十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魯	九年　夏四月　秋七月
列國	
災異郊祀蒐狩	
朝聘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會盟	
征伐	○夏楚師及巴師圍鄾　鄧師救鄾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己卯	
周	桓王十八年
魯	十年
列國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虢公出奔虞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芮伯出奔共池虞公出奔共池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征伐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春詹父以王師伐虢
城築土功	

廿一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庚辰	
周	桓王十九年
魯	十有一年
列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春楚屈瑕盟貳軫
征伐	○春楚屈瑕敗鄖師于蒲騷
城築土功	

廿二

辛巳

桓公 十二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功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春正月	鄭厲公突元年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冬楚伐絞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壬午

桓公 十三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功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秋七月 冬十月	衛惠公朔元年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春楚屈瑕伐羅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十五

癸未

周	桓王二十二年
魯	十有四年　夏五
列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災異郊祀	正月無氷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八月乙亥嘗
朝聘	
會盟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征伐	十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城築土功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桓公　十六

甲申

周	桓王二十三年　三月乙未天王崩
魯	十有五年
列國	齊襄公諸兒元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許叔入于許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災異郊祀	
朝聘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五月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會盟	五月公會齊侯于艾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
征伐	十一月伐鄭
城築土功	

乙酉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蒐狩	會盟	征伐	城築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鄭昭公忽元年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丙戌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蒐狩	會盟	征伐	城築
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十月辛卯鄭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	

周

莊王三年

○秋王殺周公黑肩

王子克奔燕

魯

十有八年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列國

○七月戊戌齊人殺鄭子亹而轘高渠彌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災異郊祀

朝聘

正月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會盟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征伐

○秋齊侯師于首止

城築土田

周

莊王四年

魯

元年

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列國

鄭子儀立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姬歸于齊

災異郊祀

朝聘

夏單伯逆王姬

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會盟

征伐

十月齊師遷紀郱鄑郚

城築土田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己丑

周	莊王五年
魯	二年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列國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秋七月齊王姬卒 十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災異郊廟	
會盟	
征伐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城築蒐田	

庚寅

周	莊王六年 五月葬桓王
魯	三年
列國	宋閔公捷元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災異郊廟	
會盟	
征伐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冬公次于滑
城築蒐田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十三

辛卯	
周	莊王七年
魯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列國	三月紀伯姬卒　夏紀侯大去其國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三月楚子卒
災異郊祀	
朝聘	
盟會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三月隨人行成楚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
征伐	○三月楚武王伐隨
城築蒐田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十四

壬辰	
周	莊王八年
魯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列國	楚文王熊貲元年
災異郊祀	
朝聘	秋郳犂來來朝
盟會	
征伐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城築蒐田	

乙未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二十七

周	莊王十一年
魯	八年
列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災異郊祀封爵	
會盟	
征伐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城築土田	

丙申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二十八

周	莊王十二年
魯	九年 冬浚洙
列國	齊桓公小白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 夏齊小白入于齊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召忽死之 管夷吾歸于齊
災異郊祀封爵	
會盟	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征伐	夏公伐齊納糾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城築土田	

丁酉	
周	莊王十三年
魯	十年
列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城築土[illegible]	三月宋人遷宿

戊戌	
周	莊王十四年
魯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列國	冬王姬歸于齊
災異	秋宋大水
朝聘	○冬齊侯來逆共姬
會盟	
征伐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城築土[illegible]	

己亥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魯莊公

周：莊王十五年

魯：十有二年　夏四月

列國：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秋宋萬又殺太宰督立子游　冬十月宋人殺子游立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庚子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魯莊公

周：僖王元年

魯：十有三年　秋七月

列國：宋桓公御說元年　夏六月齊人滅遂

災異

朝聘

會盟：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征伐

城築

桓公請南宮萬于陳賂之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　四十三

辛丑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封禪	會盟	征伐	城築蒐
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夏鄭厲公自櫟侵鄭 六月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厲公入遂殺傳瑕	○春齊請師于周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秋七月荊入蔡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　四十四

壬寅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封禪	會盟	征伐	城築蒐
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夏夫人姜氏如齊 冬十月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鄭人侵宋	

癸卯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四五

欄	事
周	僖王四年 ○冬蔿國作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魯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列國	十二月邾子克卒 ○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災異	
朝聘	
會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征伐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秋荊伐鄭
城築	

甲辰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四六

欄	事
周	僖王五年
魯	十有七年
列國	春齊人執鄭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秋鄭詹自齊逃來
災異	冬多麋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周	魯	列國	災異妖祥	會盟	征伐	城築
惠王元年 ○春陳媯歸于京師	十有八年冬十月	晉獻公佹諸元年	春王正月日有食之 秋有蜮	○春虢公晉侯朝王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夏公追戎于濟西 ○冬巴人伐楚	

周	魯	列國	災異妖祥	會盟	征伐	城築
惠王二年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夫人姜氏如莒	○六月庚申楚子卒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春楚子伐黃	

丁未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侵盟	征伐	城築
惠王三年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 夏鄭伯遂以王歸 王處于櫟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秋七月	楚堵敖熊囏元年	夏齊大災		冬齊人伐戎	

戊申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侵盟	征伐	城築
惠王四年 ○夏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冬王歸自虢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春鄭伯虢公胥命于弭		○夏王與鄭虎牢以東與虢酒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魯莊　五十一

己酉

周：惠王五年

魯：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夏五月

列國：鄭文公捷元年　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顓孫自齊來奔

災異郊社朝聘：冬公如齊納幣

會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征伐：

城築土功：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魯莊　五十二

庚戌

周：惠王六年

魯：二十有三年　秋丹桓宮楹

列國：楚成王頵元年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夏晉桓莊之族偪　獻公使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災異郊社朝聘：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蕭叔朝公

會盟：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征伐：

城築土功：

辛亥	
周	惠王七年
魯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列國	春葬曹莊公 冬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 郭公 ○秋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
災異	秋大水
朝聘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會盟	
征伐	冬戎侵曹
城築	

壬子	
周	惠王八年
魯	二十有五年
列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伯姬歸于杞 ○秋晉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 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
災異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朝聘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冬公子友如陳
會盟	
征伐	
城築	○秋晉城聚

癸丑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二十五
周	惠王九年
魯	二十有六年
列國	衛懿公赤元年 夏曹殺其大夫 〇春晉士蔿為大司空
災異郊祀蒐狩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會盟	
征伐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〇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城築	〇夏晉城絳

甲寅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二十六
周	惠王十年
魯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冬杞伯姬來
列國	
災異郊祀蒐狩	
會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莒慶來逆女 杞伯來朝 〇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
征伐	
城築	

乙卯

周：惠王十一年

魯：二十有八年

列國：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夏晉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

災異：大無麥禾

會盟：

征伐：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城築：冬築郿

丙辰

周：惠王十二年

魯：二十有九年

列國：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災異：秋有蜚

會盟：

征伐：夏鄭人侵許

城築：春新延廄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丁巳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二十九

周	惠王十三年 ○春王命虢公討樊皮 夏四月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魯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列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秋楚申公鬪班殺令尹子元 鬪穀於菟為令尹
災異郊祀	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朝聘	
會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征伐	夏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鄣 冬齊人伐山戎
城築苗	

戊午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莊公　三十

周	惠王十四年
魯	三十有一年
列國	夏四月薛伯卒
災異郊祀	冬不雨
朝聘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會盟	
征伐	
城築苗	春築臺于郎 四月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四 莊

己未	
周	惠王十五年
魯	三十有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辛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季友奔陳 立閔公
列國	
災異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朝聘	十月公子慶父如齊
會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征伐	十月狄伐邢
城築	春城小穀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四 閔

庚申	
周	惠王十六年
魯	元年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八月季子來歸
列國	○冬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
災異	
朝聘	冬齊仲孫來
會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征伐	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城築	

辛酉

類	事
周	惠王十七年
魯	二年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成季立僖公慶父縊于密
列國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春虢舟之僑奔晉 十二月衛戴公廬于曹 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
災異	
郊祀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朝聘	
會盟	冬齊高子來盟
征伐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城築	

壬戌

類	事
周	惠王十八年
魯	元年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列國	衛文公燬元年 秦穆公任好元年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災異郊祀	
朝聘	○冬莒人來求賂
會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盟于犖
征伐	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七月楚人伐鄭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城築	

癸亥

類	事
周	惠王十九年
魯	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列國	春王正月城楚丘○秋齊侍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災異郊祀	冬十月不雨
朝聘	○春晉侯使荀息假道于虞
會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征伐	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 十月楚人侵鄭○秋虢公敗戎于桑田
城築書	

甲子

類	事
周	惠王二十年
魯	三年
列國	○冬齊蔡姬歸于蔡
災異郊祀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朝聘	
會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征伐	四月徐人取舒 冬楚人伐鄭
城築書	

乙丑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僖公

周：惠王二十一年

魯：四年

列國：夏許男新臣卒　八月葬許穆公　○冬晉太子奔新城　重耳奔蒲　夷吾奔屈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夏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　齊人執陳轅濤塗　○冬陳成歸轅濤塗

征伐：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

城築蒐

丙寅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僖公

周：惠王二十二年

魯：五年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列國：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八月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冬晉人執虞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災異郊祀：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朝聘：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會盟：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征伐：

城築蒐

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丁卯	
周	惠王二十三年
魯	六年 春王正月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城築	

戊辰	
周	惠王二十四年
魯	
列國	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七月曹伯班卒 冬葬曹昭公
災異郊祀	
朝聘	夏小邾子來朝 七月公子友如齊
會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征伐	春齊人伐鄭
城築	

己巳	
周	惠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魯	八年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會盟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征伐	夏狄伐晉
城築	

庚午	
周	襄王元年
魯	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列國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九月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征伐	○冬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僖公

辛未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蒐
襄王二年	十年　秋七月	晉惠公夷吾元年　宋襄公茲父元年　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冬大雨雹　春王正月公如齊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壬申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蒐
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秋八月大雩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秋晉侯平戎于王	冬楚人伐黃　○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　秦晉伐戎以救周	

年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吉
癸酉	襄王四年 ○秋王子帶奔齊	十有二年 秋七月	夏楚人滅黃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使隰朋平戎于晉		○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僖公

年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吉
甲戌	襄王五年 ○秋諸侯戍周	十有三年	夏四月葬陳宣公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	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春狄侵衛	

乙亥

周	魯	列國	災異	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	冬蔡侯肸卒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八月狄侵鄭	春諸侯城緣陵

丙子

周	魯	列國	災異	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	九月季姬歸于鄫 ○十一月晉侯歸	夏五月日有食之 八月螽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春王正月公如齊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九月公至自會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正月楚人伐徐 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冬秦始征晉河東

丁丑	
周	襄王八年 ○从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魯	十有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列國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災異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郊祀朝聘	
會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征伐	○秋狄侵晉
城築	

戊寅	
周	襄王九年
魯	十有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列國	夏滅項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夏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冬齊易牙與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災異	
郊祀朝聘	
會盟	九月公至自會
征伐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城築	

己卯

類	事
周	襄王十年
魯	十有八年
列國	齊孝公昭元年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三月齊人殺無虧　五月立孝公
災異郊祀	
朝聘	○春鄭伯始朝于楚
會盟	
征伐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　齊人敗績　秋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城築	○冬秦取梁新里

庚辰

類	事
周	襄王十一年
魯	十有九年
列國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六月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梁亡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征伐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城築	

辛巳	
周	襄王十二年
魯	二十年
列國	
災異	五月乙巳西宮災
郊祀朝聘	夏郜子來朝
會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征伐	五月鄭人入滑 冬楚人伐隨
城築	春新作南門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僖公

壬午	
周	襄王十三年
魯	二十有一年
列國	○冬邾人滅須句 須句子來奔
災異	夏大旱
郊祀朝聘	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會盟	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釋宋公
征伐	春狄侵衛 秋執宋公以伐宋 冬公伐邾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僖公 廿二

癸未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襄王十四年 ○秋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二十有二年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太子圉自秦逃歸			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僖公 廿三

甲申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九月晉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			春齊侯伐宋圍緡 秋楚人伐陳	

乙酉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襄王十六年 冬天王出居于鄭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秋七月	冬晉侯夷吾卒 ○春王正月秦伯納晉公子重耳 二月戊申殺懷公于高梁 宋成公王臣元年		○秋宋及楚平	夏狄伐鄭	

丙戌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襄王十七年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殺其大夫 秋葬衛文公	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 ○四月戊午晉侯朝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三月甲辰晉侯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秋秦晉伐鄀	○晉于是始啓南陽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僖公

欄	丁亥
周	襄王十八年
魯	二十有六年
列國	衛成公鄭元年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災異郊祀朝聘	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會盟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寗速盟于向
征伐	正月齊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城築	

吉　廿九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僖公

欄	戊子
周	襄王十九年
魯	二十有七年
列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災異郊祀朝聘	春杞子來朝
會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征伐	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城築	

吉　卅

周	魯	列國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襄王二十年 冬天王狩于河陽	二十有八年 秋杞伯姬來	齊昭公潘元年 四月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		五月公朝于王所 秋公子遂如齊 冬壬申公朝于王所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周	魯	列國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復歸于衛 ○立公子瑕				敗績 冬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秋大雨雹	春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春公至自圍許	

辛卯

周	襄王二十二年
魯	三十年春王正月
列國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災異郊祀	
朝聘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會盟	
征伐	夏狄侵齊 秋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春晉人侵鄭
城築蒐田	

壬辰

周	襄王二十三年
魯	三十有一年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列國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鄭公子瑕出奔楚
災異郊祀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朝聘	春公子遂如晉
會盟	
征伐	冬狄圍衛
城築蒐田	春取濟西田

癸巳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侵盟	征伐	城築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秋衛人及狄盟	四月衛人侵狄	

甲午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侵盟	征伐	城築
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晉襄公驩元年 鄭穆公蘭元年 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十二月楚人納鄭公子瑕瑕覆于周氏之汪 楚殺子上	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二月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秋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十二月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乙未

類	事
周	襄王二十六年
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列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災異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朝聘	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叔孫得臣如京師 十月公孫敖如齊 ○四月晉侯朝王于溫
會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征伐	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伐晉
城築	
書	○秋晉侯侵戚田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

丙申

類	事
周	襄王二十七年
魯	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列國	楚穆王商臣元年
災異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朝聘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會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征伐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城築	

丁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文公　卆九

類	事
周	襄王二十八年 夏五月王子虎卒
魯	三年
列國	
災異	秋雨螽于宋
郊祀朝聘	冬公如晉 ○春衛侯如陳
會盟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征伐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五月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十二月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城築	

戊戌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文公　百

類	事
周	襄王二十九年
魯	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列國	秋楚人滅江
災異	
郊祀朝聘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秋衛侯使甯俞來聘
會盟	
征伐	夏狄侵齊 秋晉侯伐秦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文公　一百一

己亥	
周	襄王三十年
魯	五年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列國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冬楚公子燮滅蓼
災異	
郊祀朝聘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冬晉陽處父聘于衛
會盟	
征伐	夏秦人入鄀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文公　一百二

庚子	
周	襄王三十一年
魯	六年
列國	春葬許僖公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十月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夏秦伯任好卒
災異	
郊祀朝聘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會盟	
征伐	
城築	

辛丑	
周	襄王三十二年
魯	七年
列國	晉靈公夷皐元年 秦康公罃元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晉先蔑奔秦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秋八月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冬公孫敖如莒涖盟
征伐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狄侵我西鄙 冬徐伐莒
城築	三月遂城郚

壬寅	
周	襄王三十三年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魯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列國	宋昭公杵臼元年 十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災異郊祀朝聘	十月螽 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會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征伐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
城築	
	○春晉侯歸匡戚之田于衛

癸卯

類	事
周	頃王元年 二月辛丑葬襄王
魯	九年 春夫人姜氏如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列國	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秋八月曹伯襄卒 冬葬曹共公
災異	九月癸酉地震
郊祀	
朝聘	春毛伯來求金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會盟	三月鄭及楚平 秋陳及楚平
征伐	三月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夏楚侵陳 秋楚伐陳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文公

甲辰

類	事
周	頃王二年
魯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列國	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災異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郊祀	
朝聘	
會盟	秋及蘇子盟于女栗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征伐	夏秦伐晉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春晉人伐秦
城築	

乙巳

周	頃王三年
魯	十有一年
列國	
災異	
郊祀	
朝聘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會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征伐	春楚子伐麇 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城築	

丙午

周	頃王四年
魯	十有二年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列國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災異	
郊祀	
朝聘	正月杞伯來朝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會盟	
征伐	夏楚人圍巢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師戰于河曲
城築	十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丁未

周	頃王五年
魯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秋世室屋壞
列國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遙蒢卒
災異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朝聘	冬公如晉
會盟	冬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征伐	狄侵衛
城築	

戊申

周	頃王六年○春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秋晉趙盾平王室
魯	十有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列國	楚莊王旅元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月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齊人執子叔姬
災異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朝聘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會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七月公至自會
征伐	正月邾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文公　一百十一

乙酉	
周	匡王元年
魯	十有五年　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列國	齊懿公商人元年
災異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郊祀	
朝聘	春季孫行父如晉　夏曹伯來朝　六月單伯至自齊　秋季孫行父如晉
會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征伐	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十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城築蒐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文公　一百十二

庚戌	
周	匡王二年
魯	十有六年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列國	八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災異	
郊祀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朝聘	
會盟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征伐	
城築蒐	

辛亥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望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宋文公鮑元年		冬公子遂如齊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秋公至自穀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四月齊侯伐我西鄙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	

壬子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望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二月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十月莒弒其君庶其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類	事
周	匡王五年
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列國	齊惠公元年秦共公元年稻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災異郊祀	
朝聘	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夏季孫行父如齊公子遂如齊秋邾子來朝
會盟	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征伐	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城築土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類	事
周	匡王六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魯	二年
列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遂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城築土功	

乙卯	
周	定王元年 正月葬匡王
魯	三年
列國	晉成公黑臀元年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災異郊祀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朝聘	
會盟	○春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征伐	五月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春晉侯伐鄭[illegible] 宋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城築	

丙辰	
周	定王二年
魯	四年
列國	鄭靈公夷元年 正月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秋楚滅若敖氏
災異郊祀	
朝聘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會盟	
征伐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 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六月赤狄侵齊 冬楚子伐鄭
城築	

丁巳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宣公　一百十九　城永吉

類	事
周	定王三年
魯	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
列國	鄭襄公堅元年 秦桓公榮元年
災異	
朝聘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冬高固及子叔姬來
會盟	○冬陳及楚平
征伐	楚人伐鄭 ○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戊午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宣公　一百廿　城永吉

類	事
周	定王四年
魯	六年夏四月 冬十月
列國	
災異	秋八月螽
朝聘	○夏王使子服求后于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會盟	
征伐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秋赤狄伐晉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己未	
周	定王五年
魯	七年
列國	
災異	秋大旱
郊祀朝聘	
會盟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
征伐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夏赤狄侵晉
城築	

庚申	
周	定王六年
魯	八年　六月辛巳仲遂卒于垂　戊子夫人嬴氏薨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列國	六月楚人滅舒蓼
災異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郊祀朝聘	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會盟	春公至自會　○夏楚盟吳越
征伐	六月晉師白狄伐秦　十月楚人伐陳
城築	十月城平陽

辛酉

周：定王七年

魯：九年

列國：八月滕子卒　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陳殺其大夫洩冶

災異：

郊祀：

朝聘：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會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征伐：夏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九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十月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城築：

土田：

壬戌

周：定王八年

魯：十年

列國：晉景公據元年　衛穆公速元年　四月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葬齊惠公　○[illegible]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

災異：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秋大水　冬饑

郊祀：

朝聘：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四月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六月公孫歸父如齊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會盟：

征伐：六月宋師伐滕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冬楚子伐鄭　○晉士會救鄭　諸侯之師戍鄭

城築：

土田：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癸亥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宣公　百五

周	定王九年
魯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列國	齊頃公無野元年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災異	
朝聘	
會盟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征伐	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春楚子伐鄭 夏楚子重侵宋
城築	

以新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甲子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宣公　一百五

周	定王十年
魯	十有二年秋七月
列國	春葬陳靈公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災異	
朝聘	○夏鄭伯許男如楚
會盟	十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征伐	春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十二月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宣公　一百七

乙丑	
周	定王十一年
晉	十有三年
列國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災異	秋螽
朝聘	
會盟	
征伐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赤狄伐晉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宣公　一百八

丙寅	
周	定王十二年
晉	十有四年
列國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九月葬曹文公
災異	
朝聘	○夏鄭伯如楚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使公子馮聘于晉　宋人殺申舟
會盟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征伐	五月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城築	

丁卯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田
定王十三年 六月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十有五年 秋初稅畝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秋螽 冬蝝生饑	○秋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六月秦人伐晉	

戊辰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田
定王十四年 ○秋王孫蘇奔晉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十有六年 秋郯伯姬來歸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冬大有年	○三月獻狄俘			

己巳	
周	定王十五年
魯	十有七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列國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災異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郊祀耕禘	
會盟	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征伐	
城築	

庚午	
周	定王十六年
魯	十有八年　夏四月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逐東門氏
列國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甲戌楚子旅卒
災異	
郊祀耕禘	七月公孫歸父如晉
會盟	○春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征伐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成公　一百三十三

辛未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定王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三月作丘甲 冬十月	楚共王審元年	二月無冰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單襄公如晉拜成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成公　一百三十四

壬申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定王十八年	二年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冬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子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八月取汶陽田

征伐（續）
晉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冬楚師鄭師侵衛 ○遂侵我

癸酉

周	定王十九年
魯	三年
列國	宋共公固元年 衛定公臧元年 正月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災異郊祀	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秋大雩
朝聘	夏公如晉 公至自晉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十二月齊侯朝于晉
會盟	十一月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征伐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二月公至自伐鄭 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十一月鄭伐許
城築	

甲戌

周	定王二十年
魯	四年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列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四月葬鄭襄公
災異郊祀	
朝聘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杞伯來朝 四月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會盟	
征伐	冬鄭伯伐許 ○晉欒書救許伐鄭 楚子反救鄭
城築	冬城鄆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

乙亥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八 成公

周：定王二十一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魯：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列國：鄭悼公費元年

災異郊祀朝聘：夏梁山崩 秋大水 正月仲孫蔑如宋

會盟：夏叔孫僑如會會晉荀首于穀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征伐：

城築土功：

一百三十七

丙子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八 成公

周：簡王元年

魯：六年

列國：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災異郊祀朝聘：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冬季孫行父如晉 ○春鄭伯如晉

會盟：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征伐：二月取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師遷侵蔡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城築土功：二月辛巳立武宮

一百三十八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八 成公

- 周：簡王二年
- 魯：七年
- 列國：鄭成公睔元年 冬衞孫林父出奔晉 ○楚殺巫臣之族 始大通吳于上國
- 災異郊祀朝聘：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又食其角乃免牛 五月不郊猶三望 冬
  夏五月曹伯來朝 ○春鄭伯如晉 秋 晉巫臣使于吳通吳于晉
- 會盟：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 征伐：五月吳伐郯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吳入州來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八 成公

- 周：簡王三年
- 魯：八年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 列國：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 災異郊祀朝聘：春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十月晉侯使士燮來聘 衞人來媵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 會盟：
- 征伐：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十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春晉侵楚獲申驪 侵沈獲沈子揖
- 城築：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己卯	
周	簡王四年
魯	九年
列國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二月伯姬歸于宋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災異郊祀	
朝聘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秋鄭伯如晉晉侯歸楚鍾儀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會盟	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二月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征伐	七月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城築	十一月城中城

庚辰	
周	簡王五年
魯	十年 冬十月
列國	齊靈公環元年 五月丙午晉侯獳卒 ○三月鄭公子班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 五月辛巳鄭伯歸 六月戊申殺叔申叔禽 冬葬晉景
災異郊祀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朝聘	五月齊人來媵 秋七月公如晉 ○春晉侯使糴茷如楚
會盟	
征伐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城築	

辛巳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成公　百四十三

周：簡王六年

魯：十有一年　冬十月

列國：晉厲公州蒲元年

災異郊祀：

朝聘：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宋華元如楚遂如晉

會盟：三月己丑及郤犨盟　○冬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

征伐：

城築土田：○秋晉郤至與周爭鄇田

壬午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成公　百四十四

周：簡王七年　春周公出奔晉

魯：十有二年　冬十月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秋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　夏鄭伯如晉聽成

會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征伐：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城築土田：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八　成公　一百四十五

周
簡王八年
○五月戊戌公卒子瑕

魯
十有三年

列國
五月曹伯廬卒于師　冬葬曹宣公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太宮殺子印子羽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太宮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秋曹公子負

災異郊祀

朝聘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會盟

征伐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城築書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八　成公　一百四十六

周
簡王九年

魯
十有四年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列國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災異郊祀

朝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春衛侯如晉

會盟

征伐
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伯復伐許

城築書

句殺其大子而自立

周：簡王十年

魯：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 仲嬰齊卒

列國：衛獻公衎元年 秦景公元年 春王二月 葬衛定公 三月晉侯執曹伯 歸于京師 夏六月 宋公固卒 秋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

災異

郊祀

朝聘

會盟：三月癸丑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

征伐：六月楚子伐鄭 ○遂侵衛 鄭子罕侵楚

城築

元自晉歸于宋 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十一月 許遷于葉 ○春曹子臧奔宋

吳于鍾離

周：簡王十一年

魯：十有六年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二月乙酉刺公子偃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列國：宋平公成元年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六月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曹伯歸自京師 ○子臧反

災異：春王正月雨木冰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郊祀

朝聘：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郤犨如衛遂如齊 十二月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

會盟：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 公至自會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春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征伐：四月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二月公至自會 ○四月衛侯伐鄭

城築

周：簡王十四年　九月辛酉天王崩

魯：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列國：晉悼公周元年

災異：

朝聘：九月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會盟：

征伐：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

城築：

周：靈王元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魯：二年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列國：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災異：

朝聘：七月叔孫豹如宋

會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鄭人乃

征伐：正月鄭師伐宋　六月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春齊侯伐萊

城築：冬遂城虎牢

伐宋　○夏晉師以鄭之師侵楚及陳　秋楚子辛救鄭　鄭子然侵宋

辛卯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周：靈王二年

魯：三年

列國：鄭僖公髡頑元年

災異郊祀朝聘：春公如晉　四月公至自晉

會盟：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征伐：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春吳伐楚取駕　故楚公子何忌侵陳

城築土田

百十三

壬辰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周：靈王三年

魯：四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列國：春王三月陳侯午卒　七月葬陳成公

災異郊祀朝聘：夏叔孫豹如晉　冬公如晉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會盟：○冬晉侯使魏絳盟諸戎

征伐：冬陳人圍頓　○夏楚人侵陳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　臧紇救鄫侵邾

城築土田

百十四

[illegible]末傳出　秋公至自會　○[illegible]侯及晉士匄盟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己亥

周	靈王四年
魯	五年　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列國	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災異郊祀	秋大雩
朝聘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會盟	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公至自會
征伐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〇春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　夏吳子使壽越如晉
城築蒐	

一百二十五

甲午

周	靈王五年
魯	六年
列國	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莒人滅鄫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〇遷萊子卯
災異郊祀	
朝聘	秋滕子來朝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會盟	
征伐	
城築蒐	

一百二十六

乙未

類	事
周	靈王六年
魯	七年
列國	十二月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子駟使賊夜弒僖公
災異	八月螽
郯杞朝聘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春郯子來朝　四月小邾子來朝　秋季孫宿如衛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會盟	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陳侯逃歸
征伐	十月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城築	四月城費

丙申

類	事
周	靈王七年
魯	
列國	鄭簡公嘉元年　夏葬鄭僖公○四月鄭殺群公子
災異	秋九月大雩
郯杞朝聘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冬晉侯使士匄來聘
會盟	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冬鄭及楚平
征伐	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莒人伐我東鄙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城築	

丁酉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靈王八年	九年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二月楚子伐鄭　○秋秦人侵晉　十二月諸侯伐鄭	

戊戌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靈王九年　○冬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王叔奔晉	十年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柤　五月公至自會　○冬鄭及晉平　十一月鄭子蟜與楚人盟	五月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戍鄭虎牢	

乙亥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征伐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六月衛侯伐宋 鄭師侵衛 七月楚鄭侵我西鄙遂圍蕭 九月鄭人侵宋 十一月諸侯侵鄭北鄙而歸

百廿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臺
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七月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楚子囊乞旅于秦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九月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七月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庚子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征伐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秦人伐晉 ○秋宋向戌侵鄭

一百廿二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臺
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秦嬴歸于楚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冬公如晉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辛丑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秋吳侵楚	冬城防

一百六十三

壬寅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楚康王昭元年　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人立公孫剽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一百六十四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許男請遷于晉	五月甲子地震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戊寅大夫盟 夏公至自會 ○三月晉侯使諸大夫盟齊高厚高厚逃歸	三月齊侯伐我北鄙 五月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寗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六月晉荀偃帥師伐楚 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	

乙巳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百六十七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田
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九月大雩		二月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冬邾人伐我南鄙	

晉師從伐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丙午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百六十八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田
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	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	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冬十月會于魯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一百六十九

丁未	
周	靈王十八年
魯	十有九年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列國	正月晉人執邾子 葬曹成公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八月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熹 冬葬齊靈公 ○五月齊人執公子牙 夙沙衛奔高唐
災異郊祀	
朝聘	正月季孫宿如晉
會盟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征伐	四月公至自伐齊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城築	正月取邾田自漷水 冬城西郛 城武城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一百七十

戊申	
周	靈王十九年
魯	二十年
列國	齊莊公光元年 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災異郊祀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朝聘	秋叔老如齊 冬季孫宿如宋
會盟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征伐	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城築	

以叛 十一月齊侯圍之 醢衛于軍

周	靈王二十年
魯	二十有一年
列國	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秋晉欒盈出奔楚
災異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朝聘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十月曹伯來朝
會盟	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征伐	
城築	

周	靈王二十一年
魯	二十有二年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列國	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秋晉欒盈自楚適齊
災異	
朝聘	○春臧武仲如晉
會盟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征伐	
城築	

辛亥

周	魯	列國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十月晉人殺欒盈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春陳侯如楚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十月齊侯襲莒	

壬子

周	魯	列國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冬陳鍼宜咎出奔楚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冬大饑	春叔孫豹如晉 冬叔孫豹如京師 ○二月鄭伯如晉 夏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 秋齊侯使陳無宇如楚乞師 冬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公至自會	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七月齊崔杼帥師伐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諸侯還救鄭	冬齊人城郟

癸丑

類	事
周	靈王二十四年
魯	二十有五年
列國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八月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災異郊祀朝聘	〇八月鄭子產獻捷于晉　冬十月鄭伯如晉
會盟	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〇十月陳及鄭平
征伐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〇五月諸侯伐齊　齊人請成
城築蒐狩	

甲寅

類	事
周	靈王二十五年
魯	二十有六年
列國	齊景公杵臼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
災異郊祀朝聘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〇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六月衛侯如晉　秋七月齊侯鄭伯如晉　楚子聘于晉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　許靈公如楚　十二月晉
會盟	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征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〇夏楚子秦人侵吳　遂侵鄭
城築蒐狩	

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葬許靈公
○六月晉人執衛侯 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鄭廷聘于周

類	事
周	靈王二十六年
魯	二十有七年
列國	衛獻公三十一年 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九月齊滅崔氏
災異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郊祀	
朝聘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會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晉楚爭先乃先楚 乙酉宋公及諸侯
征伐	
城築	

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晉荀盈如楚涖盟 九月楚薳罷如晉涖盟

類	事
周	靈王二十七年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魯	二十有八年
列國	夏衛石惡出奔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
災異	春無冰
郊祀	秋八月大雩
朝聘	夏邾子來朝 八月仲孫羯如晉 十有一月公如楚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 秋八月鄭伯使游吉如楚 九月鄭游吉如晉
會盟	
征伐	
城築	

丁巳

春秋左傳事緯年表　襄公　一百七十九

周：景王元年 ○九月葬靈王

魯：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列國：楚郟敖麇元年 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 夏四月葬楚康王 冬齊高豎以

災異：

朝聘：夏五月公至自楚 晉侯使士鞅來聘 吳子使札來聘 冬仲孫羯如晉 ○五月鄭印段如周

會盟：五月杞子來盟

征伐：○吳人伐越

城築：五月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

○四月季武子取卞 六月晉人來治杞田

[illegible]如楚 [illegible]二日宋公陳侯許男如楚及漢宋公反

戊午

春秋左傳事緯年表　襄公　一百八十

周：景王二年 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魯：三十年

列國：衛襄公惡元年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伯姬卒 七月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 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災異：五月甲午宋災

朝聘：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秋七月叔弓如宋 ○五月鄭伯如晉

會盟：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

征伐：

城築：

盧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高豎奔晉

邾人城杞

己未

周：景王三年

魯：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十月　癸酉葬我君襄公

列國：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去疾奔齊

災異郊祀：

朝聘：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六月鄭伯如晉　十月鄭印段如楚　十一月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　十二月衛侯如楚

會盟：○正月穆叔至自會

征伐：○春齊閭丘嬰帥師伐陽州

城築：

庚申

周：景王四年

魯：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列國：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災異郊祀：

朝聘：○春楚公子圍聘于鄭　秋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　冬楚伍舉聘于鄭　十一月鄭游吉如楚

會盟：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三月甲辰盟

征伐：三月取鄆　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城築：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辛酉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侵盟	征伐	城築
景王五年	二年	楚靈王虔元年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晉少姜卒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宿如晉 ○四月晉韓須如齊逆女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			

壬戌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侵盟	征伐	城築
景王六年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五月葬滕成公 冬北燕伯款出奔齊	冬大雨雹 八月大雩	夏叔弓如滕 秋小邾子來朝 ○正月鄭游吉如晉 齊侯使晏嬰如晉 四月鄭伯如晉 五月晉韓起如齊逆女 七月鄭罕虎如晉 十月鄭伯如楚			

癸亥

周　景王七年

魯　四年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列國　夏楚人執徐子 七月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

災異　春王正月大雨雹

朝聘　○正月許男如楚 楚子使椒舉如晉 夏諸侯如楚

會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征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九月取鄫 ○冬吳伐楚

城築

甲子

周　景王八年

魯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列國　正月楚殺其大夫屈申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七月秦伯卒 ○冬秦伯之弟鍼復歸于秦

災異

朝聘　正月公如晉 秋七月公至自晉 ○二月楚薳罷如晉送女 晉韓起如楚送女 鄭罕虎如齊

會盟　○正月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征伐　七月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昭八

乙丑

類	事
周	景王九年
魯	六年
列國	秦哀公元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災異	〇六月丙戌鄭災 秋九月大雩
朝聘	夏季孫宿如晉 冬叔弓如楚 〇六月楚公子棄疾如晉 九月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 十一月齊侯如晉
會盟	
征伐	九月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齊侯伐北燕 〇九月楚人伐徐吳人救之
城築	

一百廿七

丙寅

類	事
周	景王十年 〇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單獻公
魯	七年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列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災異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朝聘	三月公如楚 九月公至自楚 〇二月楚薳啟強來 四月鄭子產聘于晉 八月晉范獻子如衛 王使成簡公如衛
會盟	春王正月暨齊平 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 〇二月燕人及齊侯盟于濡上
征伐	
城築	〇四月晉人為杞取成 孟孫氏還子桃

一百廿八

丁卯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昭公　一百八九

類	事
周	景王十一年
魯	八年　秋蒐于紅
列國	衛靈公元元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十
災異	○春石言于晉魏榆
郊祀	秋大雩
朝聘	四月叔弓如晉　○鄭伯如晉
會盟	
征伐	
城築	
土田	

戊辰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昭公　一百九十

類	事
周	景王十二年
魯	九年
列國	春許遷于夷
災異	夏四月陳災
郊祀	
朝聘	秋仲孫貜如齊　○二月晉趙成如周　四月晉荀盈如齊逆女
會盟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征伐	○二月晉人率陰戎伐潁
城築	冬築郎囿
土田	○二月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己巳

類	事
周	景王十三年
魯	十年春王正月
列國	夏齊欒施來奔 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災異郊祀	○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朝聘	九月叔孫舍如晉 ○七月鄭游吉如晉 九月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
會盟	
征伐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城築	

庚午

類	事
周	景王十四年
魯	十有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列國	晉昭公夷元年 宋元公佐元年 二月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冬十有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災異郊祀	
朝聘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秋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
會盟	五月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征伐	四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城築	○十二月楚城陳蔡不羹

辛未

周	景王十五年 ○冬十月壬申朔原伯絞奔郊 丙申殺甘悼公
魯	十有二年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南蒯以費叛
列國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八月晉滅肥
災異	
郊祀	
朝聘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 公子慭如晉
會盟	
征伐	十月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城築	
蒐狩	

壬申

周	景王十六年
魯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列國	鄭定公寧元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八月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冬十月葬蔡靈公 吳滅
災異	
郊祀	
朝聘	十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月楚枝如子躬聘于鄭
會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征伐	○秋晉荀吳伐鮮虞
城築	
蒐狩	

周：景王十七年

魯：十有四年　夏四月　○春南蒯奔齊

列國：楚平王居元年　三月曹伯滕卒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郊公奔齊莒人逆庚輿于齊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春意如至自晉

征伐：

城築吉：

周：景王十八年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葬穆后

魯：十有五年

列國：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夏蔡朝吳出奔鄭

災異郊祀朝聘：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冬公如晉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

會盟：

征伐：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圍鼓克之

城築吉：

乙亥

類	事
周	景王十九年
魯	十有六年
列國	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冬十月葬晉昭公
災異	九月大雩○九月鄭大旱
朝聘	夏公至自晉　九月季孫意如如晉○三月晉韓起聘于鄭
會盟	○二月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征伐	春齊侯伐徐
城築	
土田	

丙子

類	事
周	景王二十年
魯	十有七年
列國	晉頃公去疾元年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災異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朝聘	春小邾子來朝　秋郯子來朝○晉侯使屠蒯如周
會盟	
征伐	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城築	
土田	

丁丑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昭公 一百九十九

周：景王二十一年 ○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過

魯：十有八年

列國：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災異：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朝聘：

會盟：

征伐：六月邾人入鄅

城築：

戊寅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昭公 二百

周：景王二十二年

魯：十有九年

列國：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 三月楚大子建居于城父

災異：五月己卯地震 ○冬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朝聘：○五月楚令尹子瑕聘于秦

會盟：五月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 乙亥同盟于蟲

征伐：春宋公伐邾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五月楚子伐濮

城築：○春楚令尹子瑕城郟 冬楚人城州來

己卯

春秋大事年表卷

昭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蒐狩	會盟	征伐	城築書
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春王正月 ○二月己丑日南至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三月楚太子建奔宋 王殺伍奢伍尚 奔吳	○六月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			

亘

庚辰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卷

昭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蒐狩	會盟	征伐	城築書
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八月乙亥叔輒卒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冬蔡侯朱出奔楚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冬十月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十一月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	

亘一

癸未

周	魯	列國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田
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月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二月叔孫婼至自晉 ○六月鄭伯如晉			

甲申

周	魯	列國	災異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田
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九月戊戌公伐季氏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夏有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十二月楚子城州屈城丘皇郭巢郭卷

乙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昭公

周：敬王四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魯：二十有六年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列國：宋景公欒元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災異郊祀：○十二月齊有彗星

朝聘：○四月單子如晉

會盟：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征伐：

城築蒐：

丙戌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昭公

周：敬王五年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魯：二十有七年　○秋孟孫何忌陽虎伐鄆

列國：楚昭王軫元年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郤宛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災異郊祀：

朝聘：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十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春吳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　秋公使子家子如晉

會盟：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征伐：○春吳圍潛　楚師救潛

城築蒐：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昭公　百九

丁亥

欄	事
周	敬王六年
魯	二十有八年　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
列國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六月晉滅祁氏羊舌氏
災異	
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昭公　百十

戊子

欄	事
周	敬王七年　○三月己卯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　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鄭以叛
魯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列國	鄭獻公蠆元年
災異	
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己丑

周	敬王八年
魯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列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執鍾吾子楚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災異	
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庚寅

周	敬王九年
魯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四月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列國	晉定公午元年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災異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郊祀朝聘	
會盟	正月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征伐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師救潛遷潛于南岡吳師圍弦楚師救弦
城築	

辛卯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書
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秋七月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 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十一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夏吳伐越	

壬辰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書
敬王十一年	元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立煬宮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冬十月隕霜殺菽 九月大雩				

己亥

春秋左傳事補紀表　定八　二百五

周	魯	列國	災異	郊社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敬王十二年 ○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	二年 春王正月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十月吳人圍巢	

甲午

春秋左傳事補紀表　定九　二百六

周	魯	列國	災異	郊社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敬王十三年	三年 夏四月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秋葬邾莊公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冬蔡侯如晉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	

乙未 定公 百十七

周	敬王十四年 七月劉卷卒 葬劉文公
魯	四年
列國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五月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七月葬杞悼公 ○十一月
災異	
朝聘	○十一月楚申包胥如秦乞師
會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秋七月公至自會
征伐	三月侵楚 七月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郢
城築	

丙申 定公 百十八

周	敬王十五年 ○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魯	五年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
列國	○七月楚人滅唐 九月吳夫槩王出奔楚 十月楚子入于郢
災異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朝聘	夏歸粟于蔡
會盟	
征伐	夏於越入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月楚申包胥以秦師救楚
城築	

丁酉

周 敬王十六年 ○四月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 六月晉人戍周且城胥靡 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

魯 六年 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列國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四月楚遷郢于鄀

災異郊祀

朝聘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會盟

征伐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四月吳敗楚舟師

城築 冬城中城

定 十

百九

戊戌

周 敬王十七年 ○二月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十一月己巳王入于王城

魯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冬十月

列國

災異郊祀 秋大雩 九月大雩

朝聘

會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征伐 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城築 ○二月齊人歸鄆陽關

定

百十

己亥	定
周	敬王十八年 ○二月單子劉子定王室
魯	八年 冬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列國	三月曹伯露卒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災異	
朝聘	
會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征伐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城築	

庚子	定
周	敬王十九年
魯	九年 春王正月 四月得寶玉大弓 ○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齊侯執之逃奔宋遂奔晉
列國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六月葬鄭獻公 秋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災異	
朝聘	
會盟	○春宋公使向巢如晉盟
征伐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伐晉
城築	

辛丑

欄	事
周	敬王二十年
魯	十年 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夏侯犯以郈叛 秋侯犯奔齊
列國	鄭聲公勝元年 秦惠公元年 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災異郊祀[illegible]	冬叔孫州仇如齊
會盟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征伐	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城築[illegible]	夏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定公

壬寅

欄	事
周	敬王二十一年
魯	十有一年 夏四月
列國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災異郊祀[illegible]	
會盟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征伐	
城築[illegible]	

定公

癸卯

周	敬王二十二年
魯	十有二年 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列國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災異	秋大雩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會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一月公至自黃
征伐	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城築	

定 二百二十五

甲辰

周	敬王二十三年
魯	十有三年 夏大蒐于比蒲
列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薛弒其君比
災異	
會盟	
征伐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城築	夏築蛇淵囿

定 二百二十六

乙巳

周：敬王二十四年

魯：十有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列國：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吳子光卒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

災異郊祀：

朝聘：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會盟：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邾子來會公

征伐：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城築：秋城莒父及霄

定

二百二十七

丙午

周：敬王二十五年

魯：十有五年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列國：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夏晉人圍朝歌十二月敗范中行氏

災異郊祀：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朝聘：春王正月邾子來朝五月邾子來奔喪九月滕子來會葬

會盟：

征伐：五月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城築：冬城漆

定

二百二十六

丁未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廟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三月越及吳平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	正月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春吳入越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八月吳侵陳	

哀公

戊申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廟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夏衛人立輒		四月滕子來朝○秋吳洩庸如蔡納聘	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哀公

己酉	
周	敬王二十八年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魯	三年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列國	衛出公輒元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七月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災異郊祀蒐狩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會盟	
征伐	四月宋樂髡帥師伐曹 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城築	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庚戌	
周	敬王二十九年
魯	四年
列國	秦悼公元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秋
災異郊祀蒐狩	六月辛丑亳社災
會盟	
征伐	○夏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
城築	夏城西郛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哀公五

周	敬王三十年
魯	五年
列國	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七月齊人衛人救范氏 九月趙鞅圍邯鄲 十一月邯鄲降 荀寅奔鮮虞 十二月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閏月葬齊景公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冬十月齊人立荼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災異	
朝聘	冬叔還如齊
會盟	
征伐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城築	春城毗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哀公六

周	敬王三十一年
魯	六年
列國	齊安孺子荼元年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災異	○是歲有雲如眾赤烏夾日以飛
朝聘	
會盟	夏叔還會吳子柤
征伐	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月楚子救陳
城築	春城邾瑕

癸丑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蒐狩	會盟	征伐	城築
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 齊悼公陽生元年 楚惠王章元年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夏公會吳于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秋公伐邾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甲寅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蒐狩	會盟	征伐	城築
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秋七月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夏歸邾子益于邾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六月齊侯殺胡姬 九月季姬歸于齊 齊人執鮑牧		○秋及齊平 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 齊閭丘明來涖盟	正月吳伐我 ○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 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乙卯	
周	敬王三十四年
魯	九年 冬十月
列國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二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城築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丙辰	
周	敬王三十五年
魯	十年
列國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五月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二月公會吳伐齊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城築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功
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	齊簡公壬元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周	魯	列國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土功
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冬十有二月螽	五月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春秋左傳屬辭年表　哀公

己未

周：敬王三十八年

魯：十有三年

列國：夏許男成卒。秋葬許元公。十一月盜殺陳夏區夫。

災異：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十有二月螽。

會盟：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秋公至自會。〇冬吳及越平。

征伐：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城築：

二百四十一

春秋左傳屬辭年表　哀公

庚申

周：敬王三十九年

魯：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四月庚戌叔還卒。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列國：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五月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災異：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冬有星孛。饑。

會盟：

征伐：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城築：

二百四十二

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冬陳宋嘗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轅買出奔楚

辛酉

周
敬王四十四年

魯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列國
齊平公驁元年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冬衛公孟彄出奔齊

災異郊祀
秋八月大雩

朝聘
○秋齊陳瓘如楚冬子服景伯如齊

會盟
冬及齊平

征伐
五月鄭伯伐宋八月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夏楚子西子期伐吳

城築
○冬齊人歸成

壬戌

周
敬王四十一年

魯
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列國
衛莊公蒯聵元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六月衛孔悝出奔宋秋七月楚白公勝作亂殺

災異郊祀

朝聘

會盟

征伐

城築

子西子期衛太叔遺出奔晉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哀公　二百四十五

癸亥

周	敬王四十二年
魯	○十七年
列國	○春衛殺渾良夫　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十月衛人出莊公　晉立襄公之孫般師　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奔　已衛侯弒　衛入復公孫般師
災異郊祀蒐狩	
會盟	○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
征伐	○三月越伐吳　夏六月晉趙鞅圍衛　齊國觀陳瓘救衛　冬十月晉復伐衛
城築土功	

而立之　十二月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哀公　二百四十六

甲子

周	敬王四十三年
魯	○十八年
列國	○春宋殺皇瑗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　起奔齊　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太叔遺
災異郊祀蒐狩	
會盟	
征伐	○春巴人伐楚圍鄾
城築土功	

乙丑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卷八 哀公 百四十七

項目	紀事
周	敬王四十四年 ○王崩
魯	○十九年
列國	衛出公輒十七年
災異郊祀朝聘	○冬叔青如京師
會盟	
征伐	○春越人伐楚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
城築土功	

丙寅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卷八 哀公 百四十八

項目	紀事
周	元王元年
魯	○二十年
列國	○冬吳殺公子慶忌
災異郊祀朝聘	
會盟	○春齊人來徵會 夏會于廩丘
征伐	○十一月越圍吳
城築土功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哀公　二百四九

丁卯

周	魯	列國	吳鄭杞邾許	會盟	征伐	城築
元王二年	○二十一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哀公　二百五十

戊辰

周	魯	列國	吳鄭杞邾許	會盟	征伐	城築
元王三年	○二十二年	○夏邾隱公自齊奔越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吳子夫差縊越人以歸				

己巳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二百五十年
周
元王四年
魯
○二十三年
列國
○春宋景曹卒
災異郊祀朝聘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通越請執事
會盟
征伐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
城築土功

庚午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
襄公
二百五十一年
周
元王五年
魯
○二十四年
列國
○越執邾子益以歸而立公子何
○立公子荊為太子
災異郊祀朝聘
○閏月公如越
會盟
征伐
○夏四月晉侯伐齊臧石帥師會晉侯伐齊取廩丘
城築土功

辛未

春秋左傳事緯年表

哀公

周：元王六年

魯：〇二十五年

列國：〇夏五月庚寅衛侯出奔宋

吳越：

朝聘：〇六月公至自越

會盟：

征伐：

城築：

二五三

二五四

壬申

春秋左傳事緯年表

哀公

周：元王七年

魯：〇二十六年

列國：〇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不克納師還衛人立悼公衛侯輒遁卒于越冬十月辛巳宋公欒卒大尹立啓國人施之大尹奉啓以奔楚

吳越：

朝聘：〇五月衛司徒聘于越

會盟：

征伐：

城築：

二五五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顧宗瑋撰宗瑋字廷敬吳江人其書每一年爲半頁橫分十格一日周二日魯三日列國四日災異五日郊祀六日朝聘七日會盟八日征伐九日城築十日土田各以經文散書其內而傳文爲經所不載者亦附見焉據其凡例尚有三傳異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叅同一卷春秋提要發明一卷春秋提譜一卷春秋箋釋一卷春秋餘論一卷今皆未見蓋非完書也

左繡三十卷首一卷

〔清〕馮李驊　陸浩輯

私藏清康熙五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繡三十卷》提要

左繡序

左氏文章也非經傳也文則論其文傳則繹其義不易之規也昌黎韓氏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誠哉斯言乎春秋主常而左氏好怪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力春秋明治而左氏喜亂春秋言人而左氏稱神舉聖人之所必不語者而津津道之有餘甘焉然則春秋之旨其與幾何矣近莊列詭譎之風啓戰國縱横之習大率定哀以後有絶世雄才不逞所

志借題抒寫以發其輪囷離奇之概云耳故曰文章也非經傳也雖然當時二百四十二年列邦事蹟盡爲秦燼後之人欲通春秋之義必覩其斷欲觀其斷必檢其案公穀風調的係漢儒國語冗

而散實不類左氏手筆則是彷彿萬一者猶賴此篇之存雖有學如胡氏識如胡氏議論精詳如胡氏其能舍是以爲案哉且居今日而挾爲兔園冊者尤有故自有明以來四百年以四子書取士

孔孟同時事實莫詳此書是昔爲春秋一經之傳者今且爲語孟四書之傳也援引驅策幾不可斯須置而謂是能已乎余自幼就傅卒業經籍塾師即以此授初疑其不合於經然其文雄深雅健

變幻高華嗜而成癖者何啻當陽獨恨當陽以後訓詁無慮數十百家要無能統括全書指其精神脉絡以見作者之才以盡行文之態居恒循誦有志丹鉛適籍後鹿鹿使車未遑也乃有馮生天

閑偕其友陸生大瀛呈其所輯左繡一冊披覽之餘甚愜人意蓋文章一道本有天然之節族有自然之呼應不能文者有意揣摹而常離能文者本非擬議而自合忽忽則不知按之則盡出左氏

之爲文豈預設一成格哉而後先互應疎密得宜有不期然而然者是誠文之至也然則左繡之論文亦論文之至也學者得此而讀之自不至買櫝而還其珠亦不至以辭而害其志矣抑余又有

爲生告者學人不朽事業得志則在經濟不得志則在著述以生之渺思微會由論文而進之以談經更必有卓犖不羣之識也此猶其嚆矢也夫

時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孟冬年家侍生朱軾書於浙署之自修齋

杜林合註分卷五十非其舊也今依漢書藝文志古本三十卷為正

杜氏經傳集解原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

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曰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

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

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　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

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

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刻左例言

一近人皆以杜林合註爲讀左善本張橙南夫子與沈操堂先生俱云此係俗刻林不得與杜並故本註悉遵杜氏經傳集解原本一字不敢刪動林註則芟蕪駁存其明切者而另列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杜解訓詁高古典制詳明誠爲左氏功臣其纖悉異同處備載註疏經解諸書經解書帙浩繁不能摘錄今但採孔氏正義及顧氏炎武補正三卷參訂一二而間附鄙見皆以黑圈隔之或加一按字爲別總期折衷前賢非敢爲掎摭也

一本註單詁義例不論文法鄙意則專論文法然無混入本註之理故另列上方所以尊杜也或以高頭講說爲嫌弗遑恤矣

一此書單論傳不論經以經有專家自漢迄今無慮數十百種非皓首研窮未易窺其藴奧傳則剽竊篇法作意以見其爲古今文字準繩或有千慮一得此愚之所矻矻致力者耳

一杜林合註本有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者皆沿書之誤今于當斷者增黑圈以界之不當斷者用小圈以界之而本來面目不敢遽易以云慎也

一陸氏云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可見

左傳原逐長寫去但其中有連經合傳有依經分傳都各成篇法皆無取此有尾而一之事雖貫而文則岐矣故此編從杜氏分節爲主

一傳文于大段落用「」小段落用「」斷而另起者用」界讀者用●其于線索門鍵詞意警妙處或、或◎或○○○或、、、各就本篇照應不拘一律

一音義音釋于前見者及別有讀法世所傳訛者一遵孔疏陸註搭入其從偏旁得聲如隧音遂邪音乎之類一概從畧至可以四聲得者亦就本字點發而已

一家貧無力置書左傳自十許歲讀得左概一本閱十餘年始讀杜林合註又春秋五傳全書即謬加丹黃又閱十餘年凡易稿十餘過今年春錄有定本已終不自安復從北墅吳子石倉葉瞻喬梓乞得汲古閣註疏六十卷徐東海先生所輯春秋左傳諸集三十一種又從友人汪若珩沈蒯良沈于門蒐右文乞得徐揚貢初學辨體金聖嘆才子必讀孫執升山曉閣左選呂東萊傳議水崇堂杜氏左傳定本朱會稽評節從及門吳乃人覓得吳青壇朱子論定文抄林西仲古文晰義真西山正宗凌定庵統箋又別見坊刻孫月峯鍾伯敬評本唐荊川文編茅鹿門三史王荊石左逸羅文恭汪南明兩家節文以及左國文粹左氏摘華左傳評林諸本增評之未到者十之二改評之未合者十之一更四月又從吳興書賈高某購得吳門唐錫周左傳咀華二十二卷秋九月友人

沈雲門寄示衞門王或庵左傳鈔要十卷冬十月友人浙仁
域畔示相用俞寧世司作堂左選全卷意新奇傳均爲讀左
快書惜限于尺幅各見發其尤者數十條所見如此而已予
劉賈炫服諸古本累乎未之聞也衰陋之識如無所逃罔者
鑒其探索之苦而他無所奇則幸甚幸甚

一左傳但當論文不當論事論事自博議史懷外往往互相勦
襲應飯土羹見者欲嘔茲但錄其卓議新偶精切者以資初
學識力餘不濫登諸只畢滿爲嫌

一全部評論皆一意孤行直至脫稿方簡耀後訂凡有增改必
記其所由得毋敢竊作宗無稍之闍然亦時有與前人暗合
者如元妃篇既左秦和之解見于鄭衆克段篇處女脫兎之
喻見于東萊本非剿說無嫌雷同則亦聽之不能遍註也

一國語公穀與左互相發明本欲附載但專論左氏篇法作意
不當旁雜他文另有四傳異同嗣刻呈教

一左傳事類最多有相似者有相反者有相對者有相錯者眼
目駭得左貫二冊即當盡刻以爲初學佩觿一貫本傳事實 一貫前古後今

一史記漢書向有評林之刻採取略備而陳謬甚多亦欲刪訂
以請正有道恨無其力世有惠然賜教者僕甚冀就之

一此書脫稿後亟欲問世苦無同志同門陸子大瀛素有左癖
見而愛之盡出其平日評騭與予參校真臭味也爰公諸同
好而沈子石文沈子爽武亦皆佐予不逮玉我于成者均得
備書以志不朽

復松南夫子云左傳自是有意爲文但不當執古人以就我法
故愚所評諸法皆是左氏自在流出並不敢强爲穿鑿以自
誣誣古人且誣天下後世也讀者看得此法非左氏一人之
私此評亦非余兩人一己之私乃爲不負此書

松南師又云評論正不在多遇當批處索性說箇暢快其不用
批處連空數頁亦不妨寸寸填寫反失其佳此言誠著書科
律但騂本意乃爲初學發明不覺過于煩絮知爲方家所笑
況尋章摘句原非壯夫所爲敢望廁古人之席末耶愧負師
言良用悒悒

華川馮李騂天閑氏識

讀左卮言

諺云坐井而觀天曰天小猜非天小也左傳所載何等經
濟何等學問今概置不論僅僅以所謂篇法作意者當之
其與坐井觀天何異然載道者謂之文文亦道之所寄考
亭朱子論讀毛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讀經且然況于
史也吳日論定左傳亦謂左氏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
之人可見左氏之文亦前人所留意第不專以此盡左氏
耳今余專以文論左氏本未嘗專以文盡左氏坐井而觀
天謂所見者小則有之如曰此昭邪者之非天則天亦不
受矣擬爲讀左卮言於後昔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爲司能不如一勝去而學火夫子是詩評古所詳而詳古所略此物此志也不免尋偶文夫子笑而頷之矣男駢孫謹識

左氏敘事述言論斷色色精絕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無字句

廼凡聲情氣態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筆
有化工若只向字句臨摹便都不見得

左氏格調變換不窮長者千萬言短者一二字却都筆筆有法其中有獨自成篇者有類聚成篇者有絶不相蒙而連綴成篇者世本改去前取後如宜了玉環或去後取前如呂相絶秦或去兩頭取中間如呂郤畏偪季札觀樂或去中間取兩頭如陽橋之役周十人同至如賜胙盟葵丘本二也而誤合爲一子産醫和論疾本一也而誤分爲二凡此不一而足要皆只論事實文調不論篇法作意之故誠審于篇法求其作意則自知一字不可移易矣

左傳删本最多然長篇無論即如漏師城邢單辭隻句無不工

綴更從何處割愛愚故全刻而評之世有昌歡之嗜者定當把臂入林

自來選左讀左不外詞調故實兩項即有標舉章法句法字法稱爲奇奇妙妙者但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又或約指本端而遺其委曲或細分句節而不露全神雖前挈引而不發使人自思而後人則一概囫圇吞棗矣僕深惜左氏妙文千載埋没不彈僣加評註先論全旨次分大段又次詳小節又次析句調務令完其本來獨闢生面要爲初學撥其雲霧指其歸趣當世不乏神解之士超超元箸亦安用此嚼飯餵人爲也

作意如子産不與鄭環語語剛挑其神理全爲孔張失位爲客所笑故意作難以殺其勢而平其氣篇法如季札出聘前後叙事都作連山復嶺局陳故亦夾一層波疊宕之文以配之此皆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

一部左傳大概每篇合成大片段分之又各成小片段彼可分而不可合則氣脈不完可合而不可分則條理不容皆未離于篇法者也

篇法最重提應或單提或雙提或突提或倒提或原提或總提或分提或直起不提却留于中間以束爲提乃是變法或順應或倒應或分應或總應或正應或反應或借應或翻應或明應或暗應或應過又應或不應而應亦是變法逐篇此對始知其變化不窮

古文今文體裁各別自來皆以參差論古因已然乾奇坤偶其不齊處正是相對處愚觀左氏片段無論本當屬對者必兩兩對寫即極參差中未嘗不暗暗相準而立相耦而行散中有整在作者尤精緻獨絶蓋參差者其迹整齊者其神讀者愼毋以亂頭麤服爲古人也

傳中議論之精辭令之儁都經妙手删潤然尚有底本至叙事全由自己剪裁其中有正叙有原叙有順叙有倒叙有實叙有虛叙有明叙有暗叙有預叙有補叙有類叙有串叙有攤叙有簇叙有對叙有錯叙有插叙有帶叙有搭叙有陪叙有零叙有複叙有問識夾叙有連經覓叙有述言代叙有趁文滾叙有凌空提叙有斷案結叙正叙順叙實叙明叙不必言

原敘如成師兆亂倒敘如敗狄采桑虛敘如邲戰巢車之望暗敘如城濮齊桑之路預敘如嬰齊具舟先濟補敘如巫臣扶輸傳蕭類敘如鄭賄伐我串敘如二憾皆命攤敘如重耳出亡本末類敘如宋鮑禮于國人對敘如聲伯嫁妹錯敘如戴公廬曹插敘如鄭闕內蛇外蛇帶敘如晏子更宅反宅搭敘如郤犨逆孫林父陪敘如畢萬之後必大零敘如三點厲之役複敘如兩遞郥之師夾敘如七子寵武觴敘如宋襄盟孟代敘如欒伯致師滾敘如敗秦刻首提敘如晉文一戰而霸結敘如子產擇能而使種種手法開天地未有之奇作古今莫越之準況詞條豐蔚經術湛深又有溢乎重規疊矩之外者哉四楀對而鼓使皆蒐裳亦夾敘法受命與會以曹為解亦代敘法男張孫附論

左氏通身手法未易更僕其中有巧妙絕人世所未嘗留意者略括數則于後

賓主是行文第一活着然不過借賓形主而已左則有滾賓並主之法如反自箕竟將胥臣與先軫郤缺雙結遂霸西戎竟將子桑與秦穆孟明雙結所謂水鏡逆光直不辨誰為賓主者又有略主詳賓之法如要寫太子不得立却將畢萬必復其始極力鋪張要見晉文憐新棄舊却通身詳寫季隗而叔隗只須起手一句對面一照無不了了又有賓主互用之法如克段是主却重在姜氏殺州吁是主却重在石厚于事為主于文則為賓于事為賓于文則為主蓋事是題面文是作意他書皆衙題立傳此獨借題補傳須看其從主入賓反賓為主處處有並行不悖之妙

埋伏是文字線索而用筆各變有倒伏又有順伏之法如屈瑕盟貳軫篇師克在和便伏于君次郊郢我以銳師兩君字我字中不疑何卜便伏于必不誠必離兩必字中隨手安插令下文有根也有明伏又有暗伏之法如寫子元欲蠱文夫人勉强出師處處寫出他心頭有事寫郤克忿兵倖勝處處寫作齊侯不弱便令讀者得之筆墨之表也有正伏又有反伏之法如子產將詠子皙却先放子南字字偏袒子南却正字字激射子皙為絕隱秀可思也有因文伏事之法如石碏諫寵州吁却先寫莊姜一段綫故有因事伏文之法如晉厲敗秦麻隧却先寫絕秦一篇文字是也

褒貶是作者把握其巧妙有虛美實刺之法如鄭莊貪許後才贊他知禮即刻便譏其失政刑有此一刺連美處都認真不得又有美刺兩藏之法如荀息不食言有得有失引白圭作斷兩意都到與緞稱華耦古稱陳桓同一筆意又有怒甲移乙之法如衛朔入衛既不便揣諸侯又不當貶王人因曲筆反責左右二公子具有觸背兩避之巧也

左氏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宅處不苟却別有不成字之字法不成句之句法不成章之章法如公孫翩逐而射之上着一承字齊侯以崔子之冠賜人下着崔子因是句韓宣來聘篇三節逐節少去首尾不稱而其妙正在于此讀者惜得無處不有文字

此就其人所忽者而言其餘妙法各詳見本文要其實則家數所以運量萬有不齊者有兩大筆訣一是以峯上爲搭下如曲沃代翼本以建國弱本討上成師兆亂却以惠之二十四年與下三十年四十五年作類叙又如王巡虢守與之酒泉本連下論器却抽出與上文與之虎牢作對叙是也一是以中間貫兩頭如鄭戰前後十六轉只以盟有日矣一句爲關棙重耳出亡前後凡歷六國却以宋襄贈馬一節爲界畫是也此兩法處處皆是苟得此則板者活斷者聯渙者聚紛者理不獨叙事即議論亦以此爲機杼乃通部極精極熟極得力處得意處特爲拈出一斑而全豹盡窺矣

左氏極工于叙戰長短各極其妙短者如秦戎敗例難父楯李等或詳謀畧事或詳事略謀或謀與事合至簡至精長者如韓原城濮鞌邲鄢陵等或先議後叙或先叙後議或叙議夾寫至奇至橫篇篇換局各各爭新無怪古今名將無不好讀此書也　兵法古今異宜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執此論兵不免趙括徒讀凡老生常談概置弗錄

讀左巵言　十三

左氏好奇每每描寫鬼神妖夢怪異之事如登僕見巫篇凡寫兩遇二豎大厲篇凡寫三遇鄭鄭凡寫五遇伯有妙于變起蛇鬬妙于插入陸渾妙于倒敘須識其遊戲皆有筆法故不墮齊諧惡道中

左氏極精于易然過于鑿鑿處却未免附會唯穆姜論艮八惠伯論黄裳乃足爲觀象玩占者定厥指南耳

左氏極長于詩凡援據釋證或虛或實賦答評斷或文最絢爛者莫過于七子龍武不出鄭志兩番鋪排最變換者莫過于不答湛露重拜鹿鳴兩番做作最聳逸者莫過于昭忠信也其誰云之彷彿微雲暸而最典重者莫過于夏父逆祀遂霸西戎儼然清廟明堂至于引詩引禮種種博雅引諭引諺種種風趣無妙不臻誠哉獨有千古

議論有泛論切論之不同如雅者歌于便只大概說二三其德使一口咬定

諫諍有正言諭言之不同如郜鼎篇句句切直臧陳篇句句比方

辭令有婉語激語之不同如卑腴篇句句委曲執訊篇句句轥直

讀左巵言　十四

起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鄭人相驚以伯有紙縫中直有一奇鬼森然來擾人渡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虢公是寡人之願也輕颺一筆如游絲之裊晴空

解經有許多手法或解于首或解于中或解于尾而莫妙于蔡焚楚黄篇以兩經雙纍于中而兩傳分叙兩頭極整極變

斷結有許多手法或分斷總斷或一事兩斷或兩事一斷而莫妙于會鄭篇懸空掉起此節不爲晉伯亦不屬于貢意味無窮一部書尤愛此一結爲飛仙之筆也

左氏有絕大線索于前則見三桓與齊終始而季氏尤強于晉則三晉之局豫定于獻公之初于齊則田齊之機預決于來

弃之日三者爲經秦楚宋衞鄭許曹邾等紛紛皆其緯也洵
乎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一言以蔽之矣
左氏有絕大剪裁齊桓晉文孔子丞爲之分別正譎傳于晉文
寫來獨詳然其鋪張神王處都暗暗寫出詐僞本色齊桓則
老實居多又生平全盤管仲提綱而管氏亦都不甚鋪排只
一寫其救邢一寫其服楚一寫其辭子華一寫其受下卿而
已備書之從喝巖之征是攘外恰攜懷遠是安內讓不忘上
是尊王只此四端足以該括此公一生勳略內政軍令等概
從割愛此何等眼界筆力
左傳大抵前半出色寫一管仲後半出色寫一子產中間出色
寫晉文公悼公秦穆楚莊數人而已讀其文連性情心術聲

音笑貌千載如生披乃至此（三條只論大略其詳具于左貫　平陸爾書識）
張松南師云左傳贊不盡亦無庸贊顧其學問極博才情極長
自天地人物以及古今典故鬼神情狀無不綜核自朝聘燕
享征伐會盟無不典貴整贍雅與事稱卽俚俗猥褻家人婦
子經其筆無不點化生動平者布帛菽粟奇者福地洞天濃
者雲蒸霞蔚淡者秋水寒潭大者東岱西華小者一丘一壑
古者翠栢蒼松媚者琪花瑤草典者漢鼎周彝淺者街談巷
說乃至繽紛則急管繁絃工麗則追金琢玉浩落則長江大
河變幻則蜃樓海市嶄絕則峭壁懸崖鬆利則哀梨并剪尖
雋則春鶯巧轉奥折則諫果回甘超忽則驚鴻游龍雕刻則
鏤金錯彩凡百妙境任古今作手得其一體皆足名家而左
氏則兼收並蓄又皆登峰造極也史公定是後身昌黎東坡
具體而微詩史乃足並駕齊驅而天分終遜一籌自此而外
大都屈宋衙官而已以此相目或不爲浮譽也
學博才長宜其縱橫跅弛目空一切矣乃其矜慎處又何膽大
心小靜氣凝神之至也觀其自全篇以至一字剪裁配搭順
逆分合提束呼應無一點錯亂無一點掛漏無一點板滯無
一點偏枯極參差又極整齊極變化又極均勻直以夜來之
鍼製天孫之錦前人有謂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
人左氏則竟將金鍼普渡天下後世但麤心人覿面失之耳
愚特以繡目左實有望于天下後世之貪看鴛鴦者（有疑繡字爲與左不稱者夫自繡裳繡嫁以及繡腸繡虎經史子集指不勝屈奚古既大雅于繡而何左之不稱爲蛇斷者謹識）

前人論全唐詩有初盛中晚之分愚于左傳亦作此想隱桓莊
閔之文文之春也議論如觀魚納鼎敘事如中肩好鶴規模
略具而氣局淳樸翕聚居多僖文宣成之文文之夏也議論
如出僕絕秦敘事如鄢陵城濮無不大展才情縱橫出沒襄
昭之文文之秋也議論如觀樂和同敘事如偪陽華向氣歛
詞豐强半矜麗之作定哀之文文之冬也議論如皋鼬夫椒
敘事如艾陵雞父又復婉約閒靜絢爛之極歸于平淡作者
之精神與春秋之風會相爲終始讀者按其篇籍通其脈絡
沈潛玩索如不河漢斯言（家君見論明詩久歷朝古文者皆作此語常欲刪去愛其獨確乃復存之男張孫謹識）
左傳須一氣讀一氣讀方能徹其全神又須逐字讀逐字讀方

能究其委曲須參差讀參差讀則見其錯綜之變又須整齊讀整齊讀則得其裁剪之工須立身局外讀立身局外以攬其運掉之奇而後不爲其所震又須設身局中讀設身局中以體其經營之密而後不爲其所瞞持此法以得當于左氏以之讀盡古今秘書直有破竹之樂耳

小時學爲八股好作馳驟文字先師王約齋夫子（先師生平有潔癖著不倦有約齋日書小學講義行世）指謂先輩點題尚用對偶何一往不返爲（駢）因此求之古文亦無不散中有整且往往純以整御散者今之評左猶師說也或謂奈何等左傳于時文則吾不知之矣

小時讀左概至僖負羈饋飧寘璧先君子梅庵公（先君子性耆吟詠著有論浪集詩稿山居雜興兩種藏于家）問作何解（駢）對曰當以恐人見知藏之饍衣中耶蓋刻本糢糊視璧爲壁先君不唯不怒反有喜色曰孺子異日讀書別有會心但當以鹵莽爲戒今左繡粗有成書而先君下世二十三年矣掩卷悄然好古者毋似余之蹉跎而抱蓼莪之痛也

駢再識

春秋列國時事圖說

杜傳有譜坊刻分列卷首殊覺緐閡今準史記年表總編一冊於每公之末各附鄙說令時事小有貫穿亦讀書論世所不廢也圖載左貫中

隱公之世鄭最強王師亦爲之用小侯皆爲之弱而最睦者齊魯最仇者許宋唯與齊魯爲睦故於齊則石門始于鹹終於魯則渝平始及平終唯與許宋爲仇故於許則入許始滅許終於宋則伐宋始取宋終皆一部大關目處　春秋初年鄭莊梟雄爲諸國之冠然克鄭寘潁內不孝友于家庭交惡中肩外不忠順于王國亦霸之魁周之衰鄭爲之也春秋託始于隱而詩以鄭次王以此　齊僖小霸曲沃似聊爲得羅躍春秋之事齊皆居多兩君固桓文之嚆矢也

桓公之世鄭稍衰而楚漸強二年蔡鄭盟鄧傳特表之曰始懼楚爲全部提頭也小國而敗辛納其君奈亦駭發尚祭其間矣　春秋列國鄭爲樞機以其居中而近王也故未有伯以前挾王爲重桀驁於齊魯宋衛陳蔡之間既有伯以後附此則此重附彼則彼重故齊楚爭之於前晉楚爭之於後近王故難滅居中故必爭春秋之鄭猶戰國之韓魏其勢略相等

莊公之世齊桓糾霸而楚亦寖強其大勢全在爭鄭綏告入蔡爭鄭于前子元襲仇爭鄭于後而齊桓前八年盟幽而鄭服後十九年盟幽而鄭成卒無如其擾叛何也無他桓自北杏兩鄄一幽連年爲衣裳之會九年以後晏然無事雖以子頹之亂亦置罔聞越十年而後王請伐衞仍取賂而還失此大義固不足以服其心已　一軍爲晉曲沃居然列侯荊入來聘楚成儼然上國而御說背北杏于小白初霸之年請先會于衣裳五會之後亦識時務之俊桀也蓋五霸各有其基惜茲父不克負荷耳豈貞一姓不再興也哉

閔僖之世乃霸業極盛時也僖十六年以前齊桓服楚于召陵僖廿五年以後晉文勝楚于城濮以楚成雄桀之姿僅能遏

陵小國而前則屈完來盟于齊後則闕章請平于晉雖其度德量力善于操縱而兩君勳業因自彪炳千秋已 桓文相去十年中間忽着一宋襄勉强支吾適供楚成操切迹其顛末執滕用鄫戾虐可誅不鼓不禽迂腐可笑蓋亦外強中乾非行仁義之過也然五覇之次則名不朽苟焉無志者豈反得而譬之乎 勤王最是圖覇要着子頹之亂齊桓失之東隅故馳驅卅載而後爲召陵之師子帶之亂晉文古以先手故迅捷五年而即有城濮之捷秦穆徘徊河上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宜其僅僅雄長西戎宋襄又不先不後無可出色大丈夫建功立業因頼適逢其會哉 管仲天下才妙在不動聲色孟明不免鹵莽頼其堅忍子文無大幹局只善于自守目夷才識自足相當惜不見用狐趙不過贊襄重耳固五覇中第一人也所得于艱苦備嘗者深矣

文公之世晉襄楚盛之關也六年以前晉襄名爲繼覇而彭衙拜賜不能禁秦之不强先僕處父不能救江之不滅八年以後晉靈因之失覇而新城之盟陳鄭服而蔡不來郤缺之二軍何畏兩屆之討齊宋賂而鄭走險翟朔之行成可憐無他趙盾才既平平又牽于趙穿公壻之寵楚穆欲厮逐逐復佐以秦康報復之師晉之不競固不得獨咎其君之少而後也顧其機全開于范山北方可圖之一言蓋鄭蘭成晉而歸十年僕事君盟垂隴臣會彭衙重歸匡戚之田聽歌方當未艾自狼淵師出麇樂見囚困之陳懼請平蔡亦偕次而厥貉之會宋違逆降楚勢淩晉燎原在目矣猶幸莊王年少未克長驅然察麋誅亂庸鬪椒夷乳虎食牛吾于晉殊懼其卒也已

天時人事大都相錯而成如齊桓既沒晉文未來恰有一宋襄爲之補苴罅漏晉文既沒楚莊未來又恰有一秦穆爲之嗣起西陲自莊迄宣遥遥八十年間五覇迭興想造物于此不知費幾許鑪錘供千載讀書人俯仰也異哉

宣公之世楚莊獨覇自宣元年侵陳遂侵宋三年伐鄭至十一年盟辰陵而陳鄭服矣然鄭猶傲晉也十二年而肉袒牽羊邲戰勝而拱手以去矣然宋猶救蕭也十五年而析骸食子華元質而俯首以從矣問周鼎盟吳越較延道之請山戎之伐有其過之無不及焉而晉孜孜於攢函方喙口于文王之勤悻悻于斷道且逞志于婦人之矣不唯晉獨非楚旅之匹即郤荀輩又烏足以敵申叔蔿敖也其世失覇不亦宜乎

齊桓只爭一鄭晉文兼爭一宋楚莊則并爭一陳蓋陳蔡近楚爲中國之障故蔡從厥貉而楚成以驕陳討少西而楚莊以覇至宋爲王者之後又重以茲災之役故搶攘者自北古而後少息于弭兵鄭居天下之中又專以虎牢之險故紛爭者自盟鄫而稍告寧于三駕二百四十二年間大勢不出乎此 盟吳越而還又爲下半部提頭從此吳通上國越橫江淮而春秋以終矣餘論見本篇

成公之世又楚衰晉盛之交也莊王既沒楚共才不及晉景重智亦不若欒書故陽橋之役諸侯竊盟伯牛之師鄭方獻

既立卽誅無極而大封定從吳囂速挑從此多事齊自西略
久荒大亂莫振羽毛始戴重丘旌威而納燕亦心乎復霸矣
徐尤志存代興濡上暨平蒲隧卒服宜令衣裳九合祖武克
繼而燕姬旣歸甲父復入鄭陵雖主鄟杞之盟令城不誠高
張之後于剛旣昧勁王于鄉又爲德不卒欒高敗稷陳桓[illegible]
與論德論禮有一晏子而不能用其稅爲個不待折齒旣背
而後知也吳通上國楚因巫臣前者壽夢敗組甲之師諸樊
克阜舟之隧今夷昧頻年勝楚長岸之戰以長鬣復餘皇雖
父之捷以罪人犯三國洎乎蜩室甲與闔廬自有伍胥見用
謀設多方而楚病于奔命矣然而用師於越實始星紀得
歲受凶史墨先見禍福倚伏又烏能遽同於先王乎綜而論

之晉昭十一年以前楚靈强而晉平弱十一年以後晉昭弱
而齊景强二十二年以訖三十二年晉頃憂在王室齊楚所
不能也吳專罷楚亦足助晉惜其得之于楚而失之于越耳
弭兵盟後楚爲章華之臺晉築虒祁之宮而楚亡于侈晉
亦替于媮外寧內憂晏安酖毒眞千秋金鑑也　管晏皆當
世才桓之叛霸不亟于頹之誅景之代興不赴子朝之難脩
仰上下至今爲兩公惜之　子產爲春秋後半部第一流人
物自魯襄八年料侵蔡獲燮以來至十九年而爲卿三十年
而子皮授之政昭廿年而卒凡四十四年歷事簡定二朝于
晉則當悼平昭頃于楚則當共康郟靈治內禦外皆以禮爲
主而輔之以權立政如丘賦刑書持正如禁龍禳火定亂如

子孔子晳當機如爭承毀垣用兵如數俘登陴剛果如鄭環
獻公詞令如徵朝獻捷博洽如臺駘黃熊風雅如賦桑羔裘
應變如立廟毀廟理學如不毀鄉校知人如擇能而使種種
出人意表所謂救時之相也左氏臨了以寬猛一論結之蓋
不獨治民其於事大之法亦不外此可爲知子產之深者矣
定公之世晉霸之局終矣會王人及十七國之師于召陵以侵
楚討其留蔡昭則德在小侯誅其納子朝則功在王室以此
申大義于天壤宜不在桓文下乃荀寅以求貨弗得而辭蔡
侯坐使柏舉之捷轉爲吳有此大錯也且羽旄旆而鄭畔于
挑拔而衞畔高張後而齊畔仲幾執樂祁止而宋亦畔於是
外不能主諸侯內亦無以正其大夫楊楯爭而趙范忤邯鄲

討而趙荀圍晉陽畔而朝歌叛尤韓魏請而三家勢張矣獨
是齊景當有爲之時藉有爲之勢其盟鹹也可以得鄭盟沙
也可以得衞盟洮也可以得宋因之以歸田者睦魯以會牽
者助晉桓莠之遺養國士廣軒蓋之賞鼓三軍偕闔沒而
成周帥籍秦而送王雖失子朝于東鄙猶可收[illegible]於桑榆
而一旺之烈不難再見無何際代與之會昧復霸之經脾上
梁間且以救范中行氏而襲晉也鄭國有聖人亦且奈之何
哉　伐楚始終于召陵而齊桓因侵蔡而次陘吳光又因質
蔡而入郢亦天然關目　魯十二公五霸皆聚前六公後此
無復可觀雖成十年以前楚戰則楚勝齊十年以後鄢陵則
屬勝楚然一以憤一以倖都無大義足以服人襄公之世晉

悼有三駕之盛而所爭一鄭晉平有七合之勤而所爭一齊

昭公之世楚靈有會申之專而示後不終晉昭有平丘之合而示威罔濟自此以後成周之城魏舒以南面好義柏舉之師夫差以爭宮喪績揆諸德禮信義之風遠不逮焉世多稱五霸不足六亦未易屈指在

哀公之世中夏衰而吳越爭霸十三年以前吳驟强至會黃池而極十三年以後越驟强至盟平陽而終吳之强也伐陳而修舊怨會鄫而徵百牢城邗溝而江淮通徵魯師而艾陵捷周室之爭晉讓先歃居然兩伯竟同宋盟然而肉食有墨盛極必衰國狗之瘈貽笑宗國矣越之强也檇李傷闔廬于前黃池襲夫差于後句卒既據潛師斯泄侵楚以誤吳聘魯以

圖霸邾益有執父之訴衛輒亦將伯之呼黜上之封動他日之念適郢之得耕三桓之去皆於烏喙有厚望焉而其時晉有朝歌之畔齊反為輸粟之功齊有舒州之逆晉不聞沐浴之請般師之執晉為齊弱犂丘之戰齊為晉禽廩丘乞師晉以魯勝齊留舒杖戈齊又以鄭勝晉互相軒輊迄於春秋而田齊之勢張三晉之局成矣秦自無衣好義申胥同仇從此燕坐西陲安受中國之燼楚則兇背除亂武城卜吉從此滅陳盟越終稱合縱之雄而鄭以滅許自豪宋亦以亡曹自負中夏無主干戈日尋雖欲不為戰國不可得也春秋之始匪風心怛于無王春秋之終下泉寤嘆于無伯掩卷低佪亦何以易斯言也哉

春秋三變說

春秋之局凡三變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郤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元年鞌之戰齊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

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强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鄭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亢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會論通天下之勢該二百四十二年運會所趨而言左氏直踈通證明此旨愚爲約畧其說以見丘明好惡同聖之語果不誣云

列國盛衰說

列國盛衰如循環大抵不外理數二字春秋初年鄭最强東遷之始鄭爲有功且新封也繻葛之役逆天甚矣故終制于大國晉鄭同依鄭居中而受制晉北鄙而主盟霸必有大國

不其然歟齊桓獨霸四十餘年內政軍令有治法無治人矣
先盡也故沒不復振晉文十九年艱苦備嘗子帶之難功在
王室霸僅五年而終賞不酬勞故子孫繼體不絕至盛極而
衰則三晉非能分晉曲沃教之耳宋襄雅意代興實不識時
務與戰國之僭後先一轍為天下笑一姓不再興亦茲父累
仁義豈仁義累茲父哉楚僭王最蚤澤處蒙虎首犯不韙熊
旅雖賢恥茲大義子西改紀仍而不華入戰國而竟為秦愚
雖三戶有靈卒亡于秦秦封最微不齒中夏周遺豐鎬與王
有基任好于晉有恩不食其報西戎雖霸運會未昌夫子刪
書以秦誓終不已知繼周有屬乎滕薛邾杞無關重輕幸遠
南服不遠為江黃道柏之續而薛杞稱伯滕且名子邾與小

邾反去附庸而儕五等此王朝之黜陟抑霸國之恩威也陳
蔡比肩事楚而一再見滅昔陳先蔡後以賢滿最早而命仲
獨遲然陳滅于楚田建于齊則虞氏之澤長矣衛與魯享國
特久楚丘帝丘顓頊曲阜積厚流光雖弱何病惜一惡子君
臣一爭于父子而適鉏遂知皆卒于越兄弟之敗乃至于此
厲可浩嘆許居鄭國側首垂涎于許回曹夢宋見肉質鵬萌
于鹿上故許卒為鄭禽曹終為宋有饋戈之衞使人寒心吳
始于讓而卒于爭近魏諸父之餘遂陷秦伯之教加其主庭
不誠好冠生大黃池甫先於越已入其强易弱飄風暴雨闕
未有終日者越王解酒與波臣伍而名常從吳敗楚何踐又
乘楚誤吳橫行江淮東侯畢賀五霸之局竟以越終焉之餘
烈也顧適郢之得忽轉為平陽之盟韶猶用事知其無當于
桓文莊穆之風矣嗚呼列國盛衰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

魯十二公說

魯十二公隱有讓國之賢而優柔之禍中于菟裘桓有弒兄
之惡而續倫之際貸于扶幹莊斷衛寧喜有樂亂之武功僖
辱魚門幸有作宮之文德見于詩歌于斯為盛閔以髫年被
弒然落姑之盟季知攸好文以多娛廢禮然衛椒之聘特有
榮施宣初悅畝因斯楚而開厚斂之端成作丘甲因畏齊而
啟窮兵之漸襄公五年作三軍為三家分室之謀昭公初立
舍中軍為季氏獨強之計然而相國總憂亦接踵至矣壞隤
既入定不為郈討乾侯之辱故樂入而火谷之相不終哦

瑕既城哀不從定悟堅戒之難故有山施而適郢之得附效
大都魯本弱國二百四十二年間前則見弱于伯國後則見
弱于三家而天王屢有錫命之榮小邦數有來朝之美則元
公之澤猶長秉禮之風未墜夫子定筆削寓褒貶獨于魯史
三致意有以夫有以夫

周十四王說

周十四王都無甚昏虐荒忠厚之遺過失之弱耳然平王賵
惠及仲首昧匹嫡之訓桓王功沃逐翼全憎裂冠之戒乾綱
不正宜縮窮之肆逆而無忌也莊錫魯桓之命而法衛于吞
舟僖列晉武為侯而賞僭于竊國積而至于子頹惠猶不鑒
反命鄭逃首止之盟而叔帶之變不旋踵矣襄王守匹夫之

最重姜氏故用重筆首提而次提叔段只起手一行已寫通篇大局莊段先總一筆次分作兩筆趕寫時勢愛字原領封處而移另分段次無不出此法請之京城大叔與名曰請作極映乃就無滿宿口為從此提頭下三段顧後姜氏而求事法一段製其名以嬖之所以暢悅其母而陰行其術也與杜氏合

口口姜氏欲為城潁伏脈

考入諸危此公一味閒閒無為出脈有滅竹

月作三層跌落與前一節章法相配語氣由緩而急又轉為下文蓄勢矣

王氏曰三段共四問四答前一段兩問兩答是一人後兩段兩問兩答是一人此最密緻密法

號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虢國今滎陽縣○虢瓜伯反○本處其崎險難制故為弟謀也○書其弟者此非之彼也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氏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辟音避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所宜○厭於鹽反○言當早作區處也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可見志在必殺 斃踣也姑且也○斃婢世反又音弊踣蒲北反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 公子呂曰：公子呂鄭大夫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見殺在必殺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 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可見必殺

因將以前許後偶為片段而轉要氏對君字後用字對君字前早字姑字對後兩將字對翻映之字字操縱在手

正叙叔段而點逗夫人一筆正從見主顧上起下此之收乃文之脈也

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絕妙兵機棄意一氣趕到與之相首是為傳神之筆

解經只四筆而自成章法首尾兩不言一例一順中間一故曰一稱亦一倒一順前兩項先解後經後兩項便先經後解古文今文無二作法此其一斑耳

城潁何另為下半篇作樞紐 遂字本緊接伐鄢一氣爲下御雖文無將隔又鄭莊怨母深于怨弟若一連敘去不見賓主故將書法間隔先敘入叔已畢然後抽出另說另為他處買其母一段公案以與後起起一悲三請無數滴恨此段落最分明最前後不見起伏之妙而已 悔字真心發見乃一篇文字轉關處

請故告悔八箇字敘得何等簡括後被叔賦詩云云正同此兩句前詳後略之法也

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暱女乙反 自然崩壞○按承上多行不義林說是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 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 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啟開 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難乃旦反

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補正曰爾雅內謂之羹 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繄烏兮烏帝二反○廣韻繄是也 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 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

與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闕其月反。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羊世反洩洩舒散也○中融外洩叶韻即所賦之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皆不與今說詩者同後皆放此）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縗七雷反）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賵故曰豫凶事）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

處母子各有對敍兩兩對收又能取後應之法

前人云遂字接上兩逆字初字直應起手一初字然前只是只多了一個兄弟也此則無兄其母子兩事本當兩敍但一接毗聯夫先境緒無別忽借君子作結考叔微文則訊勝于遙斥此數摘之妙凡用閒情掉尾別出事外進證其法都本于此

兩事敍說而論有詳略然于仲子前有五字後只三字于惠公前只一字後卻整對十字詳者反略略者反詳乎意尤不測

前截後解都兩兩關鎖中引禮凡十二句卻兩邊合鎖對惠公則于禮太遲對仲子則于禮太蚤此倒後人拈一謂而反復兩用之法也

事不敍而連敍者以兩不書相對爲法

隱公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于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倣此有蜚不爲災亦不書（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于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蜚音肥）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敗必邁反敗）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趣而已他皆放此）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于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illegible]）

傳于春秋之末記悼之四年于春秋之始記惠之季年見世系之源流亦所以補一書之顛末蓋全部一大照應也

此作合兩事則[illegible]連敍此兩不書又以[illegible]

前闕改葬而來會則此當論而[illegible]不可加矣

因齊衛而伐鄭因伐鄭而代衛此是厚敍許多層折因使私而請師因弗許而遂行此是正敍許多層折中間卻以請師于邾四字作上下關鍵用筆[illegible]而圓也

前弗臨不見公兩不書之上此非公命註在兩不書之下只一例使別

章版而意雖亦一敘事法

甲戌己丑兩赴陳侯相的而不同

左繡

經辛酉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曆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 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創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附平王崩桓王立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于其母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于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

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賻音附助喪之物此求之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于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附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昔獻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鄭焉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傳只三字卻作兩層解先解卒字後解君氏然以君氏爲重此書法之最變者特起于將聲子也批列中間指破不稱夫人而末以曰君氏作變意可知已

爲公故三字承上不書姓起下曰君氏乃倒註法用筆最爲奇變也

周段篇是原敘法此篇是正敘法同以君子作斷前篇案多而斷少此篇案簡而斷辭各成一局此又其大凡矣

左繡

起何名分秩然後並稱二國則悉華序爲國風之意耳 雖以周鄭並稱然以王爲主君君而後臣臣也看王貳于虢王曰無之等句可見

交質先提而後敘交惡先敘而後結分在中間分在兩頭一順一逆運用尤佳

開口一句斷然以下只用反跌遞落此對面分剔法中數語是卽小見大法處處作鈎貫身作排引語作掉一頓開做三層說無一字粘帶上只用蜻蜓點水法一點一點與空靈排宕之文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祔音附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于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卿士王卿之執政者 父子秉周之政 王貳于虢 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于虢不復專任鄭伯 鄭伯怨王王曰無

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 王子狐平王子○質音致 王子公子見非獨傳之比 周人將畀虢公政 周人遂成平王本意○畀必二反與也 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 周鄭交惡 兩相疾惡○惡皆當如字讀 ○按質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 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 蘋蘩薀藻之菜 蘋大萍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蘊紆粉反藻音早萍蒲丁反皤蒲多反 筐筥錡釜之器

一掉最有風神得此一宕愈覺實處皆靈　左氏引詩大都先斷而後註此獨先註而後斷又引前本文反多此衡擬祭大意蓋翻化之妙此爲第一矣

此文是兩截讀前是屬殤公之立後是論深隱之非德只獻先君立寡人

左繡

上截出不可不舍馮而立與夷之意前段虛後段實後段只申說前段而語意各有所主若複而無味何取乎複也　兩段一句一轉前後斷句以虛實作折後豈曰何以反筆作步尤爲轉有風致迴知文無今古以曲爲工　兩段皆以主社稷爲眼目所謂命以義也

公羊以宋禍歸宣公左氏極善附會況殤公之對居鄭之使後事已明昭然及而稽尾只有美無刺若絕不知有讓督之事者此非疏也文各有局此篇口口先君自應以知人斷結史家得失互見最嫌此意若添入旁意一筆事備而文弊矣

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錡有足曰釜　潢汙行潦之水 潢汙停水行潦流潦 ○錡○筥九呂反錡其綺反 ○潦音老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羞進也 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國 風有采繁采蘋 采繁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 雅有行葦泂酌 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 昭忠信也 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

與夷而立寡人 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 ○與如字一音餘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 對曰羣臣願奉馮也 馮穆公子莊公也 ○馮皮冰反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 言不讓則不足稱賢 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先君以舉賢爲功義者不賢是廢之 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辟殤公也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

叙穆公舉動以贊宣公作結殺宣正所以贊穆也與克段篇雖美刺不同其筆法則自一耳

孫執升曰宣之立殤與穆之屬殤皆不失爲盛德事而終者皆其後人耳武乃府獄而君雖日推本亂始恐非春秋忠恕之旨

此篇特詳石碏諫寵一篇議論爲州吁弑君張本起手從莊姜叙入爲六逆等

左繡

伏筆也石碏因其父子之間甚便借論其夫婦嫡妾之際本是斷漏左氏却先替他叙明本意此最是史家伏筆精細處使後之讀者不知爲是因事而爲其事不知爲是因文而編其交但見其照應入妙而已矣　雖從莊姜叙起却不重寫他賢而失位只輕輕將賦碩人一點便是其意總以無子已子戴出嬖人之子所以歸併諫寵州吁作一個頭緒也與克段篇作意相似而不同　公子州吁特作提筆又非他處原頭之比其從上段對舉出落詳略輕重有體有法而變化之妙只于一順一逆間辨之石碏諫作兩層頭前一層立論後一層推論妙于中間特著反接開合之筆既東上又動下文最爲法者徑接叛[illegible]

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命出於義也夫語助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傳成宜之禍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求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 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 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 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得臣齊太子也大子

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憂之 又娶于陳 陳今陳國陳縣 曰厲嬀生孝伯早死 ○嬀九危反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嬖親幸也 ○嬖 而得幸曰嬖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石碏衛大夫 ○碏七略反 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

云云便直而少致不但上敍攻殺少力而已 而敍中間間轉伐乃溺誹筆法之大凡 上論州吁此下辯論發入論事則前為後伏論文則後為前應筆法圖各如環無端 而屬皆以義字為眼目

林西仲曰衛州吁弑君而立伐鄭傳則專罪州吁殺州吁石碏傳則事實石碏此傳則叙過諸逆禍之由專責莊公也

孫執升曰桓公立而石碏老先正謂其善于藏用予謂使石碏身相桓公早為銷弭則君臣父子之間孰受其禍今衆國所傳不見乎千古之純臣不宜其身之老而坐其國之危故必國之無患而後可以老彼石碏者何以老哉

必驕驕而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泆音逸蕩也 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眕之忍反○鮮息淺反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文目有所恨而止也 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按此處只作妻加于夫說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 桓公立乃老 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去起呂反○事在春秋前桓公此時立已十五年矣

春秋左傳 卷一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附)此伐國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林)此特相遇之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林)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宋鄭一黨也齊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于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于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己國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翬許歸反(林)此大夫專將之始于是翬得兵而衛至于弑君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弑君而立未列于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濮音卜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于衛發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晉桓公弟宣公立

此篇前宋後衛斷斷之妙妙于正喻夾寫衆之妙妙于賓主互用蓋此篇自以州吁為主却以宋主兵文于三國獨詳告宋使令宋出一頭地然後輕輕將陳蔡方睦合到衛人伐鄭只伏緒于點而賓主了然叙事最有手法議論之佳乃有目共賞者耳

三項以和民為主從想求寵者所以為和民地也亦諸語為觀字起本交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宿盟在元年○(林)因衛亂而脩其禮以相見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 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 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君害謂宋公子馮 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 言衆國之賦調○從才用反 宋人許之 於是陳蔡方睦于衛 蔡今汝南上蔡縣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

此篇前整後散格調步備用前用對起後用遞收講事正說器用反說以器用即在講事中也而所解分應講事則先點而後排器用則先排而後點便令實處反正相形化中間而眼目呼應包裕在兩頭此種格律極其平易然古今作手實無能出其範圍者

通篇以君將納民于軌物句爲主前後三點君字鄭重有筆法

左繡

林西仲曰一派說來莊重中有流動之氣

俞寧世曰觀魚是公臨情未當明戒有司故僖伯只從典制道理來皆指實論皆體委婉諷諫之道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林）如往也○觀魚者本亦作漁者○按漁乃後人所添古人因舊以取魚爲魚者如草人獸人之類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正義曰僖伯字子臧其孫始得以王父字爲氏今加臧于僖伯之上以其爲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按器用兼俎豆甲兵之需說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合度量者爲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可采擇者爲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所求反獮息淺反說文作獮索所百反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林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在後殿師之義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

結句卓收則君不擧焉首尾呼應一片以解事法作結前應起如棠觀魚者句孟子文日爲是言而了事又自答起說也爲可否矣　凡以叙事包議論者皆以是觀之

左繡

兩層亦以順逆爲章法

左氏叙戰最工有極長者有極短者長者首尾變化者繁而不亂如此篇不過三四語而前鄭門軍字又有兩制字詳其便自相照映亦以三不字相配筆力精悍寸鐵殺人

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射食亦反皁才早反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總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界之不如西則否矣○行下孟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朱子曰據傳則君不射又曰四時之田皆于農隙以講事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沃烏毒反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月慢也○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于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

此春秋之始天下一轉局也

左繡

只敘一人名耳卻詳其地詳其族詳其官并詳其所自出然其辭重副之鄂侯下句又何暇也只此中可以得手法輕重之概矣

因逆隨納鄂特這一鄂字以見其為晉臣也對隨鄂係不勝桀日山河之悲

此篇[illegible]前敘[illegible]……之細也

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艾齊地此齊魯交會之始 ○秋七月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他皆放此 ○冬宋人取長葛 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久而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渝變也公之爲公子戰于狐壤爲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哀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illegible]既有哀侯在翼遂以鄂侯別其號

春秋左傳 卷一 隱公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始平于齊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 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 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五父陳公子佗 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 悛止也從隨也○悛七全反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陳桓之謂句乃倒插法活甚長惡四句筆意輕雋流逸宋人四六乃時似此

引古語悠然而止意味無窮 兩證告以譬喻成片段者

告飢請糴當有五番詞令只一筆帶過語多則反累也又此節只爲鄭伯如周作線故略

左繡

兩節夾縫中似有王室而無異矣一轉今不用轉而直落者意已轍于東遷內也古人文字往往有似脫誤處正其精妙處與

以依鄭善鄭兩層跌出鄭不來語短而味長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 其猶可撲滅 言不可撲滅 周任有言 周任周大夫 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芟所銜反說文作癹匹末反云以足蹋夷草蘊紆粉反信如字一音申○蘊崇乃詩所謂荼蓼朽止者 ○秋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于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糴直歷反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桓王卽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 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焉依如字或於虔反非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蔇至也○蔇其器反○說文作艸多貌此當是來朝衆多之意 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春秋左傳 卷一 隱公

經 乙丑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

告終稱嗣繼好息民本有四意平分則板也字一扼以字一拔筆法最活可喜

尋盟者恐其忘結盟者恐其散

敗已盟以狥人盟悖亦甚矣

左繡

年于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沛音貝○ ○滕侯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城例在莊二十九年中公卒宣公立 ○夏城中丘 丘在瑯邪臨沂縣東北○[林]魯邑此書城之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九年○[林]此夢聘魯之始 ○秋公伐邾 [林]此伐邾之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臧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濾蒲報反[林]此周聘之始亦戎患之始凡伯家父皆大雅之舊人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

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 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 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 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當來而不忘故日繼好同則和親故日息民 謂之禮經 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策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

弗賓以歸字法簡靜傳之所以肯經也

三于字小小成章法

此篇先總後分以對為遞格首句陳鄭總提下分兩對然陳泄鄭而鄭斷陳入鄭泄陳而又斷陳國是以陳為主也至一曰不免一曰將亂明係對說而陳之亂實五父為之故對斷之中又以五父為主觀其前重後輕前詳後畧平中帶側用筆極圓 其圓處全在末句擔得輕活

俞抄 各各寫來只三四語而氣局渾成俞翁

左繡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朝而發幣于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林]如今來使而私覿之禮○按賓字林說是 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傳言凡伯所以見伐

總 ○陳及鄭平 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 分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 涖臨 分 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 志不在于歃血○正義曰歃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口遺忘物然服虔解如為而謂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非○按此只傳無守氣之意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洩伯鄭洩駕 鄭良佐如陳涖盟 良佐鄭大夫 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

妙利其實忽何能為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 以忽有王寵故 鄭伯許之乃成昏 為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

[經] 丙寅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瑯邪費縣東南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

重一請字見其殷勤之意此真交如膠
者

鄭可不祀泰山祭何故不祀周公此以
無用易有用也苟非貪許田為是誠汲
也哉

以名○桓宣公　○辛亥宿男卒　無傳元年宋魯大夫
卒桓侯封人立　盟于宿宿與盟也晉
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
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襲皆從身盟之例
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
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于始
事或發于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
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　○秋七月庚午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林此
參盟之始也有參　○八月葬蔡宣公　無傳三月
盟然後有主盟　而葬速　○九
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
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
號曰邳來間○邳蒲悲反林此好莒之始吾君特會

外大夫　○螟　無傳為災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不與小
始此　斂故不書
日卒而後賜
族故不書氏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平宋衛于鄭　有會期宋公以幣
請于衛請先相見　宋敬齊命　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犬丘垂也
地有
兩名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　許多蛇欸
單為此耳
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
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
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

不曰周以虢公為卿士而曰始作卿士
于周分明于特生為眼中釘也妙筆
前叔段隱以完配後祖句特立一表以求
為提此亦以中間貫兩頭法
如陳入鄭所謂先配後祖也橫插送女
句于中則先配後祖使向鍼子目中看
出一宗成案令下斷語有根叙法入妙
不為夫婦所先配誣其祖矣所後祖
非禮也承誣其祖矣作斷何以能育承
不為夫婦又轉一層四句只兩意而一
順一逆不板不直
齊伐小霸當在此等處然卒字為出勉

隱已伏後事之根

稱生是當時一種有作用人

只三四語凡用三君字一莪君為線索
此等處執着近乎穿鑿其實作者于數

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
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
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
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周人于此　遂畀之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　時自周如陳
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
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
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
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其廉反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

門之役禮也　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
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
不書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　言鄭伯不以虢
公得政而背王
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
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林邾莊因齊侯在周地
故以齊朝王
得事上之禮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
尋之故曰
以成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　公使眾仲對

謂有整法于散調又有散法法雖不同其斷絡片段則一也吾學絡片段而但以亂頭粗服爲古文鮮不爲滿屋散錢者耳

此篇純用陪法起以諸侯陪出族中以天子陪諸侯以賜姓陪命氏以於土官邑陪以字爲氏一路帶觀疾出結句筆力絕佳

天子段以氏字起諸侯段即以氏字起一例一順拔點而調密

以字爲氏一篇之主妙在安放中間前後各以兩項伴說亦常山率然勢也

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鳩集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 立有德以爲諸侯 因生以賜姓 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 胙之土而命之氏 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 諸侯以字 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 爲謚因以爲族 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 ○補正陸氏曰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按正義主以謚爲族之說謂如衛齊惡宋戴惡之類存參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禀之時君。補正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爲族若晉士氏中行氏之類或以所封之邑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 公命以字爲展氏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春秋左傳 卷一 隱公 三六

左繡

孫執升曰衆仲博物可方鄭僑但子產典而腴衆仲典而質文章氣運始漸移文質者亦各以其時殊矣

經 丁卯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今正月。雨雪于付反 ○挾卒 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挾音協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始也如之見霰雪之久三日平地見雪霰之甚前後都用分對而時失總束凡兩總推一是先分後總一是先總後分解經文字極簡極淡無不精細如此

傳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 書癸酉始雨日○雨霖亦去聲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 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 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 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 平地尺爲大雪

○夏城郎書不時也

○宋公不王 不共王職 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 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 公怒絕宋使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林 秋之初齊鄭一黨也故鄭告伐宋而齊偕公會以謀之

左繡

此三條合爲一篇凡三段伐宋爲章法首段伐宋爲主後兩伐宋一跟宋不告命轉出一跟公絕宋使轉出俯好前奇後偶對段準成

不告絕使四句插叙丁中作上下轉樞妙甚蓋此文以公爲主也

春秋左傳 卷一 隱公 三七

○北戎侵鄭 北戎山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 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徒步兵也軼突也。軼直結反又音逸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 君爲三覆以待之 覆伏兵也。覆扶又反下同一本作而遽爲出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逞解也。逞勅景反

左繡

此篇似祗前叙謀後叙事似乎妙于用詳叙事妙于用略合讀之則前伏後應無懈可擊文亦謀篇之善者

患其侵我卽就他侵矣上先討因其所長誘其所短也妙極

營然句許多倚折只二語寫盡衷戎師句許多情事只以一字寫盡凡文字簡者不曲曲者不充華之皆左氏也

凡三段戎師結處前思戎師一筆

解音蟹或佳買反〔補〕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逞快也言快志于戎逐之子由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衷丁仲反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也十一月甲寅又音忠殪於計反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經〕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夏翬帥師會齊人

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菅宋地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古顏反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郜防宋二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郜古報反郜防歸于我不書取不在取例議不在討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取言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戴字林音再○正義曰隸地理志梁國甾縣故戴國然則甾當在甾

堅整四句一筆不換在文義無不可大都非後而文脩以紫耕行之即以不變為章法矣

王命是應前篇文氣一王伐語傲讓

矣著此句前無所承然上既結宋又當為下文取三師及入郕提綱也不曾王命討違王命本擬呼應分作數節者非

辟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于廟也老桃宋地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壬戌六月

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伯因其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取以成鄭志書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之郊勞魯爵侯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補〕蔡人衛人不伐宋也○〔朱〕孟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皆告于諸侯故曰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于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

從之伐戴郎紀所詐取三師爲詳經所
略可得變截法

前正叙其事三項各開說後補註其故
三項一串說又可得補叙法

此左氏開手第一則辭令文字看其字字活未腦在字眼上一切然流說便覺盾
突妙在前從許多說先將滕君先平
救一等令敘人下日何住口另起一
話頭作闕折對其異姓從已明說破
又輕住口字字對兩頭賺一看說得心
平氣和為何令日既也 敘人冠君若
兩路往復急急而請氣氏氣活計謀在
些子耳
按析義以答與滕薛同為諸侯有世相
朝之禮諸從把周王則滕宗盟必述何
殊當制故此以朝薛為詞思意當若刺

衛伐戴也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召蔡伐戴乃名之 怒宋衛不同其伐鄭之功故不和以至于敗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郛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郲此諸侯朝聘之始亦旅見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熒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釐音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與鄭又力之反日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還音環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正義曰周禮司寇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註庶姓無親者也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盟載書皆先同

薛亦無從于諸任之理此處只是世情語耳卻隱隱有一毀步吹玉徵辭在
每讀此文便想到及請時不知何等論
許利口絕可愛處止其絕可畏矣不可
不留意也

此篇首段木選中段末段收應起段自
當斷作一篇讀末段併附中段于君
子兩段似皆不屑然鄭莊有禮不過因
其詞令處皆一端之善而稱之非真許
其知禮也觀于詐則行不稱言
矣得後文一樹併前文一揚亦屬于虛
左氏匪不為鄭伯所瞞亦不肯瞞我後
人也正以抑揚乃得之耳

板棘逐之自下射之周麾畢登寫得家
耳眾目為末段伏筆

以許讓公乃與鄭人寫得亦明知存生
負約叔作傀儡為飾 又有此一
曲乃鄭莊之所以不遂然有許者也另
作間文讀
鄭莊命許大夫只在不唯鄭國之為亦
聊以附書周而何何不直說開口先
說許多謙虛過兌話頭次又從沒後說
許多謙虛話頭及至說出本意又
下一只一帖使住重又與自家人說

姓。例在定四年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閼於葛反 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 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戟也○子都公孫閼疑即詩所謂不見子都者 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爾雅九達謂之逵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于許城下○傅音附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 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 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 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不書兵亂道逃未知所在 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不共職貢 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以討許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群臣

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億於力反

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段出奔在元年○餬說文云寄食也鬻本又作粥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禍于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復扶又反又音服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下也況能○降戶江反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

左繡

上許多不憚煩促逼而總不使一直筆十事則如減知稿于文則半存半吐妙人之譏詞令之妙 [illegible]

中句句安一[illegible]明告後人以作法矣 [illegible]

春秋左傳 卷一 隱公 十一年

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累劣偽反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豭音加詛側慮反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于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緱古侯反一音苦侯反蔿邘之田于鄭○蔿邘鄭二邑○蔿尤委反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西絺在野王縣西南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郕在懷縣西南欑茅在修武縣北○欑才官反向地名在軹縣西盟今盟津○盟音孟州今州縣陘闕隤在修武縣北○隤徒回反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欑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爲桓五年從王伐鄭

左繡

倉卒世日突猶累累之謀變作存亡濟兼之義辭命款曲情致纏綿頗似有理誠惻惻之意後人得其妙者惟曹操自叙令耳

明是寡子故之故為此掩耳盜鈴之計且看此君只是一個假

鄭伯他有禮即刻便說其失政刑讀者須辨其抑揚之妙

此節前將後隱請前文似乎以多爲少讀後文都是以無爲有老筆不多使人絕倒

四邑安在田字之上十二邑安在田字之下一是句中一是句尾兩節字又恰作中間交互只兩語而順逆長短參法變化可喜連疏十二邑作一句而不覺其長隙字々橫逆人

張本

連犯五不字而總之曰五不韙老而辣而兩兩相連用於了當文法此兩兩連用君子是以知文法行文亦各有一形筆氣也

以不告不書爲主矣第一層以平平說第二層亦尚渾論讀者略及一轉方見側筆進上平說渾說者是側法神理矣妙筆　二層由平而側有多少脫卸手法在

文瀾

此篇是原敘法第一段敘羽父所以弒公之故第二段敘公所以弒于寫氏之故曲折清晰及敘正事卻只以一筆收拾通篇簡淨之極也　兩段以第一段爲主　弒不書弒傳特詳之此例所謂錯經以合異也以羽父爲主故通篇羽父起羽父結

左傳敍多事有夾寫法一面做一面說此文使營菟裘兩句是也

羽父之弒罪歸于桓不必言其實隱亦

○鄭息有違言其爲甚小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已大敗矣息國汝南新息縣○竟通作境息一本作郎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不察有罪以審曲直不宜輕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韙韋鬼反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于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敗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不其事乃書○否音鄙又方九反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正義曰周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卿而無大宰羽父名見于經是已爲卿復求大宰欲令特置此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大宰蓋終不立也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菟音塗裘音求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

何以取之生桓公而私公弒桓節以惠聽之年生亦已攝國十一年矣猶不授之而老而曰吾將吾將吾將云者戀棧猶未肯遽釋之詞宜其口實啟人矣自古屬仁而死者未有能若魯隱者也　伐國不問人殺桓之言例爲至于耳故立誅逆而返周于桓安得有爲氏之禍

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于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寫氏館舍也寫氏魯大夫○寫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立故喪禮不成

補正曰言非有名位之人蓋欲者耳如司馬昭殺成濟之類

春秋經傳卷一　終

文瀾

春秋左傳　卷一隱公　三

錢塘 馮李驊天閒 評輯
定海 陸 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尤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彝武 參評
同懷 杭州陸 偲其象

男 馮張保近濱
馮保元伯
九保思陸 校讎
男 陸麟書秀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閒增訂

桓公第二

公名軌史記亦名允隱公弟母仲子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在位十八年

(經)庚午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嗣子位定于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于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于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于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備矣○(林)春秋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讀下反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以其立而修好于鄭鄭因而迎之成禮于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大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鄭祭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祊百庚反

○秋大水 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 事在隱八年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

祀周公則使宜在常易祊田又與祊在鄭而汲汲爲之者利在許田也却口口以周公祊爲辭文將二事分叙合所元要璧假許田在中間若以經爲一而

狹境矣

桓弒立懼討修好于鄭此時俱自要做許田亦得璧假爲之名耳前人謂許厚祊薄經直幾何耶

兩事硬併爲一句自周公祊始

上猶以周公祊並提此則竟置周公不道矣公之貪鄭之狡皆可想見 名爲結祊成其實只是認詞悔許田不得耳

此節連下文讀

遂是看他來送是看他去只兩字寫盡

賴邪行徑 美以質言艷以神言杜引

毛傳只是美而美也尚未盡

祊故也 會不宜親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 結成易二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 盟曰渝盟無享國 渝變也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廣平曰原

○冬鄭伯拜盟 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色美曰艷

(經)辛未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稱督以弒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林)殤公弒其公立○正書日以父爲名者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

○滕子來朝 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正義曰于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微猶爲天下共主尚得命邪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謂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之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也此說最好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云云可知已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宋有弒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

如日星者如放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直書誅貶處○按凡成皆作平字解此說與杜異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宋以鼎賂公太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脩于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即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正義曰賈服以鄧爲國則義陽鄧縣是也去蔡甚遠蔡鄭懼楚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書至謙不敢自同于正君皆勇策勳○

(林)此書至會之始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三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 有君君○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無功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譬假許田爲周公祊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殤公以隱四年立十年一戰皆在隱公世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言公之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

左繡

此篇是倒裝法他處皆先敘而後斷此獨先斷而後敘蓋特出變格也然不過以下半篇申說上半篇耳一截依行分項下截司馬則然以上申說弑君適用宋公以上申說立華氏下截似乎合默復乃見整齊法神化極矣

許多事敘得如此停淨何等筆力

兩項申說以兩故字爲界限然又須玩其兩截爲一片意全在已殺孔父而弑

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莊公公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 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 以郜大鼎賂公 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于郜濟陰成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 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 大路越席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越戶括反 大羹不致 不致五味 粢食不鑿 黍稷曰粢不精鑿○鑿子洛反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一 四

鑿米一石舂爲八斗 昭其儉也 此四者皆示儉 袞冕黻珽 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珽他頂反 帶裳幅舄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 衡紞紘綖 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綖音延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藻率鞞鞛 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率音律鞞補頂反鞛布孔反削仙妙反 鞶厲游纓 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鞶步干反 昭其數也 尊卑各有數 火龍黼黻 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黻若兩已相戾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象昭其

殤公句作上下轉棙妙甚 最要看此等提說處省不得又多不得手法全在一已字轉落捷

此篇略敘事而詳議論起手只一筆點過下以議論代敘事尤以斷臧孫者斷桓公蓋又一格也桓公弑君之賊臧孫借題發揮精處竟將是字後在君分中此作者之艱苦斟也已

交用直起法通篇前於後散而伏後應有提有束有鋪排有斜跌並作劇勢金針

昭德塞違並提下分兩截獨懼或失之至不敢易紀律甚嚴昭德今滅德立違

左繡

至其若之何事緊塞違而將德則在賁位中寫出塞違則在上位中寫出上反下正詞雖分承而意實側遞使變之文

上段首賂從而不敢易紀律節略拖實達下段寘賂達而滅德則明倍德字作聯絡賂違明明抱賂字作回應細針密綫妙不可言

上截賂從來達並提下截亦以滅德立達並提特作對仗以爲目前以臨照百官起臨照百官來後以寘賂器于大廟起賂違亂之賂器于太廟乃是有截各爲首尾太以君違諫德雙收應退又合全篇爲首尾東規否矩極變神整武

左繡

問古今大作手有能出其範圍者否賂今德以云云德須集用唐大德云云東隨用百官云云之云云領賂面直其若之何東筆用處相判中如一筆不變者　前半大作鋪排後半用筆波盪湧之爭龍勢相配亦行文一定之法也

一語爲全部書提綱

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鍚音揚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

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內史周大夫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臧孫達大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于魯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兩節合讀凡用五也字前修好告廟兩敘爲一對後讓事成事兩議爲一對中禮也作隔分明以中間奇調作首尾偶調闌挨章法奇絕入也

此篇敘曲沃始末爲滅翼起本作三段讀第一段就命名論其兆亂第二段就

左繡

封國論其本弱末段二師乃詳寫其亂弱以結應上文單讀前半則先敘而後議合讀末段又先議而後敘章法前偶後奇變化不測蓋又出一新意矣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惠隱之好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于策言速紀有功也○舍音赦又音捨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上時掌反參七南反一音三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

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仇音求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休)穆侯十年伐千畝有功以其年又生子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名如字或彌政反夫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妃芳非反○按此當作配字義總要云女與己身齊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以爲名所附意興

前半用整對後半用參差中間用寬衍末後用簡語變爲而始亂一節結句與首段相配起句又與末段相配既對上又聯下分明以此作通身轉換也章法尤奇絕人　始亂承上生亂亦亂曲沃閒下納桓伐翼一結筋節回應以此作中權

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于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材裝也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爲曲沃伯　靖侯之孫欒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傳相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卿大夫稱家　卿置側室○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　大夫有貳宗○適子爲小宗次者爲貳宗以相輔貳○正義曰貳宗與側室爲側皆官名與五宗別　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別也　皆有等衰○衰殺也○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亦反又如字衰初危反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敢望上位○覬音冀覦羊朱反　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潘父晉大夫也　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　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鄂侯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哀侯于翼　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翼南鄙邑　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某年某年逐節鋪敘又另一追敘法使人把事本末井然諸此某年某年乃此篇中無此節便亂不成片段矣　一路鋪接而來到此戛然而止筆力簡勁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經三年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二傳以爲義或有王字者非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胥書雅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于是始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無傳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　○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讙呼端反蛇以支反　公會齊侯于讙○無傳　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也不言翬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于讙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無傳五穀皆熟書有年

此節宜作附前篇之尾不惟將曲沃之事爲兆亂本引結局并將翼侯父子亦帶應有情否則末句贅矣

（傳）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魯隱八十年晉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　逐翼侯于汾隰○汾隰汾水邊　驂絓而止○驂騑馬○絓戶卦反　夜獲之及欒共叔○共叔桓叔之傅欒賓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

遂道爲彭生伏筆矣

齊侯小聘亦葵丘役事之節

總提一句下分四項四送之一不送總見齊侯之送非禮于法整齊中有參差也

以公不自送爲上特寫在天子分內見于至尊猶不送也前後四送之恰妥于句于中有體有法無一字苟

○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昏禮雖本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爲禮辭故公子翬逆女傳稱脩先君之好公子曩迎女齊稱尊君命互舉其義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諸公子則下卿送公子公女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九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爲明年秦侵芮張本芮國在馮翊臨晉縣魏國河東河北縣

經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獵曰狩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書時禮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氏伯糾名也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

父在故名當是父病子名之義材以攝父職見之然則濟於家難者誠然

夫人賦碩于畢所自來哉

此二節皆公前退虎入殺則芮伯爲一篇今隔離太遠特其各見可也

譏之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糾居黝反

傳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郎非狩地故書時合禮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 秦以芮小輕之故爲芮所敗

○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三年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經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鮑步飽反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十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皆言如齊欲滅紀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于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葬陳桓公 無傳

○城祝丘 無傳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自爲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從如字又才用反

林 從王伐鄭書從者臣之辭也自伐鄭無功而王命始不行于天下

○大雩 傳例曰書不時也失龍見之時 ○雩音于祭名

林 書大雩之始

○螽 無傳 蚣蝑之屬爲災故書○螽音終 蚣容反蝑相魚反

○冬州公如曹 不書奔以朝禮過

來書也書國今濟陰定陶縣○正義曰鄭玄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者州公虞公是也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或云皆爲三公之官者號公之屬未知孰共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亦叙 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佗桓公弟五父也稱文公子明佗非桓公母弟也免桓公大子 原叙 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佗大何反免音問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爲明年會成起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奪不使卿士政 秋王以諸侯伐鄭。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十一

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虢公林父 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黑肩周桓公也 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子元鄭公子拒方陳○拒俱甫反 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 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 曼伯爲右拒。曼伯檀伯 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

閑是再赴故亂亦作兩邊寫者須從來病說起只一過可下亂字須寫不須左氏有極省處有極不省處要是相其事而有之所以爲化工也

矣如其本所謂詭多少詐也人若不自知耳

此節傳王伐鄭御詳寫鄭伯禦王起反客爲主矣然前寫其謀之密中寫其事

左繡

之妙後寫其詞與禮之詐而深見痛絕之意正兆六表其爲王只首七王爲中軍王亦能軍兩寧若輩多而使人請之又處然想見其前驅頓失威恐大駭敗猶榮氣概在天下爭有神而驚莫在覺不有十戰戰傳鄭鄭所篇十此戒本深悉兵用心之精也 王師雙提御從王引出鄭十鄭嘍持御從鄭收到王中閒詳鄭略王而王起王東亂敗能第叠運三點收之事以心之文秉詳曰王從三國軍得今談鄭只數人御寫得精神有他行王則有央攻作嶠號有拒伏血色寫到不復假十分肫什小心鄭彩子元皆宗摯之才文亦極力寫得出

王叙中軍在前此叙中軍在後只一例

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戰于繻葛。繻葛鄭地 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旝古外古活二反本亦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聃乃甘反 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此收兵自退 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勞王問左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

○正義曰案鄭伯糾滿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按林註此番勞問皆恭而無禮之辭杜以王討爲非未是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十二

○仍叔之子弱也。仍叔之子來聘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久留在魯故經書夏聘傳釋之子來秋○正義曰伯糾身未堪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而言幼弱不言父在於氏用公穀之說以爲父老代聘非父殺之屬成當然

○秋大雩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十先事○重直用反 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

倏法

命二拒曰旝動云云本一串事一氣說却將戰于繻葛隔斷便令兵法文法一齊變動妙甚二文此三句即以言諸當事前似法力緊而緩也

而通篇節十敘鄭至王只一筆餘往相詳略之妙 此節字字詳却字字簡知詳簡兩詭者可以作史矣

蓋處一面寫鄭伴小心便一面寫王假手殷者則中有之後王何以使休閑知此數節不是結鄭正是結王王也

左繡

以一字作解傳亦往往而有只此仍叔之子用筆尤簡而脫

蟄而繹簡而退

公前傳兩寫不復謀爲此公情之紀侯大去經用曾州公寔來經用虛筆仰覆變越與圓物付物也

此是論贓第一首有主腦有波瀾文字殺來如曹劌答之句句議論總不出此兩段忠民信神兩提而民餒猶據已自側重後四節俱只把信神來支吾使物反民字索性說倒却神卑在乎成民語語之波瀾中反復轉折凡其論議皆

昔乎 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宗廟 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閉一必反 過則書 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結反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 國有危難不能自安故出朝而遂不還○復音服

經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閱音悅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傳例在莊二十二年○佗徒何反陳厲公躍立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于策不稱大子者書始生也 ○冬紀侯來朝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亦承五年冬傳淳于公如曹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楚武王侵隨 隨國今義陽隨縣 使遠章求成焉 遠章楚大夫○遠于委反 軍于瑕以待之 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

其轉頭處也

起手抒寫伯比一番策畫爲綿處伏脈左氏了然胸中頭頭必合其後此相對處 臣字伏爲揭字小節看後段季梁之諫所伏左一段

開口一句喝破此左氏慣家

忠民信神略作提掣留于後段並講乃爲局法

一路斷放而來到此精神團結此常山擊中勢也構法最能動人

鬬伯比楚大夫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 張自侈大也○張豬亮反一如字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羸弱也 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率音律且子余反 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 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楚子自此遂盛終于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王毀軍而納少師 從伯比之謀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 信楚弱也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 正辭不虛稱君美 今民餒而君逞欲 逞快也 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詐稱功德以欺鬼神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牷音全腯徒忽反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 博廣也碩大也 謂其畜

左繡

埜按三言曰五謂其文易以兩謂字作首尾提束而各以各篇其義乃於其中疏然出落法層層生動有闔有縱之文

三段句句將成民說入事神民人側串法都本于此今人數典而忘其祖矣

一句提一句束紀動而居害

[illegible]

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 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 ○蕃音煩 瘯七木反 蠡力果反 說文作瘯云瘯瘰皮肥也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三時春夏秋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嘉善也栗謹敬也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 馨香之遠聞 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 禋絜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九族杜預與孔安國鄭玄不同 按杜說見弟之國杜註爲長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 民餒也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 甲首被甲者首 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

左繡

負儀可受室以歸而固執齊大非耦之矣第爲己甚也是絕妙逆法

[illegible]

使魯爲其班後鄭 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魯次之後鄭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郎師在十年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 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君子曰善自爲謀 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 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 言必見怪于民 遂辭諸鄭伯 假父之命以爲辭爲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秋大閱簡車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 大牢牛羊豕也以禮接夫人重適也○備此傳氏曰以大牢之禮接見大子 卜士負之 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 士妻食之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 宗婦同宗之婦 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 申繻魯大夫 以名生爲信 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

予嘗名者只申說一邊于不可名者獨申說兩邊知其所不可名而所名者不出五者之中矣此透打反面之法

得此三証氣方厚色方濃文貴典瞻無古不一也

截然而止恰與起句首尾相應氣局渾成

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 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丘尼 取于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 取于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 不以國。以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也○正義曰下云以國則廢名者以他國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觀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可知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 不以畜牲。畜牲六畜 不以器幣。幣玉帛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周人以諱事神名絶何求家多以名字爲下句○正義曰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于周周以諱法故事明神子

生三月爲之立名終久必將諱之故須豫有所辟爲下諸廢張本也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按朱子亦以神字絶句孔氏則名字亦另讀也 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正義曰以國爲名終卒之後則廢名不諱以國不可易也燮父改唐爲晉蓋王命使改之 以官則廢職 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更得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昏防二山是也 以畜牲則廢祀。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 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改爲中軍 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

何不卽因魯求成而假寵王命爲公告不能直名出他袖手白眼一種神理來白描聖手

伯也侯也而名非賤侯伯賤其來朝耳真學子經筵字裡味出意思來也

盟向背鄭遷以郟劉蔿邢不聞背王遷鄭也亦可以識前王不忘之意矣

稱本孫于王而忘之輿輕厚薄奚啻霄壤

物命之曰同。謂同日 ○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杞微弱不能自通于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于王故告不能

(經)丙子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無傳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筑音竹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以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郟王城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經)丁丑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例在五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夏五月丁丑烝。無傳 ○秋伐邾。無傳 ○冬十月雨雪。無傳今八月也書時失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祭公

來受命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猶不書皇[illegible]
卑輕○【註】祭公來不稱王使王未有成命也逆尊也
是故書逆
如于此

【傳】八年春滅翼 曲沃滅之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 釁瑕隙也無德者寵國之釁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 沈鹿楚地 黃隨不會 黃國今弋陽縣 使薳章讓黃 薳章楚大夫讓責其不會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 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下之請服也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 承上起下轉關中一層波瀾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 君楚君也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 ○補正曰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如稱為之職乃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也 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 不從季梁謀 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速杞隨地 隨侯逸 逸逃也 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故以為右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 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 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此節與上本連編者因另起年遂隔其事非左氏之法也係可拆拼前篇季梁為主此篇少師為主前以用季梁而退楚此以寵少師而取敗觀于一進一退可以知文之所節矣

中間重漢淮望楚師作兩半一層上以連戰破請下下以當王緩攻右勢相對正寫其情亂而後是有勢迎去次結章法極整又極勻直如天造地設者

季梁請下之議卻作敘事都混過有法使讀兩少師各出一頭地矣宣主

[illegible]

輕重其妙如此

右無良焉分明對面指點而少師不悟宜其敗也

鍾伯敬曰鄭與王戰曰陳亂民莫有鬬心云云此季梁門楚人尚左云云鄭計妙在避其鋒亂以分其堅者之神堅且化而為亂妙于攻堅者也隨計妙在避堅適成以分堅者之力堅且化而為亂妙于攻堅者也

起結照應此篇尤顯而易見而分作兩節前人亦大概備矣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
緡亡巾反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 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祭公來受命于魯故曰禮

【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射姑音亦又音夜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為書婦人行例也適諸侯雖告魯猶不書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 韓服巴行人巴國在巴郡江州縣 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 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 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 鄾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 殺道朔及巴行人 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 言非鄧人所攻 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 鬬廉楚大夫 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 二甥皆鄧大夫○正義曰鄧師三逐巴師楚巴不勝故鬬廉設權以誘之 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 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

本是巴鄧為好卻從巴轉出楚又從鄧轉出鄾鄧以鄧為主巴以楚為主而楚鄧作對又以楚敗鄧助巴須鄧為主只此四國寫得花團錦簇仍自有主分明敘事要手

中兩得都楚鄧對寫而兩重楚退巴師則夾敘于中末二句正收亂帶收鄧無一字閒設

此與北戎侵鄭篇同一兵法而前篇祇以戰分作兩處寫此併作一處寫蓋則彼明此略寫戰則彼略此詳左氏大旅不作一色筆墨

冀戎師只用一字此横陳夾攻凡用二十餘字詳略之致極矣

此事號仲爲主前年立桓于晉故今帥四國伐曲沃皆所謂强打精神也

當時專以威伐作蘭此是第一則文字參曹大子以父疾故舒飯不忘與他人自别施父乃知心之論非僅僅作逆料觀也淋漓轉活可想

芮姜之逐桃也義其納秦也仁

左繡

陳于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北 北走也 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宵夜也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正義曰梁嬴姓世本荀賈皆姬姓晉大夫有荀氏賈氏蓋晉滅之以賜大夫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 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 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施父魯大夫

經 己卯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無傳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無傳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討有辭

傳 十年春曹桓公卒 終施父之言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 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詹父有辭 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虞國在河東大陽縣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四年圍魏所執者

傳虞公出奔纔起恰好兩事連類而及雖用叠見筆不同而上重而罪字下重兩無厭賈禍及兆相承作對總于參差中藏整齊見作者精細耳

古人用字往往若有暗處頓處初處却正于此見筆致如此文兩其字是也

無厭將及我下能再賦以待其三于日劍以賈罔忍而不能含矣

此篇乃先所後叙法亦師以叙事爲解經法重在中段上非不備及亦只帶說一事再叙各有所主前篇是正叙重在忽之有功此篇是順叙重在魯之有辭同一後鄭衍者周班二字可以恰用筆輕重詳略之法矣

左繡

末結王爵見魯無往不以周班所謂有辭者益明此以餘意透出正意之法筆力十分圓足也

不稱侵伐先解後點先書齊衛先點後解一倒一順固左氏說經之大凡

○初虞叔有玉 虞叔虞公之弟 虞公求旃 旃之也 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人利其璧以璧爲罪 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賈買也。賈音古〔林〕懷玉坐而待買害之至如賈之坐而待價 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將殺我 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共池地名闕。共音洪一名恭

○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 初北戎病齊 在六年 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 魯以周班後鄭 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故不稱侵伐 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 先書齊衛王爵也 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經 庚辰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地闕。〔林〕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鄭敗王師齊滅紀衛亦抗于天而自立自有參盟莫甚于惡曹故畧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同盟于元年赴以名。〔林〕世子忽立是爲昭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

踰年 無傳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于折不書秋魯不會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于八月從赴
○經厲公卒 ○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虛去魚反 莊公林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丙戌衛侯晉卒 無傳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宣公卒惠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既書伐宋又重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也莊十一年傳例曰皆陳曰戰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句古侯反瀆音豆 宋成未可知也 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 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則憾結故云長亂○屢力具反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 (林)即十一年敗鄖蒲騷者 絞小

左繡

此連經寫叙法先叙後斷本言宋無信然五事皆以公爲主故第一句無信先安放實末句再將主作跨結左氏于叙事兩重者都用此法

連寫五事只用一單句作串叙法最簡老

連叙五事而總斷之則非一過之可結也故既以無信斷之又以君子引詩重作斷結皆用筆稱停恰好處

君子說與宋引詩乃承自皆一本上無信一起下無信也回互

此篇連下年傳作兩截讀單叙屈瑕事上半寫他伐絞而勝下半寫他伐羅而

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 扞衛也樵薪也 從之絞人獲三十人 獲楚人也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 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城下盟諸侯所深恥 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 彭水在新城昌魏縣 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數色主反

經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大崩曰敗績

在莊十一年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 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三月葬衛宣公 無傳 ○夏大水 無傳 ○秋七月○冬十月

傳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 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 楚子辭焉 不解其旨故拒之 入告夫人鄧曼 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于益衆也 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 (林)刑非獨刑罰以嚴明之政威莫敖使之恐懼修省也 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

敗前是實人則明後是物滿則損本可分而爲二作者故意聯成一片以見勝不可狃料人者還爲人料也而乖戒深矣　兩截上輕下重乃以勝引入敗非兩平也故下截叙從伐絞之役過落凡寫勝算處都爲後文作倒映之筆絞小羅大相對輕則寡謀分明向此而不因寫羅分寫實盟城都合得失相應那曾不旋踵也史家往往以兩人相反者合傳此則以一人兩事相反者合傳左史作法此亦其一耳　若論呼應中設當云莫敖狃于伐絞之役然伐絞全從蒲騷得手而來而伐羅因以自恃乃所謂狃也此正暗脈流通處若明點伐絞反有分鑿痕矣林註于起處輕下即伏蒲騷妙甚

左繡

伐絞伐羅兩提句相對伐絞之役數句承上起下自爲一節以三之字成章法如所謂中樞脊者左氏蓋無美不備從來都向此中作活耳　詳寫伯比曾鬭智見羅大有人非絞之比而莊高自用所弗能敵也絕妙激射法

下截鄧曼語自作一篇妙文前先就大夫自中虛擒一遍次就莫敖身上實說一遍而首以一筆正喝末以一筆反掉章法整齊筆法極靈

文其妙于復說亦莫妙于復說不變不得輕又不得顛倒增減以參差兼整

羅則得之矣　一意翻作兩層說並發賓主三番中間用散筆一層繇訣而致曲臨了復又作反宕之筆盡心焉總姿制無窮
柔絮迫蹙篇凡用七謂字亦又凡用三謂字而各自一[illegible]歸此作文法可從入不少　前謂其并其謂作呼應連在一處後謂天固大莅作呼應分在兩頭抑揚斷合極文之致
末段疾速殘筆都寫他一[illegible]見高氣揚光景既顧起處又映前段局法渾成
會寫世間真枝輕蹤之跡在伯比目中看出卻不曾說在鄧曼口中道出卻不曾見直至末段盡情發露妙甚

左繡

穀梁以為紀與齊戰不書地于紀也據此知紀為兵主故書與鄭伯左畫傳闕其詞也

○日用也。狃伏也蒲騷在十一年○狃時世反　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　撫小民以信也○好呼報反又如　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　謂諸司以德也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　諸之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　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　賴國在義陽隨縣賴人仕于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　徇宜令也　及鄢亂次以濟　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盡涉忍反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　盧戎南蠻　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

○宋多責賂於鄭　立突賂　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之地

○鄭人來請脩好。

經　癸未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無冰　無傳書時失　○夏五　不書月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乙亥嘗　先其時亦過也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

壬申乙亥只四日災而猶嘗知其不敬矣
史記往往為大事用小筆為小事反用多筆一經點綴色態便濃似出于此等

左繡

鳧　中二句是插入類敘以蓋末二句本與大逵句連也

法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無傳隱六年盟于艾○祿父僖公卒襄公諸兒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例在僖二十六年○蔡本一國而用諸侯之師于是始此伯者之所由興也

傳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熟曰饔生曰餼

○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書不害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在十二年　焚渠門入

及大逵　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　伐東郊　東郊鄭郊　取牛首　牛首鄭邑　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　告伐而不告入取故不書

經　甲申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　無傳桓王也○林莊王立桓王至莊三年乃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無傳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為大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于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強不從祭仲之言脩小善絜小行從匹

一句分出兩意細心

叙鄭突出奔却詳雍糾事然斷雍糾郎所以自斷也突與蚡謀此則其與糾之與女謀其父者何以异假令五人合謀厲鄭欲奔祭不可得矣此作者俯題反剸之法不但間寫前剸可矣前已告語說得隱躍亦自按甚聽之則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不聽則人盡父也夫一而已仲懷二心以事君因應有此肖

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著自爲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于見逐終于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復歸例在成十八年○(林)昭公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篡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以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正義曰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世子稱名則附庸之世子稱人又世子稱謂之等級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而書入無義例也○櫟音歷 ○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兕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伐也○袲昌氏反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 ○車服上之所以賜下 天子不私求財 諸侯有常職貢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 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

女 厲公謀非爲糾情悟蓋求慎不得殺仲之辭亦自悔使糾失算之辭正同禍祀乎或作閒語讀

厲公周日言出于公之口入于糾之耳則是舉國之人不得而知也而仲宜死舉朝之人不得而知也而仲宜死卽雍糾舉家之人亦不得而知也而仲又宜死且也近舍其室遠享于郊斷有破綻以仲之智而全然不覺似乎天奪之魄動糾成功而仲更宜死卒也仲不死而雍糾竟死糾何以至于死謀及婦人宜其死

厲公立附於遠對前文亦足使人一快忽突出入奔走不暇而許叔安然入許豬生不得而尚之矣傳連書其事不置一詞使人自思耳

二節遙前謀伐鄭至自伐鄭中間光著伐鄭二字叙法簡甚奇甚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 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 公載以出 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檀伯鄭守櫟大夫○此鄭伯乃厲公

○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

春秋左傳 卷二 桓公 芋

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周飲至之禮故書○(林)此書至代之始 ○冬城向 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節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曆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惠公也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

鑿劃筆法之變如此

合上兩節請所謂筆事文奇亦有一時氣類者

此段以高伯爲主卻先安頓昭公一筆乃寫上驅車殺昭法說見前公欲平宋鄭篇

敘事若一屬子下以知惡取復惡作兩層斷補文律最細也

天子掌曆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曆數○底音旨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日官平曆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 公子亹昭公弟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 公子達魯大夫 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本爲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爲惡也

〔經〕丁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濼盧篤力角二反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不言戕諱之也戕例在宣十八年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無傳告喪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無傳九月乃葬緩慢也

此篇有敘無斷詳申繻語于前蓋亦先斷後案之法也公薨事不得不敘又不忍詳敘只輕輕幾筆而含吞語則曲折隱躍字字寫得悽婉而冷之事心惻之文

先女後男申繻明知此行夫人爲主也事未見端而使人恍然言表妙筆

〔傳〕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始議行事 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爲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 謫譴也 以告 夫人告齊侯

奇齊于車四字隱秀筆法倒經 依前華文法所謂乘亦不知也薨亦不知也寫醉生豪死入入骨

咎固在齊侯文姜也開口寡君便藏過文姜託辭彭生側激射齊侯隱躍中郝字字有法

夏四月丙子享公 齊侯爲公設享燕之禮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上車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拉力荅反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 除恥辱 齊人殺彭生 所謂以一夫不書非卿爲鄭也

此節兩事遙結乃合傳他高祭是一流人物而報有屈殊共有可算智弗若耳兩人皆有敘無斷者高渠彌已具前傳祭仲則自評中盡分明稱道于秦舟也筆法靈妙極矣

遂鄭子句結上生下文之以事爲轉換者也

○秋齊侯師于首止 陳師首止討鄭弑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子亹會之高渠彌相 高渠彌欲討己不知齊 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 車裂曰轘○轘音患 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爲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帥而然讀者之言以明本意

是行也即從上文抽出另敘史記慎用當是時與此正同

此節乃倒敘法以周公爲主而前敘辛伯之告後敘辛伯之諫俱極簡括雜叔子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關說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古人皆須設身處地想出當日情形方得

唐錫周曰並后四語千載有好格勝賢妨貴五句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 莊王桓王大子王子克莊王弟子儀 辛伯告王 辛伯周大夫 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 辛伯諫曰並后 妾如后 匹嫡 庶如嫡 兩政 臣擅命 耦國 都如國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及于難也

一句經一句傳敘事便偏了了不知書法者難與讀左史二書

左繡

不曰三宿爲次文言過信鄭重之詞

氏 ○夏四月葬宋莊公 無傳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酅戶圭反●按後又音攜戶圭閒攜音 ○冬公次于滑 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傳例曰凡師過信爲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其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爲宜非虛次○

(林)此書次之始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傳重明上例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厲公在櫟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爲經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無傳 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無傳 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于敵體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無傳○垂自參以上非邪交之舊矣 ○紀侯大去其國 以國與季季奉社稷

此篇前後敘事中間議論事同雲變論尤奇闢足一則極有權衡福有道學文字左氏一手妙出雙管化爲千岩萬壑矣

只一蕩字分出兩層盈而蕩是歷其蕩之本蕩王心是指其蕩之狀爲得天地之盟神與君心之鬼神是二是一此等理學直作中庸註疏可也

左繡

前論濟師則長于知人此論心蕩則精于說理楚武勿事必告亦以是爲人宮一度佐命

莊敖升日不謂子楚得其奇婦人使王聞言知戒則可無禁于行而喬其直道昔爲多事矣能以死王爲生而不能使生王不死其詔令尹莫敖其智皆出鄧曼下

如此戰節方不敢以荊尸長戟一番渡文字亦將有見例副而其意則正篇主意于行國之福也作詐賜成王爲歸發點觀稍留錯處未可知也

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無傳紀季入酅爲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無傳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于此參用戟爲陳 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 蕩動散也 將授兵于廟故 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

發大命而蕩王心焉 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 (林)按楚世家楚僭王始于熊渠後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至熊通又自立爲武王 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 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樠木名○樠郎蕩反又莫昆武元二反 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 將祕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 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 隨人懼行成 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溠側嫁并加二反 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于漢汭而還 汭內也謂漢西 濟漢而後發喪

州公不復祀侯大去兩人楷是見爲而書法不同以與季一著安一著奚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 不能降屈事齊故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避齊也

【經】壬辰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無傳書姦 ○正義曰齊侯之師 ○秋郳犂來來朝 附庸國也東北有郳城犂來名 ○郳五兮反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正義曰郳之上世出于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

此二節連上納惠公傳爲一伐衛者諸侯救衛者王人論理則王人爲正論勢則諸侯爲優然王理則眠勢王勢又倍理妙于兩造都不着斷語却轉將二公

○冬伐衛納惠公也 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癸巳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辨】書救始此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天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爲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爲文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歸入例在成十八年 ○秋公至自伐衛 無傳告于廟也 ○螟 無傳爲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因也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甯跪衛大夫宥之以遠曰放

子閒閒評論一番而理勢之短長自在言表其實各代刻不肯左王人而右諸侯也此與用筆之妙乃者否則有于正面寄其非臨帥背自來分作三段讀之是有未見成敗論人之嫌而作者苦心妙腕都成私置矣孤負千古豈淺鮮耶 伐衛不叙諸侯便是深貶諸侯伐衛不叙于突便是深譏于突衛伙入先于此何嘗不說他全輕然後又不說他敗抗于師都爲下文別而立黔牟作地若此處有一字粘帶則轉身便不得擬出其故其微細玩乃得之耳 看他朔出奔不言二公子逆便知此處獨責二公子乃是曲筆文須通前後讀者此也

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 君子備勢也不得他不得理也 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本末終始也衷節適也譬之樹木本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 詩云本枝百世 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于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慚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 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 皆鄧甥仕于舅氏也○騅音隹皆姓

此節妙在若急若緩若斷若續何嘗不着一筆放鬆文氣以胸中蓄鬱之怒借噬齊食餘與食語作一頭一緒而不用急用之法輕盈說甘

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 若齧腹齊喻不可及 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言人將賤己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言君無復餘 弗從還年楚子伐鄧 伐申還之年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魯莊公十六年楚終強盛爲書張本

【經】甲午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

中其所忌此叙称人所不書也僅此依
脈直月使花妙灰線草蛇不足以喻之
矣
立亳為宋萬多力故凡立游圍亳殺牛
立桓許多事都用備插法殊筆點過特
諸皆御為乘車筆葉以與下埤曾四出
映發逃非不公三言宋土但重流決圖
應補耳 狀主用事筆皆妥用輕筆只
一殺字亦不混岳也
以宋萬為主猛獲陪客也今兩奔雙提
皆從錯結例無輕重然乘車犀革皆為
萬之多力而寫故兩頭包插猛獲于中間
則回始終着筆在萬矣此最用筆微而
顯處
連二節為一篇前叙齊乃與公之陪中
大半乃此牧之陪與宋叙章法相觀無
一筆偏枯也妙哉

西又殺之殺皆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亳宋邑今沛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正義曰蕭大夫宋邑之長曰宰公邑之長曰大夫以此年有功宋人以為邑別封其人為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附庸例稱名也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至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

祁子曰不可石祁子衛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猛獲故言皆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杏戶猛反林按衣裳之會一序齊于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霸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王風之什絕筆于桓王而傷于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也○夏六月

四修以叙寡左氏非亦有不經意處蓋
于齊桓往往好用輕筆也詳見尼言圖
說
請師于周何等鄭重取成于宋何等草
率前後對寫為霸業一笑
此叙叙法也本叙鄭厲入國添出從傅
瑕引入原繁左氏好奇便叙入蛇妖一
案令文字另起一番色澤然妥在篇首
即不見其妙妙在正叙事間忽然夾入
篇法遂有倏雲幽壑之奇

齊人滅遂遂國在濟北蛇丘縣○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柯古何反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戍守也○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桓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林于是諸侯初用王師○

秋七月荊入蔡入例在文十五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桓修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鄄音絹又真絹二音林衣裳之會二此諸侯會王臣之始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將書人傳言諸侯總眾國之辭○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君之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

前段凡寫因妖字目人字後段凡寫兩二心四人字以複爲筆意亦斷而相配也

連寫妖字有意以端爲妖君之妖也然其之妖也閒架有意無意之間

何況事而論一四句借進一層論

理而棄字虛失常貫及孔相承相說得透

詞氣婉折意怎而外其實帶說乃文行角

外字內字與外蛇內蛇相映此照應定之法其實驗也至有意無意閒則用筆之輕耳

綜論凡兩層前一層從說後一層切說此說又分兩意一反一正切說亦分兩意一設已往一說將來語語持平刺看父某快又慍辭也 申繻及厲公語皆兩層背法未有不相配者

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者蓋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 初內蛇與外蛇鬭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 猶二字通用○正義曰古由 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 尚書洛誥無若火始燄燄未然而進退之時以前人心不堅正○申繻在鄭常畏忌厲公之奪其國畏忌之氣燄見以致蛇妖之興是妖由畏忌太過之所致也 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棄常謂飲不能強又不能弱失常度也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 言有二心于己○補正 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補正原繁有二心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 不親附己 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爲宗廟守臣 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 子儀鄭子也 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 庸用也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

王武能曰貳一也而或以貳爲不貳或以不貳爲貳傳瑕反覆申台迷辭

不納則已旣納矣而有二心其人則謂爲皆君賊新君也故原繁只反覆論名君之貳而于入父不念絕不置辯無可辯也繁其來寓同以申繻已伏誅原其能死乎死不爲偶矣

此篇前叙厲事斷事爲荊入傳故息侯之弄巧成拙息媯之矢身報怨俱不一論而專罪蔡侯也文回以宏辭爲戒矣

蔡哀侯也蔡貪侯結中間特提一筆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亦非以息伐蔡是以楚伐蔡

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莊公子傳瑕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并厲公在入人名字記傳無聞○補正曰初十四年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 莘役在十年繩譽也○說文作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 僞設享食之具 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 未與王言 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言滅楚子何知以一死謝息伏 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欲以說息嬀 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齊桓公始霸 ○夏夫人姜氏如齊 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歸寧有時沒則使卿寧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主兵故序齊上 ○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始爲諸侯長 ○秋諸侯爲宋伐郳 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 ○鄭人間之而侵宋

此段實以彊鉏爲主刖而不殺共必散
輕于關也合其逐計出奔安知不援定
叔爲倒子文不予定叔收然而特然彊
鉏書可想已
以兩賓陪一主主在中間賓在兩頭而
略者覺略詳者詳用筆變甚 詳叙
定叔正所以反襯彊鉏也不知者疑爲
贅筆矣 末句不接刖彊鉏卻將
定叔事却叙于中又可得行文斷然之
法

經 辛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主兵也旅序上下以國大小爲大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林]齊楚爭鄭于是始 ○秋荆伐鄭 [林]荆患自齊改事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書會書會之不書其人救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介于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于春秋 幽宋地○[林]衣裳之會四齊公初主霸也自是無爵稱盟者矣 ○邾子克卒 無傳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林]儀父卒邾子瑣立

傳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侵宋故

○鄭伯自櫟入 在十四年 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 在桓十五年 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 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刖○鉏仕魚反 公父定叔出奔衛 共叔段之孫定叔 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數滿於十 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言其不能早辟害

此是晉國之第一節事前受王命以一
軍爲侯後面殺伐王臣以救鄭士出奔
鬪及王室此雖于國四終說不小人之
尤而晉武之罪可勝誅乎惠王立而不
能討也漢無衣之詩晉國不敢貢晉人
而欲爲土之名甚惜也已
子國事有紊斷然一筆免而弗報一
筆報而作亂平平寫去兩人幽通已了
然在目此以叙爲斷之法不待論不足
子國而草在晉又能寄見土之法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 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 蔿國請而免之 蔿國周大夫 既而弗報 詭諸不報蔿國 故子國作亂 子國蔿國 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 使晉取夷地 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 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

惠王立而復之 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莊三年又有僖王崩皆不見于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于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正義曰史記年表惠王即位當莊十八年杜以忌父此年出奔至惠王立而得復并以立亦在此年也

經 甲辰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而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人戍遂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盡爲文○殲子廉反 ○秋鄭詹自齊逃來 無傳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 ○冬多麋 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傳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此節前案後斷看其前伏後應手筆而意足

非禮也先虛斷一句禮亦異數解非禮之故不以禮假人又解異數之故逐層中說有法

只者一篇字兩層了然

不言其來只從追字看出左氏解經最是著眼每字句處見其會心

○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殲盡也四族遂之彊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殲鳥勑昔答二反

經 乙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來侵魯公逐之于濟水之西○林齊始治戎 ○秋有蜮 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蜮音或本或作蟚謂之射工或又作狐 ○冬十月

傳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王之覲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林時惠王新即位故西虢公與晉侯俱朝于周 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 雙玉為瑴○瑴 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 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 實惠后 陳媯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于此蓋正其后稱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然則人亦有蜮其為災可勝道哉

此一段遂下篇張本從閒處引入閻敖只為警參作證耳

申者表是者殺相遞為警本自殺作階

兩尹之兩殺之亦小小消為片段處

此段先敘後斷而敘近事逆敘前事本是兩開斷後卻寫成一串線力抝勁絕人

○秋有蜮為災也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 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 以叛圍而殺之 緡以權叛 遷權於那處 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那乃多反處昌呂昌慮二反 使閻敖尹之 閻敖楚大夫 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 驚巴師 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 攻楚城門 閻敖游涌而逸 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涌音勇 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經 丙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夫人姜氏如莒 無傳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無傳魯之盟齊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勝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傳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 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 還鬻拳弗納遂伐黃 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 敗黃

一篇止大文字體字逃法字紐中分兩扇前一層說事說會朝分征伐合後一層說人說王侯分君字合相承說話都在賓位中紬出只將不舉二字引出不法主位歛住通體無一閒字無一贅詞而承轉起結不明者一筆呼應乃又一格也

長勺以來劌已肉食而侃侃若此知免于譏矣

眉批

只將去字謀字一倒而其事已了用筆最為健捷　此節合後二段都用輕捷之筆總見心為而手辣處

兩謀字用筆甚深蓋與羣公子謀者即所以謀羣公子者也而羣公子殊莫覺也哀哉

伯射姑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經 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無傳扈鄭地在熒陽卷縣西北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貢賦多少 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 不然不用命 諸侯有王 從王事 王有巡守 巡守四方 以大習之 大習會朝之禮 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 書於策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晉桓莊之族偪 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 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強者 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以罪狀詆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宮之楹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 ○葬曹莊公 無傳 ○夏公如齊逆女 無傳親逆禮也 ○秋公至自齊 無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大水 無傳 ○冬戎侵曹 無傳 ○曹羈出奔陳 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赤歸于曹 無傳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 ○郭公 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用○正義曰公穀連赤歸于曹為句言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也○按先儒以郭公為郭亡之訛

昔之併上丹楹總斷觀此始知凡脈年分節之非矣

眉批

從論一遍切說一遍只須分合順逆反正相承而意已足

經并書大夫傳是點宗婦以宗婦重宗婦用幣也此便是前提之法緊對而有參差者不過二字倒不宗婦一邊下只深論同贄之非而意已了然矣妙筆

何字作口氣公制于文姜決殉女以奢宗廟丹刻以誇之用幣以悅之繫人心奏御孫之口大懸指之曰無別而必彭生之仇先後父之妬俱在言外猶噫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 并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御孫魯大夫○林司馬公訓儉文引此言儉者上下共行之禮而後漢程斯咸引此作恭之恭對大字作共行解為長 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以不丹楹刻桷為共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 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 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小者禽鳥 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 以章物也 章所執之物別貴賤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

補既 雨無乃不可是一個人聲口筆墨

此節只是錯簡文字一句亦上一句屯下用筆最簡老

天下事能除已然而不能防未然蓋群公子去而六卿來矣作法于涼例以示敘立十數用而二五效尤矣

補正以杜註爲非非常者謂不用常而用牲帥不于朝而于社是也又曰唯正月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此恐誤則失之矣蓋此條合下條爲兩扇對舉之文下條有闕誤而此條淵鉄不成章法又兩段爲一年之內已天災有幣無牲

乃不可乎。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年與內大夫盟于幽。○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用牲以祭社傳例曰非常也。○伯姬歸于杞。無傳不書逆者微。○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冬公子

友如陳。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于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于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有食

可以並解上條用牲之失非盲不鼓何以參上條鼓社之非乎 兩非當對說不當作兩解註可商也

凡字與上唯字作對舉文法天災句伴上條在內見其同非會句又壹上條在外見其異兩對文字必如此洗發乃得分明又得融貫耳

兩盡殺字特寫果報與世人看

一筆寫出伯爵杞無登降兵來之前者必無思作結束也餘法仍法之主而文情文致特甚濃厚亦奇矣哉

連寫兩筆逆寫夏陽伏脈矣

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于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 上兩用謀字此則直敘之耳

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卒如士蔿之計

經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無傳○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無傳宋序齊上主兵。○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大司空卿官。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爲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洮魯地○洮

天子在上卿在下諸侯居中此提應賓主之最明晰者

左繡

只論其人不論其事而事之是非已見簡甚辯甚

以夫人陪父又以出陪歸寧明對之經

第一層論號已透下又申說用兩大字煞調作開合之筆乃見勢有斷先治己

他刀反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補)衣裳之會五齊初主盟于是書公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且比其事亦所以知譏○穀梁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 ○冬杞伯姬來 傳例曰歸寧 ○莒慶來逆叔姬 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例在宣五年 ○杞伯來朝 何傳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濮音卜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 非諸侯之事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言二人之私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 寧問父母安否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歸不反之辭 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 承前而言晉事

後伯人之意可不可兩而後正相映處却仍以號為當也收住便無痕跡用筆最為深穩也

不曰亟戰將以而曰將何乃其又轉出一層與禦戎誰與不復此另一應法

何其遲也晉文勤王而後錫命齊桓賜命而後伐衛此寄慨其覺後來居上

左繡

王命取賂遁為討王命適為取賂地且齊桓霸業甚不足觀當時何赫赫也

此篇叙晉立奚齊緣起以驪姬為主二五為輔故中間特用兩筆提明凡二五兩番說憑皆以使字貫下并晉侯之使亦總歸于驪姬甲裏至末一氣趕

必棄其民 棄民不養之 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 言不可力強 ○畜勅六反 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言虢不畜義讓而力竭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 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不地者史失之 ○夏四

月丁未邾子瑣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補)文公蘧篨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補)會諸侯救始此 ○冬築郿 郿魯下邑傳例曰邑曰築 ○大無麥禾 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賈姬姓國也 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齊姜武公妾 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

出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
贊中尚以勢隆不能力千鈞　末句非結
二五正結驪姬見此耦之爲此人用也
而醞釀無窮矣
前路字從主轉出輔後本與從輔抱到
主一順一逆章法如案
通篇大旨有賜手第一筆即與提出者
有第二筆方與提出者如此文裝寫驪
姬欲立其子卻須先與說明來歷蓋正
敘之前有原敘也看其筆筆爲後文伏
案處處有繳綰月之奇　後文說蒲
公子二姬之子許多子字卻先看無子
一筆最是行文襯托妙法　前路平寫
五个生字中間斷斷寫三个無主兩个

總評
主字又三個居字太子申生重耳夷吾
節上兩邊又起一筆群公子未後單結
一筆二姬之子在絳是爲筆端點睛
起將數人散散敘出此是一併結束後
來大家不出此法
敘事以繁簡爲工斷語卻只三字又出
自旁觀諷衛之口古妙極矣

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小戎子生夷吾 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猜正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在京兆新豐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女呢據反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倖視聽外事 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爲北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

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旌章也伐功也 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廣莫狄地之曠絕也朔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闢土界敵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宜乎何切與都叶乎非韻也然據此可正後人變古之拘 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 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墜傷晉室若此

此傳敘伐鄭諸侯救鄭事卻從子元襲
蠱敘入篇中寫得伐不成伐救不成救
并彼兵者亦忽聚忽散大家草草而其
故只在起手一行也妙哉　以子元爲
主寫他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游戲三昧
全是心頭有事與入神之筆
蠱字下得奇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此蠱字之義

總評
鄭人趣甚然只是大家游戲耳輕叙有
法　不必說其何以想見一時光景
楚幕有烏乃止此不是結鄭正是從鄭
一邊照出子元歸心如箭也似此寫景
字全在無字句處味後人何從摹
其三四語而寫王順逆有法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 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 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 萬舞也振動也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曰未亡人○異言可怪異也林註與先君用舞之意異也 御人以告子元 御人夫人之侍人 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 桔柣鄭遠郊之門也 子元鬬御疆鬬梧耿之不比爲旆 旆殿前旌也 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 殿在後 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 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 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縣音玄 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 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 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諜閒也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又先書饑在築郿上者說始糴經在下須得糴嫁或諱饑故曰禮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 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

經 丙辰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夏鄭人侵許 傳例曰無鐘鼓曰侵 ○秋有蜚 傳例曰爲災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皆重云時以釋之他皆放此諸今城陽諸縣

傳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 經無作字蓋闕 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 聲其罪 無曰侵 鐘鼓無聲 輕曰襲 掩其不備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 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戒事也 火見而致用 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 水昏正而栽 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

備老 以兩日中解時字爲後人換意不換字法

以經解傳不唯明其義兼寫其神矣

四句平說以首句領起爲法

四節事不類而皆以發凡起例亦筆墨一時氣類也

板榦而興作 ○栽才代反 一音再說文云築牆長板 日南至而畢 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樊皮叛王 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經 丁巳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鄣故設備 ○秋七月齊人降鄣 無傳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以兵威脅使附降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無傳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無傳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狄地

傳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欲遂蠱文夫人 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鬭射師鬭廉也足曰桎手曰梏 ○射食亦反 ○秋申公鬭班殺子元 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 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鬭穀於菟令尹子文也毁減紓緩也 ○穀奴走反於菟音烏徒紓音舒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桓行霸故欲爲燕謀難燕國今薊縣

此公出手便可入臨寫法上猶而意識

以使犖與般之由末段正叙賊般事前面許多曲折後只以一筆結煞筆力簡勁章法峯嚴與[illegible]精律正同起從黨氏叙入結處連點兩黨氏首尾照應此閟雖所以爲亂始也作者之意戒微矣

賊般立閔事以共仲爲主中間知不正叙只于叔牙及公口中連點兩慶父材

左繡

何其者已十分透足最另以虛運爲妙法。中段[illegible]成季[illegible]慶父[illegible]言其[illegible]下[illegible]得[illegible]張[illegible]叔孫[illegible]季[illegible]

兩段中[illegible]是以生圉人之心[illegible]生兩人之心蓋[illegible]

之閟。閟不從公 孟任黨氏女 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爲夫人。補正云公許立爲夫人而孟任割臂盟公也較明 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大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肄音四又以二反 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犖音洛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投其屋之桷反覆門上○補正曰當從姜氏之說正義謂車蓋軒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如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能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公疾。問後于叔牙。叔牙莊公弟 對曰慶父材。[illegible]欲立其同母兄 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 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卽喪位次舍也○補正曰黨孟任家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 成季奔陳。出奔不書國亂史失之 立閔公。

春秋左傳　卷三　莊公

閔公 莊公庶子于是年八歲

春秋左傳卷三 終

左繡

檇李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乘式　參評
同懷　杭州陸　偲與皋

男　馮張孫近瀛
　　馮孫合諧
　　元孫思蔭　校讎
男　陸祁吉紫文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閔公第四　公名啓方史記云名開莊公子母叔姜謚法在國遭難曰閔○在位二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爲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本出觀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并仲孫之志

傳元年春不書卽位亂故也國亂不得成禮○狄人伐邢狄伐邢在莊三十二年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美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惡相恤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此文前整後散然上三不可用排比下三簡書用接連兩法相配小小文字具結構精嚴乃爾
三不可一句說狄一句說邢一句說自已重在末句故引詩單頂懷字以結到救邢筆法緊甚　于上爲兩句接連于下爲兩頭起至只三個簡書字寫得如此有法只一順一倒耳
五伯得乎虎全在扶天子以令諸侯孫執升云奉簡書以從事使酒上諸侯翼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季子來歸嘉之也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許意兩字○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慶父亦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因則當閒攜貳閒攜貳當因而閒之覆昏亂覆敗霸王之器也以器爲喩霸王所用

○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萬爲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犨尺由反以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

敢不修首所以彈壓之也得解又曰故又曰是以前人往往好用重字而兩貫字分在兩頭兩虛字併在中間無往不用順逆法也
盟而請復所而嘉之解寄頁尾對說中間補叙兩筋簡潔
開手提句爲一篇下分兩段上段寫齊非下段寫魯難若綱在綱故作文全在排評
本字對字正倫文眞前往相映十分法不雜又不洩也

此篇總提分寫乃借寫形主帳也申生主畢萬賓用兩相對申生以進爲分名畢萬以魏爲大名由末之大斷處卒于戎然畢萬之天敘直決于見在行文亦略于主而佔詳于賓絕妙反射法總見獻公之嬖其子皆不若寵其臣之甚也
經微而顯存于傳亦云
上段開口一句喝破而以分都位歸雙

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猶有令名與其及也禍於罪而及禍語分明有不可言之形容者矣雖去猶有令名何如及後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申生傳爲晉殺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林魏之爲名其義至大○魏即魏本字觀象魏當塗高諸義可見以是始賞天啟之矣亦兩意倒承天子曰兆民林十萬爲光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承之下段亦開口一句喝破而以盈數大名雙承之上陪一大伯下陪一天子上証一諺曰下証一占曰雖詞意多寡不侔文格未始不相配也世人好以參差論古文亦知參差之有整齊其妙乃如此乎　天祚翻應不立復始正應必大各爲起結而筆法不同

兩貫中忽隔一對一用筆往往不測徐云如花半開妙

上段結處掉一天字下段起處即接一天字兩截一綫此又後賢牽上搭下倒收順承等法之所自來

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一句總震變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四句分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爲坤之三母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合而句爻魏自處片段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公高之後傳爲魏之子孫衆多張本

經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無傳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夏

衛甚古甚焦氏易林大都做此然安得有此豐而不俚奧而不僻也

上段二不得一焉得又無家無晉兩無字此段却寫必大必衆必昌必復四必字令讀者不暇爲畢萬喜而深爲申生悲也文章有神其筆力乃至于此

子孫必復其始太子反不得立首尾對讀令人不堪

朱書滑曰合齊敬仲奔齊篇知陳氏及趙魏之興從來發興讚繼至于晉與叔向語一曰發其陳氏一曰政在家門相對致慨此左傳線索處

俞寧世曰知廢知興深于天人之義

晉侯既滅桓莊之族又吞與國勇同姓

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祧他彫反○秋八月辛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公子慶父出奔莒弒閔公故○冬齊高子來盟無傳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例在襄十三年○鄭棄其師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克奔陳故克狀其事以告魯也

以爲子孫不校之辜豈知殺子之禍即伏于此分晉之涉亦即伏于此最妙起手二行敘得有勢

號舟僑虞井伯恰似一流人亡國未嘗無才奈天奪其鑒何

連寫兩殃字傳見殃不旋日之神

傳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汭如銳反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舟之僑虢大夫○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只是借端不煩重叙○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也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其意以奪齮田齮忿其傅并及公故慶父因之○齮魚綺反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適邾閔公庶兄成風之子轉折寫得如許簡潔而消歇無不了了妙甚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瑯邪費縣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奚斯也直筆兩段多少不許

兩人合傳有各敘者有串敘者此則其串敘者也然上半篇寫共仲下半篇寫哀姜兩人共事而于前專寫賊公武闈若與哀姜全無干涉者到後筆筆串出便是前略後詳前暗後明等作法其間前從公敘起後即以公作轉換前陪一成季後陪一齊人前寫奔莒後寫孫邾前寫縊後寫殺前寫賂歸後寫尸歸前寫奚斯哭而往後寫僖公請而葬哲所兩相準成章于參差見整齊此合傳之

字中深騁務成就首尾照應　又上段伐衛滅衛人傳作章法下段連寫七百有三十人五千人三百乘三千人又乘馬五稱皆三百三十兩許多數目與前二子二人而國人多少相映皆文字各成片段處　大概文字長短疏密都要相濟相錯出沒不拘而合之則成一大章法分之則自成小章法乃千變萬化而不可易者耳

連敘五人于文公則首提于宋桓夫人齊侯共夫戴公許夫人又不一連敘去中用遺民多許人作一點鬭于許子則倒然而兼及其子順逆詳略轉中分合無法不備矣　抽出文公文公復衛也倒煞齊子齊侯封衛也皆文字剪裁筋節處　分點五人中尤要玩其穿成一片之妙

左繡

齊子女齊之子唐云長衛姬生無虧故使戍曹命以歸夫人爲迎齊子歸按正義解歸字一例此說未是

經文鄭棄其師杜註謂克欲其事以告魯者傳當先大子特筆所以深著鄭也爲之賦清人而克見奔已矣末如清人何淡淡一筆而在棄鄭棄其師四字傳太息之神　師者淸邑之兵而不敘明罷于引詩點出此互見法得此乃完字簡潔

此篇一事分作兩項說前半論太子帥師之失後半論偏衣金玦之危然以太子不可帥師爲主偏衣金玦不過就上事抽出旁論故末段只歸重孝而安民作結轉頭可見矣

卒而立文公○廬力居反曹詩作漕○補正曰漕邑在河南今大名府滑縣南二十里有白馬故城是也（百中有此點染之妙）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無虧齊桓公子武孟也車甲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　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此點此賦何如）之賦異於常故傳別見之　歸夫人魚軒（此飾軒何如）　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稱尺證反○正義曰歸者不反之辭故爲遺也　重錦三十兩（此錦衣何如）　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正義曰服虔云重牢也遺夫人貴美不貴牢故杜不從之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　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　鄭人爲之賦清人　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　赤狄別種也皐落其氏族　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里克晉大夫也冢大也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膳廚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　帥師者必專謀軍事　誓軍旅　宣號令也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

里克語與後狐突語人本一樣意思却因誤會獻公有子誰立之言將諸伐狄有功猶得不廢文字到此一點下半篇接寫先友之□又若實翻去然後層層轉緊而至太子將戰狐突逐底說破回應前文遂成一段此以下截串上截格初非各自立論不相照應也前後凡五點大子五一篇綱領眼目處

上段先緊後寬下段先寬後緊合之則爲蜂腰格前從以兩將戰爲關鍵包絡中間許多議論又是鶴膝格

上半篇太子一層帥師一層將戰一層却不暢言當末段狐突地步此行文處處互見妙法

下半篇另爲總提分應結構以狐突爲主先點御戎一筆下以嘆曰諫日首尾呼應中敘各人議論忽將狐突欲行作一頓最是文字捉搦起伏妙處否則何難將羊舌大夫一連寫去耶

左繡

先友語先作一開方參得妙必有之人亦必有之文

數段以狐突爲主故其詞反復痛切而文法亦最緊最變迭分兩層切論則作三層添一時字作三項忽將衣玦并說化作兩項又忽將衣玦分說化作四項下字更不遞也　以一字起以兩字收句法字法變化極矣

之事也　國政正卿　師在制命而已　命將軍所制　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　二句例承上事　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命謂命二卿　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爲帥必不威也　且臣聞皐落氏將戰（束上皐落起下將戰妙甚）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謂君　教之以軍旅　謂將下軍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主諫在不可帥師故緊從帥師說落）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佩之金玦　以金爲玦

狐突御戎先友爲右　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申生御申生以大子將上軍　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　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罕夷御　羊舌大夫爲尉　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　先友曰衣身之偏　偏半也　分身衣之半　握兵之要　謂佩金玦　將上軍　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　非惡意也　兵要遠災　威權在己可以遠害　親以無災又何患焉（反喝法）　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　不知君心　歎以先友爲　衣身之章也　章貴賤　佩衷之旗也　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賞以春夏　服其身則衣之純　必以純色爲服　用其衷則佩之度　衷中

此合兩為一章法上半兩問兩答却用分承下半亦兩問兩答却用總承上則半說伴掉下則前券後倨都用一關一合筆法極變化極整齊已開後人逆對格法門見刻本有分作兩首者真不知章法為何物矣

上段管仲就理上講說得正大楚子却答得活潑極有線門下段桓公就勢上講說得張皇屈完便答得閒冷極占便宜總此詞令許與權衡與對看無人左

左繡

氏特特對寫以自娛娛我後人也

對針上文分外說得淵遠　先君何故也

一關為後止言責楚亦是兩層往復與下半相配者

歷舉發語詞當堅壁承吉[illegible]

詞令兩為一頁亦易才

包茅是小事今其所以不復是重事今其有罪楚人雖發要皆召伯氏[illegible]中耳

[illegible]必斥我之惡以為前侯蓄憤今其大而責其一層幾楚人不盡方以抗我則不勞而師有功此其所以為桓公與仲自度不能大艾雖故為此迂緩之言以便文武結局與前見合

至自伐楚。無傳○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林蔡自北杏會而叛我諸夏甘心即楚故齊桓先事侵蔡，按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一說馬喜順風牛喜逆風所趣不同故不相及蓋南轅北轍之喻耳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林索隱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按是時管仲相齊子文相楚正是的對楚既以涉地何故為問則齊不應歷言受封境界以自狀當以征伐所至為正服虔之說非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七

一合一頁兩段各以時分對起見其久也合謂諸侯之師為眼目而前後兩先君遙遙相對東海西河穆陵無棣與方城漢水為池都兩兩映襯何等[illegible]為一章真有璧合珠聯之妙

敬仲子文兩人真是對手大家將計就計適可而止否則無分為戰事未可知矣

左繡

上文繼好辱收已是兩邊說完此下不過閒話取笑耳小白絕不以真妙極然亦作者裁對已工不容再著一語矣上半師起師結下半屈完起屈完結片段朗然有法

此篇直是使人兩家相換意不長論者東方陳鄭一利一害只以顛倒出之而各以其可也斷在意脚句[illegible]以並股法門矣

申侯與濤塗譎妙在全然相反尤妙在全然相類相反則獨見已說之為長相類則愈形彼說之可惜如見斯[illegible]左氏真有化工肖物之能

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補正曰齊侯以為楚罪而問之也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也如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退次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陳諸侯之師與屈完共乘以示齊強盛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八

中以一等二等對舉而侯葬敍恰以一實一虛為起訖又貴句稱此一班也

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屝，草屨。○屝，符費反。楊雄方言屝粗履也，絲作之曰履，麻作之曰屨，粗者曰屝。劉熙釋名齊人謂韋屨曰屝 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邑賜之 執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誤軍道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中等，子男為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事 於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二等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服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

左繡

此篇傳首敍申生事，却意在驪姬，猶敍鄭伯克段，却意在姜氏，故中段一氣趕落，全用彼處筆法，蓋亦相準成文也。又此事與二五耦篇緊相接，却別自一種筆意。彼處從獻公撫子敍起，便直鍼著筆子上，如欲立其子乃一篇之主。後面奚齊公子二句之子一一照應。此篇從以驪姬為夫人敍起，則通篇著筆姬上，如姬謂大子、姬寘諸宮、姬泣、姬遂譖二公子，皆獻公用著筆也。總之一文自有一文主腦，非可隨手雜湊也。申生口中兩姬字尤一篇精神所在，惟以姬為主，故立姬用重筆，立奚齊反用輕筆，特寫與二五耦篇相反，以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筮以先後為長短。正義曰卜人欲公舍筮從卜，故云論理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繇，直救反。羭，羊朱反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正義曰月令其臭香，易云其臭如蘭，傳亦云君之臭味，臭乃氣之總名，今既以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猶有典衡則衡之美惡直

見其用筆之變用意之精妙極

之耳。如尚書云惡臭腥食退則腥也。○今人唯惡氣謂之臭，切俗皆讀許救切，與嗅混，非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獻公欲廢大子，懼里克中立，其免乎是成謀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公祭之地，地墳。墳，起也。酒食自外至，不可不試，故公祭而地墳起也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墳，扶粉反 公殺其傅杜原款。對中大夫 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 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

左繡

奔新城下本接二公子事，因要還申生了局，故趁便敍去，然得勢顧省決主乎。看他連忙接遂譖二公子作收煞，字字跳脫，筆筆機警，其毛頭面與事相肖也，化工化工。其寫申生處亦都是緊健，姬氏語筆無一閒話。末二句輕帶肖妙筆法，又與前奔新城相應，緣當在心。杜本同傳一死一生皆將安在前耳云，接此乃史家附見之法，如謂本文全著意在此，當未盡然

經 丙寅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

虞不臘矣三句雖在上半篇尚起下半篇乃一篇轉捩處削卻後文便覺無歸結不見其妙矣

此段先了伐虢事其出色寫虢亡正是出色寫虞亡之也須知

末段一氣趕出直如秋風之捲殘葉出易字乃所謂千里來龍到頭結穴也神來之筆

克段篇解極安在中孔父篇解極安在首此篇解極安在尾各見神妙各成章法此不得草草讀過者

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也 行去 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眾神之名○正義曰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五祀秦本紀惠王初臘始皇更改臘曰嘉平蔡邕獨斷云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俗通云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周時臘蜡各為一祭漢則不蜡而臘矣○按世有因此語議左氏為秦以後人者故備錄此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不更舉兵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上陽虢國都在弘農陝縣東南 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 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 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 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 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補正曰漢書五行志作袀師古曰袀服黑衣○旂叶勤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圭

鶉之賁賁 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 天策焞焞 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鑒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鶉述春反焞他門反齔初覲反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 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 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 鶉火中必是時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虢公醜奔京師 不書不告也 十二月夏之十月

滅虞至末只以一字斷結齊絕

唐錫周曰一個是極糊塗人一個是極懵懂人明明一個人說一虢字全為假道起見也懵懂人開口便說一晉字全為要馬起見也洵乎人之賢不肖開口立見也

二公子皆知之其見晉于惟奔而一則見伐于晉及難之時一則違亡于期年之

後可見晉大夫欲從子犯重耳而相繼奔狄是百今同居也郤芮忠而有謀此已見一斑矣

齊亦醜稍生不能其既與齊而又逃盟罪之其城而見圍城何事詰謂所相罪其前與土功之罪以告諸侯恐非

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虞所命祀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秋楚人圍許 楚子不親圍以圍者告○【林】諸侯遂救許 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 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賈華晉大夫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未

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 晉大夫非不欲走力不能守言不如重耳之賢也 郤芮與重耳同謀而相隨○郤去逆反○補正曰史記述冀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狄狄畏晉禍且及之 氏云從此語更明 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以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首止盟在五年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故不日密而日城○正義曰傳解經書新城之意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云城攻其所產是也

閒諸不記其詞從之不列其事只敘逢伯之對而閒與從皆在其中矣此亦詳略之一班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救許以解鄭圍自解故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罷皮買反）許男面縛銜璧（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縛扶臥反）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庶兄宋之祖也）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祓芳弗反又音廢說文云除惡之祭）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此爲春秋書鄭殺申侯傳而傳合陳以求寵用謀爲明鄭殺說齊句承上處

經 戊辰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林]自郳犂來爲小邾子而天下無未命諸侯自晉處父爲陽處父而天下無未命大夫）○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故稱名以殺罪之也例在文六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甯乃定反母如字又音無泥乃麗反[林]衣裳之會八）○曹伯班卒（無傳五年同盟于首止○[林]曹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公子友如齊（無傳罷盟而聘謝不敏也）○冬、葬曹昭公（無傳）

傳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

知其所由來矣一層文字用倒句遞下領首可改也已一段文字與鄭伯遂歸篇一樣章法蓋有之古人有言首尾相映而競病強弱待我待君語語對待交互予取予求女專女容字字轉換錯綜一篠齊意分之不必兩傷合之則成雙美人巧似天工錯古人可作知不河漢斯言

以殺申侯爲主上節吾知其所由來先處逆一筆下節聞其死也仍我轉作收兩頭回抱中間常山蛇然有此好勢耳申出也一段不入稱叙倒叙例乃是爲用揣何作註腳耳說到寵于厲公此下不免還有許多層折若其只用于文聞其死也疾轉入題撒脫乾淨不會此法難不能劃也

身可以殺諺云毛病在身此不求所以終致禍之譖林註單解古語不可改便只敗於中段文王語於起句少照應矣

此傳齊伐服鄭謀鄭起諸盟於中間使大子華命于會可見鄭已爲從然所勤故此當以何爲主中幅不過因將許于華而極言之語由說德禮回覆起處而正文不在此也少節見主多筆反是賓明于賓主多少之變可以讀史矣

開手曰諺妙于華來未語三層妙于錯落前刪冠簡而意致便利意寄而開[illegible]

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彊也憚難也○[林]言既不能自強何畏難于卑弱之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在五年）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正義曰甥楚女妹）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林]文王死在莊十九年）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爲罪釁○疵似斯反）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離也）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

少者卻是全文多者卻將不場處文章之大關也

重篇以德禮爲主趨手然提以下前眞篇雜子後重篇禮字凡各四點實出最句

而者字正對他一者字一反一復利害了了兩實全得此種筆法無不暢之意無不眞之辭

左繡 上只就鄭論利害此更從到示後嗣亦以記不記反復比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假王道亦自有一種精神所精得到左氏最爲得出也

末二層又從子華身上著眼既斷其行又被其言三良三族餘館對針用筆最爲周密

子華得罪乃是起便帶結不得作正文讀只重鄭伯請盟收應起處爲一篇之歸宿也

孫執升曰管仲知管仲百里奚皆近於聞道者故孔子稱仲孟子稱奚論古人之傳神於無中臨之則其人之天得

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奸音干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是其釁隙 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懼。言鄭有辭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子華列於會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爲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爲諸侯所記 君盟替矣。替廢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正義曰言他國記姦則廢君盟齊史隱諱則損盛德也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爲十六年鄭殺子華傳○堵丁古反又音者

此節連上節論不立定位不發喪而後發喪兩兩相對中間以告難盟洮爲關鍵筆法簡而捷也

追叙前年事卻不用初字以未發喪期月三字也此即他年往歲之變文只一倒便別

三論不同以未後爲主期月正應期年也由靡本與射爲各但只言從之之利射更言不從之害里克以從之爲逐狄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惠王大子鄭也大叔帶襄后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 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爲八年盟洮傳

經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洮他刀反 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別言乞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禘大計反

向日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絕於國之辭也 今日致夫人而不言氏見逆於宗廟之辭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崩惠王崩子襄王立

傳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 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 不恥走故可逐

此更言不從正所以速狄意識各出而王兼特精此左氏之剪裁非獨晉人之多智矣

移他處提句作此文結句是顛倒五行手下解此法只有印板文字耳分作兩篇便不見手法此妙手合

再致以不薨十祔寢十四不字一併讀

預當有不忍析言者

長與仁兩意子魚先被仁字次般長字亦以側填為鍊法

明君子魚不受故録之以括名耳子魚偏不說固辭而瑣者自瑣襄公便仍瑣其

左編

固辭而假者自假看觀其卒可以攘其初矣

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之言驗 ○祿○得○刻。明期年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有大叔寫出叛致有一帶之難長字已先著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茲父庶兄子魚也 僖庶不順之根矣 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 節以讓 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立庶不順禮 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四同盟○說音悅桓公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卒子襄公茲父立 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丈夫之冠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夏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批)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

左編

此篇只下拜一節便寫桓之知禮為一直寫去須不見得妙在宰孔說話未完連忙便去下拜以致天子必故止之小白必故下之反復衝突得下拜如許波瀾至奉以曲而出之文以曲而入妙手於讀之為是至誠為是作假左氏傳神到此亦奇矣哉

以天威句為才致作天子命於是天子第一正一反乃是將宰孔口中說下拜三字反復作兩層說既局路又寫出也

凡四稱天子五寫下拜節節而色

讀

唐錫周曰風行水上喜破刁來似從逆處生出至文此篇通篇看侯將下拜句在前極其行勢摇曳欲光傳敘贊門令請要一段中間忽擾入太后曰止數語

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公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佹九委反 (批)獻公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批)是年里克弒卓子息公更召立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詩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有祭事也 使孔賜伯舅胙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七十曰耋級等也○耋勞當如字 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正義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為身 恐隕越于下 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於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

諫恃一問秦伯自是真心商酌郤芮便嘗告以內恃某某外恃某某而尤恃大國之安靖已也則彼此推心置腹矣今却藏頭藏尾既不肯說無恃又不肯說有恃明明直說求入邦集一語歸功于秦語語不忌不克邦不覺把滿腔忌克一時流露也左氏正于渾淪處傳狡獪之神 杌亦荀斷夷吾不知其主皆其使也觀人于微矣

忌克二字本平穆公却用側說落結得此乃活 利字乃借應法所以回顧重賂作結也輕鬆一筆卻復寫其如聞其聲

世爲左師却未必其世世爲仁也奈何

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讎易出易入以徼勸秦 夷吾弱不好弄 弄戲也 能鬭不過 有節制 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 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 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詩大雅帝天也則法也言文王闇行自然合天之法 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僭過差也賊傷害也皆忌克也 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能不然則可爲人法則 今其言多忌克 忌僭而賊 難哉 言能自定難 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意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經 辛未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林 始朝于大國朝齊之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 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弒卓在前年而以今春書者從赴也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無傳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奚齊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罪未爲無道而里克親

只兩語而寫無信人反復已盡

不相能猶言不相得也古能與耐通蓋不耐煩之義

此篇寫接事略寫開局便做出忌克手段看他負心難昧只得先作一揚而繼轉一轉真令百口莫辨里克接來一解一駁總見既弒君而與又何必以弒君爲罪不辨之辨亦足塞忌克之口而愧其心矣

里克倒應伏罪然于惠國有罪也今以正論詠之讀者幾以其刑之當而忘其猜忌之由作者特以丕鄭之不及相形始知里克之殺初非以弒君之故徒以其欲納文公而忍之也仮此賜縻全在無字何處耳

唐錫周曰公殺里克有愧色里克臨死有恨色一一如畫

此篇敘說鬼神本非無端敘一鬼神事又不寫一通却寫前兩前一通寫得分明後一通寫得模糊 通寫得整片後一通寫得錯綜寫鬼神固當作此若明若滅之筆

前通前詳後略然中間狐突只作承上起下語本不重而首尾字字相對尤妙在前作一層寫出後作兩層寫出而見

爲三怨之主累弒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秋七月○冬大雨雪 無傳平地尺爲大雪

傳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 叛王事在莊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周公忌父周卿士王子黨周大夫 晉侯殺里克以說 自解說不篡 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言欲加己罪不患無辭 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丕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

○晉侯改葬共大子 共大子申生也 秋狐突適下國 下國曲沃新城 遇大子大子使登僕 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爲僕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 正義曰賈逵指烝于賈君之事馬融云申生不自明而死夷吾敢烝是逆父之過杜不爲註當以夷吾無禮非一事且鬼神之意難得而知也 余得請於帝矣

左繡

亟一層又只于前文轉起不作正敘詳中有略略中有詳變化之妙真非筆舌所能盡耳

晉惠改葬共大子蓋欲媚鬼以求福也而反為鬼所算矣亦所謂其氣餒以取之也已 前後都不說鬼只此處著遂不見三字滿紙鬼氣矣奇妙無比

此篇三事相承叙去末段殺字出字對結一結中段一結首段甚亦以雙承倒應為章法者

其實此文以出君為主惟其能殺故不能出結亦謂平而意側中間叙惠公能殺丕氏父子首尾相對皆以出君為言分明以兩殺兩出字包絡中間一殺字而殺乃以而雙結之也章法奇絕人

此等處見秦穆智深勇沉若在他人未免為二子所動矣

閒閒為韓起本故只作此輕重之筆

請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 歆饗也殄絕也 且民何罪失刑乏嗣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 許之遂不見 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敝敗也韓晉地猶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秦亦得晉惠公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謚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 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鄭玄云重問多以財貨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蔑無也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 冷至秦大夫冷力丁反 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 祁舉晉大夫 及七輿大夫 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 七子七輿大夫騅音隹歂市專反 丕豹奔秦 丕豹丕鄭之子 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大主秦也小怨里丕 公曰失衆焉能殺 謂殺里丕之黨 違禍誰能出君 謂豹避禍也為明年晉殺丕鄭起

左繡

此直以亂書之與前殺里克以殺不同

此惰一句下分兩層一是論其事一是原其理

惰是容體却兼在內者說棄字兼身皆字直說到心矣

凡叙戎事都達遠為王耳作襯托之筆

可惜退好題目不能出色做好文字

經 壬申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齊侯之志荒矣 ○秋八月大雩 無傳過時 ○冬楚人伐黃 故書

傳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 釋經書在今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為惠公不終張本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雒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 王子帶召之也 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黃人恃齊故

衛也楚丘也郛也三層寫作一句而不煩架壁惜輕故能簡也

一句意思一句行狀一句論斷寫得托大之極末終拔楚滅黃一筆一似將軍從天而降者可謂入神之筆

左繡

此與下拜登受同一舉動相與仲實所謂是君是臣者矣

通篇以禮字爲主腦上卿下卿爲眼目一篇受前後都不着詞中間一辭一命兩兩相對結句乃繁有法

兩段都用叠字之筆雅與事稱左氏固無所不有也

經 癸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無傳遣世子與僖公同盟甯母及洮○陳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傳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楚丘衛國都郛郭也爲明年春狄侵衛傳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郢楚都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 子帶前年召戎伐周 秋王子帶奔齊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廿七

通提此今見仲默德過人子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平和 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傒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 節時也 陪臣敢辭 諸侯之臣曰陪臣 王曰舅氏 伯舅之使故曰舅氏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 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正義應當也言我善汝功勳當汝美德謂女功德正而不可忘宜受此禮○補正此斂謂與書所云管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曰篤不忘斂明古字通用也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詩大雅愷樂也悌易也言樂易君子爲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没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正義曰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諸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杜云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于齊没不復見也○按管正載史記索隱云世本管氏自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啓方啓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涉耐涉生微耐涉以上皆有諡是亦世祀之驗但無功業可見耳

防語緊對襯上受下辭並不作直筆贊語只是君子頌管之法耳

左繡

春其十年予一若引去政無此即嫌予直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廿八

經 甲戌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傳在前年春 ○夏四月葬陳宣公 無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陳兵車之會二 ○秋九月大雩 無傳書過 ○冬公子友如齊 無傳

傳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前年王子帶奔齊 事畢不與王言 不言子帶事 歸復命曰未可 言欲復之 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此二節合讀相對處以勝提作斷爲章法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冬，晉荐饑，可見晉饑麥禾皆不熟 荐重也 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秦大夫「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 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不義故民離 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秦大夫「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爲父報怨 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 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左繡

此篇史欵爲依陽晉侯起不精中何句對照第從文法章無一閒語子桑照開釋行理照秦汎舟伯合求而照到戰韓結構張大不疑以見如此處人極其之事方合晉有理理少觀而行意之所謂背之右耶曬注從事口語此文乃見前意之妙

兩對又是兩開關叙晉合秦伯語是前偶後奇格　前重一攜字後重一道字參差中並自亦未始不相配也

秦伯語脂脂分應上兩人語妙極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羊

經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 傳不序諸侯散辭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保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信之君之辭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 狄侵鄭。無傳 冬，蔡侯肸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 穆侯卒子莊公甲午立

非復郎邈如話其品無私光景矣

傳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澶淵之會既而無歸大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總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澶市然反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鄫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鄫昏既來朝而還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不待三年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晉大夫「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虢射惠公舅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爲怨已深雖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 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猶言不肯救恤 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 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言親近之人猶爲讎 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雖恨況怨怨其敵乎林註雖近和猶爲仇敵況秦有深怨之敵似欠明

齊桓初霸杞既無功今與邢衛一視同仁此奴爭之所難也猶以有闕爲嫌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旨

原叙中出季姬鄫子名目後正叙便不再見乃簡法也

此篇又承前汎舟篇來合三篇讀之語爲一層進一層合前數篇讀之文氣一步緊一步皆句乃直將三篇一之讀之其道如此

左繡

非心謂都成于古名言附會取義何也

國 朝夕一日君臣皆付小利何以立國鄭雖將亡猶而晉伸秩以大將其行并貴國學之成者也凡末世之君邪者必詳正者必免助而敗而已

號出君字便起許人可已全爲韓原戰換起本與號射語無勞多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壬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例在文

凡太篇段落必多任處全在無限自爲
埋轄又段段另加爲紹旁評偶拈讀者
觸反可也
首段是原叙法又類叙法六事作三層
叙由寬而主由寬而緊凡用三樣筆法
第一層兩事用側筆平行第二層兩既
而對寫却長短參差第三層竟用整對
而兼互說只此一起便無法不備大抵
古今作手總不外整中有散散中有整
耳
次段又分四小節第一節叙秦伯筮古
占斷亦作兩層三去之餘說得古奥蒼
云秋矣說得輕逸大有雙管齊下之妙
第三節爲未戰著忙以下右乘駟對見
其剛愎第三節爲將戰托大以視師猶
戰對見其頑鈍而公孫枝文刺規郎可
作一篇檄文讀爽弄倘有頭風當無不
立愈第四節正寫戰事以去之誤之
對去之不過看清誤之而是見寶而秦
則義止而反敗晉則無救而受縛既
奥追抿亦戴敗是則不克問不待三敗
既占而始決也是爲一大段落

義欲以喩晉惠公其義未聞○去起居反○補正邵氏曰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以三除法除之每除三百三十三則三除所剩唯一非獲其君而何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秦象艮爲山晉象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爲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爲人所取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三敗及韓 ○秦師進至韓地 [林]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 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公曰不孫 卜右慶鄭吉弗使 ○惡其不孫不以爲車右 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 ○步揚郤犨之父 乘小駟鄭入也 ○小駟鄭所獻馬名小駟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 ○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弗聽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 ○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 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 公曰何故 對曰出因其資 ○出奔梁求秦 入用其寵 ○爲秦所納 饑食其粟 三施而無報是

賂秦伯反失秦伯失秦伯反縶晉侯此
處寫是非牛得請之意然正叙便影說
錄輿點慶鄭自大不免矛盾只于秦
伯口中輕輕一點則筆何等圓活而支
情轉住
下段亦分四節第一節叙館大夫善附
計對得極似是對醫好替身分明括住
公問第二節叙秦穆焚討分上對得極
頗見當處好收要分明約括撮頓第三

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 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狃伏也言辟秦則使伏來○伏時世反 [林]匹夫尚不可狃況晉秦敵國其可以師狃我乎 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 君若不還無所逃命 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 ○列位也○補正曰陸氏謂師之位列 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得囚爲幸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 ○九月十三日 晉戎馬還濘而止 ○濘泥也還便旋也 ○小駟不調故 公號慶鄭 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 遂去之 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 輅

春秋左傳　卷五　僖公

秦伯將止之 ○輅迎也止獲也 鄭以救公誤之 [林]慶鄭不知其將獲秦伯呼使 遂失秦伯 秦獲晉侯以歸 ○經書十一月壬戌十四日經從赴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毁服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 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 ○厭于冉于輒二反 [林]豈敢至于已甚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節叙秦伯因情內而伏做人情虎頭蛇尾寫得兒戲子桑以蓄子而戮曰古人以權爲倚朽得正經第四節寫子金許後爲者以存社稷三字下衆人之泣哉來極寫心苦煩纂抑揚以補諸子三字開衆人之顔說來極苦而與凡此皆晉惠既獲之後所不及料也然與其岔平于後何如不戰獲于前與其爰田州兵重賞而買人心何若許賂閉糴忘輕而挑敵因斯亦悔不可追也矣是又一大段落

篇中段段搖曳段段照應而起手秦伯代晉一段突然之中間秦獲晉侯爲大

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史記秦將以晉公祀上帝 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薪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 ○按正義云哀八年傳邾子又無道吳子囚諸樓臺栫之以棘藩古宮閉之法補正傳氏謂示欲自焚然下文 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 將以耻辱自明 殺○免音問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

得返外內○自日上天降災此下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是杜註亦不得有是後人所加也 又嫌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 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言何得 且晉人慼憂以重我，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 天地以要我。請反首拔舍 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亦消也 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爲惡 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 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

夫反首拔舍從之後幅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尤一篇關鍵處故女謂亦哨情相準而立

兩乃字見此時苟免出于意外而于是開端所謂過爲服而後去閉門者也寫來句句見晉國敗缺方今此文前後神理一片若作轉敗爲功看便是不善讀書

一路敘敘來到此忽作對東之筆又襯中有叠大井段處 又此段見執因全賴人力亦所以反襯前此今晉對有效關鍵

末段收拾逼處忽逆敘一晉嫁女事不特與起手照之中間過告兩段照應有情亦單爲惠公在秦與韓簡一番往復論斷有力將天出人在韓前時伏先君以認切時事在左氏亦即借事論以關讖爲文爲一篇之大結束也此左傳開端第一首長文用法至精用意至密名言真經真實得全事之 叙事至此

周武王時大史名佚 無怙亂，恃人亂爲己利 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對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使逆己○補正曰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蓋兼食陰瑕二邑故又曰陰飴甥 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 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 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

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又使州長各繕甲兵○正義曰州長皆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也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歸妹 之睽☲☱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變 而爲睽。○睽苦圭反徐音圭 史蘇占之曰：「不吉。」史蘇晉卜筮之史 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衁血也

已用對照之筆作收局矣直又掉尾一跳起手作斷語無此則史勢往而不返離對照亦收不住耳

繇詞亦有三段前六句是說本卦後六句是說變卦中十句是正卦變卦互說奇麗處與遊呼吳鼓同工

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刲苦圭反 又叶叉頑 筐曲方反○貺叶平聲 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歸妹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償音常 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相叶平聲 震之離亦離之震 二卦變而氣相通 爲雷爲火爲嬴敗姬 嬴秦姓姬晉姓震爲雷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爲嬴敗姬 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 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說吐活反輹福服二音○丘叶區韻正劉氏釋名曰宗丘邑中所宗也正義曰韓有先君宗廟 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 姪其從姑 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 謂子圉逃歸也家謂子圉婦懷嬴○家叶姑 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 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于象或取於氣或取于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放此○虛去魚反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

竟段篇以蓍者收結是反剔法凡文以斷先君句是正剔法用意不同而總之只是逞其子虛不單從正位著筆所謂剔行一路者耳豈有他謬巧哉

真不論徐恃救之非而單往救徐者之不是惜用筆虛活偏相當爲相惜矣

初起此文寫逐氣猶爲一篇自然章法舊君所名筑時而發因州其僞弄此處前半作引後半發應鄰元迴游空而餘又於征又應起皆照閑鍊作結首尾似爲完密然前篇引註作函筆力斬然似明壁隔江不容一絲粘附而此篇以王德字自成結構國和不和君歸不歸兩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除三數小凡四寫敗字亦稱味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言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生雖復不從史蘇不能益禍○敗德及絕句數色主反○言先君敗德已多及今不可悉數雖特命史蘇占之猶違而弗從然則雖從何益信乎敗亡之禍匪天由人矣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僔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名此禍也○僔尊本反沓徒合反 隱慝而後及晉德乃回天矣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以不妄爲道助教唯此爲深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恃齊救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盟以求成也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 痛其親爲秦所殺 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 戎狄以爲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 ... 杭州 陸 ...
男 馮張撰 ... 男 陸 ... 校輯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僖公中第六

經 丁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隊于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于諸侯故書○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正義曰季友名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變來劉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 林 兵車之會四

傳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 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 周

解經一局對宋公一局退告人一局凡作三項俱詳其得起于暴也風也便伏陰陽中間衰亂不祥謀俟人事未段一折解明可不占者無不自發者

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 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今茲此歲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劉炫曰陰陽錯逆乃人行所致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妄問人事為失問也 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假他占以對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太原南入河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 鄫為淮夷所病故[illegible]行也終

往復此文詞字句法刷精妙當與襄公對出一頭地今細味之乃如只要見個陰陽之事與人無涉故詞相極平極淡耳妙在不用喚回名有所寄也

宋段一反一正陰陽內人字在兩頭中間卻以兩吉凶相遞作轉換並兩君字亦以一順一倒爲呼應錯綜有法

取三邑僅可連寫却用涉汾作一隔文之曲直亦因了重之自然而已

只兩語而順逆曲折斷續有法

小伯將死便有此等妖孽疑求情是觸火狐鳴使人吃驚打怪其所致余亦有

夜二字也寫妖聲便耗是妖聲氣息奇極

齊有亂妙只三字語多則反疵生趣

九年矣。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孔之言。役人遇厲氣不堪久役，故作妖言。

經 戊寅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二傳以為齊滅，非。公猶在會而師滅項，非公命也。此失兵權之漸。○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今魯國卞縣。○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僖公八同盟，赴以名。○林 桓公卒，齊亂，明年孝公立。

傳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婁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林 惠公以六年奔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過十月不產。懷子曰孕。○正義：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大卜。此二卜，招父與其子也。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招，上遙反。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師滅項。師，魯師。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作者往往寫惠懷出處轉為靈巧閒閒補托也因因及其中間又用對寫只末句一挽而賓主輕重了然矣妙絕

板板寫四句極則呆易不變則直不變手法不測

將以厭勝反以稱名亦公之何哉

以有諸侯之事見止亦即以有諸侯之事諱執會以此兩句為關鍵分作兩節節不見其痕迹之所在

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執，皆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林 會齊以請僖公。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恥見執，故託會以告廟。○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事焉爾。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正義曰：周禮雍人掌食之事。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經 己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敘齊亂作兩截頓上半層敘節節伏下半正敘節節應上以五公子皆求立句為上下關捩過篇有無無將前後四內子四嬖子所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矣

從無子敘起與二五耦篇一樣筆意蓋為三嬖子此處為四嬖子其事尤類也 六夫人之嬖復分五公子先分後總以一內字結三內字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者耶

雍長立易牙因非常其付託得人管仲不失為英雄詩事有桓公又許立武孟耳武孟可立則五公子皆得立矣

而人創伯多少經天緯地末路乃至於此為之一讀一太息

孫琮曰語凡兩層前幅辭只論理後求霸藉端而何用又各有虛實所轉曲折明快之致

此公滿肚皮要學齊桓妙在即將齊桓與他比例劝其殊止在前之愧至抉進一層作抑揚則愈形其醜矣

左繡

只三語而起手三層字字應法筆力圓足至此

引古証今詞意大抵既若不一此篇旱而雨字突放兩頭以周飢年豐分對而作留討邢作句中對況段作虛私之筆下去不消極禁快句尤字字有法也

皆社祠之盜殺人而用祭○睢音雖○正義曰屬猶也朱欲反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爲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畜許又反爲于僞反又如字 [補]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也○正義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亦各有其神 小事不用大牲 言祭廟用羊門用雞及傳稱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皆不用大牲也 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三亡國魯衛邢○[補]閔二年立僖城魯僖元年城邢夷儀二年城衛楚丘 或曰城邢城衛城緣陵也以存亡繼絕之義聯屬中國之諸侯 義士猶曰薄德 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宋公三月以會名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鄫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又用諸淫昏之鬼 非周社故 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恐其亡國○補正曰得死猶云考終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 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有事祭也 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 伯長也 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曹南盟不修地主之禮故 子魚言於宋公

前一德字後兩德字彼此相形所謂以著易昧者也

德字照前篇薄德字來前稱齊桓此又稱文王以其口曰君子喜託之乎王道也愈見其妄矣

無乃若何盍姑都寓其詞以諷之結句妙無應知欲何衛讒猛然驚省耳

下泉之思風人所爲其斯之謂與

唐錫周曰僖孫丑龍騶騎賤夫能知此一筆便活現否

無忘桓德與楚何干而亦與盟于齊此鄭所謂莫相知者也從中國起焉而思其次矣

左繡

虞賓客主作兩層寫使人絕倒一則字一乃字一盍字皆有取衛而發也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崇崇侯虎 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補]因舊壘言不增兵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也 大姒也刑法也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不書取梁者主名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溝壑○罷音皮 壑七雖反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畏如公方以爲得計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 ○夏郜子來朝 無傳郜姬姓國○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鄭人入滑 入例在襄十三年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此連經竝敘法會盂會薄兩頭對說禍其在此應上文禍猶未也呼下文中用執宋公以伐宋句爲轉捩敘事備不着詞只一過與相似小小章法工妙絕人

提出本事語語爲後文張本謂之先敘法

風姓單提下亦用單應捐過輕重有法

左繡

前迷引伏後一筆應既整齊又變化也成風語照應本寄然文勢似不可住合下年傳邾之方有收煞而周禮字亦有歸結于應法又整中之變矣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霸風掃地矣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年戰泓傳○林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心知其猶貪諸侯禍尚未已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主也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于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服王事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十一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豹當作婼傳寫誤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為明年伐邾傳

經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不書唯書伐邾取須句○林春秋譏襄利之而背以為利一以取背之是故雖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皆不書取須句著丘公在而不撫郎鄉敗而來書取邾○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應上呼下只一語而蓋藏無窮婉之神

戎先于被髮而禮亡于東遷不能中興秦晉其何能爲首尾兩遷字特特相映司隸感儀于古何異耳

左繡

一點便足不更着詞文有即敘即斷者此類是也讀者得其有止轍行之妙可以隅反矣

將逃並敘迎歸凡頁五歸字與子歸乎一筆斷出上所謂不欲歸斷所歸字一層看從歸側頂與字一層不敢從層結從歸不敢言側結欲歸一筆結上兩層呼應又句又有用法入化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獲公冑于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公又不言師敗績○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為下泓戰起

○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十二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正義曰先亡中國之禮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適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正義曰十一年傳稱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者蓋今始居被髮祭野之處耳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也○曲禮云夫人

忠恕之言直作勸規諫此然妙在只就詩無節約不實說而中倍親解經極活

宋掉此策不守國之言亂乃是罪帶負恩也

兩路夾說而平側抑揚末端變化 圈

卑邾故不設備兩語本是過說故前用

左繡

對語後用卑敗歸重無謂邾小作側勢之筆曲折流宕絕有風神

提句用順筆后去用逆筆語了頂詩剛為逆于逆于又另順單掉小國復用倒筆一筆頂

倒小國猶有蜂蠆况卑小乃尤非也

若而言猶倒小而何况之况倒

自稱于其君曰小童也 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傳終史蘇之占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 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卑小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言常戒懼 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顯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顯明也思辭也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冑兜鍪魚門邾城門○蠆俗作蝆蜂蠆螫適物二反○正義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

此見左氏圍手第一篇聚斷文字看其層層抉摘一轉一深臨了特作宕漾之筆於鬆處得緊尤能令意味悠然有餘也

起處一段純如伏筆下將戰字已見蟬聯對當中全不寫特筆力於至臨戰反又迂迴起來可笑之甚也固陣翦語先于見得依你一肚皮迂濶論的便皆索性交令穿已不必後日說話者與卫此正通篇局一層跌落得方應僕下文不如勿候似如服說都從論而起在氏總統閑筆

公說一邊子魚說得兩邊只因公合順逆平側手法不同使令讀者疑其多餘其質則如此這四句作轍類上二項兩用合下二項十用分子魚語第

左繡

通亦作三層寫而首末倒換分者合之合者分之第二段視前變作四平併上段又自為一側一順章法開變之極細尋之脈絡一絲不亂者勞編出鍼針何在人自南北作皆敗我哉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補正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史記宋世家前後皆子魚之言○弗可赦猶書言不可逭 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 傅氏云違天天必不宥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 未盡渡泓水 司馬曰 子魚 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正義曰門官亦

國人皆咎公 咎其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二毛頭白有二色○重直用反 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不因阻隘以求勝○隘於賣反○不因其險而阻阨之也 寡人雖亡國之餘 宋商紂之後 不鼓不成列 恥以詐勝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 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 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正義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曰耇壽也色如浮垢老

俞寧世曰一同不可一日未可與讐對論戰起伏將軍貫以襄公語中有多少甲兵及至殷後試出如此傷臉可笑然後受子魚痛言更不復能置一辭人往貫其後半篇而不知得神在前半篇也

凡分叙合斷乃是常格此文用對面相前局事既以君子斷之後復用子之以段落既之末復另以痛快之語結筆格別一奇法矣章法與反自相同

左繡

兩段皆以臨事為主上段有兩意一主一賓借賓以上段亦有兩意一賓一主有說皆結成文者

人壽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人則本可不須鬭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興○補正曰猶言弘矢之利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補正曰聲揚士卒之勇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嚴未整陳○儳仕銜仕咸二反○說文儳互不齊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芊彌爾反柯音哥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戎事不邇女器邇近也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補正曰傅氏曰戎事尚嚴不邇女子所御之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所饗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軍楚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芊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言楚子所以師敗終為商臣所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圭

已用負荷而以責人可乎此即諺所謂踏沉船鉤者也

天下侯伯得名目以傳之不行德不可解如宋襄居五伯之次亦其一也

左繡

子文傑才自是胸有成竹故叔伯之疑其短如響子玉自之非國字接上靖字生下務一筆而全神都射手忘極緊叉矜固也

言外見不可以已之無宮無惜望之若霸也亦大日窮矣

此篇前後皆以中間語為主不任無有大概而實乃以作爲下傳統上事四結之通篇總用如何一段一折簡甚斬關又另擬一番章法矣

狀

經　甲申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三同盟○林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絀本又作黜○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傳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獨不會復名齊人共盟既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終子魚之言得丸為韋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夫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貴○補正邵氏曰此何句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

○九月晉惠公卒在明年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左繡

教字貳字辟字凡三層先將教字貳字說透留辟字另作反復推敲與下偃語同一推廣泛論蓋所以刑應不主無教作斷結不單指一人一事而言也兩以是句乃一篇大指總見好殺不可以立國凡叙惠懷事都為重耳伏脈命無從亡人文之標乃事之歸也已孫執升曰使疾王強于自治則何賤臥游當[illegible]亦為從狄便與傳[illegible]以[illegible]同則重耳在外十九年且紀[illegible]從諸人乃命[illegible]而青人[illegible]以逞不亦[illegible]予

此處諸夫(侯)有服然赴以名順道同盟則知為未同盟而言不然則何從未同盟則知為同盟而言此經世所以賢所未能一為彷彿者也

弗召。偃子犯也○期期上如字下音基 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質如字辟以不名子故 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幣聘諸國語臣委質于翟之鼓亦作贄也 補正傳氏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婢亦反○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 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明年[illegible]晉人殺懷公張本 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 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隱十年已見今重發不此諸侯同盟此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 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而赴以名 不然則否。謂同盟而不赴以名 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 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 不以名告 傳重詳其義

左繡

此篇叙重耳出亡行蹤為明年秦納重耳張本郤從頭至尾略叙一過從奔狄起乃送諸秦住有其通篇神氣直注末段如群山萬壑赴荊門橫天下之奇觀也屋叙諸國或若或樂忽而甚[illegible]可駭閱者作絕妙劇本可天生妙事天成妙文惜無能一為洗發之者

第一節為公子第一節便寫從者通篇處處都點公子而處處寫從者故是某其用筆有時寫公子是寫公子有時寫從者亦是寫公子若無此側襯子枯寂矣

鋪排公子從者大應人事大段處不必盡乃往往收叙許多補女及截埋伏遙觀浴揮嬴等瑣碎事極為斷可愛也篇中有極變處有極不變處中間及齊及曹及宋及鄭及楚五段一樣提頭將適齊獨用先透過衛只作帶點奔狄處狄兩番提東以詳其始乃送諸秦特着重落以要其終不變則有不變所以分片段分明變化則以示變所以分錯綜於則事[illegible]可使十[illegible]合可以使一篇不覺長

閒手點晉公子處謂硬鋪獨世之作不子也隨擇事只見前此又重提作起則大學仁親為寶之告從者五人郤在那邊起手先叙趙衰而重寫了犯末段子犯自謙而與寫也娶首尾照應句密直係一字非喜多放者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保猶恃也○正義曰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白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正義胥臣名臼季子而為司空故名氏互見也 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隗五罪反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

春秋左傳 一 卷六 僖公 十八

生盾。盾趙宣子○盾徒本反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 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 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 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乎允妙在中間趁勢夾入介君即位其無蒲狄乎作轉接暗隱將呂郤事一提以為線勁口角嘶妙絕倫字字尖穎學字醒難圖策就此蓋傑夕矣

知之矣[之道] 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嫌] [當二君世] 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 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己將自去不須辱君命] 行者甚眾豈唯刑臣[披自稱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文嬴也] 秦伯送衛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豎左右小吏] 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文公]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慎藏新社天成一對又恰與撲髓相映想見文心之巧 頭須語師借沐作一話頭便與上篇意思通別此行文易關鍵之法 簡藏求納不用細副只陳居者行者事君大都亦作者局在居所處九行食不居耳 首段罪行者未罪居者起結照應極有情 行者凡家饗者甚來將遂遂與子犯請從此亡照應一篇如一句也

晉侯作二篇蓋申生略而畢篇詳已是賓主變格今此篇于季隗只點一筆而通身單叙叔隗一邊其無一句回顧想句王句句對趙句作犯射借影形主之法至此文而化極矣咄筆評語最透今備載之 唐錫周曰前篇大書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何等親此云狄人歸季隗于晉何等冷淡嬴氏新婚也季隗所與同患難者也晉文公在狄之時綢繆燕婉必不減于文嬴也卻文公去狄之時握別依依較之別文嬴而更有加也且二十五年之約猶在耳中岸送志之乃一則特地迎歸一則聽其自來公

小為所以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儵叔劉] 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 子餘辭[子餘趙衰]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之薄德勢利不堪自見文妙在只用一筆叙季隗歸晉別反詳叙叔隗一邊寫得極熱鬧便覺一邊極冷落文情之妙正如猶雪軒豐鴻門項莊拔舞且意常在沛公也 此與上篇季隗篇一樣意思總訣晉文得國極慶其辣為世負心人第一小照但不亦如是題昌咏之其在周宜城儀之移樞紐處也以前后起結中間極為轉折十念才從前且主之法而已 特標一句從亡者二字所記僅在於賞而于不賞又特標一筆回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而當時君之授賞皆一受賞許多可議皆在其中黑狀推之條目批駁矣乃稼堅中極文成才能之高識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 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抱前段申說文氣驟宕與起調相應妙
屑名不用平應而用公一頓反分兩對
挽之文入聖境愈參差愈神化不斷耳
上截虛敘下截實敘相對作結章法整
齊
本句又與前使而服何相配
係執丹曰鄭於諸姬為近而入於狄以
乘與王室攜貳者惟鄭為甚夫子刪詩
而以緇衣為冠偶亦無譏之義乎
介爭世曰諸前段如禁錮諸王親之所
以爭請後段如將挾外戚贊之所以亂
前好合後割切皆干社稷興亡之言
又
承前篇來德狄女后亦一句提兩層應
而以女后為主
書過傷倚精透語不在多
王德狄人是以畀狄者未見一句亦非
虛說而以其實使狄二句串而之其文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鄭、子、頑、嚚、狄為四姦）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武之功業）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桃或作姚亦官音挑）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毛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其望）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惏力南反）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在二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

為后是實事女德無極二句亦用實說
而以通隗居溫二句實應之無一筆亂
下也
此情情勢格格不失身失以兩語作斷
意亦足矣又兩引詩以証之一証不衷
又
一証身災意已盡矣又引書以解稱字
小題大做了無可出色處偏要寫得濃
至亦左氏本色也
以地平天成解稱字開後人作星一派
文法
總排結於用開為深進之筆妙甚
每二字一讀

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正義曰周官太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二人掌王之燕令鄭註燕居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為王禦寇）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謂我何言將謂我何不孝也）寧使諸侯圖之（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坎欿周地在河南鞏縣東○欿依大成反）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伯毛伯富辰並周大夫）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溫（溫周邑所不料）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己音記）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詩小雅詒遺也慼憂也取其自遺憂）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今書大禹謨）○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

不敢保聚。用此補盟故。不聚眾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熊渠之中子紅立為鄂王者也。○正義：孔晁云，摯，熊繹玄孫，有疾，楚人廢之而立其弟熊延。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鬭宜申，司馬子西也。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宋自二十四年朝楚，[illegible]為二十八年楚子玉去宋張本。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

使居穀。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以偪齊。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左傳卷六終

春秋左傳 卷六 僖公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鈇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与卓
男 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詒
允孫用陸 校輯
男 陸麟青景文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宋林 堯叟唐翁附註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僖公下第七

經 戊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林孝公卒弟昭公潘立）○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月無乙西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林楚序諸侯上而稱人嫌于楚也）月朔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公卑杞杞不共也（杞用夷禮故賤之）○夏齊孝公卒有齊怨（前年齊伐魯）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

不有……廢

起手兩行分明說托出一賀字來而不足賀之意已伏入蔿賈口先用一筆揭倒然後細細發揮三層六轉反覆以暢爲賈說來字字見不知所賀神理盡合滿座爲之爽然

不知所賀言若賀子玉則子玉之不靖也如彼若要賀子則子之失衆也如此若說他治兵終日爲能則才不足以勝三百乘雖欲賀之亦烏從而賀之也哉

三層都用何字文法第一個幾何責之也第二個何賀問之也第三個何後反言以請之也口角叉尖叉辣此後生真可畏也

俞遜迪子玉治兵毛毅子玉爲一篇評云命將非勝負之本劣蠶論子玉趙衰論郤穀並叙起文有偶月

此篇爲戰城濮起本不過一篇來歷事耳散散叙來無可出色後半結忽將前事一併重叙後事一併預提使合結神圖結光彩絢爛精勢極厚錄備也精又屬宇宙大觀論者亦爲之鼓舞不倦說不奇絕

○秋入杞責無禮也（責其不共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爲令尹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以矢貫其耳○此言子玉治兵之嚴○林殺正義以耳爲恥句反言其寬矣此時未合勳字）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幼少也）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此卽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意正義謂不能入前敵亦非）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

左氏文大抵首尾相配此獨上下迴遶章文格之變然其脈絡仍何融以容也後半三於是乎三頸一正作前半搜奇單法而前半却將于是乎幫了披箇先作一挑已是埋伏有情而先彰中中路將于是乎在備讀傷明一筆振起通篇先令首尾呼應一片其運掉樞機乎論之前篇之後結滿也而後奏刀騞然者也豈能節節而為之也哉

取献定霸起處一提三戰而霸結處一掉捏卻如高峰陡不掉筆如大海迴風真妙文也

[illegible]許曰晉為霸功作軍謀帥而首選乃在說禮敦詩想古人何等經濟下征伐雅歌投壺羊叔子輕裘緩帶[illegible]代而下儒將風流都原于此苦得以霸功而少之

後半皆插挑路穩樞板極闘全在三於是乎抽得[illegible]活以欲用之將用之跌出而後用之中間又著可矣乎作一挑剔半字[illegible]一氣[illegible]出[illegible]何[illegible]不亂[illegible]雲[illegible]樹[illegible]得而[illegible]合長句[illegible]兵兩篇作法[illegible]出色兩霸字于本段自為起結兩霸字于通篇共為起結此吾所謂分而為二合而為一者

屬錫周日來[illegible]之賦是開書以來第一件[illegible]事左氏于一[illegible]作前預作一[illegible]如奇[illegible]以先見滿庭[illegible]影如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去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穀，胡木反。○正義曰：此虞書益稷之篇。漢魏諸儒不見古文，因伏生之謬，從堯典至胤征凡二十篇，總名曰虞夏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illegible]國語[illegible]年五十）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僖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illegible]）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正義曰：若未示信民，未明于信是人用也）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

明月未來先見一天珠斗令人游目騁懷也　妙批

可儀堂本聯狗兵至殺子玉為一篇批甚云長篇須提束斷制則散漫平衍然須奇變為高中段出穀戍數語及君子謂是盟二句振起上下文勢是多少神力

明徵其辭。（[illegible]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林：由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林：晉文公始圖霸，自此至踐土凡五書晉侯，予晉以霸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實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之罪，恐不為遠近所信，故顯書其罪）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濮音卜，慭魚覲反。林：城濮，衛地）○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

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
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書必
有誤○陳侯如會 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
王所 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林書朝王如此先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
後朝者敍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復其
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爲文例在成十八年 衛元
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體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 ○陳侯
款卒 無傳凡四同盟○林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 無傳莊公女歸寧曰
來 ○公子遂如齊 無傳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
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天王狩于河陽 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爲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爲
辭○林晉侯名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者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
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
而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
五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與衛侯訟得勝
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 ○諸侯遂圍許 會溫諸侯也許比再

此篇入城濮之戰而先于曹衛之伐
終于踐土之盟凡分四大節前首段至
舟之僑爲戎右止敍侵曹伐衛事爲城
濮作引末段至于衛獲起敍子親會盟
事爲城濮作結中間宋人告急至癸酉
而還正敍其事而關乎持書句上德
也者未亦結一筆曰能以德攻首尾
照應精神多許事直作一句讀
中幅以次於城濮矣西而退分前上半
敍謀下半敍事上半又分兩層前層公
悅分田界宋而子玉不肯去宋後層公
悅私許絕楚而子玉不肯退師下半亦
分兩層前層賦輔夢將相對而肆爲請
戰之辭後層有禮無禮相對而正寫接
戰之事辭參差不齊共間架同秩然也
首段侵曹伐衛總提以下先敍伐衛次
敘伐曹于晉則先逆兌字一公子曹則
先逆郤字一節爲中論提頭其用筆
審細如此 本爲伐曹却先侵衛走伐
曹伐衛兩兩相搭敍甚不過後晉臣于主
對叔何法問結二語亦是此法蓋以此
調我故首尾中三處作子法也
上衛出君悦晉殺臣悦晉二事對寫

會不至故因晉感侯獳之言而復
會共伐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 曹伯故從國逆例
遂會諸侯圍許 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曹在衛東故 衛人
弗許還自南河濟 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 侵曹伐衛正月戊申
取五鹿 衛地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
下軍上德也 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晉侯齊侯盟
于斂盂 斂盂衛地○斂音廉盂力俱反 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

牛 襄牛衛地 ○公子買戍衛 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魯欲與楚故戍衛 楚人救
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 謂楚
人曰不卒戍也 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
救衛赴晚至○正義蘇氏曰告晉則云買比來戍衛今不使終其戍事是以殺之告楚則云比令買戍衛買不終戍事
是以殺之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攻曹城門 曹人尸諸
城上 尸陳晉軍人於城上○磔張宅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於墓 輿衆也舍墓爲將發冢○稱舉也 師遷焉曹人兇懼 兇兇恐
懼聲 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

與下閱官報告都爲首尾兩㑹字作反映之筆 勞之不圖報于何有八個字爲殺重耳矣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且曰獻狀 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棺古患反○棺字立連上讀 令

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報飯璧之施 魏犨顛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二子各有從亡之勞 爇僖負羈氏

爇燒也○爇如悅反○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 材力 使問

○問其 且視之病將殺之 ○如病則將殺之林註覈其傷胷之病將待其復命發之故

而殺 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言不以病之非

故自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百音陌勵音失寧

邁○正義勵勉也以傷病故勉力爲之○補正邵氏日距躍直跳曲踊橫跳百猶阡陌之陌三陌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

右 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爲先歸張本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 門尹般宋大夫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與晉絕 告楚不

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未肯戰 先軫曰使宋舍

我而賂齊秦 藉之告楚 使爲宋請 假借齊秦 我執曹君

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 不許齊秦之請

喜賂怒頑能無戰乎 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

夫子以譎目置耳朱註特舉此事爲譎令細讀之大略有三轉以欲戰爲主其始恐戰之無助則以喜賂怒頑之策激齊秦而不當楚子之去也其既耑于宛春之三施則以私許執使之策激子玉而又礙于楚惠之將爲口實也於是變以君退臣犯之辭先使以曲而可以唯我之欲矣若不諳盡情其餘戰頗諸尾與可枝與非左氏二十分盡心勁筆求甚精彩不得快也

此文跟上一戰內頓常決意戰楚但可快楚頑耳乎可爲乎以我欲戰矣何爲

眼目而下文能無戰乎既戰固之反羅揣敵必然得手戰一毫無失而後快後半以若楚惠何句爲眼目而下文小惠大恥君惠敢忘又反復推敲必求得手惠一毫無所而後快而激楚之惠不及此前上半子犯口中先透一筆戰而捷不如戰也則下半于欒犯口中復帶一筆將戰與惠兩項合來並行不背方得放心說個其可用也真和盤托出矣

頡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

申 申在方城內故曰入 使申叔去穀 申叔戍穀二十六年 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晉侯生十七年

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 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 而除其

害 除惠懷呂郤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 求

過分 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

晉之謂矣 當用此三志 子玉使伯棼請戰 伯棼子越椒也鬬伯

比之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閒執猶塞也讒

孫

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王不能以三百乘入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

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廣古曠反○卒子忽反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

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 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爲己功

不可失矣 言可伐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

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反復打轉處)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

左繡

退舍報楚。雖是踐言。究竟是一件過意不去的事。為中處偏作緜針泥刺之筆。如首尾兩德字。何等冠冕。中間楚子亦許之為有德。究其所謂德者。不過情僞。量知而已。明明背惠亢讎。袮扎之乎濮陽諸姬。若說皆戰王室。則又明明供稱必得諸侯。細玩子玉兩番請戰。何句有意思有辭令。試將子犯欒枝兩忠浮移在子玉口中。而益以韓原公孫之對。不知兩赤多少。作者特為搯出。似此十角使人得之意緣之求至于令誤。分明冷謳伏已懸腦。分明心肺了犯攏。復習他解摔技之搯伎強矣。在起手從我鈍兩人一口捋彼。伊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而了在編以上德德。故作口抽。無數論。心一齊搬過對文則假中解甲。皮裡陽秋。操縱之筆。變化神此極巧妙之文也。此之謂化工肖物而已矣。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九

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正義曰。尚書湯誓云。朕不食言。孔註。食盡其言。僞不實也。蓋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是僞言也。故爾雅訓食為僞)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正義曰。素訓為常。忿怒之深。氣血飽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慭。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

左繡

實寫作三遍寫。第一遍承寘敗廬一陸一補。便見六卿無缺。第二遍叙次城濮。有主有客。全虧諸侯同仇。第三遍叙登有莘。伐木益兵。一似七百乘少楚軍。卻只寫得兩邊。前則曰西廣東宮若敖六卒。後亦曰中軍六卒左右陳蔡而已。末獨找一筆曰。收其卒而止。故不敗。顯急見子玉之能習徒以多勝少。而非真能以德攻也。激射之妙。都在無字句處耳。

文章妙用。全在多作開合。此篇則開合之至奇極變者。如齊秦未可則一開。宋人之畀則一合。楚子入申則一開。伯勞請戰則一合。宛春告釋又一開。曹衛告絕又一合。子玉怒從晉師。竟可合矣。又退三舍。着實一開。便請者一闔一開。意不得竟。方轉到次于城濮。以為今而後可以徑寫戰事矣。忽然接寫晉侯之夢。請而疑則又開。再寫夢釋而懼則又開。然後鬭勃請戰。晉侯觀師著賞。一合而以敘戰終焉。一路無數峰巒層起伏。文章鉅觀。其是之謂乎。

○林 此所謂君退臣犯也。○正義曰。酅。丘陵名。酅其處有險阻。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恐眾畏險。故聽其歌誦)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每。亡回反。○〔林〕美也。說文。艸盛上出也)公疑焉。(疑眾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貞子。欒枝)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唼也。○盬音古)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十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所答二反)(補正。范守己曰。盬者。苦鹽之名。詩云王事靡盬。勉之使無以為苦也。此盬腦當是以腦抹入腦中。故曰我且柔之。按此二段。都承上退舍來。言以退為進。以柔克剛也。否則兩註皆欠明)子玉使鬭勃請戰。(鬭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林〕得臣。子玉名)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論)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末二句一句結盟語一句結通篇都用牽上搭下之筆借作雙收與起處侵曹伐衛中間胥臣當陳蔡子玉將中軍同一筆意蓋又一章法　細思此篇必得此變調方收得住看他萬頃烟波至此泄然而止筆力千鈞

此篇傳殺得臣事作兩截補上半寫先戰摠神之前愛物而爲好我者所惧下半寫既敗受君之責自裁而爲仇我者所快本各關說而上下兩已字兩民字兩相映帶三敗字又借作聯絡蓋體截而意仍遞者　尤妙在上半未之服也

左繡

弗致也與下半而後可知也調法相應都是以文貫事章法乃一綫也

正面罪子玉作意都刺晉侯君子玉固有可死之道然以行詐負心之晉耳死子玉則子玉不安起手弗致也隱隱見他剛正結語抑晉臣所以揚子玉而出子玉乃所以入晉侯亦可細按餘亦句句側收出前兩許多臥不安席自休下孫意思不作有核有筆文之語並此猶作此無益有益而意無窮也已

叔武以受盟（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使攝君事。○林元咺）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奬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

○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會又作璯古外戸外二反）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麋通作湄）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所愛惜爲勤心盡力無所愛惜爲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十三

徐揚貢曰文貞崇厚斯言甚肯其聲此結有悽聲傳出

此篇寫衛君臣始終不協爲訟晉執歸張本以元咺爲主蓋宛濮之盟原只要調停一元咺元咺安則叔武安而國人不待言耳而不虞又厭之以前驅之殺也適授之以口實矣兩使殺之特特激射見蠻殺獻犬而殺子之怨未之肯忘

左繡

甯子不得而與之也事員一片苦心亦事員一篇妙文

文作兩截讀上半居者無懼其罪下半公知其無罪緊相呼應又起手數句已爲不殺伏案中間盟語乃是承上起下以中權對前尾法絕佳

宛濮之盟乍看謂起叚釋前文再看乃是延跌後文讀者眼光直注下半篇文字乃見作者結構之一妙　開盟不蒞句轉換最佳然得上文是使跌行下文是也左氏極寫此等文精神

本傳元咺中間[illegible]
盡爲忠而[illegible]
貫穿則[illegible]
主之法如[illegible]
皆是也

無旅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遂殺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殺胡木反。縊一賜反。計二反）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補正曰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秋文侯不悅知於顏色。是知猶見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叔武也。夷謚○正義謚法安民好靖曰夷）

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相及以惡）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復歸）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十四

俞評以武訴爲殺猴獸犬爲訴人未確

凡事頭多者都以另提挾補寫如河神篇補寫子玉敗績文宛濮篇補寫衛侯等文尾此篇乃補寫代本篇兵文尾而各有一樣另提法逆勢而銀得史一班矣　爲三罪結案中間雜夾叙許多大事亦史家趣筆帶敘之法　三罪

左繡

一殺于未戰之前一殺于方戰之際一殺于既還之日而總叙于振旅之後事斷而文聯此史家之常例也　好命先歸是整法夾叙獻俘飲至參着法師旋振旅又是承上推下斷法

前文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何句向容何辭堅齊卻子前有一顛頡于後又表一祁瞞舟僑備出許多殿供都是大制之筆與河神篇作意正同

此篇亦頂起頂結中以甯子相形恭從侯非單不執其命不從兩人正相反也

○[illegible]也與之乘而入 長牂衛大夫甯子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喩國人 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庵甯子 水衛二子衛大夫 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 尸枕其股 ○公以叔武 歂犬走出 手射叔武故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 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則有常刑 亾大旆之左旃 大旆旗名繫旆曰旆通帛曰旃 祁瞞奸命 掌此二事而不修爲奸軍令○奸音干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圭

代之 ○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權代舟之僑也 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夜扶廢反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愷樂也○愷開在反○直義兵樂曰愷今通作凱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授數也獻楚俘於[illegible] 徵會討貳 徵召諸侯將冬會於溫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討衛侯 ○衛侯與元咺訟 爭殺叔武

連宛濮篇便都是以兩人相反爲合傳之法

明是元咺訟衛侯而曰衛侯與元咺訟不與元咺得訟衛侯也殺爲誰殺刖爲誰刖究爲誰究乃坐衛侯之執爲誰執甚特特藏過晉侯二字不與晉侯得執衛侯也此便是左氏書法

左繡

名王本重使狩故特用重筆而以諸侯見只用輕筆帶之解經亦用一輕一重之筆而且字正相配也

先述夫子之言又推夫子之意經義剖筆解經亦用剖析此等處故須鄭重出之　前篇謀沒晉侯此篇特提晉侯一是隱削其權一是明正其罪而文法之變即在其中妙哉

此節完私許復曹事許復曹絕僧以順楚事過叛忘亦是晉侯一什疚心之事

事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也○坐一音才臥反 衛侯不勝 獄屈 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深室別爲囚室 甯子職納橐饘焉 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衣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補正曰橐以饘置橐中正義云橐以盛衣亦以盛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之橐以與之是也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瑕衛公子適也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夫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喩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補正鄙氏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猶幸也非田獵之狩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 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弒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 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

○丁丑諸侯圍許 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

將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一直揭竪如篇後下針最後不應乎而脫乎或綱全不似筮史語以不熟顯以曹爲解爲奇則古者師庶工誦箴人得規明明數他偕論發議正不必作藏頭露尾使偏也通篇正敘者其直捷痛快處能傳以曹爲解正言不諱之神
使曰以曹爲解此在侯獳分中敘筮史大旨下文即代筮史作而見晉侯語以叙事過下之筆作議論提頭之筆此爲奇絕耳　國實代請說君等情疑從此脫化並注處處命處官正同
探軌升曰豎小臣也而功且復國禦則臣之爲功于國者固不以其位之大小也侯獳但曰以曹爲解亦相以下正爲解之辭此傳文詳略互見之妙

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解戶賣反又古買反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 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 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衛已復故）同罪異罰非刑也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 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擊一音計

左繡
何嘗禦命以後居然帝制自爲矣殺天屬咫尺者不啻嘗讓宜天子並衛相文而獨有所抑歟　本意要作三行禦狄其借端也只此一句須分而筆讀乃得
寄舍昌衍而主傳初本本一連讀卻以公在台夾叙其中此亦倒註法

經 庚寅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有禮之故書）○公至自圍許（無傳）○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傳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縣東南有昌

正意渾說作意卻用細寫正意正說作意卻用反說總不作一直筆

年）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卿不書罪之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憖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秋大雨雹爲災也

左繡
此見左氏用心妙腕於瑣屑事都作碎金收拾一經點化便成絕世佳文也
牛鳴如何措辭文偏寫他三遍實是先于介君口中道出正說牛鳴却用虛寫只以一云字倩字括之議叙斷語層層到而無一字犯手極簡極圓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好貨也）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正義曰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玄云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北夷所獲今介是東夷國土俗故當有知者）

經 辛卯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魯爲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例在成十八年）○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人）○氾音凡

傳 於是

此亦敘議兼行格妙在上截先敘後議下截先議後敘恰好敘在兩頭議在中間事斷而文聯只三四語而用法之妙如此

酖衛侯釋衛侯皆是對寫可見都是晉侯分中事中間特著王許之三字則治之以王矣與前會溫節同一筆意

貨醫而僅薄其酖此中有多少勉強在不貨其不酖而後貨其薄酖想之甚忠之甚

左繡

此敘爲衛侯元咺事晉衛成如此舉動何足以服元咺之心篇中爲元咺爲厲處不用明筆只旋擬敘殺元咺子殺子瑕之上而意自了然耗厚待之使人嚷嚷也

此是第一篇反開文字凡用開必得闔而人起手一行將圍鄭乃全與秦無涉使佚之狐立說之後又用開不如利害兩端而轉言如此之利不如權言如彼之害得中說利只一層說害却用三層是也用開不可謂成後已之段續併

秦伯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介人侵蕭 無傳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宰周公○冊 晉始聘周聘晉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與晉 齊晉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衍醫名晉侯實忿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 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 雙玉曰瑴公本與衛同好故爲之請 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 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廑音覲又音謹鄭氏音勤 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 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賤也○適丁歷反 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 服卿服將入廟受命 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見周歂死而懼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 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 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 此東氾也在熒陽中牟縣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窘而陳君以忠愛富中凡九提君字寫得何等是爲秦謀不爲己謀吾舌尚存雖隋陸復生何以過此

大旨只極言亡鄭之無益開口提明一句以下分作兩半讀前半先申言亡鄭之無益又翻轉來極言舍鄭之無害再扶進一步先言晉背秦再言并當闕秦節節是一層緊一層前半亡鄭以陪鄰後半闕秦以利晉兩兩相對一反一復寫得不唯無益竟大有損直截痛快却步步用一頓一跌以見縱之筆舌之妙實爲圖後闕山鏡圖彀有其圖秦無其圖鄭倘逃也

左繡

蠟試故秦純用抑揚頓跌之筆文于起局收局亦都作一種委致蓋筆墨各有氣類不如此不成片段

金仁山曰晉文報怨而秦務功故還秦以伐鄭秦乃特功而晉利故私鄭以倍晉此一役也雖若兵者較世所主夏盟夫秦之權而爲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之所要在楚史記之所表在秦二者局天下之大勢矣

唐錫周曰燭武之說以無益斷折紐捩之只是四段亡鄭舍鄭且君夫晉何等警策

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武皆鄭大夫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縋縣城而下○縋直偽反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執事亦謂秦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 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 焉用亡鄭以陪鄰 陪益也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行李使人○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

吏也小行人也○共音恭東陽資服杜日李古使字孫賣尺亦云古使字从山下人人下子作李後人轉作李耳一說使人行必有裝郵當將之治行李君亦子之治任是行李本義爲行理不必作使字解 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 封疆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三子秦大夫○說音悅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事截而文遂全在中間轉棙處着力既要有勢又要有情如此處一許無與圍鄭一許逆以求成兩兩相對中間使待命于東爲東上渡下之筆是也

左繡

先虛說一層再實說一層明于虛實之法而文不可勝用矣　梟德獻功又互見法

典雅精潔而氣韻又極生動短文之聖者

三層轉折只用三虛字括之簡何如也

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昌歜昌蒲葅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歜在感反○說文歜盛氣怒也於此當是昌本之氣觸人从欠蜀聲爲是○補正曰歜字讓玉篇作歜徂敢切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主

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以象其文也鹽虎形以象武也○五味當指昌歜文王之所嗜也杜以文武分屬白黑形鹽偶道此耳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用師徒故曰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卜郊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

自尾敘取田如晉事只用一點之筆中間都詳敘重館人語及田多少之數分明以中間作兩頭註腳精搆精嚴以分曹地也盡曹地也兩呼應并曹田也趁筆作帶合成章法

左繡

兩非禮也雙起下以禮字總提而分兩層洗發并乃字猶字虛神都見觀公穀解經若爲陋矣　兩亦前兩後輕故用等亦前計後略未敘語般常得簡括有致

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林諸侯之有郊禘東周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牟以爲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以示譏○正義曰國語註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與公羊謂泰山河海鄭玄註淮海岱者異○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爲其子成昏○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辟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傳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高平方與縣西北有重鄉城○重直龍反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洮下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襄仲如晉拜曹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同也

春秋左傳　卷七　僖公　主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忽而三行忽而五軍寫晉文好大喜功朝更暮改徹骨

論不可祀相處先作三層翻駁一層緊一層第一層若解在相第二層若解在帝丘第三層若解在康叔不復干觸矣甚精細者論總好文字只在斷而增其心人俯拾即是如此文三層只在趣乎一行中耳豈若他纔巧耶

左繡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 趙衰爲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爲新軍帥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正義、案史記衛世家及年表、衛從此年以後歷十九君積四百二十年、衛元君乃徙于野王、子角代立、秦廢爲庶人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歆猶饗也 杞鄫何事。言杞鄫夏後、自當祀相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丘久不祀相、非衛所絶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各有常祀 請改祀命。改祀相之命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爲納瑕張本、洩駕亦鄭大夫、隱五年洩駕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

[經]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癸巳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無傳、文公也、三同盟 [林]文公卒、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報前年狄圍衛 ○秋、衛人及狄盟。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同盟踐土翟泉 ○[林]文公卒、子襄公驩立、晉襄公繼伯

晉楚始通春秋又轉一局矣桓文都以攘楚爲名而一終于求盟一終于始通蓋適可而止乃所以自善其霸也夫

此篇爲戰殽起本極寫蹇叔先見之明杞子却寫一先見之卜偃作引蓋照定陳師與師兩段文字以伏爭勝擧筆也其誰不知暗應將有西師無師千穀明應擊之大捷于事則各不照會下文則彼此同綰于格則一顯兩瞬師似授璧霸章法也

又看此篇分作三段讀以中段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二句爲主末段哭師明指晉人乃禦秦此二句而申言之首段卜

左繡

偃語却預爲知字作註腳事勢審辨影響便急至下此一筆在左氏只是側擬法作簡之恰似一味好奇將卜偃寫成一脫空蘧語漢也豈不奇絶

將有西師作提以下潛師勞師出師無師直至秦師遂東一綫穿落承法絶佳

[傳]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秋以來始交使命、爲和同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棺也、曲沃有舊宮焉○窆彼驗反 ○正義曰、殯于西序、亦下棺于地、故曰窆、諸侯五日而殯、據經文公以己卯卒而明日即殯者、以曲沃路遠、故早行耳 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响聲○响呼口反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 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害良善○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必行狂悖之事以洩其忿、照下滅滑說補正謂所經之國必有背距之心亦非 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不受其言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孟明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 蹇叔哭

哭師凡兩番前一番只一句其詞決絕後一番用細腸其詞悲咽中夾以秦伯譬語字字着帳合之遂成絕妙文字東坡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都不言哭亦有妙文也左傳固無妙不備者

文章妙于對後段以南陵北陵對寫極淒慘文字都寫得極濃至前段只一語而以見出不見入作對真乃妙不容言解此則無題不可着色耳

末句不惟結出師東門直與首段西師相應逆字乃明讀晉知秦謀而秦不知晉謀也首尾照應精細至此後人孟浪讀去惜哉

左繡

此篇開中以東南西北作點綴亦奇

之曰孟子（本或作孟兮）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拱九勇反○正義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淮南子以中壽為七十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本又作崤戶交反一音豪澠綿善反又亦忍反）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嶔許金反○正義何休云其處險阨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驟馳常若避風雨）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於殽傳）

經甲午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以賤者告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掎之不同陳故言及○掎居綺反）

秦晉七十二年之爭始于殽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傳）

此傳秦人入滑事然不重入滑只重鄭必知之見蹇叔之言信也弦高段是外謀已洩武子段是內應已宗鄭不可襲只得滅滑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一一收應然此亦非正文只要逗到戰殽作餘緒故起處從王孫觀師引入入險必敗

左繡

上照二陵下照四牢明指晉人而曰遇用曰及滑偏不一字及晉超乘則止在輿頭滅滑則頗稱得手然不如據經妥戎已徐起而議其後也君一篇結上生下文字　論本文作三段論中段為主首段過脈起末段滅滑正中段上承脈下伏滑乃敘鄭殽之余針也　中段又作兩半讀前段知秦師之來則甘言以逆之後段見秦戍之去則婉辭以送之前為從者之淹後為吾子之行前一日一夕後原圃具囿各相映成文又[illegible]妙乃不得已耳　前段中間起勢過下敘事簡捷居住　前段妙于安頓後段妙于打點[illegible]該破後[illegible]不說[illegible]則使人無

人者未為卿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補正曰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梅李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王城之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冑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乘繩證反）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也　脫易）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乘以輕先重故獻牛而以四韋先）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步猶行也腆他典反積子賜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

首可答耳地自容此種雋妙國策全未到也　首段能無敗乎出自王孫宥觀末段不可冀也出于孟明自審前有輕而無禮兩意後亦有不克不繼兩意皆遙遙相配非率爾者　其實首段不過爲輸師辭成作一引子末段齊宋之奔乃順承辭成一篇妙文而結之滅滑之運乃倒承輸師一篇妙文而結之非必以末段與首段相對作章法也而首尾結構自在　論兩兩關說當以孟明語運彭高語後因中間遙帶一氣遞下故先以杞子奔齊結過後段而倒以孟明遙結前段便令輸師辭戍兩文併在一處一弁一還而事仍在一處剪裁片段之法又可窺見一斑矣

左繡

此是一首過峽文字一面正敘殽師收應上哭師滅滑兩篇文字一面勤敘三帥再動下逆婦因戎敗兩篇文字篇中上半以敗秦于殽爲前文結穴下半以請歸追師爲後文提頭末段秦伯哭師孤之罪也顧上孤之過也起下大夫何罪又是頭上不以一眚又是起下先收上半篇文字後收下半篇文字章法明整之極而又故意將兩逆蹇叔句插住起此蓋收應前文甚明俗楼道中動下文是暗渡陳倉稍一鹵莽即蹈作者五里霧中矣

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牲腥曰餼）爲吾子之將行也（示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原圃具圃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使成自取麋鹿以爲行資令敝邑得閒暇若何猶如何熒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入險之路正在于此）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始至之郊勞將去日贈賄敏審當於事）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爲政（以事國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爲公如齊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晉之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補正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君父也○補正滑晉之同姓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

又末段前數句都筆筆上只以末句遙下亦得但不如逐句分貼之句

上半原軫欒枝三番往復下半文嬴先軫孟明亦三番往復章法整齊末段單收而能雙應筆法尤妙

凡文字章法調法都要勻稱如此篇文嬴諸與孟明語似以兩意關合作參差調先軫語在中獨用整對而其爲死君乎可謂死君乎孤之罪也孤之過也首尾各用雙調相應似此結構安得有肥率不韻之譏乎

左繡

墨要素服亦前後相映成趣

會迎從晉文公卒直至此合爲一篇評云秦入滑一段應蹇叔對穆公晉敗秦一段應蹇叔哭孟明末只于送蹇叔收是一頭兩腳文字大段極分明

唐錫周曰戰殽在晉惟恐敗文公所以三帥俯[illegible]使三因如[illegible]戎也孫執升曰文[illegible]新恰相當[illegible]孟明此思公不能長有晉而秦之所以遂西伯戎也夫

乎（言不可）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補正曰喪事有進無退亦所以誇克敵之功如楚之乘廣自鄉戰而先左也）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唾許規反）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于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

此是兩人合傳體而意有賓主故敘有詳略蓋平中寓側也赴處寫冀缺僅狄只輕點一筆而重敘先軫免冑死狄歸元如生以軫主而缺賓也請至中段乃重敘冀缺亦未嘗不輕而缺主矣然末段略他先安頓賓筆後結缺主筆平平敘置中有輕分明字字有法　尤妙在賓主對敘中偏夾入一主中之賓以

左繡

間斷之而又明以再命作一色敘法使人如入九疑莫辨誰爲賓主奇甚變甚

因敗狄賞功只重首尾兩段中間攙入舊事乃補敘法以缺爲主而逞志賊能移自討映取節兩兩有情是合傳正法

不以一眚掩大德 眚過也○

○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在二十二年 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 白狄狄別種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 謂不顧而唾 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元首 言其有異於人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 饁野饋曰饁○饁于輒反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 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 常謹敬也 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 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禹鯀子 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康誥周書 祇敬也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 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

前用敘敘此處必用案結不如此不成章法也

首段對寫兩人中段單寫一人末段又寫三人凡換三樣筆法左氏無變不備此又其一耳

遠踐耶此則尚詩人所不料也

寫得文甚

左繡

鄭伯渙莞君臣皆恐自是一篇遍人做敘敘來筆法必有成片段處人自忽略耳

此篇陽處父子上有謀使人客伯又使人來來暑常兩軍師其道都作實事則北處忽動作虛字用符使陽子見軟與敵共已有欲退之意但恐以退自成不如以退之人與其敵軍過而以退之之不如敵並不退而但以退談之而談之也曲曲折折計其妙計文亦妙文　兩將中相對成章法

生意在自古非過先交肯通則姑使之退舍楚安肯退舍則必做之好我楚又

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還其父故邑 亦未有軍行 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 瑕奔楚在三十一年 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車傾覆池水中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殺瑕以獻 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 鄭文公夫人也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傳言穆公所以遂有國○鄶古外反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 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泜音雉又直里反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 犯順不祥 相約涉水而伐其師是犯順也有文德者不忍爲相約退舍而自棄去是違敵也有武德者不肯爲 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 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 遲速唯命不然紓我 紓緩也 老師費

左繡

晉背師我則用兩路夾擊法先追之以
師來臨激之以老師萬一他覺投報而
來而我又開口說破既不可犯順又不
肯違敵于是駕以待之明示以半渡而
薄先景令其必出于將我之策而楚退
之宜方乃墮我術中矣一筆中有許大
機作在　此時商臣若在師中夾泜之
輩定同泜水之捷楚師敗矣不待賜子
室言也可畏哉

補正緩作主一句謂蓋卒哭而祔祔而
作主今傳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
始作主遲祔之期按杜註七月而葬緩
則緩自屬上句而作主上當重一緩字
未可知也

○請不勝又不會財亦無益也。師久。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
○楚之猶會亦欲將計就計半渡薄晉也。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
則有經中之一子節○楚退欲使晉渡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
也著者到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
○見却出子意外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譖之

○葬僖公緩。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　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于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

春秋左傳卷七終

左繡

參訂　馮李驊天閑　評輯
定本　陸　浩大瀛
同學　[illegible]
　　　[illegible]
同懷　杭州陸　[illegible]
男　馮[illegible]
　　　[illegible]　校梓
男　[illegible]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文公上第八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在位十八年、

經　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

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無傳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釋]自隱至文六君唯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　○晉侯伐衛　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以其自即位也稱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　○衛人伐晉　衛孔達為政不與盟主興兵降國受討故貶稱人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內稱公卒稱薨皆用魯史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不過乎平敍去而神氣躍然真化工之筆

以能事能行陪能大事則不必明言何等大事而忍人自心領神會矣賦哉

只一字寫出忍如聞其聲

譬叔子上事已見前此處夾不入則略之矣史家互見法 因此精事督叔孔

父不事叙此亦事與此正同

好事二句總冒上兩句忠信句與領下三句分明分說在兩頭而以合說作中間轉棙也此法屢用屢妙只是屢變其貌耳

不步作收煞法如是是也

此節直從伯氏政句與後秦伯猶用孟明對看都爲孟明而設起下而一用作然一用作提無不變者孟明之罪也夫子何罪首尾呼應極緊中間又自以孤

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 江芊成王妹嫁于江○芊亡氏反史記以為成王姿 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 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 問能事職不 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大事謂弒君 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 王請食熊蹯而死 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蹯音煩 弗聽丁未王縊 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謚○瞑亡丁亡千二反○正義亂而不損曰靈安民立政曰成 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 一正義曰以所居室內財物僕妾與之非與其所居之宮室也 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四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穆伯公孫敖 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因事皆用吉禮 ○殺之役 在僖三十三年 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

實貪以禍夫子與是孤之罪句爲呼應恰作兩來倒敍筆法處處勁節

前素服哭師一則曰孤之過也再則曰孤之罪也獨其國而觀此直供出病根此真心悔悟者不能左氏類記秦穆此等處所以當秦誓之識也云爾

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訓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 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丙申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林〕彭衙秦地 ○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五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于晉都○〔林〕恥而逆盟之于是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榮陽縣東有隴城 士縠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杜〕大夫而與諸侯敵于是始是故書士縠而後凡役書大夫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

此篇當合斷用孟明作一篇讀首段結前事末段起後事而拜賜之嘆增修之辭兩兩激射此不行言中段詳叙狼瞫怒黜從師事以見晉有君子所以敗秦爲孟明增修張本乃反照旁襯法也否則與拜賜之師了不相屬耳

左繡 須知拜賜之師下本應直接秦伯猶用孟明因狼瞫事不能割愛而兩載中間又必得一間架方不局促遂以旁筆夾叙之看其原叙殽箕兩層合到彭衙本事特以君子許狼瞫而終于念德不忘之不可敵前半忽離後半忽合明于離合之妙其于行文自變化入神矣

前連虛三四字中連寫五勇字末連寫三怒字筆意遒至

其議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爲大子時已行昏禮也

傳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 二月晉侯禦之 凡作[illegible]今文字多也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代郤溱衰初危反 王官無地御戎 代梁弘 狐鞫居爲右 鞫居續簡伯鞫九六反 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彭衙秦地[illegible] 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本

嘻之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 (林)在僖三十三年 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 瞫尺甚反字林式稔反 箕之役 箕役在僖三十三年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 瞫曰吾未獲死所 未得可死處 其友曰吾與女爲難 欲共殺先軫 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補正朱鶴齡曰二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 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共用

王□□曰數語淋漓悲歌如聞擊筑激勇讀之起舞

一句首尾用兩君子字乃僅見此篇

歟于彼也夾轉處用孟明矣接筆有跳脫之勢 是處有增修二字後以增

左繡 德修德分應又從詩家一念德首有條理非字術其念德又與前半相應成章法也

朱天爵曰秦人敗而[illegible]晉人勝而懼秦善敗晉[illegible]勝勇功敗也

如晉及盟本兩事一串說不嫌煩複及盟倒敘如晉轉重有法

以尊臨卑厭勝之義假使處父盟以恥之經師者及處父盟以厭之聖人因意轉移只是行所無事左氏筆妙亦極寫得明晳相稱也

死國 [illegible] 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 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 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言今見黜而合宜見退 子姑待之 且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屬屬我卿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遄疾也沮止也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成子趙衰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七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修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 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爲明年秦人伐晉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 (林)討公之不朝 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厭于涉反○補正傅氏曰厭臨卑如漢人所云厭勝之耳 適晉

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此傳還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出聘迎禮拂經甚矣孝禮之始也

經 丁酉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將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沈尸甚反

○夏五月王子虎卒 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爲赴○王子虎劉卷書

○秦人伐晉 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杜秦于是始霸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自上而隋有似于雨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隋徒火反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林 晉大夫書帥帥于是始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處父專將書大夫于是常書大夫非而後人之

傳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 凡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 傳因王子虎盟于諸侯王叔又求與文公盟故于此

左繡

以來三家日識以寡大衆門逃只一可

諭耳邦撕上字提字略作門例使自古

諸終天下

示體例也經書方月又不書日從赴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示必死也 取王官及郊 王官郊晉地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 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 與人之壹也 壹無二心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舉孟明者子桑公孫枝 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經詩亦有○正義曰翼者佐成之義故曰成也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解雨字有兩看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螽下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 因前地晉有江字 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 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伐殺 正義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爲氏猶衛之公叔氏也 門于方城遇息

此篇將申敘師以事敘篇文字一敘兩斷第用屈寫陳寫筆法結宗揚厲林漢澤伏非此不足以舉積憤而盡抒之者也妙精神之事極精彩之文

兩層三發雖說而似對府平說而有側意板說而變法既以君子作斷又以詩詞作贊各用作推領之筆上斷子桑穆兩論對說孟明子桑另自兩對下贊於秦穆獨四論孟明子桑又各小略看來三平其係專仍自精細有轉其故篇述人者故繁簡之至前用三人作頓領後用三人作側煞又整中之變之最分明者耳

漆入子桑作章法文情方濃文味方厚

左繡

穆贊秋三論篇同一筆意但彼夾在中此備在後既用參差此用整齊遂令讀者另換一番眼色

前穿戶曰此篇人多賞其後三行其實得力在第一行有聲勢有光燄傳下而文愈出

傳特移圍江于雨螽之下又升救江于盟晉之上今兩事相接處存桓伐離而二之失兩伐楚以救江之妙矣

為無禮改盟故降升降辭登拜皆詳寫禮節又前爲一賦之一賦之可謂兩生下承之下段此文逐寫樂字而歎之以嘉樂詩爲懼字作解釋也云爾侯字樂字分承詩詞忽將樂字抜就一邊責國別承然妙在將大國小國亦頓就一邊不令文字偏枯精細之至前四句言菁菁者莪之意已足後兩句乃是預透嘉樂詩意于前故末只點公賦一筆便住分明以兩釋詩安在中間而兩賦詩安在兩頭也此法亦往往而有但以兩詩運作一片作承上起下之筆則殊妙尤獨絕耳

前云衛侯如陳拜晉成也此處忽將拜字作歎後爲恭代以晉成解說在後此以衛良解說在前故也只是一順一逆而句法奇幻不測至此上節以一字爲傳此節又以兩字爲傳倘其

公子朱而還 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改二年處父之盟 公如晉

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莊叔以公降拜 謝其以公比君子也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 辭公 登成拜 俱還上成拜禮 公賦嘉樂 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戸嫁反

經 戊戌 四年春公至自晉 無傳 ○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有姑之辭

○狄侵齊 無傳 ○秋楚人滅江 滅例在文十五年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正義曰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曰禮是適夫人既死妾母于法得成夫人也

傳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

○夏衛侯如晉拜 謝歸孔達

○曹伯如晉會正 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紹文之業而諸侯服從○補正曰會正卿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襄二十二年晉于乾事以會歲終杜所謂正是也此解以正爲政以因

一呼一應又引詩作證此左氏常調但此文乃因後所前與他處預作評論者不同

四長從添後有本題

名毒爲人其實乃爲引詩亦介在教字此字見神斟駢臨爲之日懼者爭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江雖小國實中夏之切不甚滅江晉術淚矣秦穆此處竟假介以相自詩云

傳文夏字而曲爲之說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 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爲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曰貴聘而賤逆之 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 君而卑之立而廢之 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 主內主也○壞音怪 不允宜哉 杜爲十八年姜氏歸齊張本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詩頌言畏天之威于是保福祿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邧新城秦邑也王官役在前年○邧願晚反一音元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感江之滅懼而思政爰于也究度皆謀也

俞寧世曰剛則行人迫蹙則自治嚴而揚詡原道德經不過也

貞子卒而孛使人請之勳老成凋謝之感

範今詞之周書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天爲剛

○林漸書作潛 德猶不干時 寒暑 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此句尤是病根 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 剛則犯人

也○言過其行○林猶草木有華而不結實

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爲六年晉殺處父傳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爲六年蒐于夷傳

經 庚子六年春葬許僖公 無傳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季孫友子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再同盟○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夫

左繡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卿共葬事文襄之制 ○林襄公卒明年子靈公夷皐立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處父侵官宜也三月而葬速 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狄在宜十年 不言賈季殺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 僖二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 使狐射姑將中軍 代先且居 趙盾佐之 代趙衰也 盾趙衰子 陽處父至自溫 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 改蒐于

見處獨斷晉殺陽處父使本先經始事畫預爲伏宜文字也寫子趙氏定罪分明又曰且謂趙盾能夫不能於他人而能予陽子之口趙盾雖能讓爲一人之私矣下半詳寫趙盾能處乃史家得失互見處亦見事事陽處獨行使狐射姑

董易中軍 易以趙盾爲帥射姑佐 陽子成季之屬也 董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 處父嘗爲趙衰屬大夫 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林宣子趙盾諡○自中軍佐推而上之使爲元帥 制事典 典常也 正法罪 輕重當 辟獄刑 辟猶理也○按正義上句是爲將來之法此句是斷當時之罪 董逋逃 董督也 由質要 由用也質要券契也 治舊洿 治理洿穢 本秩禮 貴賤不失其本 續常職 修廢官 出滯淹 拔賢能也 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

多少眼熱瞭了重又轉到以授大傅陽子分明撮出一黨字局正而以爲常法又分明久占要津使姑植新人扼抗于處父背爲趙注我十年使相之恨也寫此處眼注後處能令易班侵官兩意都到是爲入細之筆

一篇中一頁仕推見輸射姑不着也妙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七

左繡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聞其有命不越竟 因聘而自爲娶 ○秦伯任好卒 任好秦穆公名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爲殉○林秦穆公葬雍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 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病 無善人之

求好本以爲公後則以爲私從亦此思得來耳

論因文字要有實理又須有虛神此文中段是實理起結呼應乃虛神也先提明一層次申說一層末以尚論作收與文質儒都極相似爲議論文字之正鋒

起句不爲盟主乃因其死而見其生結句不復東征又因其身而併料其子孫着眼在殉字上故篇中句句抱殉死一邊說

中間提數十餘句不去似乎板實那不知正是道直惻痛處本論三良

希賢秦奪收良之失今却不論人而論法又不論無法而論前法抛用爲一層跌落之法側入正意直從劉而總出聖哲則接說

前將昭法轉進一步後又將無法轉進一步絕妙擒縱至首尾呼應緊嚴乃不待言矣

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並建賢人並入前說 建立聖知 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 ○補正陸氏曰樹立其風化以司牧民 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 著之話言，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 爲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 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 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 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 教之防利，防惡興利 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 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即命猶言即世乃得正而斃之意與知命不長應林氏就用上命非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霸主

實難何害乃申明備豫不虞語可見利害不出是非之內是非既明可不必言思也

降求字亦以一險一逆爲對法者

此篇作兩截讀上截前半論頭下截前兩先對挽用截然分截下截後截上截前下截每層交合自詳說妙在上截亦先作從就以陡之分之下截後序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 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 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補正謂遭年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 公子雍文公子也杜祁之子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

與合之所上下共成片段也

上截被說何何用順下然後說何何用倒前後說在提運後截說在兩間前引從側內整而錄又左氏用法最剛處

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抒直呂時呂二反○正義曰字有聲相近而爲訓者是之爲歸也秦之爲奔也其類多矣抒聲近除故爲除服虔作舒舒緩也 賈季曰：賈季狐射姑 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樂音岳 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 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 其子何震之有？震威 且爲二嬖，淫也。不專 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不大也 辟也。辟陋 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

承次酒帽判段而當自倒頂雍一遊起將字法最分明也

起法趙盾其事已見前此處只作一提深之筆兵法入妙今在而也字帶得后

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偪彼力反又作偪 正義曰諸以偪爲國名地闕不知所在 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一 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仕 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 士會隨季也 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郫婢支反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爲佐 而知其無援

晉字首從奔秦敘起此處方重敘先蔑以應中幅背先蔑何又一敘事錯綜法

此段正與前半相應作兩半寫此却寫出五六轉折來文情前後方得相稱否則前略後詳便不成章法　上段應外求下段應何必子甚

左繡

先蔑段作許多轉折士會只直說一過此文字法淺由由相間寫法而上段寫三同寮兩弗聽下段連寫四不見又兩兩相配真妙筆也　不但末二段相應并與首半兩朝兩抱兩先不兩何界及才不才子與子照中幅受不受兼該矣寔兼意無不相配所謂筆墨各有氣類者乎此盖信

左傳人概分合皆成章法若分之不各成章法合之不見成章法者也小小片段亦何處有一率筆耶

此節只一段却為又妙在本只換一字而身分全別冒妙在分別事何煩詞辭　何法有略以省為妙有時以不省為妙如此處各省去上一日字或省去下兩之日字則減色許多少韻味可想選字法

至于刳首。（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刳，苦胡反。○補正曰：令狐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見水經注。）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兩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匆輕忽老者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荀伯，林父。）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子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亡子晉國中相晚。）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不見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怨有罪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春秋左傳（卷八　文公）　謡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芳弓反。時賈季亦在狄問問勞也。）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冬日可愛。）趙盾，夏日之日也。（夏日可畏。）

凡說三遍承接層遞只一字率爾

左繡

註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則此文以穆伯為主故敘仲處而敘伯詳分三段讀自為娶之上寫穆伯不成兄弟仲請攻之下寫襄仲不成兄弟惠伯成之下寫復為兄弟如初

逆寫以之字文調作章法自為娶之煞住上段也却趁勢著攻之許之遞下公止之亦應上許之作煞筆也又趁勢將成之舍數之字一擔收轉末仍以從之結住專上將下或起或止都以之字作關捩專固可矣文亦以游戲行之乃術

穿略凡就三遍順而遞逆而順與上篇三寫後至不書正同

此篇極詩只數語可了却引書釋書從九歌生情氣令極平極淡題目寫得極典雅有風致所謂得文之神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補正曰：公既不及于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己音紀，又音祀。）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為襄仲逆也。）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鄢陵，莒邑。）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惠伯，叔牙孫。）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反逆者之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

有意皆作兩段讀前連用四何以節節順住後連用五謂之層層倒結已是數快無上而上段子勤正卿而不務德將於上何下與在之德皆可歌也其語來之勸祿用大詩至末方用正筆又只輕輕一撥便住益非巽餘空靈尤妙在起子將歸勢一點通篇只是泛論結亦虛掉不更架應語令中極滿然者結倚語字其下本段為全局所從時說到德從說到歌末何處字收前段歌字收後段偏不收德字但獨表德字為一篇之主點于子字中作倒縣之筆不獨不收尚有恐未到此精妙絕倫也

然後并引書處處出九歌字尾棄收動使睦者歌吾子乎悠然竟住正如秋水蕪覆一舟橫渡絶佳觀者神遊

左繡

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逸書○今大禹謨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經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illegible]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illegible]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族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螽無傳為災故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本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明與衛晴辭鄭匡戚在上申虎牢在下只一倒損法

左繡

兩事連敘只用束上轉下筆法解經語舉節頂而意則側註用筆甚圓以珍貴用字取新法但不著綠珍孔問者稱曰

經于司馬司城連敘而一殺一奔分曉而頭傳于握節效節對敘而一死一奔連敘中間更無他奇只看其順逆倒顛處可以悟變化之妙

傳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皆見元年○解音蟹中去聲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虎牢鄭地○按補正傳氏曰自申至虎牢皆鄭地杜上年解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此專言歸衛偶闕漏耳正義以為令鄭歸所侵衛田不免曲說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

○秋襄王崩為公孫敖如周弔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昭公適祖母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

皆復叙于死前皆復叙于奔後末以皆
貴之總結三皆字倒照成錯綜奇觀
而皆以官又妙于該

四人叙在前一人叙在後恰將先克之
言與事叙在中間作主而末以五人總
結無一懈筆法也

左繡

府人而出。故猶致也意謂公子蕩之孫○正義日示已解任而退不敢帶官而逃公以
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進從大夫公賢其效節
故以本官逆之請來而復之
同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也而
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夷蒐在六年先都乃厚父先克曰狐趙之勳不
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公之勳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
晉禦秦師於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
耳蒯得作亂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天

經癸卯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林來
求止此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夫人姜氏如齊無傳歸寧○二月叔
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卿共葬事禮也○林前年公子遂葬襄公今年以
得臣葬襄王也夷周於晉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
名○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正義蘇氏云夫人歸寧書至唯
有此○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
耳人伐鄭楚子師于狼淵不親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
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七年同盟

此節連上下二節為一則亂用提挈而
殺分而叙恰似間一个殺一个者事奇
而文自之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左繡

晉楚爭鄭自此開其端矣
伐鄭不言其人又不書戰獲潤提師可
卑以伐鄭全屬之乃對晉君少而言故
獨以楚子為主

後也只以一字為斷而其事則叙于前
其義則注于後都只四字為何等不苟
辭簡甚

于扈○杜共公辛子文公壽立○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
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杜楚君臣始
通見於經○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衣服曰禭秦辟陋故不稱使不稱夫
人從來者辭○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書
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
葬也。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寬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告非卿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潁師狼淵為伐鄭地也潁川潁陰縣西有
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
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諱
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

及宋欒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慶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則陳侯必同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將楚欲誘呼宋共）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甄吉然反）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抶恥乙反）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侮鰥寡）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爲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爲明年楚子伐麇傳）

春秋左傳卷八 終

左繡

此篇以聽命逆命作眼目前兩弱字後兩彊字作照應宋公者所謂無不能強又不能弱也其見困宜哉

註爲宋人從于舟張本則前先爲之弱單爲下何彊之有作伏筆御事亦免閒門拒盜之冊宣是狐假虎威而楚霸之氣亦因以見矣

陳鄭服從皆晉楚間小弱國也陳鄭自前年背晉從楚于厥貉後八年不見經其不附晉而附楚可知今亦從楚次于厥貉則楚霸自此集矣經略陳鄭宋而獨書蔡或當以此杜註陳侯必同時附會欠明

[illegible]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左繡

錢塘馮李驊天閑　定海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城右文　仁和沈乃文蔚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偲瞻岸

男　馮張孫近漪　顯孫公站　亢孫[illegible]

男　陸麟書[illegible]文　校梓

文公下第九

經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逃厥貉會）○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缺冀缺）○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防渚麇地）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錫穴麇地○錫音羊或作錫）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不

左繡

此年事上傳詳凡事省詳異辭

[illegible]

此節連上節讀兩寫大子與兩寫諸侯呼應不當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既以諸侯禮之故不書地一書一不書兩寫諸侯只是用一樣一例之筆而名實之矛盾了然矣

許多情事只以一筆寫盡簡潔之極

左繡

此節亦前總後分前略後詳法

三句三樣筆法簡而輕也

亭貝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鄆音運貝音云一音運

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大子自安於外邑故 夫鍾郕邑邽亦邑○邽音圭 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上句先點後點下句先點後點 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 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以此句爲主下 叔姬杞桓公夫人也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正義曰傳言請無絕昏成五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其娣爲夫人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釋叔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書叔姬二人一出一卒皆杞桓公夫人○按此則與叔佐以此傳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也之下 許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 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卒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 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正義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言屬以包之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來聘而言將伐晉蓋以將伯晉也妙在賓主都不明言只把玉來做個話頭乃辭者只辭玉致者只致到玉轉以君子國許之亦仍不說破只國國了結者猶于言外得其隱躍在此各各含蓄之妙是一首極謎文字于此無人抉出也

辭玉所作略筆反是本筆此文賓主對說而襄仲結以主爲重故中間持主于人三辭句爲樞紐以補前敘主賓以先君爲言而前段從好說到器後段從器說到好只一側換法辭玉後即以好作章法秦將伐晉襄不敢從亦不敢阻然而必貌長之矣厚賄以將結之曰君子曰無陋時託辭以爲之名耳

左繡

晉友一曰兩國交好行人之選至重故首兩有文敵國觀縣朱世適好于遠不問其人何如但言亟知前朋爲之此晉山所以爲發也

此篇以秦分術特以與駢趙穿相對而寫以惡佗上爭何爲取目以交叙何爲秦張上是臾駢欲裕而穿得出下是臾駢欲薄而穿欲待則上是當待不待下是不當待而待卒令秦以觸馬以人數給之歸之謀以宜于去之而不是軍門之所以爲出軍之而有除春新出之屬不敵一軍之報也如此可勝慨

識

話爲宣元年放胥甲傳起謝話爲趙穿持碩好勇玩兒憐同獨不見放乃爲後弒靈公伏脉矣 下六卿相見晉接此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腆他典反 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周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 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藉薦也 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 郤缺將上軍。代箕鄭 臾駢佐之。代林父 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 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 范無恤御戎。代步招 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正義曰案輿禮說鄭壞深四尺鄭注云深高也是此深壘之義 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士會七年奔秦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

韓公情況之平平特過下另抽出補叙而結處亦作對寫之筆以配之合來恰好中間散兩頭整無一毫畸輕畸重也何嘗傳寄稍至此　尤妙在經叙備用單句然單叙備用複句敘用法之巧化不可爲　極淡之文有極精之法在左傳實一字苟且詩得耶

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鄭國之憂 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補正曰傳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詩當取亂離瘼矣奚其適歸之意耳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正義以三爲侵伐戰不必 鄭伯拜謝公 公答拜爲行

經 戊申 十有四年 林是年周頃王崩子匡王立春秋皆不書崩葬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無傳告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林昭公卒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孛音佩稽康音厲 ○公至自會 無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廢于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興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弒君例在宣四年○林商人弒舍自立是爲懿公舍未踰年稱君者正商人之罪也 ○宋子哀來奔 大夫奔例書名氏貴

不告不書名已甚多都因崩葬只以禍福二字盡之可得簡括法

二事接連而不敬正相映上不敬在人下不敬在己春秋刑賞只是相屬以勝而已

之故 ○冬單伯如齊 單伯周卿士爲魯如齊故書○單音善 ○齊人執單伯 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傳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 奔亡禍也歸復福也 懲不敬也 欲使怠慢者自戒

○邾文公之卒也 在前年 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因母無寵故子無威起手應從子叔姬叙入若說齊昭公娶子叔姬生舍云云則下語少力矣　下條明叙元妃二妃云云便從邾文公說起一倒一順都有故在對看自得其筆法之妙

叙得名分秩然後附晉時只消五字而了了矣

會晉趙盾本爲謀邾却將得事先應在前便不與永篇佳句化積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驟數也商人桓公子○妃音配本亦作配 而多聚士盡其家 家財盡從公及國 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之有司富者貸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補正曰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經不書葬無可考正而僖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而後少同先儒無致疑者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菑側其反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 陳鄭宋 且謀邾也。

第一句攝其目前之假次句消其後日之患三句又回指其平日之毒四句再詰問之六句斬截剖之一句一轉四爾字兩我字寫得各不相合既和平又輕鬆也

此爾本以爾求之爾為之我能事爾爾不能免我對說中間襯入不可使多蓄憾句便令緊辭中有𠀤迭之妙

自反而縮氣盛辭嚴絕無周旋委曲以五字當八百乘之師左氏筆力亦極肖之異事 明告之曰齊出𨒪不藏頭露尾他處以曲見妙此獨以直見妙筆妙無不妙也

以叛曰王所訴君不君也平字結叛使一層復字結斷訟一層此亦用側承法

只叙兩人作亂而或分或合極有章法上截正叙下截原叙中間詳敘撓計之則三分三合總計之則一分一合一合一分又一分一合前則合與合接後則

謀納捷菑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書九月從告八月無乙卯日誤 字一轉明明逼讓）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則恨多）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解北斗一語 解字此句亦用側注法）（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補正劉歆曰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斗七星故日不出七年）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貜俱縛反又居碧反）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啟周大夫）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使復和親）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群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

分與分接首尾則分起而合收作亂則合招而合結叙得又整齊又變化不知左氏當日為有意為無意其殆匠心而出不期然而然乎

此節宜合前襄仲篇為一篇作者于孟氏兄弟之際三致意焉穆襄之兄弟其參商也如彼而文伯則以立後請其弟惠叔則以毀請葬其報獻子與二子又兄以愛而弟以禮死其孝友也如此穆伯非齊人為親之謀則終于不歸襄仲非惠伯善辦之勸則終于不哭[illegible]完兄弟之初乎文本了結己氏[illegible]而詳叙文獻父子以見孟氏之所以興其衆者在此而不在彼也[illegible]二子始叙其生終叙其死亦隱隱見穆伯從己氏之非如[illegible]而不卒也而垂戒深矣 [illegible] 兩兄弟[illegible] 兩求復[illegible] 自成其殺也

一日不忘宋公一日不順錄公兩事連叙對有亦用一解一例法一是某叙而

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燮為傅）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廬今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鬭克子儀也）初鬭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 伏勿與）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伏後二子來事）復而不出（不得與政事終不出入不書 從於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 年尚少）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禮葬 伏請者 伏哀者）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 不義宋公[illegible] 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書）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

後敍也。一是先解經而後敍也。

請姬爲大辟事，兩分明刺其所已請見執而不歸也。然篤在單伯分中，姬不單伯有不同。今之執使後貴之也，不合文如了得而明，後晰可一略二之法。若故將仲口中單伯只作輕一點，最爲平下了事。先處細味乃得之耳。

說[illegible]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三月而後定，書以九月，明經日月皆從赴。齊人不赴故。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猶言某甲。○夫音扶，己音紀。○正義，劉云甲巳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補正曰：猶言彼己之子耳。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 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 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經)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隣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舉魯臣子以敖父故，公於之懿之故，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曰：弗地曰入。(林)入國書大夫，凡伐書大夫，役者趙穿出是。子是見故，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序列。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illegible]。

因請叔姬郑累及單伯，故先言爲單伯。又此處單伯叔姬漢提爲後單伯至自晉、齊人來歸子叔姬兩節立案而結之，曰王故也，則又與此處不伯相應，并與上王寵求成文，左一絲不亂也。

此節解經與敍事對看，例具其事後敍其詞，前純用提筆，後略用抑筆作文，要前後相顧如此。若直敍[illegible]不相[illegible]，失則自相矛盾矣。

亞旅不必定指上大夫，只是言衆有司耳，亦與上其官皆從相映有情。

王命古制，語語[illegible]亦不可忽。有譏侯[illegible]。

合前篤求復作一篇，[illegible]而求復二使無朝一許之，作一段叙其生[illegible]將來卒於[illegible]及葬，視其卒作一段叙其死歸[illegible]。聲已不哭，至[illegible]兄弟以哭之了，兄弟相

直出者。○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林)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其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傳)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請齊。○(林)蔡莊侯卒，子文侯申立。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成禮爲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正義曰：其官皆從，謂共職之官無闕，當有留治致事者。服虔賈其宦官誤也。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弒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 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

○齊人或爲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正義曰：敖，慶父子。慶父與莊公異母，雖强同于嫡，自稱爲仲，以其實是長庶，故時人或稱孟氏。 曰：魯，爾親也。

晉承遂賴以小國之事大國一段爲主今大國曰以前歷敘陳蔡及敝邑事所謂德則其人也文公以後又歷敘朝齊成楚事所謂不德則其鹿也前法是常山蛇勢中而首尾皆至者也直起直收年月日零星敘述于左氏又別出一格矣

左繡 開頭首尾今語頭承寬有攝拒否則墨畫兩楽竟太嫌矣飾之工于爲命者不自東里始也 歸結正喻大寫是通篇精神處 于泛說而能說亦氣有風致

後朝齊敘到成楚全是嘆謂則建起國其大以陳執言之不知物小則是務作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勑也勑成前好○蕆勑展反）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夷將往朝）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也）而再見于君（君晉靈公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休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休蔭）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庇于大國如鹿赴險○鋌他頂反）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鯈晉鄭之竟）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者只是言從于強令如此以見令之不可走險爭不得而罪之也是被身緊對語而爭亦又與起處相應再卒中藏得細針密線在也 自字世日以敘事爲議論以議論爲敘命歷歷落落極淡極古

于逐成食盃後又見甘酒之爲猶烈也

左繡 此爲商人弒起本也前數行先爲來朔不及往引耗抄伏筆法

六月壬申（魯莊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二月無壬戌三月二十日）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爲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婿池晉侯女婿○）（接穿與池皆晉婿）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甘歜周大夫邥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垂亭○邥音沈）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

春秋左傳卷九 文公 證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伏三句字）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不稱盜弒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有非相爲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以未成君書之子在喪之稱）○夫

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則法也毀則壞法也誓要信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

春秋左傳　卷九　文公　天

以掩賊為名 賴姦之用（用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正刑一議刑八即引小司寇八議親故賢能功貴勤賓之辟未錄）行父還觀莒僕（先適周四字上下旋反）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正義曰

此是左氏議論文字中第一篇條暢平實之作分兩半讀前半正寫去莒僕之意後半推言去莒僕之功而上截又分三層一層先大夫一層先君周公一層說到行父還觀莒僕下截亦分三層一層舉十六族一層去四凶一層說到行父二十之一都用於人主離評略不同開來未始不相說也在其前用排從用對以遂闡起以單調收其紙張八分序其格整其詞贍議乃揭庭之[illegible]分其餘游即是做毀五條論也已

左繡

運偏對說者多只是事用須手有雋無禮有德四德亦美濟四凶說到大功二十二十之一字字九轉與如天矣補相乘花相對齊和相當有矣

此段筆調最佳動拂而不板也

排[illegible]內段大偏力只散語可[illegible]為妥訥喂行以[illegible]去四凶而又以舉十六族作結極平淡處語行極有奇極處

先儒舊說及譙周考史皆以顓頊帝嚳為帝之身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 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隤徒回反敱五才反檮徒刀反戭以善反又音演尨莫邛反降戶江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嚳苦毒反）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隕隊也）以至於堯

春秋左傳　卷九　文公　元

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頑嚚渾敦謂之比周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少皡氏有不才子（少皡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崇聚也靖安也）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

至推此法也[illegible]得首國易身耳[illegible]

忽作一束手不節為兩項分中間合也

元禮四凶四名目極奇[illegible]

此處略變便不板

左繡

[illegible]程法與會淋漓長文最有收煞完密似此一氣盤旋如大海迴風生紫瀾也　起結另作一段中幅收處兩邊呼此文字結收之法

一頭字亦起許多意見算博士得左氏之一體矣

邪也服行也蒐隱也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謂共工其行窮其好惡惡也盛德賢人也　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話善　告之則頑　德義不舍之則嚚　不道忠信　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頑凶無疇匹之貌　謂鯀檮杌頑凶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　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縉雲氏有不才子　縉雲黃帝時官名　學者猶赤縉也　服虔云夏官爲縉雲氏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冒亦貪也　盈實也

春秋左傳　卷九　文公

財也○周禮鄭註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非帝者子孫故別以比三　謂之饕餮　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他刀反餮他結反○正義曰尚書無三苗罪狀　既無去三凶自然饕餮是三苗矣　舜臣堯　賓于四門　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眾賢　流四凶族　案四凶罪狀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而流放之　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螭敕知切山神獸形魅亡備反說文作鬽老精物也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徽美

唐錫周曰大落墨法東西京文往往用此

魯伯敬曰此行父托舊典以劫持宣公也三家擅權權始于此

命與世日雖論其端而其不日對而使太史克者一以見孝謗故實之有據以見書法不隱之有人也

左氏叙法大抵不出一順一逆如此文凡有三逆三順[illegible]說到司城須又[illegible]頭說到武氏又從武族說到司城[illegible]一句第而以靖國人結過不似文字無一事節如此

左繡

以作亂以靖國人首尾照應亦自明整

也典常也此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　此八愷之功　八元之功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流四凶　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應擇行父之志故其言失應有過諱其實也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戴族華樂

春秋左傳　卷九　文公

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也司馬子伯華耦也　遂出武穆之族　穆族黨於武氏故　使公孫師爲司城　公孫師莊公之孫　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樂呂戴公之曾孫　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評輯
定海 陸 浩大瀛
同學 錢塘沈光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載武 參訂
同懷杭州陸 偲巽皋
男 馮張孫近濱
與孫念詒
元孫恩隆 校刊
男 陸麟書芝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宣公上第十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在位十八年

經 癸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卿為君逆例在文四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稱婦有姑之辭不書氏史闕文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 放者受罪黜免者之以遠 ○公會齊侯於平州 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 ○秋邾子來朝 無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 ○林以見分勢侵陳遂侵宋以見楚勢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 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言趙盾取于兵會非好會也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林此趙盾也大夫而川諸侯之師於是始其口會晉師則不與大夫會諸侯之辭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一

凡書解最妙于同而異處分別得清又不費辭也

復諸侯爲其不爲之嗤然而笑乎

此俱諸冷火爆熱處者想見趙穿得乎不得已而爲之矣

左繡

納賂推文子拜成則自行此襄仲之狡也亦大寒心在

此文後半是正叙前半是原叙其所以隣宋之受盟於晉也而伐之晉以鄭之受盟於楚也而伐之本兩開對說妙將鄭盟插叙于宋陳兩盟之中便變化不板

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林百伐晉陽處父入晉都以侵晉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 ○晉人宋人伐鄭

傳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諸侯之卿出入例名氏所以尊君命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成小君之尊也公子當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宣公篡立未列于會故以賂請之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 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正義曰胥甲與趙穿同罪放甲而舍穿者於時趙盾爲政穿是晉君之婿也 而立胥克 克甲之子 先辛奔齊 辛甲之屬大夫 ○會於平州以定公位 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謝得會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宋人之弒昭公也 在文十六年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 三句又承上文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二

猶不改三字東上宣子驟諫四字帶下字字筋節

大抵文字主詳賓略此正法也有時略主而反詳賓者主即于賓中見也此文中二段詳寫鉏麑二人而宣子之賢自見故非詳亦詳寫在士季身乘所以成詳賓略主片段而又須爲非弑君留地步也若詳半驟諫寫得詳盡聽到則後晉弑君便未免有偏背之病作文須照顧通局古今大作手亦何以易此哉

左氏慣用前一推下法如宣子驟諫不聽上將諫此上下公患攻之不對上賊之而獨明殺之又對下遂觸免之以逆自亡也作龍點之筆解此伸縮敘事方

左繡

變面活

末段以云不越竟承上未出山而復反不討賊起下使趙穿逆公子尤事上搭下之不軼老用筆真如環也

衰不廢矣衰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鉏仕俱反麑音迷一五兮反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盛音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氏庭樹○補正曰麑從退則非趙氏庭樹明矣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嗾素口反服本作嗾說文使犬也爾雅狗四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七

尺爲獒晉傳云大夫說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公責文犬如人心可使者不養士而更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以犬爲己用舍於翳桑首山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翳于計反見靈輒餓問其病首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也○正義曰曲禮云宦學事師則二者皆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學經藝常以此爲異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簞笥也○笥思嗣反○曲禮鄭註圓曰簞方曰笥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介甲也倒戟以禦公徒而

宣子弑而不弑之故啃敘于前不弑而弑之故明斷於後夫子語以董趙並提賓主相形抑揚互用收束緊嚴非此不足以作長篇之結構

大史詳以反不討賊爲主云不越竟乃所覘諸也宣子一嘆字僅可以解不越竟不可以解不討賊夫子越竟乃免亦見此事猶有可解若反不討賊則爲無可解此一篇之歸宿妙在漸敘未出山而復于前而特點宣子使趙穿于後讀者自啜啜于未出山而作者自了了于使趙穿也真神乎鬼斧之文

左繡

會寧世曰篇首不君二字特爲少狂放者所爲忠臣左右匡之未必不悟然盾正不欲其悟也靈公之立非盾本心彼將援立庶孽備擅其國方欲甚靈公之惡而快之觀其玩君命于掌握結死士爲黨援嫁惡于穿而德于己實討賊聆蓋道成一流非凡弑君比左史據事直陳而罪狀昭然逆節比于盾亦矣

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辭上遁下往屬靈輒亦去○言趙宣子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八

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周語言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世家成公周女也壬申朝於武宮壬申十月五日既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較音角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詛盟誓○正義曰爲奚齊卓子以庶奪適晉國猶其爲亂不用復育公子故文公之子雍在秦樂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若如服虔驪姬身爲此詛姬死使應復常何有文襄之子孫驪姬之子今乎自此之後與立公族而顯者亦少惟有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愁見傳昭十八年鄭人救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之外更無其人長由適於只卿

三項以公族爲主看其用筆詳略輕重之法

左繡

從無公族說來凡三寫公族而繫之以爲公族大夫章法與下并福相似

不被任用故耳。按二五稱傳曰驪公子在部蔵韓
傳曰穆姬屬惠公盡納群公子則服說自確文襄或
除其禁後復爲六卿所錮未可知也 自是晉無公族 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掌敎公之
卿所錮未可知也 之官。掌教公之
子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 弟
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 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 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
餘子之政以教卿大夫適長之次子 其庶子爲公行 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 晉於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皆官名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 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 曰君姬氏之愛子也 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 微君
姬氏則臣狄人也 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爲適事見僖二十四年 公許之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九

冬趙盾爲旄車之族 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 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括爲公族大夫 ○旄一本作軞 括者沈氏云君姬氏之愛子故爲泉之適。正義原同長而使趙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牛不稱牲未卜日 ○葬匡王 無傳四月而葬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無傳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再與文同盟 ○(杯)○ 葬鄭穆公 無傳 穆公卒哀公夷立

此篇是議論中極有主腦文字發頭提出德又從德推出天使他問心不過又詰口不來語語嚴厲真足以褫奸雄之魄而消覬覦之萌矣

特特問鼎便滿肚注意在鼎開口却說個不在鼎已是使之爽然自失及至言

左繡

德言天而歸于鼎之未可問却又未嘗不在鼎也真縱橫如意之文

學從不朝說起若無輕重却來平敘三代又不見鼎架文從鑄鼎說到定鼎定鼎是主鑄鼎亦須有中十兩句說九州中間而窮遷遠而十兩只有載祀六百四字獨用略筆轉過圖點氣有銳托又有間架尤妙在將卜字插在大小字樣宕盪爲一篇之紐領恰與起結三處不亂作章法似此結構誠哉巧奪天工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正義鄭註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也 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復異

○晉侯伐鄭及郔 鄭地 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侵鄭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 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 ○伊音指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示欲偪周取天下 ○(杯)鼎周對曰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十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禹之世 遠方圖物 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牧貢金 鑄鼎象物 象所圖物著之于鼎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若順也 螭魅罔兩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莫能逢之 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 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 載祀皆年。商祀六百 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天祚明德有所

所敖之一弗受兩射都寫他狼子野心處然眞在攻王射王故以是字作轉下亦以逆滅應之段落明晰

一篇結構起處第一層以下當直接子文之孫箴尹云云此又重文倒敘此段前

左繡 爲若敖氏作註腳接爲改命曰生作襯起也而獨歸於菟特表所生之異與狼子野心相映成趣不忘乳者反以野心滅宗乳于虎者獨以勸善後分明入兩截心欲向人心之別爲天生奇事成此奇文者矣　左氏于此倒敘處見文法之變又情之深

從子文生起極點一生字後半忽敘到若敖氏由此敘到伯比作子文房筋爲箸末一生字作引結世文情

王或庵曰常熟讒師鄧七同其二武曰樹七耳何必同讒師曰天地生物無心有氣無心以得數武地而七株恰七株也有氣以得數武地而七株不同其一二也有一氣何是故兵道不啻是同

王之子爲質焉弗受。王文成後 烝野楚邑 三師於漳澨 水邊○澨市制反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皐滸 皐滸楚地○滸呼五反 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 兩射其一在王下一在七上 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汰他末反輈陟留反跗芳扶反著直略反○按汰正字通他蓋切 又射汰輈以貫笠轂 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 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 ○正義曰以此强軍人之心也 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初若敖娶於䢵 䢵國名 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 畜養也 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 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夢莫公反又亡貢反 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 以其女妻伯比 妻七計反 實爲令尹子文 鬭氏始自子文爲令尹 其孫箴尹克黃 子揚之子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易其名也言其更生 ○林

又不進處俱不同處處同無變化處處俱不同無血脈文章于此寥寥其中極不同之中雜之一二極相同之處非此道乎此文前以熊虎豺狼起後以虎乳於菟映使是此法

四節連讀首節高固止公請叔姬作一總挈次節結應公如齊三節敘送高固

左繡 叔姬用明末節變結用暗而擁以四也字註眼作章法若分四段看之都不見其妙耳

次節書逆不言其事事已見于首節也末節反馬不言其人人已見于三節也四節又可作兩對讀

上三節都明點經文此忽節去七字但緣有法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前年楚使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叔孫得臣卒 無傳不書日公不與小斂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叔姬寧固反馬 ○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留公强成昏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公既見止連昏于隣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于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厭於涉反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逆諸侯稱女逆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春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凡也不于莊二十七年發例者嫌見逼而成昏因明之

○冬來反馬也 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天王求后不與高大夫之用[illegible]也

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八字中有兩人民文字在此只是曲要之亦左氏用熟之

左繡

蓋法也　蓋所謂惡貫滿盈者本乎此

此等頗爲[illegible]頗似此用經最妙而爲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爲明年晉衛侵陳傳

經　戊午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無傳○冬十月

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內平皐縣　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爲民所疾　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殪於計反○正義曰盈其貫者盈滿其心使貫習來伐劉炫據尚書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非也　周書曰殪戎殷。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　此類之謂也。爲十五年晉滅狄傳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爲成二年王甥舅張本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二子鄭大夫　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離下震上豐

左繡

入春秋以來書凡會盟要至此始發例者兩事不肯與謀兩會與齊尾馬牛而會以伐之故特明其不與謀也以此見左氏作傳行其流水不似後人印板作語生活

☲☲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蔀步口反闚苦規反闃苦鵙反　弗過之矣。不過三年　間一歲鄭人殺之。

經　己未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傳○大旱。無傳　書旱而不書雩雩無功或不雩○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位衛始修好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爲文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爲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之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爲子公弒靈公

故諸從晉　且求縮

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同歃者尊卑之別也

厚責朝聘而薄責私覲之事連書晉霸之衰可睹矣　兩兩相形意在言表

晉卿遂成齊諸

○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黃父即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後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經(庚申)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畧書有事爲繹張本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

○戊子夫人嬴氏薨(無傳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經)○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十日食)○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敬謚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克成也)○城平陽(今泰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諜間也今謂之細作)

此篇記傳反於于經亦以聖經筆削意足無容復贅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豈左氏亦有不經意之作哉

一許爲後半部吳越許多情事作引子獨見楚強而已　大運人事大都循環倚伏方伯無能晉勢已日替文止與介服楚已熾今楚卅而歸而吳越已駸駸乎從明藪其間矣可懼哉可思哉

因事而易麻因雨而遲葬皆禮之權也一則斷其爲禮又引禮以辭之而一則不置一辭蓋遲葬不失禮之常易麻遂爲禮之變也文以載道用筆詳略所係之重如此奈何若焉而之

于取于陳兩寫取成而退而楚驕成矣

○有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補正羅泌云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爲一國名傳氏以爲蓼群舒之一也)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也)盟吳越而還(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彊吳越服從)

○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郤缺爲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克爲成十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

備火葬則以下柩○茀方勿反)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

○城平陽。書時也。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鄭)

經(辛酉)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林取言公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八月滕子卒(無傳未同盟○林昭公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不聘則微辭以刺之來聘則厚賄以懷之周家忠厚原其末流乃至于此

左繡

三師寫成一串不費餘辭而了了

寫公三個人是多辟者渡帶一個人是立辟者將將四個搭寫一遍而以孔子引詩斷之恰結上二層章法見成之極

伯會於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卒于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林成公卒子景公獳立○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林成公卒子穆公遬立○宋人圍滕秋滕恃晉而宋圍滕以見晉霸之衰也○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于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名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徵也徵聘不書徵加諷諭不指斥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春秋左傳　卷十　宣公

○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為宋圍滕傳○會於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於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衵服近身衣○衵女乙反衷丁仲反洩

甚猶為無益況其措詞而深一步殺洩使人知宋敗猶不可言矣

言國事者前有洩冶後有國佐危行言孫殆指此等而言耶

其事在前其文在後此處忽然著此一筆亦奇

子良知之而無解于國此一人之憂不敵國人之喜也惜哉　言救鄭而鄭獨

左繡

敗楚師不但楚怨亦晉所不樂也況在己又無持勝之策乎子良之憂所包者廣矣

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多辟匹亦反立辟婢亦反○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於柳棼柳棼鄭地○棼扶云反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

春秋左傳　卷十一　宣公

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齊崔氏出奔衛齊崔杼見舉族出因其告辭以見無罪○公如齊林公朝齊止此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弒○林靈公弒子成公午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

崔杼之逐特標其不終耳然在此時固無可罪者此即不逆其將來之意

曰守臣某制固當告以名矣曰崔氏雖見罪于杼亦有國書法固兼此兩意

只註兩字而詳具發出無不情肖其口出於筆正不在多

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然則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林〕周聘止此○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林〕宣公而下往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林〕宣公聘齊止此○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楚成君故稱君命使也○佐齊卿之交自是疏矣○饑無傳有水災爲穀不成○楚子伐鄭

傳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比年朝齊故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杼音佇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存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前備寫其事此寫其言前三人合寫此分寫盡其淫昏彰其戲慢其直書出他肆無忌憚來不如此不足以死云也以君爲主故對寫中有輕重筆法在

鄭此則幽公之亂直公子宋歸生耳歸生爲宋成濟矣不討歸生前而鄭棺子死後亦執其諡務而已前未得晉平則以相會者免弑君之討今既得晉成則以斲棺者謝弑君之名益居然自也已伏背晉從楚之根矣爲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女音汝對曰亦似君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大無嫌是公子盖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徵舒病之不堪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晉宋衛曹

○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采于劉○師伐邾取繹爲子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於齊齊侯初即位○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國武子來報聘子報文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縣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林〕靈公初謚幽公葬不如禮故改葬○正義謚法動靜亂常曰幽謚之曰靈

一片血法好做論又須好襯托耳

楚子縣陳是一件極便宜事却不知為世口實正在于此起手陳人無動也然無畏寡瑕口氣蝗語取門居然罪致討作為皆是特特寫作堂堂正正為下文四字一笑也妙絕

前段從正意引入又將正意申說後段只將喻意一點便作正意已具于前也用筆神縮入化技癢乃復封陳寫解明會心神理吹澆欲活矣

申叔時曰喻者愈也謂其較勝于正意襯托得正意醒也若喻意不如正意不如無喻矣○伐陳入陳縣陳封陳紬在實綫不走一絲

厲之役前不正叙後明逆處提掇寫來與前書晉見鄭伯遇之亦在氏之變調也 逆下文作一總註逆歸伏下內和句未得志伏下收怨句受盟伏下入盟綴事伏下不能事晉事若無一問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正義曰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猶鄢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為左拒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云使隨人守舟蓋楚私屬不以告耳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 （林）言尚可有辭以自解乎 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 蹊徑也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

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于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儕仕皆反輩也 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正義曰討夏氏鄉取一人歸之夏州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得禮

○厲之役鄭伯逃歸 厲役在六年○此傳所謂 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徼事于晉 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復事晉又無蹤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其事更伐楚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左傳卷十終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貫武 參評
同懷 杭州陸 偲巽皐
男 馮張孫近濟
　 淵孫念詒
　 九孫思虔
男 陸鶴詩莘文 校輯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宋林堯叟居翁附註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宣公下第十一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徼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邲扶必反一音弼）○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正義曰此年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為宋邑也傳稱師人多寒十一月令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於清丘（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附書人同盟猶曰人自為盟也書法如惡曹應上中國又無霸也）○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

晉歲入陳今葬人鄭兩事接連皆為鄭戰作引陳縣復封鄭了別人一篇妙文

妙在字字有鄭人許平斷了自己一句妙文妙在字字可泣摹擬變化真如如何之樹隨乃改味也
許平全以下人為主下人不但指肉袒牽羊看他一篇之中任恐伏罪何両乞憐語得音辭悱惻悲鳴動聽楚莊英雄不覺入其元中矣
以一唯命領兩唯命先將俘儲兩項說盡巳自死心塌地然後將若字一轉婉轉說倒使改事君却又以共所敢望連忙縮住不作十分希冀而聞者自為之平心解頭文到至處哀樂皆能感人連讀兩篇致味各別其詠陶謝雜所自一耳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失所以告楚窮也○陴音皮僻普計反倪五禮反音詣○正義曰僻倪者看視之名釋名云城上垣曰陴于其孔中俾倪非常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於逵路（塗方九軌曰逵○說文作馗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馗）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徼福

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正義曰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正義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滅鄧十八年傳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此十一國杜氏沈氏以為傳是小國楚自外為九也○按此說亦未確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豈止於此兄誰非小國誰非先屬何必權庸愚意不過遜言比于楚九縣耳若從滅國說來與不泯其社稷不合補正傅氏亦云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服事恭謹如其屬邑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此自城濮後又一首叙戰大文也洋洋灑灑只作三大段寫前起至必長者圖是未戰前事從少師至齊潰是將戰正戰時事末段是既戰後事通篇叙議兼行而前後著力在議論中間著力在叙事議論用整片筆法叙事用錯綜筆法提之晉為主而以楚對寫夾寫其間鄭則時作穿插點綴遂令花團錦簇無妙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

春秋左傳【卷十一】宣公 三

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春秋左傳【卷十一】宣公 四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次叙鄭使一段前截救鄭後照分鄭之
此文一篇之脈絡

一段層落生動重項往各直寫出楚君
一側精神本文亦精神有倍　于字只

作虛字連下之縛不必解作曰字上兩
發用于字下兩處便一用以字一用曰
字變換可見其君作句筆如以在軍作
對兩無日不討兩訓之一串做之一篋
之長短多差中自有整對之法在

文要賓主互用此篇寫晉敗于邲當以
晉爲主而在前則惟不仁師亦師無成
命楚則壯氣昌長爲陪邐變人亦都是
好戰乎晉得而敵之後文于前半詳
叙晉來叙楚而楚之形勢已突然矣于若
入口中中間晉楚逐段而下意已斷上
于楚至末通神寫楚于後半寫止戈爲武
之意直由起上合兩對前面相應前側出
主入賓中則賓主對寫不則反賓爲主
章法神化無迹非後世所能彷彿也

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趙莊子趙同趙括則爲此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收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熒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熒陽縣西北○鄗苦交反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戌雖律反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蚡扶粉反○正義楚世家云熊咢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按杜註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篳路以荆竹織車藍縷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

一大段後更作三小段以伴之濃淡相間最有章法

以上是議論以下是叙戰都兩邊淺淡
此一節却兩兩作旗鼓間之局如山之前
後處文勢頓此一寬也

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補正傅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我戎車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補正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有百人故曰一卒一卒之外又有餘卒二十五人爲承副其數如偏法之有兩也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正義曰內官親近王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爲楚

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知音智[illegible]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趙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克也言欒書之身行能克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曰少宰官名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正義曰莊十六年楚師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

軍旅叙忙中忽著許多辭令此與下兩獻麋皆是絕妙好辭

楚求心曰楚大國進而繫晉在內地而散以倂考之楚固以成何晉吾廿其說而佛自定此其議論反覆之間雖突忽至遂不能支求爲河曲之交敎甚可得也

盟有日矣遙與開鍵前文只點六月此處點一日字下文便點出乙卯戰日并後文日中日入夜字昏字宵字都從此而伏精妙不此

叙致師忽用排調先提領一筆次分三段後複結一筆尤妙在詳叙其言而畧叙其事旣極翻排又極簡括眞妙文也凡以議論代叙事皆其法皆出于此

文要緊鼓祖配前路都用致乍致師忽用三排到後半分叙三軍于中軍先濟則曰舟中之指可掬也于上軍不敗則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于下軍偏勝則曰吾不可以爲射故也恰與前三段遙遙互映誠哉精構天成

傳五年肯止之盟鄭伯逃歸自是之後鄭始時復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徃來于鄭唯成穆耳肅王 成王孫 穆王子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 淹留 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率遵 寡君使群臣問諸鄭 過也 豈敢辱候人 候人謂伺候望敵者 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言誤 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遷徙也削迹之意 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日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 ○正義周禮環人掌致師鄭云致其必戰之志蓋致已欲戰之意于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也挑彼晉師故曰以致晉師 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也摩近也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 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兩或作輛力掌反或音亮掉徒弔反乃藪二反○正義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飾正鄭氏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折馘斷耳 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楚人逐

皆行其所聞而復已結住上段此下趁勢從晉逐楚引到楚逐晉直走乘晉軍方往行文眞有逕刀快馬之樂

文要緊此錯綜如旣免二字乃束上轉下法蓋此下本以逐魏錡逐趙旃相對而寫却嫌其板故從射麋獻麋生情而景上下牽搭寫去至正叙趙旃本當直接夜至楚軍却以論備有無一番作復間斷之逆令樂伯與魏錡實斷而反聯魏錡與趙旃宜聯而反斷叙事之妙生龍活虎矣 文自趙至楚子求成已作

數番頓挫變換都兩邊各叙作者終恩變化多端何至一遞一層作尋行數墨生活文至此其然驚出中間一大段錯綜互文字來猶飛針走線之奇也

自盟許之下本當直接夜至楚軍因要插入論備一段文字遂著與魏錡皆命而往句插入晉一邊來便急驚將不顧先讀伏得一筆哧當其寄插者對此不免繇乎係同耳 凡掉點之筆不干文前前于文後此皆命而往句却安在中間作束上起下之筆既作間斷又作聯絡妙甚

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旁夾攻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絕妙描寫 麋興於前射麋麗龜 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兩邊都添出許多人熱鬧之極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止不復逐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 錡魏犨子欲爲公族大夫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戰上二還字 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 文妙于對寫此 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 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爲鮮見 叔黨命去之 叔黨潘黨潘尫之子 趙旃求卿未得 旃趙穿子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又回顧有日矣一筆 郤獻子曰二憾往矣 獻子郤克 弗備必敗 溥前文作一提掇 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 乘猶登也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徹去也 彘子不可 前不可戰是作勝此不肯設備 士季

趙旃奪車一節今從文勢省釋不點下事兩于末段另寫皆錯綜法　此起不點下軍後則于中軍上軍兩宿補點顛倒五行手段

針者韓傾故挿叙在此然于後事則是徑註法叢得此預先註明便知王乘左廣乃乙卯日中至日右廣乃是日入結處單言乃知帳了大半日伏線妙

此書細心者耳

文要提清線索首段自晉師救鄭至必長晉國詳于叙晉而楚師次鄭次管次寫于中中段從少宰如師至王乘左廣詳于叙楚而晉人請使名盟次管于中一路都參差錯互而來中段後點行尤使人眼花撩亂得此兩路相對頭緒了然提束之妙此爲第一矣

一段寫得如花如錦疊紙上亦美業在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覆伏兵七處　帥將也置防　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補正曰傳因十字詳二人逐魏錡　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　趙旃夜至於楚軍。布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已從人入壘以取御也○正義曰使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補正傳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爲偏今用舊法而易其名　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反○御許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名伯所說之說或讀廣者非　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軘徒溫反○服云軘車屯守之車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　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薄迫也。○正義詩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車行皆前有此車鄭釋其義曰鉤車備設鉤鞶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寅

風馳雨驟中却閒以引詩引軍志爲探叔神有傭鼎鳳流不作僞父而目

前文多少起倒多小離合幾于急不得鼓此處忽然無端而來于截下對叙之色然而駭何怪當局之手忙脚亂乎須知此段直從盟有日步一氣趕出眞神來之筆

文要部署安詳含卒合戰固非一筆兩筆所得寫盡也看其將中軍先濟作一影然後另提筆開寫上軍再換筆補寫下軍而以餘師不能軍云云結之臨此亂率寫得極爲楚全在段落穩穩頓挫參見井書手法

此段另叙上軍事又帶叙晉不使備點日入今前文不漏亦爲若不少又是眩則不進少進一段文字便按從軍不敗二隨寫去不見斷續之妙也

文意從車馳卒奔而來故處處就上點綴亦片段之法

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戰心　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正義晉三軍上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正義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今中軍下軍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唯上軍在也　陳名○拒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游車補闕者　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　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　殿其卒而退不敗。以所將卒爲軍後殿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也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補正曰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唐書李綱傳監大毬戶皆道車馬不敢

前皆此意也。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正義曰桓八年傳云楚人尚左謂以左爲尚此云先左乃先爲左并觀上云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右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偶以乘左得勝因是常先左也。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正義曰邪行則旆在軍前不是車皆有旆此蓋晉車前載旆之事。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惎其器反。○正義曰扃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脫之而後進○補正曰定四年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杜預惎毒也傅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旆投衡而出耳未詳。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帆凡劍反本作帆音泛於賣反。○正義帆是扇風之名不帆風則車驅故得出坑也

晉人作異語然是借此襯出敗卒不敗爲上軍略見生色與下不可苟射爲下軍略見生色可智是時時爲上會察書黃芮出脫躡映前半篇議論以反射林父不知所爲爲補暴針筆法也妙相炎

此段接敘下軍事越樹事頗可不敘而特詳之者蓋以逢大夫尸子爲知莊子求子作引又表兩邊各有死亡爲二國暴晉作伏而趙旃魏錡前既皆命而往此處又須與荀武子再見一番不令偏枯也行文配搭要匀其法如此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林 晉師既出險乃顧笑人而慢之言我師不熟奔北不知爾大國稱爲前後數奔之習熟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逢音龐。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傁素口反。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遂接工尹齊句。楚熊負羈囚知罃。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房箭舍○擢直角反菆側留反。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正義曰車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可勝既乎言用之不可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王子穀臣楚。先敘事後追言下所先追言後敘事變樂好。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此總敘結出晉城敗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補正言其軍囂無復部伍。將此句見楚勝晉敗亦由于。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重直用反輜側其反。○正義曰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君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司馬法曰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輦又曰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後世輦多。

三句收束全篇楚軍于邲結次題次什晉餘師結中軍上軍下軍宵濟結中軍作濟師遂濟一二結過下段單收楚邲作意前後之詳矣

會軍世日三提河字五點濟字是大關目處

文要收局嚴重如此大筆輕爲之重須彈壓不住晉此節編料七德味厚而色澤又與起士會桑前初文相應處處經營匠心

文要立言有體如此篇晉敗楚勝幾于于楚奪晉今只敘楚不爲京觀並不十分誇耀而無七德直句句自結敗缺于扶晉帥楚之旨不啻如自口出也又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

賄則無及也。蔿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丁卯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林吾大夫始特會楚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林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僖二十四年宋當及楚平矣不書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林林父稱師滅國之大夫猶貶也見敗荀林父滅潞氏不書臨命滅甲氏不書

○秦人伐晉無傳

○王札子

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札側八側乙二反

○秋螽無傳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杞邑

○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冬蝝生蝝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蝝悅全尹絹二反劉歆云蚍蜉有翼者董仲舒曰蝗子

○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

此句原連上文之尾

此篇傳宋及楚平事兩段以後半爲主盡以解揚死不失信陪起無詐無虞也通篇信字作骨歸結在末二句把宋叙宵宗請都分明以晉君之不信映出晉

臣之信爲楚宋作反映之筆故高下在心四字與託盟曰八字緊相映爲一篇首尾關鍵不得此旨專就而支離矣

不惟議論前後呼應一片并叙事亦前兩相映發諸樓與登子反之牀中間又夾寫一番首馬前者照耀成趣閱心妙緒觸手紛來

王以信責揚即以信自予以信責揚全在既許不殺以信自矜却正在臣之許君妙將命字伴說又將死字串說尤妙于中間將賂字逆折層層解字字駁逆視君精如環無端千鈞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垢古口反或作詬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賈廢隊也○賈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得其所是成也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子將去宋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

下半篇筆時眼上截若開聲極點是合
傳法之正宗
此篇楚莊都有幾分理學如此處王不
能答更全是為師揭所動不能作高下
在心面目乃其本真未識滿也
一語有二不吞進退兩難戲然一僕者
從而解之此等布置何特與登牀告病
者點染生動頓作閒文讀
宋及楚平是平之極係自宋也登牀告
病語語真實宋以信感楚亦以信孚矣
退三十里便是楚不討宋華元為質便
是宋不虞楚再平字十分精彩便是結
傳字十分飽滿也左氏手拍文都寫信
字真不料此處又有此色文字
與之盟而告王老單叙去帥國盟詞更
有作道繡斷鍾力千鈞　盟詞簡質

左繡

總以信為主抽出異解另語補配成章
法若千上文隨手寫却更何處另覓抄
錄耶　備盟詞作斷又一如法　正義
註大抽不可從
此篇傳晉滅狄事而潞子無罪罪在酆
舒文中狄有五罪盡在狄矣不曰舒而
曰狄以酆舒為政舒罪即狄罪伐狄即
所以伐舒也至和滅潞又不詳嬰兒之
歸而備詳酆舒之殺蓋於爭則滅狄為
主於文則酆舒為重其法並行而不背
也

必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厭宋而去故曰棄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子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補正邵氏曰華元登牀乘其不備劫之與盟也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骸戶皆反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正義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討為退師若孟任割臂盟公之比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正義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儁絕異之稱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有三儁才待後之人兩意轉接文作兩
層拔駁前一層從儁才說到待後後一
層從待後復說到儁才恰將五罪四反
分對兩頭而以後無罪復有辭安在中
間作接遞詰難也筆接其意編收其辭
而補局又極緊嚴可謂出奇無窮

左繡

一辛字寫出王孫蘇究竟寡不敵衆為
下出奔伏筆
杜註傳事此以示教非教人役志於鬼
神乃教人無違于治命也背而必字都

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也○史記殷本紀云紂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武王伐滅之是恃才與衆故滅也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字○正義服虔云人反正者皆乏絕之道也○按文反正為乏之正字之反即為乏字故文乏篆作正乃反正字徐鉉曰尚書惟正之供反正不供故曰乏又周禮大射共三乏皮為之以避矢通志曰正乃射侯正以受矢○乏以避矢是相反也舊註皆欠明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

書經其呼嘒叫人子何從制斷抵出治亂二字一經權衡寘輕立決解得甚截又承嫁命此古也天下無雜瘀之事亦無雜搆之文矣

秦之力人也特著此筆開出下文一段註暫來以顆爲呼與伯氏只作本何註解者錯認耳別

前半點一命字又點一治字至末以一餘緒之日用先人之治命結構極精

先掠後開處代斷意乃一定之法此文忽將未與斷兩兩對寫實亦實能亦廝寫得與天下之事相似而又各各生動不同精三寸傳者初不知其變化乃至于此

羊舌職說是賞也以叔向之父引周書之數語斷以此物中間轉出用庸祗祗可謂也前段晉侯功賞士伯何將賞相于時伯賞士伯後晉侯賞士伯亦使將士伯庸中行伯終篇士伯洗伸庸庸祗祗之語如此等語斷後演興

於稷以畧狄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晉地○顆苦果反）獲杜回秦之力人也（見非鄙反不可）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顆之父武子魏犨）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補正曰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昔日治劉子駁析謂子產曰子產不時其治也謂何其醒時）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躓陟吏丁四二反）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聚此以示教）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氏桓子字也○喪息浪反下同）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

詞西戎獨同爲惟惟淫佚之作而風調更別篆煉玉樞

蘇氏應說來至此至精左傳寸寸是玉也

前年饑稀亦被制爾政得而孫浪害之旨　稅畝而仍不免于饑與其以冬蝝爲本何加量什一之財乎

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又推廣之）○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咎其九反）原叔趙同也 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晉殺趙同傳爲成八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蝝未爲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爲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 戊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正義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在就之榭前者無壁也如今之廳○補正爾雅云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以宗廟之重而書之二傳云災樂器之藏非也）○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傳）

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羊舌職引禹稱善人二句為主下又引詩引諺以證之一正一反相示說下中以善人在上四句無幸民為轉樞承上文字必以此為主也

一行中凡六稱火字如散不瀆圍

繹辰不書晉所之局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正義曰天子大傅三公之官諸侯大傅孤卿之官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為霸主侯亦置之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矣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盜為善人所化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正義周語云凡非殽而食之曰殽則殽是可食之名切肉為殽乃升于俎故謂之殽烝亦見特牲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子士會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正言士會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敘者條理分明極簡極整此等皆所謂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者也　註士會稱也雖享亦當用宴禮在言外正以不說破為佳

此篇作兩截讀凡支有叙有議大抵一串此獨叙議各自成文然其意未始不相貫也蓋以會叙斷道而獨歸之郤之不已而又執晉斷道貢侮者而郤之怨不已甚乎前半極寫郤之怨怒而為盟諸侯業而後半追而不敢以懼諸侯雖捐棄三子言之代一線諷切在裡許也融會得之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文同盟○昭公○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申文公卒子景侯固立○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

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斷道晉地○斷徒管反一音短○杜同盟王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月同盟者衰矣○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徵召也欲為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頃音傾跛波可反○穀梁謂婦人乃蕭同叔子頃公之母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

上半以欲會諸齊爲起訖下半以兩晉人一執一釋爲起訖此又分之各成片段之說也

先從諸侯一反一正泛泛起以下撈三子發言來者之可矜後四轉極言執之之無謂又痛快又婉轉字字圓緊前用兩於字一爲是後用四以字相配爲章法然後離四轉原只三層都說自己不是所病於子何罪而信泪伏極得諸侯者則一層緊一層而說何利焉用之兩則一層寬一層斥以不十分激怒郤子也妙極矣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爲成二年戰張本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於斷道。討貳也。盟於卷楚。卷楚即斷道卷音權又音拳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溫。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苗賁皇楚鬭椒之子楚滅鬭氏而奔晉食邑於苗使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亦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王傳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有悔道使之心今又久之必附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謂得不當求之辭

士會致事戒子全爲郤克用事起見故篇中詳于論克而略于訓子起從晉師還叙入緊承上文一氣而來爲一篇文字之根結處點出獻子爲政一篇主腦而將老乃前後首尾呼應大旨了然矣

爲由喜怒作用來不同頭由語此與子文僭國一樣見識一樣論斷而理解各別精意層出不窮

公弟叔肸得書卒固當記日以存之耳一行中凡六稱弟字此等皆有意以備見致者

逸。經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豸直是反解音蟹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

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見爲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傳無○秋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宜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於鄫。傳例

此行敢以平鄶克之怨宜故盟貫師還
費爲邾言所不缺韻也
晉侯賦會盟以禮遂而朝假盛述與而
其一夜會盟卽其信晉侯不若其裒稱
克之甚也而勢眛末矣

左繡

次叠之用其仇未報今役猶微淅所來
甚矣鄰之世爲有弱也
此條本連上如楚乞師忍一節編者
以經在戕鄫下故割之耳
後文只有於氣止只作一濁筆之筆乃
記事之提頭也
此本傾爲暗吳二公作偏奚子宋偏非
三桓鄙其志不過假公以私報懟而已
季氏耳故季氏遂以報之乃奧恒子所
謂驟入入亦誅之者也文中一誤字三

日自外曰戕邾大夫戕鄫殺鄫子 ○甲戌楚子旅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吳楚之㬪僭而不與故絕而不書同之喪嘗以懲未名之僞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齊者其能以禮還不書於者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耳猶竟外故不言出○笙音生徐又勅其反一本又作往亦作柯按徐後音是依三傳文

傳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晉前與齊盟守者解故得逃

春秋左傳 卷十一 宣公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書欲者行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弒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 成二年戰于鞌見 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 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公室○張一音陟亮反 與公謀

欲去三去之正相反
既書其返而又言欲去三桓之失文似
書後不責不知果去三桓而張公室雖
使得留有人與臣有奚爲之責何與書
以善之則不稱善其得復位出奔之禮
也已
文子一我字說得三桓與公室是二是
一具使臧父不何以爲斯而非宣叔之怒又
子使已出脫歸父又必爭也

左繡

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遂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爲之辭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 遂逐東門氏 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子家還及笙。 子家歸父字 壇帷復命於介。 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壇音善 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 即位哭三踊而出 ○袒音但 位在國外故設禮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 卷十一 宣公

左綉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鉞右文
仁和沈乃文煥武 參評
門人 杭州陸 億與阜
男 馮張孫延濱
貽孫念祖
允孫思孟 校輯
男 陸麟書瑞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成公上第十二

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在位十八年晉世家云母穆姜釋例以為宣元年夫人婦姜至此始十八年而成二年公子公衡已堪為質則成公未必穆姜所生按古人生子或早為質又不必年長世家說可信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傳 ○無冰 無傳 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甸徧諺反○正字通云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以甸為名古甸乘同也○正義曰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備齊難實為之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築城備難非時不譏而此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頌公車千乘昭公之蒐革車千乘木足拒敵而又重斂故譏之○補正曰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賦增三倍恐未必然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

左綉

一使人平戎一使人拜成起手為得鄭重便見盟不可背而大國不可欺矣叔服語言簡而意足

三月都用雙承而接不作例敗筆法左氏又無不可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 ○冬十月 書秋從告○茅戎史記三傳皆作貿戎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不文十七年邾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謝晉為平戎 劉康公徼戎 劉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正義曰單伐杏平不足伐也欲伐其國耳以太平之日設備踰肘今既平 將遂伐之 大夾必無備故下云遂伐茅戎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 叔服周內史 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左綉

此等處秋收太備其備之故則倒有在也許見其百止條

握鋒既結齊楚備不能留于宜叔口中敘出而齊楚同我便見晉盟無益小小處皆有爭氣也

前後三節末一事串聯收又此節亦見于其中成其使的則人人自彼

一行出我字說兩者皆字說三晉齊楚說四者不知晉幾許為聯註脚知其用一同字簡傷極矣以我偏主齊楚為實晉乃相束件說不重也齊楚又重在晉盟上為齊間無說來故日朋面對着

雖作斷制實欲嗽則心

○為齊難故作丘甲 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與晉盟懼齊楚 ○秋王人來告敗 解經所以秋乃書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 治完城郭 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 同共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逞解也 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 壬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 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補〕衛書大夫帥師于是始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魯乞師于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于國備于禮成為卿故也鞌齊地○鞌音安〔補〕曹魯國卿是各自為師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各三家之勢成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補〕楚屈完來盟于師齊桓公退師而後盟于召陵修禮于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郤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于齊也夫以齊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為之甚矣兼戰之危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補〕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 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穆公卒子定公臧立〔補〕 ○取汶陽田 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冬楚師鄭師侵衛 子重不書不親伐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穆之君故○〔補〕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齊在鄭下非卿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三

左繡 此平齊之機也龍人失之豈特衛而已哉耳 無端著一發字以下幹幹由此為一段 字攢足亦全力

此亦敘議各自成文與斷道篇同孫良夫前言將謂君何猶知有君也故夫子亦飾以君之所司論其名器假人之失首尾相應盡事義而文自聯矣 國家從之亦與前國卿三句整而用筆有賓主輕重之別

是五經闕文夏有傳闕文鄭公經說乎閏月傳說乎無獨必有對也

點清上事領起下文以結繁為提筆又一總結 捺此句則仲叔于奚上文未

傳曰卿不書匱盟也於則楚卿于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攻龍門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 封竟 弗聽殺而膊諸城上 膊磔也膊普各反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書其義未聞 ○正義曰夫去稱之方言云膊暴也〔補〕齊人取龍兼侵巢丘不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 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君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 闕文失新築戰事 石成子曰師敗矣 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欲戰故 子不少須眾懼盡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正義曰成子欲使須救子者指斥孫子其言並告甯向故皆不對 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 隕見俘獲 子以眾退我此乃止 俞云我以禦齊師 且告車來甚眾 齊師乃止次于鞫居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故並告師中

曾明叙且告車來其衆並只作虛寫之筆實于下截點出也須知許之意不但夏有下有闕文即我此乃止乃止一字與下齊師乃止對我此下亦有闕文且告車來其衆句係在齊一邊語故下接曰齊師乃止我此句上亦有闕文也舊註俱欠明

左繡

此篇在字之右窮截上半以救魯衛而敗下半以賂魯衛而賂皆以晉爲主而上半主齊勝不勝下半句句見齊臣詞氣之不撓使人誰任覺死有生氣此全篇章法一絲之妙也

以晉爲主何故上半敘事下半議論都注意在新築以繆因故不用明制只將齊一邊理直氣壯起手只收新築不過借他敘點門面以成一篇主腦而神理則別有在也左氏根見晰徹下浹使人玩味不窮以爲故爲騙人則大之矣

韓滅鄭四大戰都有斷語此獨無斷語者蓋既不便貶他又不當獎他則即

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 既。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王肅云軒縣曲縣一面故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爲民所信 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 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 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 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 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 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爲婦人所笑遂怒欲魯衛因之 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請郤克故不書 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 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不中爲之役使 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代荀庚 欒書將下軍。代趙朔 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逆晉師且爲向導 季文子帥師會之。

以國佐之對爲關文脫接之妙神妙無方耳

上半寫齊君意氣不羈而前有前固後有丑父則又欺寫齊臣下半寫齊臣辭氣不撓而前有曰晉侯使復曰誓疾我則仍歸重齊君總以頃公敗郤克而郤克終不得而敢頃公也巳

上截又分五截請戰請八百乘至吾以分謗寫晉師之和爲徽勝張本次節齊侯請戰至賈余餘勇寫齊師之驕爲戰敗張本此皆未戰前事三節陳師于鞌至三周華不注正寫晉勝齊四節將中御至自從聞入分寫齊敗事末節見保者至右寫晉侯敗狀事與下截入自丘輿擊馬陘寫晉師勝後

左繡

事一過攻一過起恰好中間接進作轉被章法奇絕人也

首節決節一請戰一請賦則八百分明不免自危請戰則請朝分明不消盡假一狗師一狗亦歸制曰分謗自分與人同罪狗處則曰賈勇直將與人共功只此兩節便有鋒針沈刺筆法在也三節四節一是晉我敗而作勝却從賈侯當前敘入一是齊幾獲而得免卻從解張御敘入前以不介馬而馳馬進不能止相映成趣見并轡者之馬首是瞻全篇轡者之異去其馬後以中御而從與具公易位相映成對見左右之遊之顯有死之不若於宗之下之頼有生臣此兩節詞極參差意極整齊北而前聽亦情絕世至其節已成極尾而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韓氏獨不欲使 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靡如字又音摩笄音雞 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 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 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淹久也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 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載其車 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自異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 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翦盡也 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 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

前叙齊之敗後叙晉之盟此段似乎無着卻不知正兩截夾縫中結上起下著精神處蓋以一女子而居然有親上死長之意此齊之所以雖敗而意氣不屈不撓也敢免字承上作波而以女子爲君毋作引以君與吾父云云爲借衛死以鵝聯作伏筆史家往往于閒處著精神而正意因以益明此其一矣

下半篇又須另用提挈處秦與地伏得賓得地處曰兩節文字不可一轍先側媚人從半段文字皆人語開出前半段文字起三句則略從矣甚又承上自紛闢入入字以起精對寫作聯絡也妙極

蕭同叔子便巧出此戲爲婦人一笑而來在御于真一時逞志初不料左氏即借作于戰爰書也武人刀何似文人筆耶

明是齊侯之母卻只說吾君之母使乖巧媚人偏一直掃次偏再找一筆晉

左繡

師以師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輒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封齊首○逆補諍反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狄衛畏齊之强故不敢害齊侯皆師衛師免之共免護之○楯食準反又音允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厲其守者辟女子女子不辟之○辟音避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一扶亦反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不言餘人辟司徒之妻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齊侯以爲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辟音壁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窌力救反一力到反○按力教從兩力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九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媚美異反甗魚輦反又魚言二音磬苦定反考工記注云甗無底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曰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

君之母使使他更開口放肆不得妙甚快甚

三段都引詩極藹言中之致前後兩詩引在吾子云云之後中一詩引在今吾子云云之前必要倒換不作印板章法

兩對後總一筆作束即從此又生出一段文字與上兩段兩分一合兩實一虛前偶後奇作三扇文格化板爲活以散作整絕妙句法

左繡

未完忽然一轉文情變宕全在反撥得機

應不可則聽客一層御折齊侯使賂一層晉今斷斷制出來見君命不敢愛敝

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朱子曰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直川其中所陌一東一南十字相交所以爲險阻之意而非戎車之利也若盡東其畝則無從橫相衛但一直向東可以長驅而來矣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十

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也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禹湯文武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正義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鄭玄云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逞快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之美文中先論經後論權曲折安頓極妥貼之事極斟酌之文
爲盟盟而來一段就是晉爲盟主前半斜衍不過先與分說明白耳凡處亦是解要從提議論處在將其實三復此文不失手也
六卿皆新軍將佐今六軍提頭以下不用分說故直閱圖分後人留心讀耳

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為大國子男爲小國）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春秋時以强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計）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人故以盟主故先晉）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韓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爲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爲六軍○騅音隹）

此作者以閒心妙腕爲郄戟作收局文字也寫郤克兩人描寫前事成一個說得今日之朝全爲戟屈一個說得今日之役與有參施都是絕醞藉文字而一則刺薄一則渾厚俱欲活現有化工一兩兩對寫于克則齊侯不置一辭于厥則留心聆杏評點中傳寫怒之神亦即爲發縱之法尤妙甚
杜註傳言知罃之賢可見此前以如實出己何爲主起從荀罃之在楚鄭人而來以賈人之適齊作結以賈人之賢者見荀罃之賢耳賈人不敢以虛爲實而荀罃則直以實待虛而實乎正相感當時小人不敢掠君子小則君子亦非小人可勝慨哉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爲修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戎服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衣也○罃烏耕反○褚張呂反）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音註詳見　不稱見荀吳下兩層在　襄三十年）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

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荀罃之賢）

經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書葬公卒而赴）○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鄭伯伐許

傳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命在諸侯爲盟伯國使備與待生來母用似語意斬然爲千載坐大書頂門一針
戒楚畔晉而意先以不可搖傾下兩層一層一層分頂亦左氏之定法
晉未可畔有三意然以邇我爲主故詩楚只反復以非我族類爲言雖大二字包得睦邇二意前以睦邇二意包邇我在中後以非族包睦邇二意在中國讀去總不見得耳

（言將不能壽終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承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得天命敬諸侯則）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也（貳叛也）史佚之志有之（史佚周文王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其肯字我乎（字愛也）公乃止

前數行已爲作許直鄭兩供狀無奈帥師數鄭自懸爲鄭左袒而一時轉覺不來只得把寡君來做個推頭于兩君全不分個曲直卻不知左袒則在其中矣是極委於人情者

成其可知不足知成一正一反卻用先倒後順筆法此句法之所以靈變也

追上爾來敘趙嬰事以從起以下插上半正敘爲案下半倒敘爲所逍嬰下根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不足）（展陂亦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亦伐）○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代）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氾祭鄭地成皋縣東有氾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之對）子反不能決也（不決耳）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于）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爲明年許怨鄭于楚張本）

春秋左傳　卷十二　成公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乙亥）（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秋定王崩簡王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

書趙氏竟不止放二昆猶以親親從薄士貞伯所謂得亡爲幸者也然卻爲彼趙氏之不幸于原屏何尤文敘嬰語于前而倒述貞伯語于後正見人之能不足逃天之罰祭而得亡猶爲幸免而嬰罪定矣　此節以議爲斷法莊爲附耳殺同括傳并此如其說當在弗聽住耳

人雖有能不能卒無如神之福仁而禍淫何也二語詞不相蒙而意實相對此左氏之所以整齊也信爲藉去古文者是爲爲耶

此見學問在己者全不可恃在人者全不可料遇災修省本問伯宗卻得之重人傳特詳此爲請問下民詢于芻蕘留一好證據也描寫生動處使人讀受之愚油然而生滿假之念黯然而詘妙筆

重人語簡而渾厚是有學問人語

殺某不免只有輕薄

問一個若何答兩個若何前可若何只指梁山說後若之何并說伯宗兆災傳名畦重爲得笑驚打怪那赦事人偏得水浴雪淡待我一語系一服點破將亂其耳目失失不得著怕也已伏後文之根作文全在領句得神于此益信曹錫周曰一遊不知晉侯爲何事而召一遊不知輦傳而來者是伯宗便生出無限外景

欒氏不作我亾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亾乎（以得放還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亾（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饋之敬大國也）（餫音鄆）

春秋左傳　卷十二　成公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傳中戀反）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音避重直用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捷在接反○邪似嗟反）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三問相承而下）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縵武旦莫半二反）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須知伯宗句非余不能只是爲重人爲作得之）伯宗請見之（見之于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

閒接事未作不如而問可作如而故問亦可此評全與前見不反妄前世爲我正之

楚共王猶有古人之直但處之太過耳鄭人之畔非直之失也　想字在句中訟字在句尾只兩字而必以倒提爲法

只一兩年使寫出一絕頂粗恭人

○從重之人言 得先乎矣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 前此年鄭伐許故 ○六月鄭悼公如楚訟 命伸也于楚中 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 以鄭伯不直故也 子國鄭穆公子 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 ○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晉地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 圍龜文公子 華元享之 先勝不足 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 出人 擊鼓 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蒿宣十五年宋恐不復華元使圍龜代已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子靈爲辭爲明年侵宋傳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衆家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

經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取鄟 附庸國也鄟音專又市轉反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 嬰齊叔肸子 ○壬申鄭伯費卒 前年同盟蟲牢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楙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圖滅也而後貶人之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不安其位應曰弃宜不能久應死乎一顧一倒中間只以五字搭我于于東楹之東兩句有道也

閒宮作頌他公以伐楚自詡亦由人也但非聽于人以救其難耳又彼是詠之應文此是見詭有事與美刺因有問矣一反一正只以順逆見筆法

此傳極巧信不可棄之意不但在宗語說得透切其關目全在首尾兩段兩衛人不保師退而衛人登陴守禦一時相信不相信俱用所謂詢谷忠机鍼目不飛而徐來鳥有不下者也伯宗語一正一反亦恰承上起下章法見成起行詐爲師衆之盛正見不保爲相信之深不獨特良夫身在行間也其後最足供筆精細處其作倒之法方以蔣會襄衛不當以勁會夫衛下

傳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盟 子游相 子游公子偃 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受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

譏 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之 言請人救難也 非己功

○取鄟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伊洛戎陸渾蠻氏 以其辭會也 前年辭會在 師于鍼衛人不保 說音悅 不守備 鍼其廉反一音針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

一篇敘巫臣輔楚通吳事凡作三截讀分室以上敘結怨使吳以下敘修怨中間自晉遺書乃承上起下一篇之關棙通篇都用一氣接連寫去最生動有神致

本為吳入州來作傳卻以吳為主然通吳始大全係巫臣詳度故除前半原敘外後半起首著通吳遲遞正位中間將本題一點以滿前日而通篇其妙總以巫臣為線索左氏結構合其真主反用之法至此文而說化甚矣

子重子反亦巫臣之黨故詳子反事前已見故巫臣有怨惟子重以連寫子重兩奔命而後撮合子重子反七奔命亦增有輝事若千伏應自然細也

左繡

族分室似可不必複寫而追而特討之所以見巫臣離怨之深而又與後半許多情事及敢奔命推意相配非益一無一實必有其故初非在意略之而詳之者

自晉遺書只三四語而兩恨情敘亂寫出切齒腐心神理來　一路相當剽較甲兵之氣文章有神奇矣哉

〇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 正義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括地志故呂國在鄧州南陽縣西國語史伯所謂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是也）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此皆巫臣之族）

春秋左傳〈卷十二〉成公　三

（又為提挈）及襄老之子黑要（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二子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壽夢吳子乘季札父）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舍音赦○補正傅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是了卒車二百兩卅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實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為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州來楚邑）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連寫三救字三代字三救與在末三代楚在首又分寫兩奔命總寫七奔命並寫巫臣也無所下手皆傳神之筆七奔命結過話子奔命本自下文提案結通吳一筆兼所以完上半篇之上篇也而楚之奔命起時家寫情況有餘酣妙甚

命穿世門未散語下小部春秋提掣小結與文相映

左繡

春秋左傳〈卷十二〉成公　三

經戊寅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專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無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稱名子以王者之通稱○召伯亦非）○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冬為杞自所許故稱杞）

豈無辟王一跌倒介頓挫一逸趣含意衰其初有哀痛叔獻快無此而遠韓亦須紛參姿

無祿無後兩意相承者他互見法不板不偏也

左氏最多論傳之文此尤字字條而丁池上明是當同而上加一晉字明是頗出不堪而士人方是議自當也上是昔修怒甚禍連被禱措聯而去處晉常此無他為城近是其事其役亦故若異可有卸此議則惟其其備之不敏矣何為不虞而下塞之乎

雖然二字轉得捷正指不備而言卻且

左編

一忽留于下句申說或思或縱一換救術一逆從勉此政歸之所以日終也杜註欠明

接連四五個可何斷何句直貫結不休遺力

請緩師不得有在晉之彼文子日晉有其極論晉己之非而以後諸侯斬一換轉念前後照收自操縱有法

年。休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刑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狡猾之人。唯然，故多大國矣。

春秋左傳　卷十二　成公

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人當唯此為命。○補正：陸氏曰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并以成大國。勇夫重閉，況國乎。重，直龍反。莒潰傳為明年。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明成。公私不兩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

而以無命墜晉今中國驕而反欲服師是生文亂也懼字正意知懼字換亦健然提動前言矣

後來卻偏偏有一異姓故此文不但為衛媵作傳併為齊入作例矣亦互見法也

左編

君也。燮將復之。如字，一胡豆反。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　己卯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

春秋左傳　卷十二　成公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補：頃公卒于宣公立。○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補：伐稱名，入稱人，書法與會蜀盟蜀同。○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鄭不急則晉亦奚

上載叔鄭不立君而先侵之晉會伐鄭而鄭伯歸上結轉是之筆下起立君之謀而叔申殺前一句中一段何必下事以何晉侵中間作關鍵法變化莫測

鄭伯挾晉而歸立君者皆侵疾而命立州蒲晉侯有疾而廢其君自立大子爲君以伐人而歸其君其末以父命之可爲君而國立之不可爲君也歟

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

○衞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衞使侵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欲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 繻鄭成公庶兄）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髡頑鄭成公太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爲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 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滎陽卷縣東有修武亭 ○卷音權又立權反）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

此亦類叙夢也左氏好奇因夢而遂以夢成篇然夢夢相串段段有法始也因夢而病繼復病夢爲夢未必以因夢而死者妙以巫醫穿插其中色正則食新獻麥所歷在兩頭緊則將筆以應在中間而二豎與大厲相映小臣負公登天又與壞門請帝相映而叉更奇

一篇凡三寫夢兆而求以中段爲主夢不可知而醫實有根前一夢見明年末一夢見帝筆精局放整齊有法　大厲之夢以懼心感之桑田之夢以邪心感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 ○壞音怪 覺古孝反）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緩醫名 爲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

之殺天之妻以責心感之二豎之夢則其言之精神爲之故曰疾爲二豎子也以人而論則巫賤而醫貴以理而論則巫短而醫長故巫言如夢而亦如夢而詳略迥別以醫當殺而巫可殺也小臣則因其夢而用之亦如其人而用之巧已矣傳虛幻事亦然有針線凝此爲人而說夢耶　相其夢製分明以巫兒衷醫事在中而以登天許首尾相映成章法如花之有蕊也類叙者注在此最整而關矣　中一段何何前後相皮自成片段不欲落稗官家數也

子賢則厚禮而歸之信醫不如信夢子巫則示麥而殺之又信巫不如其信醫既殺矣又何死也明此使人兵倒

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 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治）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爲公田者）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張腹滿也）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不殺子如而殺叔申亦不知幻想矣此事在後世并兒頑亦在所不免耳

晉使求反諸侯又寧在爲侯心焦使氣因事只一兩筆寫意好甚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是春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止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傳卷十二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沈元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藝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要鼎

男 馮張孫近顏
吳孫念韶
元孫思楨 校字

男 陸鈷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成公下第十三

經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犨郤克從父兄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至是乃得歸○郤犨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涖之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不聘無媒禮聲伯之母叔肸之妻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妻則聘妾則奔兄弟之妻相謂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

左繡

首傳未甚分曉須得此互相發明

是一篇合傳文字合傳有相似者有相反者有相因者此則兼而有之一生二子而寡一生二子而亡一歸聲伯一歸施氏此相似者也一爲不以爲姒而出一爲不能死亡而行一則嫁其外妹一則逆沉其二子此相反者也始也嫁施氏事也奪施氏終也歸施氏其事皆起于聲伯此相因者也以相因而相似以相似而相反左氏是有此事之無述以爲撰辭之訓蓋以關心筆以妙殆也亦太自費矣

首末只是因卻犨來娉求婦一節關要

不失儷也[illegible]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沉其二子沉之於河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已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言郤犨淫縱所以亡也傳言郤犨淫縱所以亡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犨文子交盟晉之求其意一也

左繡

其婦孫首言之上半是聲伯奪婦下半是何與後半亦以中間作兩頭甘苦也處處不離此法

此節作兩段[illegible]爲自出伏案而一洗一深筆法自明

故但書來聘

舉重略輕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與爭政伯與

周卿士○與音預不勝怒而出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爲明年周公出奔傳鄄周邑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襄以前之好○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鄇人亭○鄇音侯又音候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溫郤氏舊邑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

左繡

監于鄄而入事長起下文則對上亦轉[illegible]法

起手一句便是書法晉郤至也而敘與周爭且以爲晉故不如先有郤而後有周即郤先有周而後有郤也文開口提出周字諸侯字次排叙司寇文公下及狐處郤氏成乎吾乎篇中皆字先字後字字與故字對針以晉對周字以得字對失字而點以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想晉作周亦不敢[illegible]郤[illegible]

晉子出也倒收事末以無禮傲倒說而事與旨皆在其中凡文有頭緒岐出者不可不熟悉于側注雙承单提渾結之法也

御至之驚走本爲金奏而出故離以禮樂兼言而意重在樂然樂之失即禮之失而禮之失又兹以言之失看其一路從禮樂串遞到樂從樂串轉到禮從禮串遞到言又從言仍歸到禮脫卸回環之妙真其連如珠其好如璧者矣

大抵辭令敏純只爭先手御至驚走未免失之張皇使彼主人兩番從從却有朝有着緩急以兩君相見解之于前隨以一矢加遺貢之于後忽然失着一步展開把滿盤先着輩占到手國策能答

本辭

人無窮辭有[illegible]安得有此辯而有文也

門而奏樂，聽客則至庭，乃奏樂又舞當在……驚而走出。庭，今地室而縣，將登金奏欲以驚賓耳

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也○正義曰飾辭辭樂，匪其驚走之意

下臣不敢。相見之禮 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 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傳諸交讓得賓主辭 世之治也，諸侯閒于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五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閒缺則修私好○閒音閑註同 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朝直遙反徐云朝旦之朝○正義曰旦見君謂之朝夕見君謂之夕百官承事皆朝朝而莫不夕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國所以蔽扞其民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也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赳居黝居黝二反干戶旦反又如字○正義曰言公侯與武夫謀其(?)…之禮與人扞難而已不

一篇文字前半承樂並說後半則語語爲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起本作前所其不復顧上文悟其意已伏下耶

排偶寫情只用一語周旋文情盡排極矣

本辭

春秋周日兩引詩全重武夫二字持贈子反言汝不過一武夫耳而好以一矢加遺則并非治世之武夫乃亂世之武夫也　愼弓公敬國策史記都用複語見變致而不知實原本于此文至左氏可謂規矩方員之至

侯伐他國也○按詩註干者也以扞外城以衛內作兩項說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侯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 ○冒莫報七北二反 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爲捕噬之用無已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畢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爲扞城內制其腹心○駁邦角反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其腹心 亂則反之。己腹心爪牙 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六

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爲十六年鄢陵戰張本 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郤至 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正義釋例曰乞師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計蓋言名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也 ○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illegible]宣公…公負芻立 ○秋七月，公至

評

左氏于一串選下之事亦必裁簽整齊如此節一寸一逆將兩使公子提下以秋冬對逆負芻自立子臧將亾分叙一則諸侯請討曹人請伐一則國人皆從成公請反而兩叙來恰好以負芻叙立起子臧致邑作裁對整齊中靈動又毫無裁對之迹平淡文字使人咀味不盡 一篇都用虛字作勢以文貫事叙

左繡

法精巡

于市（鄭國之市也林註自當歸非）○因大宮不能入遂市軍于 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 公子）遂從而盡焚之（焚燒也○孫子駟氏盟國人遂從公子班之師于市而盡焚其市）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 子駹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駹子○駹武邦反）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 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亾（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成公負芻○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還邑于成公 爲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孫家丘公卒蔡凡公營州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史闕遺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孫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姜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孫定公卒子獻公衍立）○

此篇前叙恪整上截爲林父下截爲成叔而富以御鞶爲主故兩截以御鞶送林父衛侯饗苦成叔兩句爲綰系更顛林父接叙御鞶由賓入主也若兩平分讀則失之矣

合傳于不相蒙者必有映帶處此兩亾字正相映也一亾于宗一亾其家由前而觀知世家之有辭于國由後而觀知先宗之必不乎其家亡子亦而兩有意義矣此說爲最分茶也

左繡

此條合下至百實術請與宣元年公子遂事同只添衛侯令欲四字而傳之婆羅者皆許而明

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年○孫桓公卒子景公立）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正義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亾雖惡之不猶愈于亾乎君其忍之（大國必遂）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見代故亾）衛侯饗苦成叔（成叔郤犨）甯惠子相（甯惠子甯殖）苦成叔傲

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觩設兕觥觩然不用以兕角爲觥所以罰不敬觩陳設之貌○兕辭姊反觥古横反觩音求○正義周禮小胥職云觥其不敬者鄭云觥罰爵也君子有過廊然明著）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于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爲十七年郤氏亾）

○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爲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御批法例

春秋一部書法大意盡于此忠閔繁盡只一人一事一問而稱夫人舍族各有義例如此春秋此語屬得大最可賾矣

數語反復從一個形容不盡者大都與前論記夫子語善同屬威而不猛意同 上兩句同頌下兩句平對說來一句總說相序平分五項亦無不可

衛所初立立子見之語書何得納書何只不襄二字而夫人哭哀大夫懼矣孫

左繡

文子二心夾哀而其幾已伏于悉平一策中育傳神之筆

起十七字作一句只一之字一以字絕無他故而其人已可想見只屯于一句絕無營決而一箭之線已伏如極夫人語不多而哀怨入骨接連三四轉字字傳神倚怳撫之神

文子三事亦作一句而只起大句相說亦字字寫盡一時亦亦處之神

于入其郛。郛郭也 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孫 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 辭微而義顯 志而晦 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 婉而成章 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 盡而不汙 無所汙曲○汙憂于反 懲惡而勸善 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 非聖人誰能脩之 此五者修史策成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衍以為大子 成子孔達之孫敬姒定公妾衍獻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 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內如字徐音納 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 鱄衍之母弟○鱄市專反一音專 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 舍音赦 盡寘諸戚 寘置也戚孫氏邑 而甚善晉大夫 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成公 圭

凡傳有先解經後叙事者所叙之事不出所解之經今此為前半日解晉侯之執後半自叙子臧之節者不相涉不知其正相發也以不及其民得不稱人便

左繡

經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無傳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稱侯者晉侯討有罪也 ○公至自會 無傳 ○夏六月宋公固卒 四同盟○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宋殺其大夫山 不書氏明背其族○殺此山 ○宋魚石出奔楚 公子目夷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鰌音秋 殊此會吳之始亦晉只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 ○許遷于葉 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 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惡不及民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成公 共

書人名五一來討邾遏亦便爲子蘇留國召得地老若和林莊爲討非特書晉侯同于戚不載失守真賊討賊之大義而執經之小節者矣何以見皆于春秋也哉大抵古人文字絕若道經局段不肯泥一知半解失作者苦心也

未二句以一節字應三節字于下兩句應守字失字于首句却應聖字應法又均勻又變化其妙尤在不敢失節偏奉入守字以帶挽中句神化之筆

左繡

此節作兩截讀前爲申叔所訊後爲韓獻所料楚爲鄢陵之戰楚敗子反死作張本也

前是訊子反故特詳子反之言而斷以欲免得乎後是料楚子故特點楚子侵鄭而斷以無民孰戰柔若中敎對自整故佳

此篇作兩截讀上半叙子山見殺下半叙魚石出奔事本一串而上下虛分鄰

○〔孫〕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例不稱人以執歸凡稱晉侯執曹伯此爲討非特晉不可以伯爲指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人稱亦衆所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孫〕如唐虞禪夏殷周繼湯武革命達其權節無可無不可次正義節猶分也人生天地之間性命各有其分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爲下宋亂起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十七

○楚將北師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非王子公子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用使重其罪民將叛之叛則無民孰戰爲明年晉敗楚于鄢陵傳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

以右師爲主前半當子對叙中得其提束穿插之妙

看來起手一段爲一篇許多人作總提之筆下分兩對蕩澤弱公室爲上段提句而以言背其族結之魚石五人出舍睢上又爲下段提句而以遂出奔楚結之末又另結以與首段相配章法最整齊完密　以魚石五人對蕩澤一人章法甚奇

上截寫華元出奔而魚石五人止之下截寫五人出奔而華元止之恰好有此相對之事以成此雙擬之文

依經文事凡四節今于上截作叙三節而下截單叙一節極栽剪伸縮之妙後人以少對多事多反用少筆亦少反用多筆其奇變蓋本諸此也

左繡

又看篇中人名凡點四遍恰好一分一提相間而爲參錯各別而起結其落筆乎其間先叙華元出奔則爲一遍而特提右師以立一篇之主次叙華元復歸則爲兩遍而另提六官以伏背族之案次叙五人出奔則爲三遍而削其官于始爲四遍而削其名于於至于山之殺則插叙中段而獨點經文不嫌于略則以華元之出歸分叙于首而以五人之出奔單叙于尾殺山事爲上下樞紐兩

蕩澤爲司馬公孫壽之孫○〔孫〕蕩意諸之子華喜爲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爲司城莊公孫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師鱗矔孫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肥文公子○帶本又作帶輕公室以爲弱故殺其枝黨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爲殺山伏案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末

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大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長桓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切子反以免宋圖○〔孫〕恐國人怨桓氏逐華元遂滅其族右師討猶有戌在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戌音恤桓氏也雖亡必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孫〕華元請討蕩澤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應後○公書之○〔孫〕子山即蕩澤四子山○見殺歸○五人○出奔○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

左繡

寫一脚又兼蜂腰局法也與兩對看皆可以窺作者匠巧文到化工則方珪圓璧唯所取材耳
合寫世日此是同族相攻故前歷叙諸族而用背其族句繳以族姓作主眼以官職作線帶文境便澈迷離

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與同族罪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遂之則決睢澨澨水涯決壞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馳絕句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為十八年魚石復入彭城傳○(林)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裔以制反

註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以蜂腰斷之是矣又補叙每朝必戒一事爲三郤害字作註脚甚明以盜日之罵較于戴紿賢猴能一流人也爲之快絕
古所謂拒虎而得狼者其許遷葉之比乎

○晉三郤害伯宗(林)三郤郤錡郤至郤犨害族也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難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鍾離楚邑淮南縣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左繡

(經)丙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雨如字公羊傳云雨而木冰也著于付反○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林)文公卒成公原立○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黶欒書子○黶於斬反○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于執止○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林)於是始以王臣與伐○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無傳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苕音條○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逆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于周禮三刺之法○刺本又作刾七賜反

于只一見無問答痕迹

伯蕭告卒兩兩夾上渡下轉折圓捷之至妙用對句雙縮合文氣聚而復紆否則散散寫去未免斷續不見結構之妙矣　伶好一對妙格天成

皆曰二字緊頂上兩以告字此三句乃是爲兩以告作要縮之鍊註以皆曰指

左繡

晉侯左右而言似無着落且不成章法　州犁侍與南自當俯視賁皇賁皇亦隨中亦自然仰瞻州犁因隔兩相指點若輩貼晉一邊妙景全失

也騁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此何等妙品　夷平也上時掌反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唯御者持車不下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于鬼神　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賁扶云反　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皆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俾令戰與苗賁皇意異○按服虔以此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文在州犁賁皇之下蓋州犁言晉彊賁皇言楚彊苗故云皆也正義據下分良擊卒之文以駁之太拘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萃集也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　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蹙子六反○補正曰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于南狩是也復一陽浸長而至于乾有南國蹙之象　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　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孝徒較二反

蹶淖事爲中間作陪亦見此勝機不可保暗與邲鄢陵會非同評也　首師詳敘于前公行另敘于此因帶入楚子御右并鄭一併作類敘爲下小結提綱而韓御兩御右又分點于後一篇軍衆凡作三番點次亦章法小小變化處唱嘆評亦云

癸巳乃甲午前一日也又一倒敘法　遂淖下本當接公行陷淖中忽不點出

左繡

御右則此陷無根拔淖下亦當接中日事然不點出占夢則此射無根因各用補敘之筆而又各以賓筆陪之敘法自清而又變動可喜也

此段與後欒鍼段相映于干戈搶攘中忽然雍容文物令讀者俗換一番眼色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步毅郤毅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賓中賓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在君前故子名其父　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大任謂元帥之職　且侵官冒也侵官　失官慢也失官將而御　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離力志反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掀許言反舉出也一云引也胡根虛斤二反又丘近反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以示王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蹲在尊在損才官三反札側八側乙二反　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　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　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　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　異姓月也異姓卑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弢他刀反　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

處處出色寫楚共王與鄢戰出色寫晉厲公同一筆法所以反射晉厲公也王未明點一句天敗楚也夫則此勝全屬天幸而並非人能與文子存亡天也緊相呼應跌出結語驚醒非常　文子引書作戒回應起手收拾全文章法完密

以下兩段當另讀此段乃總結殺其大夫公子側傳下段乃紀會于沙隨不見公傳鑑編書者誤連之耳

沙隨之會本與鄢陵之戰不屬殺子反亦宜另書者以前篇宜以文子爲起訖觀此便不成章法也觀城濮篇將能以

左繡

德攻勢往而殺子玉事不附前尾可知矣　此節亦用對寫楚師徒隕師徒死且不朽改志其死兩兩相準而使謂則前渾厚後尖刻對語則前甘心後含忿皆傳神之筆

此篇爲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作傳其不見公以鄢陵之戰魯後至之故其後至則以待于壞隤之故其待壞隤則以宣伯之故此是逐層推到前于是因待于壞隤宣伯即以待勝証晉侯貨郤犨郤犨亦即以待勝証壞隤訴晉侯此是逐層遞到後末以一顧結之曰晉侯不見公與楚子圍宋篇同一筆法而彼

復戰。乃逸楚囚。逸縱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illegible]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有德之謂。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二句明非獨魯後國子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宣伯如故不見公○壞戶怪反隤徒回反宣伯通于穆姜，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

以直寫此以曲寫各極其致也

凡三寫壞隤以首句出于壞隤爲主下兩待于壞隤句前是寫所以後之故後是寫所以不見公之故以遞爲對亦一頭兩脚格

凡作四層辭令亦自婉轉有致但理終有虧不得暢所欲言讀去一似斷而續

左繡

積者然神理之妙正在于此

又最留末弭當指喪君之憂註以國人從子臧爲憂下文又何必以亡公子爲辭耶　先君無乃有罪下暗藏一今君可幸無罪在內却不敢明言故下文只用反語暗轉

一難一解只用兩有罪作反正開合詞令最輕而捷也

舊事者各爲段落則此文在晉失軍截乃詳叙伐鄭無功以見晉君臣驕險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申勅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特註此句見防[illegible]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illegible]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訴譖也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稱正曰謂君薨大子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弒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罪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伯如字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行爲下執季孫請季孫起本晉人請復另作一節與魯事不相附麗也若過長觀之則晉從戰之日直至係如奔齊爲一篇乃合作事者亦意法亦首尾相應耳此皆後人誤分誤合非左氏本意
此段分三節第一節爲下緊跟壞階荷來命公申守前因此不見公今又當因此執季孫矣特爲下篇伏筆 第二節極寫聲伯之忠亦爲下篇請季孫伏筆 第三節詳晉諸侯救陳敗晉師失援以見不敢過鄭之不足爲鄭罪而宣伯之譖之不可信也總是爲魯不是爲諸侯

左繡

此節只完請曹伯及子臧歸國事本不涉魯然負芻有罪而尚歸季孫何罪而猶執社稷公子社稷之臣遥遥相映令數語串寫草灰白蛇說通也

此篇分三節首節一節宣伯告晉執季孫第二節爲伯使晉請季孫第三節范文調欒武救季孫各有一首稍妙節令宣伯之言曲而險聲伯之言婉而摯文子之言直而切妙在兩人本爲季孫却都以孟孫作說文子亦單爲季孫却即以聲伯作說季孫則句首段執季孫先文後事中段請季孫則先事後文末段

○初。復欲使公、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奔齊 爲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 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 而後食。言其忠也 ○諸侯遷于制田。熒陽東有制澤 知武子佐下軍、荀罃 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 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相失

不書後也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 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仕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 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 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 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 而

執季孫又先文後事便合前兩節合看事與事接連後兩節合看文與文接連後人段落安頓點次順逆總不出此章法又極變平寫文字其結構精嚴乃爾
宣伯譖凡兩層先言季孫之謀後勸晉人之殺却有許多曲折既以欒范動其所忌又以多門觸其所諱既以不從多門中以欲殺之實又以寧事齊楚弓以可殺之名殺則不貳不殺則必叛語語制行父以陽謀而兼房又若郤得不入其元中
三節又重中節中節又分兩段前段着兩層國兩寡君何句爲季孫此是何句爲魯後段着兩請字句句說自己仍是何何爲季孫兩層仍一線也

左繡

前擬子公室猶文之以公請後爲乃請邑眞何之以私恩聲伯犨將依如之情一口喝破故也小人腑肝如見 三若字一反一正又一反凡四層轉折後又着一若字連首尾共用六若字相準爲章法
未節以季孫聖賢讓說賢聖聲亦仍是爲季孫也兩棄字相對並不傷觸郤氏却已隱隱刺着矣妙筆

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親魯甚于晉公室 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齊楚 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言晉屬齊楚 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 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 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宣成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愛 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學季晉 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 郤犨請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 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

兩聞字以相映作章法以倒換為筆法

平。敖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中叙三事作輔局
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
十二月，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利見順如過否
偃與鉏俱為姜所指 而獨殺偃 偃與謀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 聲伯使豹請逆於晉 聞魯人將討僑如 豹乃辟其難先奔齊 生二子而曾乃名 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 傳於此因言其終
○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 宋女 使立於高國之間。位比二卿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于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間間廁之間 讀者或如字

左繡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斷語兩層用以承轉實兩意用倒承無不穩者

今而明之以死字作活字用最佳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 ○正義曰 數數自稱其功 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郤至 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 位在八 ○正義曰 此時欒書將中軍 士燮佐之 郤錡將上軍 荀偃佐之 韓厥將下軍 荀罃佐之 郤犫將新軍 郤至佐之 是位在七人之下 而求掩其上。掩上功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亂階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 不見細微也 ○補正今 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 所以明怨咎 ○傳為明年晉殺三郤傳

鄭侵晉衛救晉楚伐鄭諸侯伐鄭楚救鄭 擾擾無端接插文字[illegible]宗 一段文字分明[illegible]已[illegible]作[illegible] 反自[illegible]四字[illegible]後[illegible]反[illegible] 對看則此文[illegible]得[illegible] [illegible] 篇之古[illegible]明

左繡

經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 故假天子威 周使二卿會之 晉為兵主 而猶先尹單 尊王命也 單伯稱子 蓋降爵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 鄭西地 ○柯音同 尋戚之盟也 ○秋，公至自會。無傳 ○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 九月郊祭 非禮明矣 書用郊 從史文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無傳 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一月無壬申 日誤也 貍脤闕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邾子貜且卒。無傳 五同盟 ○貜俱縛居碧二反（林）定公卒 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 晉二邑 滑故滑國 為秦所滅 時屬晉 後屬周 ○虛起居反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救以侵告 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于楚。侯獳鄭大夫 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又伐鄭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 臨洧水 ○戲許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倘疑無他詩人所以訴鬼愛也克敵爲疾速死爲福前後相對成章中以難將作矣承上起下轉捩之作以祈死晉可逞以死爲范之福寄託而有至理

此一節遥上讀所以終諸侯代鄭之事也

左繡 好惡言子亂國因武子所以見殺子齊也其實鮑牽始終亡夜故聊根藏之受刖最爲大于其智不如葵有以夫

最恨此人眼開口要刖之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矣

宜〇晉范文子反自鄢陵〇前年鄢陵戰還 使其祝宗祈死〇祝宗主祭祀祈禱者 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 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〇祝之又反 〇正義曰何休膏肓以爲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故杜以爲因禱自裁

〇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戚盟在十五年

〇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畏楚强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〇齊慶克通于聲孟子 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 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爲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閎巷門〇正義曰釋宮云宮中衖門謂之閎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 鮑牽鮑叔牙曾孫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 慚臥于家 而告夫人 故久不出所以激怒夫人 曰國子謫我 謫譴責也 夫人怒 國子相靈公以會 會伐鄭 高鮑處守 高無咎鮑牽 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 備姦人〇索所百反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公子角頃公子 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

此段乃極敘法不要何須之意而並咎國之賢亦不遇而國之質而重鮑牽之不家以示夜其身而非於其後子弟也結以夫子評語接前刖鮑牽句而斷之法與前強辭發正同

同一衛其足于齊鮑口不能足正責于此曰猶能是反然又前亦與人對又上之物可衍化稀爲新法

左繡 杜註傳載駁古事神奇亦皆飲食者且聚涉夢瓊者口飲食於前則受拳則數食而泣泣而然此所以三年生而死乎也謂說終聲恐牽共懼不敢古理有當未亡存偶得有當死則天道人亦謹而擬自然之理豈曰戒戰古夢而已故

前半連寫四瓊瑰字後半連寫三古字皆于浴淡中取勢開法

莫來之日期亦註于前初夢之年則端莊子後此等筆法作史者不可不知也

弱以盧叛 盧高氏邑 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國牽之弟文子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 施氏卜宰匡句須吉 卜立家宰〇家讀作宰非之亦誤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 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 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〇冬諸侯伐鄭 前夏未得志故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 十一月諸侯還 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成公

〇初聲伯夢涉洹 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水〇洹音桓 或與己瓊瑰食之 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 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淚下化爲珠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懼不敢占也 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戒數占夢

左繡

公語顧上對語而遞下此段從殺郤遞到執公乃轉捩處

此段不專於長魚矯見疑正反映厲公始終以侈自斃其作關文讀

公使胥童爲卿輕遞處一邊以下另提主作勢也且是段落分明處 此句不結于尸諸朝後而轉入于此處要上搭下也

前點清沸魋匠麗氏爲外嬖左右作補此點士匄韓厥又爲群大夫作補無一浪筆

亦嬖人。抽戈結衽衽裳而僞訟者，僞與清沸魋訟僞若二人將訟曲直于郤氏者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專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畏富爲威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于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軌亦作宄御姦以德，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不施德于三郤而遽殺之不可謂御姦之德欒范偪君而不能討不可謂御軌之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曰：辭謝書與偃「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

左繡

此厥之坐視厲公而不救也正應起手數句引古語直以牛比之好後者雖百世可知已

末二句正指欒書諸郤至之失使其不以私怨漫君惡則三郤不許已亦不受甲劫之辱而君臣尊始善終矣一語結通篇真只指執公說乃見其章法之完密

知許事不用備排只以一筆拮過分明寫其無知得死也字字從傳語見伐寫生

此兩案合斷去四人見殺不同而書法則一傳于同處推其異創于異處見其同迎合對勘得力 一民一君只兩句而必以順逆爲法 引經作斷前文插不入則留于此處對結此伸縮變化之妙也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言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竄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補正胥語許曰違其兵難卒存趙氏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爲音加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己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者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

【經】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林○州蒲厲公弑悼公周立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也○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爲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

此段出色寫悼公一起便有神彩奕奕中間詞令不必言若其首尾敘事有多少生動在

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音房）○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地闕○虛起居反朾他丁反）○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正義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生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如之）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悼公）生十

左繡　生十四年矣上無承下無搶愚公若此一筆那令下文字字生色古稱繪畫後素功若此句直木素之繪也妙絕開口便推心置腹提出天字所以杜人覬覦微警提出君命所以示人自分儆其不從間竝用君反語之意出於則神助編辭調之也其詞相周人今日君亦今日而聞以其之敢亦非包孖皆推心置腹之語字字咬嚼通身精神句句精神自十四歲黃小之日也亦尚久遠言二句上承不從下起從君卻中間轉棙語但十顛逆法最緊結將其兄相形應轉首句為十四歲三字添毫也作者亦何倒此君歟

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殺國佐明是夫人指使而經傳以國討書作傳須有並行不悖之法今從夫人落筆總中見由齊侯使字明以三罪解釋卻隱隱以內宮之朝夫人之宮及二慶之用國氏之嗣繋其首而傳之而讀者自得之妙此前人手法最精報活處否則未免露斧鑿痕矣

○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林故字當屬上句杜註屬下句非）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可見是夫人之意士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正義士官也官卑）師逃于夫人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林棄命而先歸伐鄭之役）專殺（殺慶克）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

左繡　此篇傳悼公復霸事以命官用民為主而用民又本於命官故首段先敘用民只以兩字拍過而另以三段詳敘命官結處乃收命官連帶用民遠接周密通篇凡作三段前首段起收末段總結中段實寫都用錯排法而各各不同製局極奇而有嚴整聯與串相配命官先提後敘用民先敘後束用筆也別而提命官後又不復單敘去反先挪敘用民事順逆之綫極矣

中段又分兩半卿大夫大傅司空都貼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施始豉反當令己所當責四字分領下八句詳作三項來）逮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者節用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無忌韓厥子）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

一路寫晉悼新政煥有生色

連敘五事都用簡括法幾筆而畢是上一項在公一邊下二項在晉一邊中間公以晉君語之承上起下總是不離此法也

左繡

晉悼新政可謂盡誌厥語亦自寫得躍躍生動

晉何爲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爲顧有此患難。言平日事晉正爲今日能恤宋耳）否則何爲事之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作讀之禮）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其德政。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敵樂張本○正義曰詩載驟駸駸是疾行之名）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彭城）

春秋左傳 卷三 成公 壐 華川書屋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偪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於是欒書卒韓厥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林注僖二十八年晉文公亦以救宋始事故敗楚遂成數世之伯）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地闕）○台一音臺 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楚畏晉強也 靡角宋地）

原缺

兩兩相對必以鼠字例何嘗不見於左氏一定之法亦于古一定之法也

事不一類而必得之使對者非注

此前官道也日相對

○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 伐鄭在十七年）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 彘直例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中說章考是）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 爲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纕卓
男 馮張孫近濱
其孫念詒
允孫思陰 校輯
男 陸樹畫森文

左繡

舒一宋字遂爲四宋字妙筆五大夫亦以宋目之所以依經歸宋也文固以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元第十四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在位三十一年

經 己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兵命霸主非匹敵故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 ○林 晉次於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霸之難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杜 簡王崩于鄭十五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剽子叔黑背子 ○剽匹妙反 ○晉侯使荀罃來聘 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書之

傳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爲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類爲筆去

不登叛人是主以理言爲宋討是指其事曰宋志是推其情言意寫成一串恰以主句安在中間筆分有法

從諸侯之師別而爲東諸侯之師又以次鄫目爲鄫之師一路叫對而下更以兩晉師夾寫其間皆予無可生色處見小姿致也總一用筆不苟之法

左繡

分承朝聘總結禮字小小處無一筆無法者

非宋地追書也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 故使彭城謂之宋志 成宋志 ○稱宋亦以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彭城降不書賤略之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 五大夫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 ○瓠侯共反故二反 齊人不會彭城 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光齊靈公大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郛郭也 敗其徒兵於洧上 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 齊魯曹邾杞 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於是五侯子自鄭先歸不與侵陳故不書 ○焦如字一在譙反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爲韓厥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 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難知 ○酇才河反又子旦反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邾宣公 ○冊 襄公新立故曰禮也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 小事大 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閑猶謝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爲大

經庚寅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宋書代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母也○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睔古困切又古本反羽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未葬非禮故敘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諡也三月而葬速○齊如字諡法執心克莊曰齊戒音側皆反○正義曰葬而舉諡禮之常也晉申生母亦齊女姜氏彼非諡也故此須明之○叔孫豹如宋豹于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索所白反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靈諡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諡應其行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檟梓之屬以自爲櫬與頌

甯子繁侵宋亦楚令也迷上楚侵宋便不復註互見法精粹如金

即以靈諡靈重一字句法使讚又不費辭真聲傳之筆

斷有贊有刺贊莫妙于君子謂狼瞫于是乎君子制莫妙于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不着貶字色也

此篇先案後斷斷辭亦有照層前媍禮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三

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智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且姜氏君之妣也言君之姚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言祭祀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神祇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婦人越疆送葬非禮色

竟言其逆後又引詩斷識其不哲而引詩又有何層前順乎情只就齊姜立論後又轉出君子制字非但使姜以婦而逆姑且使君順姑而逆神說進一步愈見季孫之不哲也本不更着詩内甚意已具于中二語矣

前詩順頂逆字後詩刺頂姑字前詩之評在後後詩之評在前分明情兩詩分在兩頭而以評語安在中間作轉換也與賦房樂篇同法

擇字只書背心美字見非婦何日爲足婦不爲姑者不爲婦作婦等以寺守伏一篇之案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四

萊子○麻萊姜姓故○正義以爲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將以其小國意陵茂之故名使從諸姜婦後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爲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謂鄢陵戰楚子射中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是子任此患不爲他人吝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于是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爲政爲政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

此文爲後子駟從楚伏盟于戚敘篇提綱並言至二鄭以後蕃又一轉關處也前請息肩後云官命從晉從楚都有一番議論子駟國一時狀態之如矣

息肩後欠一字其新而鄭伯讓使人感思報德之思藹然而與

結格中間又頓起句語簡而意足

分敘獲鄧廖取駕後又綴君子句低回悅惜使人不堪無此則所獲不如所亡句無力爲心疾亦不見神理矣

先寫克吳次寫飲至一賓一主伏所獲案先寫獲廖次寫取駕一詳一略伏所亡案後以一筆總斷章法極參差極整齊

凡三寫稽首筆意疊岀五寫下拜同

兩在字相映有情見東表與仇讎近所以天子在故寡君加等天子也此立言之意可謂卑而不諂矣

左繡

鄭服吳好所不盡協者齊耳然一經說破便不肯餘地妙于能將已以謀不協難爲不協針鋒相對使千載下猶嘆其詞令之工

以不易不戒陪不協未可謂文筆專在此亦未可謂文筆不在此也

此篇前寫[illegible]能舉者一句提起下分作[illegible]先引書[illegible]奚有焉[illegible]第二層一順一倒遞[illegible]以應之既變化又均匀也 [illegible]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當時楚)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恚故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相儀也)公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七

○晉爲鄭服故，(鄭服在前年)且欲修吳好，(吳新勝楚故)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易多難也)不虞之不戒，(虞度也戒備)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耏外。(盟在耏外 耏水名)

○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問嗣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排說去合之便通體成三疊文法相類立格自古已然

稱解狐稱祁一句以午赤不待註也又問乃覆上段一問字代之乃對上只一嗣字共此三句針線細密極矣 所也可與稱解狐亦用一順一倒之筆

然將善字含到祁奚身上更進一層寫美不盡極有精彩文字 不諂不比不偏就心上說得舉得位得官就事上說唯其有之于心故其事似之于外下一層的申說上一節耳

對閒侯曰後世若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薦謝玄皆彬之萬曹俱肯偏行所謂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也

孫執升曰三事本皆美然後世欲中傷人者則託之舉仇如盧杞之於顏魯公

左繡

欲營私者則託之舉親如秦檜之於子熺逆令人有甚不可爲之慨然卒不能貽譏於首惡之人誰非日有以信其君亦必與仇在前舉子在後祁奚之自處甚有苦心矣

前會蒲不至越六年而後會雞澤一離合澤不至越二年而後會于戚一是見厲公討貳而求一是見悼公和戎而至也相參要于此亦大關所在

小國以大國之長爲榮大國亦以小國之服爲榮也有使和組父告于諸侯有多少光彩在

赤職之(各代其父)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伯華)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此當是負狐非是)立其子，不爲比；(舉之以解怨故曰不爲諂也)舉其偏，不爲黨。(偏屬也○正義曰祁奚爲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林官亦位耳 文勢之變)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 正義曰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服虔謂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孤未居職而死何成事之有)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八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單頃公王卿士)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 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此篇子叙事中出出有描寫之特人所後人無敢法門其叙魏絳特法從第本只數語可了只因晉侯一怒便生出許多波折然此文叙魏絳事亦会詳贊晉侯開手從晉侯之弟叙起使伏魏絳之脈晉侯之怒魏絳在此而魏絳者亦在此篇中如讀其書既而出都若意描寫而終以晉侯許魏絳能以刑佐民作結蓋論事則以晉侯爲主論文則以晉侯爲主作者徑將魏絳如妙手畫松雙管齊下也

下右有下解之語不殺之語為妙爲矜合若一語純用頓筆少神理矣

授書僕者多一排如在插入絳將伏劍士張止之一語但之一兩授書一面伏劍一面止之一而讀書緊接下文一

左繡

面指出一面既出倉皇急遽寫得一時情事交集紙上直寫作了書移在讀書後則不惟文章失勢晉氏君臣英氣勃勃忽俱描寫不出此前評亦云

魏絳請討以揚干作說而語語歸罪于己極謙亦所以動刑上之聽也

公讀書先打揚干便轉到說而歸罪自已語語周詳一字不漏

開口晉侯請詳說詞斷帶叙照應首尾章法渾成一片者讀了魏絳又讀晉侯使與通篇作收拾俱不合

前事世日將伏劍辭作說而將悟得快言終絳至此處間不容髮讀得從容口中讀出方不費舌與揚于這而爲之延緩而神氣王矣　將詞婉勁不辭担直語語相副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正義曰以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此對亂行說林註順承上命莫敢拒違久明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將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參臣族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食音嗣又如字○正義曰禮

孤挑引口指文王傳魏絳故媚想悼公之於絳亦當爾耶封在寡人之言親愛也一語劝惧誠亦大度才是英主規模

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也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爲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日誤○杞成公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無傳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左繡

此段以陳爲主欲下語所以陷楚下文見晉猶知時而以陳爲無禮乎在人猶有咎而又暗以晉自之罪若既引主上不可不顧責此法無古今一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鮦音紂一音直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頓傳

欽初學粗心法古姑從其繁者

此篇以敘戎狄之格遂添出後主之法前半指言伐戎之害後半指言和戎之利一反一正恰作首尾中幅忽將好田間斷作發以宕摘其后以后羿貪合之便是後人兩頭包裹法門本氏蓋無格不有也

總論和戎其末段見矣然後精粹致寂述入中間一段議論迅引許多故事便覺許多變換幾是懸空設色極絢爛可觀文字

左繡

孫執升曰一篇議論合合正正奇奇不盡雖意無情有情敘事議論妙絕今古

起數語矣若聯成兩段了戌內諸仰問有證同後世乃成韻語手段以議相利不死而至其十矣

後戌先有五不可極用點說數說與後明說數說相對而不犯複也

有窮后羿突說因字賦又稱作使人乍聞而驚細玩而悟歸萬海大魚便是此種筆意尚爲諸葛陶山不修民事是一篇主腦之主意字亦一篇叙案眾看他逼取根

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闕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助以晉侯許之。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何間隙。何音司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 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

春秋左傳 卷四十 襄公 十三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 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 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 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 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浞仕角反 伯明后寒棄之。●按正義云、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林注謂伯明之后寒其君號寒

中間醒有窮一筆自刷提句有法

引來以夏爲主故將浞亦歸併有窮此賓主不雜法下引虞箴亦所以諭后羿也非易起一頭 有窮由是遂亡結有窮后羿句以虞箴如尾結虞人之箴句每段各自呼應片段之法

夷羿收之、夷氏 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 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樹立也 信浞詐 羿猶不悛、悛改也 將歸自田、羿獵過 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亨普彭反。正義曰家衆羿之家人反羿從浞撫諸子乃遂殺也 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于窮門。國門 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 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澆五弔反。豷許器反

春秋左傳 卷四十 襄公 十四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過古禾反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燼才忍反。正義曰燼燭既燒之餘日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補正曰此承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 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 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 經啟九道。啟開

留其辭在後使令上想戎子晉處舍有一筆。

所謂社稷之臣。

不遇平平敘去而兩使字對說。兩諸侯字中間或接兩故字兩且字。一順一倒。仍自有線索在。一絲不亂也。

之見京

十三年 公至自會 傳無 ○冬戍陳 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非戍不書備公之戍陳則也則書之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無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晉公至自晉 公在晉聽屬鄫聞其見伐遂命戚䢴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之明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 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蔑周室故告愬於盟主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七

于戎夫來使之 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覲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 覲見也前年請屬鄫 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 如晉以 晉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 戍之 也。豹與巫俱受命于魯故 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吳子使壽越如晉 壽越吳大夫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 三年會雞澤吳不至 且請聽諸侯之好 更請合 晉人將爲之合諸侯 至今來謝之

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會 故孟

此一事兩斷法稍因以殺罪在壬夫文邦作意在共王故以事解結尤以爲一筆俱過而後特落論其王子是不刑由實入虛筆提可愛起筆一行敍得明確有無信二字在後斷之根抄矣以不刑爲案中責其殺人以逞也將根邦在無信故兩引詩書以証之而評斷妥在中間作轉樞此亦左氏慣用之法

可見字小之辭 前云比諸魯大夫今則仍還其為鄫大夫耳

開口一語活脫出楚然日夫先其下以楚討陳陳近楚兩意中說未郊時一語

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旱也。 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 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人討陳叛故 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 討命也 乃殺之 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 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 陳之叛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縱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于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扃工迥反 頻二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數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三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 夏書曰成允成功 亦逸書也允信也信成然後有成功 ○令尹南讀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大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盟不以盟告廟

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鄫近晉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患有舍禁不能救恐致譏責故復乞還之傳言穆人所以見于戚會

○楚子囊為令尹 公子貞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追叙變格換出許多筆法第一層用於字第二層用及字第三層用一而字于日月之下由後溯前從頭至尾更多少年做多少事却只用三虛字串成一片否則零星不可收拾矣用筆前有編織工夫巧也
三筆前一筆是追叙故用於字第二筆是正叙故用及字第三筆是帶叙故用而字而前兩筆作提後一筆作煞前後奇正法于是案中極整齊

左繡 丁未入萊萊已滅矣因萊君奔棠故必滅棠遷郳而後萊滅萊爲國亡君死乃滅也 一路聞萊入棠獻萊遷萊極爲蔓事爲得極清晰滅萊于起手點出叙事便只寫一滅之不復再用重筆此皆虛實伸縮變化之所在

始代爲政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子國聘在五年 謀也事在二年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 在五年 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堞女墻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墻○正義宣十五年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爲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 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當是二人帥棠邑兵來解圍也看下奔棠不剝言棠大夫可見 齊師大敗之。敗湫等 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 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還萊子于郳國 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春秋左傳《卷十四》襄公

經乙未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費宰叔仲昭伯請城之事 ○林費季氏邑自城費而季氏始强 ○秋季孫宿如衞○八月螽。無傳爲災 故書○冬十月衞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分明識其不能敬天勤民辞直說吾乃知有鬼神便從趣文妙于隔一層作諷
左繡 制也趣寫四郊字亦紫綦如貫珠
第一個郊字作提中二郊字接連末一郊字作煞無條無紊
多與是如遺城費而所以許季用意甚曲而使也從季入遺從遺歸季叙事亦只用一顛一例法
杜註甚備無所贅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鄭地○鄬于軌反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鄵鄭地不欲會晉爲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于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地不欲可揮鄭伯故約文上其名于會上○鄵七報采南二反 林傳公弑而公嘉立 ○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林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

春秋左傳《卷十四》襄公

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南遺爲費宰。南遺季氏臣費季氏邑 叔仲昭伯爲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襄去公室季氏所以强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郯子也 ○秋季武子如衞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

往來二字相映亦小小顧盼處

兩子駟接連便將彼謀此先分在兩頭作順領倒叙之筆下一殺一奔亦準此落筆而句法短長不倫讀去使人不覺極淡文字都藏得匠巧在

晉楚爭鄭其來已久自此事從先多門子駟子孔等各出自見

○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此數句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為執二慶 使告陳侯于會 ○鄬之會 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子耳稱人制其無政侵蔡以生國患 燮蔡莊公子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 晉悼復修霸諸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無傳 ○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為下會邢丘起本 晉悼復修霸業故朝而禀其多少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看後十年盜殺子駟傳註熙當作熙 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狐之子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

此篇寫鄭從楚為下晉伐鄭張本起手二行立一篇之柄

媚於晉 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 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從楚側轉卻帶起下半篇以妙指從楚不待晉之局寫前半段側以中紓後過
兩截對詩之法者
前半段側妙在一從三字但將告晉句句解說從楚一使行人子員對之卻句句詰責不待晉卸卸緊對仍與上截兩兩相配章法句法[illegible]
所能發見也
上截是議論下截是詞命都是絕妙文字上面對說[illegible]下面對說[illegible]一例的法
最妙用曰此篇伐鄭入從楚前一段議從楚也看他用[illegible]欲從楚也看他用完守以老楚五字筆
左氏 四段先討從楚也看他用詩從楚三字第四段鄭告晉從楚也看他用受盟于楚四字第五段晉責鄭從楚也看他用即安于楚四字[illegible]
之妙 通篇[illegible]
最清
子駟引詩[illegible]
連用待字[illegible]以不待為待也立說亦巧矣
子展語又[illegible]對說上層先說楚不可從卻以晉作說下層轉出晉之當待卻以楚作說文[illegible]
中間兩拄詩[illegible]一趨以便[illegible]一名字極言用謀之[illegible]所以大不[illegible]一介行

逸詩也言大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杜)黃河水濁千年而一清 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杜)鄭之主謀多有[illegible] 事滋無成。滋益也 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 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illegible]雍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四句對說以不可從楚言失信得楚不足貴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 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與成 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將[illegible]八卿者[illegible]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詩小雅[illegible] 發言盈

爭之禍為下文晉人口實也似此用筆真鬼神于文者矣
告晉語句句稱功瀕句句飽滿句句苦惱邦句句埋怨筆利之口婉曲之筆
一片苦衷可為情辭兼到者矣不防一大敗國械晉[illegible]往便將許多乃前一概不埋只將敗國處錄頭默話古塚莫辭無此狀筆亦判不過丁頭一篇妙文耳解翁原是無鈴入作者胸有智珠乃出奇無窮至此
命字世曰[illegible]而最正然而段試剛各有精采鄭樹而晉直然而段續合各有風致

庭誰敢執其咎 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補正曰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是也○鄭以匪為非知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亦[illegible] 請從楚騑也受其咎 騑子駟名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伯駢鄭大夫 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 郊外曰郛保守也 馮陵我城郭 馮迫也 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 皇暇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翦盡也控引也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 夫人猶人人也 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 孤鄭伯 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為明年晉伐鄭傳

春秋左傳 卷十四 襄公

註之八之下試問艮初四五另變一爻獨非入坤何必隨也　艮初爻用八爲澤水困四爻用八爲水澤節五爻用八爲雷澤歸妹　艮之隨當占艮六二爻其辭云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故諱之而改占隨之六二其辭則又曰係小子失丈夫［illegible］說義亦如之而賭以爻解彖也說本補正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不德）

子囊［illegible］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上讓下競［illegible］其意所包［illegible］也看其前用［illegible］得精神［illegible］極

上層雖君臣排說然以君爲主故獨用［illegible］小小自成［illegible］

唐錫周曰［illegible］矣四字［illegible］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讓起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唐錫周曰［illegible］晉不可敵乃［illegible］伐而不能報［illegible］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爲十年晉伐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氾，（氾鄭地東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甲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肆緩也眚過也）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爲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

此篇上叙伐鄭下叙盟鄭可截選說而［illegible］

通篇作兩半讀上半提筆曰諸侯伐鄭［illegible］

唐錫周曰只爲同盟二字羅列晉鄭諸侯［illegible］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吉文
仁和沈乃文宸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質卓

男 馮張孫近澔
敦孫念詒
一元孫恩謨 校輯

男 陸麟書秉文

左繡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二第十五

〔經〕戊戌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柤莊加反 ○正義劉炫云諸侯會必自言其附盟必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今吳未閑諸夏之禮于此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偪甫目彼力二反〔林〕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 ○公至自會 無傳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侵鄭不書不親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林〕此三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爲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林〕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非矣是故書盜自此始 ○戍鄭虎牢 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爲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叙諸侯○〔林〕向曰虎牢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也繫之鄭今曰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鄫邢繫之杞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林〕楚數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三年鬭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扱鄭以爲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 ○公至自伐鄭 無傳

以解經起以叙事結凡兩挑會于柤首尾複出乃變調也　起結兩挑會柤中間却又別叙一會鍾離事與本題不涉左繡　詹稱

戊午會于柤論事不連下請伐偪陽論文則必分爲二方各成篇法也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 壽夢吳子乘○壽夢莫公反○按服虔云吳發聲言吳發聲數語共成一言此壽夢乃乘字發聲據此乘當音乘張衡東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叶上韻下宮是也若依乘本音夢當音蒙詩廿與子同夢叶上薨下憎是也穎正亦云夢古莫鷹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解作吳子之號未確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 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 ○ 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 厚與光俱不敬 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 ○ 夏四月戊午會于相 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桑林徒良晉忌後色特與前千篇相映或景若有樂制又一染開拂場也或謂左氏未必有意則此事有何關係而必沾沾一爲捃摭乎

末段找足伐偪陽事找此一筆意方足色方濃也

一結另以閒情作掉尾如此照應收拾所謂文有首尾者

徐揚貢曰伐宋以宋公受偪陽故

此段作兩半讀上半鄭以子展之言侵衛而身耳帥師下半衛以定姜之言追

左繡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識申志反又如字○正義曰旌夏盖形制大而別爲之名也。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房更衣之舍。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祟息遂反。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人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正義曰霍人猶晉邑之柏人劉炫云人當邑大夫如郫人然者蓋使爲晉附庸也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以德相高。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訾毋宋地○訾子斯反毋音無。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五

鄭而身耳見獲皆以大夫決之事其而文相對者也

兆如丘陵卜人所謂兆處者也故定姜實稱若光擧則禦寇者其雄矣　後掛折大曰兆廣亦岐出如兩口兆璺兩擘有間

兩句提內句應先將鄭字楚字處逆回環抽出有災另請三乎字文格作者法筆心不測自精

諸侯有伐鄭之事尚在下文此亦倒揷法

若一使字暴崇聖冰積威約之漸也

左繡

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勑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正義曰古人謂雄其陵爲謂詩無羊正月皆以雄謂蒸陵是也。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畏而不書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寅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牛首。鄭地。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六

林氏謂此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論經以楚爲主故救鄭起亦還結傳則以鄭爲主蓋于晉已信其柔服之意于楚不過爲苟免之策于蟜語承上起下以中關貫兩頭其意不要退晉只要退楚而已前後詳寫如鏡正見鄭之所以服晉者在此而不在彼也首尾完緊法意中修章法完密

環鄭而南夾潁而軍侵北鄙而歸乃文字提綴片段處 連寫去退字圓轉如珠

命遂連六月楚鄭伐宋至此爲一篇批尾云須識得晉師所師有禮鄭伐三國然後興師伐鄭虎牢仍次與鄭楚師不退而晉欲退鄭及楚盟而晉不討尤然者師于牛首求得從來諸侯之師城虎

左繡

牢而戍之守得持重中擇尉氏之亂見鄭內盜方起諸侯聽之不攻自破然晉求服其心非貪其地可知鄭入反覆詐護皆在晉師包容之內而三鄭之背中晉積與鄭者不死于師而死于盜亦見鬼神之不可誣也至于三駕之後鄭事晉者二十餘年固稍審許于恤小亦子產共干事大故此處先將子產擊伯叙次一番凡讀左氏書當看其同此事實而詳處略處略處繁處顯出剪裁妙用後世史材不及蓋緣只會記帳不會行文耳 此評聯絡誠作與余所論篇法自別

此篇以王右伯輿王叔氏不能舉其要二句作非冗于斷語安在中間其事已了鄭因華門主實一語生出一篇妙文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陽陵鄭地 ○還本亦作環戶關反一音患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 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退是真 ○話進是假處 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 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按補正邵氏曰猶將退也言同一將退也此句帶起下句林註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去語氣連上文便欠明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 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 晉知之 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 楚人亦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 王右伯輿。右助也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俞云便見氣度 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欲奔晉 不入，遂處之。處河上

大爲王叔吐氣此事之得文而傳者也使世不知往往偷事而略文文無可觀事亦安從而傳篇中凡寫王叔三寫華門圭竇正一篇之眼目而華之尖頭韞藉迥非凡子所得而擧

華門圭竇而衍以勢族之不料反授人以話柄也絕倒 皆陵其上旣入其罪又借以挑駿問官此窄亦好一訟師

左繡

先說當初並非華門圭竇以攝其心後說如今不免華門圭竇以杜其口只就他說話打不利處痛已揭將自己之長他人之短明明道破請此等口供近世刀筆家亦當縮舌耳 賄成二語供王叔卻即以助成瑕禽也妙妙 不特其富竟是當面枚其差繇例 下而無直又對他難爲上兩句頂點一字放潑也

宣子語是聽獄止兩部只以合要不能兩句了句不但詳略變化亦見兩邊曲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 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宰家臣 瑕禽伯輿屬大夫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正義曰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旄謂尾也共旄牛之尾用於旌旗之首故言旌旄之用故其字從於 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底至也 ○底音旨 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在法 ○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于寵臣 ○言寵臣當刑則放赦之也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言師旅之長皆受賂 ○言財多如不勝 正義云不能擧此富貴解 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直已透前文不煩辭費也段是處者儞之贊者虞之妙法文章死生全在爭先手處得力此其明徵矣

俞寧世曰上下左右經情臘目　王叔不宗官故欲凌人伯輿又敏捷不肯屈已秘爲世卿之禍故就公鄭伯爭于前陴生伯瑕訟于後亦用之不君亦可知矣

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 王叔氏不能擧其契。○正義曰周禮鄉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爲其罪辭如今劾矣合要者使其各爲要約言辭兩相對答伯輿屬在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擧其要契之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己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林 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無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林 此悼公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 無傳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遂登光 ○林 此悼公三駕之三 會于蕭魚 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 ○林 伐鄭而會蕭魚序績也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年 ○公至自會 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楚人執鄭行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武子作軍始專國政叔孫不得而止之又以使盡征之反形之甚作軍本武子事文却以叔孫爲主而爲從舍軍四分公室皆伏脈也分兩半讀上盟詛處說下毀乘實說末句不然不舍乃盟詛大意盡于此處作結與宋人及楚人平篇結法正同

若我也征其子者臣其父征其兄者臣其弟此補正云顧氏謂此四字乃上下兩句公共之上括下文法猶言若子若弟孟氏使半爲公臣叔孫使盡爲公臣

人良胥 良胥公孫輒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 ○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群臣今武子欲令民仰屬己已所應得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轄大國三軍爲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補正曰魯國之政將歸于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變易故盟之 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 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 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 ○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己私乘如子産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 ○正義曰役謂共官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 不入者倍征。倍征之設刑痛欲驅使

見叔孫之忠于公室也末句單承叔孫氏韻言不書爲臣則非不肯盡舊制而作三軍分別與武子相拗故後四分取二亦以此帳而說之正義謂此乃三家盟詛之本言恐非　若如註說則叔孫所取較多于孟氏何以爲盡乎耶

此爲逆接前不從亦猶寄來鄭欲與晉則與之已正許多曲折都從晉不吾疾一句生出中段帶來暗應本段必疾明應有他何爲而發一呼下以三乃字應之意同而辭異似一頭兩脚格

左繡

入巳故服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正義曰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取又以半歸公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毀作也）此蓋三家見

訓之不言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

子展兩答法前段正答後段乃申說也且告於楚承楚師至句添出重賂晉師承怒甚來添出此所以意同而形異也又前段固與用明應而我字則以怒字暗應疾我疾字用明應而固字則以免字暗應法既變化又均勻是左氏無字不精細處

合十一　四伐鄭盟亳凡歷四月而後得成前段敘事使其參差後段明簡信其

春秋左傳《卷五十　襄公　十三

叔盟四萬諸侯兩點同盟慎見服鄭其難其慎爲蓋然作引也

俞寧世曰鄭一投極壯極威極筆移解不慎必失諸侯所以能合諸侯于始備有將于斯不於所以能合諸侯于終與後段如集之和使有開合

此篇亦小組格以慎字爲主盟辭句慎既應所不待言前半敘諸侯之師自先王以及西濟凡其參右還門某舍某師其次某東侵觀兵等步步敘得停勻整正賂爲慎字張本也前後伏後明應中以一字爲關鍵似此局法鋪法開後人巧

左繡

妙不少

君其參差約與南北法叔觀又一排蕩也俞云史漢紀戰多用此法而繁詞之爲本淮西碑從終千古

鄭請侵還說衛宋衛曾縣宛克不如多少兵精忽從此處莊山奴兼

俞寧世曰楚因乞旅晉曰悉師晉懼鄭因楚執鄭使楚強晉楚強弱不同晉能以求二句方得其斥

門于東門（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正義曰舊許南遷而鄭得之）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爲右還　瑣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二司天神）名山名川群神群祀（群祀在祀典）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太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

春秋左傳《卷五十　襄公　十四

鄭口便因覆他邦又出兩難題譬壁宜其執也然正見國與晉交固有那以興為佳者矣

自伐宋稱炎以來凡作數番起倒至此方一結安頓貼行文亦復筆作收拾

左繡

〕稱謂與所謂文與事相副者

三句都用三字句法然以叔因為主枝特加渲寫另作一頓為獲孫之對伏脈也對語跟前與左文未竟進而詞婉聲鄭服而晉亦息行大案已不得敷爭矣

簡淨絕紀

三項用三虛字作串以字在首句凡字在末句及字在句中變而不失其常法也。皆予總提下分三項以兩虛一句末一項又以兩虛一無一參亂

伐宋

而還 懸疾于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罷戍而役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㚟為介故不書。㚟勑略反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五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經書秋史失之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叔肸叔向也告諸侯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 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加是不敢不承命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悝觸蠲皆樂師名 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 凡兵車百乘。正義

此篇以樂半為主起處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住處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首尾呼應一線中間一辭一受前從安樂轉出思危後從思危收歸安樂一往一復章法如環

從鄭將想到和戎從和戎帶定服鄭並和戎是遠服服鄭是近服和戎是事之主服鄭是文之主篇中九合諸侯不能移向魏絳是乎否則叙事語句通不屬矣

左繡

魏絳一篇引詩釋安樂引書釋思終前詳後略並有體

合事也曰九合成而寫相賦三樣渾而晉悼志是後會向則執政信論伐秦則師不用命至衛人出君不能討而又謝之故此數月惟公備極而詳之義亦晉霸極而衰之候也實樂而思其終是此文關鍵亦全部春秋關鍵 孔明討服孟獲然後北伐中原魏絳悼和戎是然後南定諸夏因魏絳始追原和戎是悼公一生得力處眼得此種情勢可以讀古人書矣

曰射禮數射第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淳為耦也淳與純通 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 歌鐘二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及其鎛磬 鎛音博。正義曰鎛磬皆樂器鎛磬相副承上文當亦二肆也 女樂二八 十六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在四年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諸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 請與子樂之 共此樂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末

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 攸所也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夫樂以安德 和其心也 義以處之 處位以義 禮以行之 行之以禮 信以守之 守所行 仁以厲之 厲風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言五德皆備乃 書曰居安思危 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公曰子

寡君抑字一折承分僇感恐一層待波更實應文樂一層前略後詳只一倒換法　國典盟府對上講勸益以虛對實也　受字對上辭字句法又與講與子縣之相應含兩段爲首尾而前略後詳又合全文爲首尾用法間密無以復加

此段叙事甚略而極有兵權一先入一爲濟於是交伐叢奇正交攻也少秦師承上先字弗設總開下濟字易秦故也總結兩層兩事而兵機之密如此

左繡

之敎故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不能濟河（濟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功）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的失仍二反）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illegible]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台勑才反又音臺又翼之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于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乘壽夢卒子諸樊立吳始書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鄆　鄆報見代）取其鐘以爲公盤（杯盤食器也）

泛說諸侯一遍切說魯一遍泛說三有一主切說先主後賓詳略變化凡叶五廟字亦一小章法也

三者人作章法前偶後奇文一項協有兩項對法姊妹姑姊項對又只一項對法整而變也一間對便說出三樣對法及許昏便只將舊許略入妙

左繡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與始通故曰禮○臨力蔭反哭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諸姬同姓國）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illegible]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稱且曰若而人猶言某某）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正義與先古人謂姊爲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後人從省單稱姊猶逆世稱父單稱禰也）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不亟亦局中人措併極難封在不爲已謀亦并不爲良霄謀只是爲楚謀者楚不競只輕說以下一反一正曲曲寫出執之之失筭而歸之之得計自然動聽矣

左氏設是以一筆寫數意轉折曲盡而何又勁捷爲不佳也 國策往往好學此種而流于騁游天分限之耳

一反一正各有四層句法參差而對意又極整齊所以爲佳

左繡

○鄭良霄大宰石㚔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㚔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 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不習謂卜不吉○服本不習則增絕句今亦不必○正義以六年爲始又得五吉乃行也 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 止鄭一卿以除其偪 謂良霄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 位不偏則大臣睦 怨疾楚則專晉固 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以良霄見執爲厚命則廢之而怨生矣正義謂鄭使良霄向楚本意欲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今放良霄歸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求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 見使之意似次明捷 引也。林使相牽引合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 不猶愈乎。正義後年註少差也鄭註愈以愈爲差言病猶勝也亦通 楚人歸之。

經 壬寅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聲伯子也齊使二卿會晉故事勤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跡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奬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正義叔老叔肸孫故以叔爲氏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林晉秦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己未衛侯出奔齊 諸侯之策書孫寧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林衛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 ○莒人侵我東鄙 無傳 入鄆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林戚孫氏邑於是衛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蓋賂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爲之也

此又一首絕妙辭令文字也宣子親數只是兩層先說晉恩次說戎罪駒支前後語語對針中間還爲一段有功無過處字字精鍊似此辭令何地無才

說到至于今不敢已大概說完可以直接官之師旅無散兩層排兩層局板而意亦不暢妙于兩層中間插入一大段文字真一篇之將帥也于餘偈中抽出一件極有鋪張處來說又無指一漏藏便又着百忙猶放一筆以關是之相其用意輕重詳略宇宇有法

左繡

傳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 前年爲楚所敗 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 謀爲吳伐楚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本不爲伐楚 執莒公子務婁 ○莒會不書非卿○務莫侯反又如字婁力侯反 以其通楚使也 ○莒貳於楚故比年伐魯 將執戎子駒支 ○駒支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來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敦徒門反 乃祖吾離被苫蓋 苫之別名○被音支苫式占反蓋戶臘反

本首戎子起處恰好有兩層答辭從史引出前後分背照出戎兩實又自有遠近而以將執兩承執字邦用叛筆以觀數個頂數字邦用頂筆逼手執掃無一擂筆也　執字執字前提而不徵甚在上這趨詰在下絕一例撰也

所雄白書　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棄（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言禦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言常如殽戰之時無敢二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齊子叔老字也）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實然二字承應其語住下再用譬喻逆說若此處兆有一實語不得頓挫收放之妙文而於今人不能後戎何以不免都是此法主意中自有卷山出雲之樂

先七字戎語式離氣激昂

會許世自起句二行寫淫溢乎多少不服揚爽不悦不怵整筆自古抱來段怪濃文帝山南馬王往還著可以循準

止

另以會中收與起兩實相應亦見驟支有關諸侯輝之也彪澹美吹於燕矣

此文以義于君手節字相次成文而歸重在節故三層順應子例我于臧處又將謂字一筆一鬆不為也

言晉敬魯使經所以重書二卿（補正）

日齊子叔老諾也解作寫之誤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事在成十六年）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吳不相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晉侯不出竟故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凡三段前年以復為存前子臧語又以不敢為對筆以固無定也引子臧並即形子臧節作論不嫌複疊頻偽傍遂殊為也非吾節也都于直說處插入一曲令文字搖曳有婆娑舞態

此篇敘事以晉師為主前文以棠駁舊主前突役飾只提其一線佰之次以末段收拾還歸也看他一路布置自伏筆有開鍊有收筆有反筆

起手一行特作頓出之筆便伏次字之根以下許分對乃說鳥陪多死節進

多從直至棫林不成想所以反襯欒伯之歸之汰也若似馬首是瞻正與欒伯馬首欲東相對是汰字正位莊子從帥之言伯游悔過之悔亦都是反襯法至結之曰遷延之役將晉侯待竟六卿伸師許多鄭重化爲烏有汰之罪可勝誅耶

後半又以欒鍼之死反襯欒伯之汰而以逐士鞅正寫其汰與前馬首欲東語相對此下可以直接秦伯一番問答却又補寫書法而以一惰者正陪之以一攝者反陪之然後極論其汰之必亡作結是一篇極有針線結搆文字細玩其前後反正伏襯處可悟烘雲托月之法

欒鍼事本與上半相連叙去但因士鞅奔秦直接到秦伯論汰一段斷結文

左繡

字故以遷延之役截斷而另以報櫟之敗作提盈亦牽上搭下叙法也

左氏好以一串之事作兩對之局如此文前半從晉師之遷後半評欒黶之汰各以報櫟之役作提而一煞以晉人謂之遷延之役一煞以秦伯以爲知言兩兩對說片段極其明整然晉師之所以遷延者實欒黶之汰爲之故兩截文雖截對而意仍串連也離而爲二合而爲一蓋往往以此見奇我錄錄之一可矣

兩對一結晉師一結士鞅而晉師所以往者欒黶也從此反寫陽秋

又看上半自議晉師下半自論欒黶而下半汰字伏于上截馬首欲東中上半遷延補斷于下截惰也攝也中以遙作截以截截亦可以觀作者制局之

乃多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詩邶風義取於涉

反

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 叔向退而具舟 叔得詩意 魯語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 魯人莒人先濟 不遲延 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不戰 懿子說 傳言北宮括所以書 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 北宮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飲毒水故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 棫林秦地 不獲成焉 見秦不服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示不反 唯余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宅

馬首是瞻 言進退從己 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 欒黶假自專 乃歸 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 左史謂魏莊子曰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 不待中行伯乎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夫子謂荀偃 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帥 欒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不 伯游曰 伯游荀偃 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 恐多爲秦所禽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遷延卻退 欒鍼曰 下軍欒黶弟 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櫟役在十一年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

妙也

自欒鍼至末連詞惰也攝也乃是補斷法若自起主解經遷延則遷延之役句又是補敘法圓變無端雖陳思鍼背差堪彷彿

左繡

束段爲欒盈之張本極圓活其引甘棠詩最得點化之妙又恰與起處晉秦相應相映天成妙文也

因知言而請復將士鞅仍是結欒伯也文貴一綫乃爾

於戎路 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將下軍鍼爲戎右 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 士鞅士匄子 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 汰 士鞅奔秦 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 江宋公孫師之子 臨事惰慢不修也 向之會亦如之 在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 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 能自攝整從鄭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宍

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盈欒黶之子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 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 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敕戒二子欲共宴食 皆服而朝 朝服待命於朝 日旰不召 旰晏也 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從公

明道傳民心即是天意乃所以其若實者也字字警救神氣都從提句一滾而來

其補之主而民之學及善則賞之四句亦都是東上轉下染法文字方無平衍之病左氏極精熟于此後賢所宜熟食以之者

通篇從論道理故不嫌抑揚太過皆精定處事則將奪獻子孫甘可為訓一筆動不得矣文章寬說切說都有其故非好為詭僻鋪拼也

前從立君說到為民後仍從勿使過度歸到勿使失性章法回環致為圓密

妾子 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正義曰賞者善解之名，上之與下則賜以貨財，下之賞上不得奉以貨財，唯當延其善耳 過則匡之，匡正 患則救之，救其難也 失則革之。革更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 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 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盲莫庚反 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正義詩必播之于樂，誦則直誦其言 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 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 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 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正義曰如齊竊踊之比 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 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遒在由反 林 案夏書胤征篇 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 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 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 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從，子用反，本或作縱

以上平平寫叙過了一官兩愈處無限風神　首段將去何為已將出君用正筆，明禁此處便只須用反筆暗點，操而不移，亦一岸之法

徐揚首曰師保輔佐一大段皆說向天意上去，衍出愛民甚矣何大奇，偷事世曰晉侯之問只說得君臣大分，轉以天字壓倒君字，以民字托起臣字，發明設君置臣之理，撥聽于天命寄于民，以天民作主，則君與臣俱在統制之內，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 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錫命多矣，於此傳詳，不唯其人，惟其文，九錫之所以得與于文選也歟

傳言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 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皋舟，吳險阨之道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 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正義曰師法也，為法而民得以安也 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緊，發聲 保安也，言大公與民 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服虔本壞作懷，緊繫也，言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繫齊桓之匡正也

循水賦立之從故與孫寗朋比，晉悼逐下臣七人，而不問斁君之賊，宜羽翼之不終也夫

會戚本當討衛而反定衛，皆由中行先入之言，故詳問衛故一段文字于前，其中三寓定字，一提一應一結，章法甚明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 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

溫公著此一筆與溺師多爲同一筆意
徐云此爲平陰之役起案

而不忘所謂中心爲忠也

左繡

因點忠字作兩層說前兩忠字一提一應已說完矣下又轉出民望一層而引詩以將忠之恰將忠字望字一順一倒小文無一字冗也如此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正義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鄭注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又周禮有夏采之官鄭注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羽旄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七異旄通羽毛直貫無多而此假于齊是四年又假于鄭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困子庚司馬公子午也代子囊爲令尹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諡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共爲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卽爲萬民所瞻望。正義曰詩法城郭之域曰都言都人之士德行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傚法之

經癸卯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正義劉王季子采地夏康公子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傳齊故直城非例所譏 ○秋八月丁巳

此在知己固前說實話不然過則歸己獻子胡不聞焉

不點劉夏而特稱官師下卿不行便省一番註脚

左繡

楚官未有詳列者此處詳敘舉爲官人立案也官人能官人接連寫四遍眞幾乗如貫珠

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困悼公辛子平公彪立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 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 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傳言獻子友于兄弟不隱其實○正義閒非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禮○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名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囊 公子罷戎爲右尹。蒍子馮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罷音皮又戸買反○正義案世本蒍賈孫叔敖兄馮賈獵之子是叔敖兄子也杜以其疑故爲一人爲是叔敖之子則世本傳寫誤耳 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蕩子 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 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引詩粘過能官人文字已畢重將周行詁解作一掉尾意味無窮

運寫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不厭其繁與起叙事相配也叙議要首尾照顧可見一斑

此又一首絕妙嘲謔文字不必羌作歌謠不必刻意議論只就一便搧翻弄將

左繡

口頭言語小作掉弄已令讀者失笑為一時都到想天生為妙難游戲都難絶頂也

詳司臣事見其者可逸則盜固不必以賂而後與也已伏下段之根

三人也東上節以起下亂鄭奔宋者猶謂之人以相易猜者反不得為人節云有人亦與此三人皆耳相映處使人不堪　宋朝所堵中物有目而無目師慧目空一世無目而有目作者笑罵世人借題發揮耳

凡說三遍無人而中以一有人作反跌極脩峭之妙

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覦覦以求幸○覦音欲○正義曰服虔以逵尹為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乇射當使由基而反使為廄尹豈得為官人乎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 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念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 亂在十年　鄭人以子西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 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　以馬四十乘 百六十匹　與師茷師慧 樂師也茷慧其名　三月公孫黑為質焉 公孫黑子皙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 賢而放之　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 子罕以司臣託季氏　鄭人醢之三人也 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私小便　其相曰朝也 相師者　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

唐錫周曰伯敬云偏是無目者目中無人余謂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故當瞯之

左繡

連寫四寶字極精之理極眉之致然其妙尤在于簡若衍作長語便減丰神意者每患短牛才識後半又可謂玉成為寶矣　死稽首請死語此妙其安分曉道理人故以不食為寶語之盡餌四夫無罪懷璧其罪之意且恐為盜所害然則富安能復所耶

俞寧世曰子罕無寶而貴常盈取人得寶而不知所措可見廉吏最幾守錢虜最苦攻而使復貿既得所人亦得生此宰相知人安民之略也

王或庵曰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譎

重淫樂而輕相國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言子罕能敬賢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不畏霸主故敢伐魯　於是乎城成郛 郛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 亦貳於晉故　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邾人伐魯未之討也十二年莒十四年邾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為明年會湨梁傳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春秋左傳　卷十五　襄公

玉人 玉人能治玉者　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正義曰我以不貪為寶二人各有其寶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 言必為盜所害　納此以請死也 請免死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 攻治　富而後使復其所 賣玉得富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絶之傳言鄭之有謀○堵音者狗本或作苟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閒
定海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校 杭州許偲碞皋
男 馮敬㣺逈渟
孫 公湘
元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錫吉嘉文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閒增訂

襄公三第十六

經
甲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湨古闃反軹之氏○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湨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師非禮也○㊟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執以歸始此○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衛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鄭非主兵也則書為特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是故傳十九年盟于齊嘆非主盟也而書會嘆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而書會鄭誠慎于所主云爾○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此叙平公初政為平陰之役起本以湨梁之盟為主故以盟詞作結其插叙執邾莒為盟高厚作陪而前門以我故後日諸侯有異志始于為人卒于為己中間且日通齊楚之使從楚陪出齊蓋晉悼一生服鄭平公則大半以齊為事也又寫葉一轉閒處　文作兩半讀上半叙湨梁之會下半叙大夫之盟一則帶入執邾莒事一則補出盟高厚事皆以偏鋒見筆力而上半改服修官何等鄭重下半遂縣大夫宇並或在大夫自湨梁始乃作傳之微旨也

為傳四句在平日皆守而下在臨時將修官二字承上轉下以我故為私也且日通使為公也將執邾莒夾在中間作上下樞紐此左氏慣用之法

飲酒賦詩都以詳見妙此又以不詳見妙必類不類隱括有味

兩使諸大夫對寫上猶屬之晉侯下而出自荀偃緊接於是大夫盟大夫之狀不待言而見矣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彪彼虯反羊舌肸為傅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也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鄭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湨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湨梁順河東行故命歸侵田取之田諸侯相侵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犂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比音毗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正義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故日齊有二心劉炫云不服晉故違其命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違其命是有二心也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洞字屬昇字不庭應不斷盟辭不止一語獨無此句作者特為指出文字章法討耳餘不恤也

此篇本叙伐許事因疑不書會荀偃而書會鄭伯故前後叙爭鄭爭許寫出明係荀偃主兵以見寫夷而書會鄭伯之出于聖心獨斷杜序所謂依經以辨理也但其用筆最為錯綜斷續熟後始見其作

晉人歸諸侯此下當有以諸侯之師伐許語文只半句縮住留于下文著筆寫足左氏慣以此種筆法見斷續之妙

本會荀偃卻書會鄭伯君鄭伯之實于大夫也故特叙于主兵之上所以別君臣之嫌耳註似欠明

特伐許庚寅伐許復伐許凡三處提掇作章法

微涉陘則春進退維谷故去也乃曰為之名其罪成人之美耶

高厚高厚逃歸 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 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許男請遷于晉 許欲叛楚 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 雖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 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穆叔從公 從公歸 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 夷平也春秋于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會鄭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于此示例不先晉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告平故得會鄭伯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 棫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 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湛而林反林二反一音直斬反 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不書不告 復伐許而還 許未還故

○秋齊侯圍郕 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 孟孺子速徼之 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海陘魯隘道 ○速本亦作遬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襄公 三

此篇以舒字為主齊再伐魯是舉在晉而舒者始貳今不及齊故晉人之詞甚舒可移叔之言急切朝夕引領比閒無及許諸者急速哀而見而賦詩從容中節節傳進逼之辭

穆叔若急晉人亦使十分放懈不得只得勉强說倘敢不從執事敢使魯無鳩要是聊作安頓並非踴躍鼓舞故明年秋齊又伐魯晉仍不見動恤更閱一年而後為平陰之師也似合實離傳神尤在無字句處

兩賦詩騎頂引領西望等語兩敢字明頂不敢忘前後偶章法一片也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言齊再伐魯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 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與民之未息 新伐許及楚 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庶幾晉來救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 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 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及此憂○（林）及 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嗷嗷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 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鳩集也○（林）宣敢使魯無所鳩集如鴻鴈卒章所云乎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無傳宣公也四同盟 ○（林）宣公卒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買石稷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弁縣東南有桃虛○（林）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我皆書人若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高厚始 ○九月大雩 無傳書過 ○宋華臣出奔陳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襄公 四

左繡

數語爲不能幹蠱人發藥當使通身汗下也

爾父字妥在首句之上則語直而不得簡矣

此篇皆爲不陰之戰起本也以首句爲主下兩段分爭圍者既失獲者又死以不得志而來仍不得志而去也此等伏應所謂以神不以形

不遺師助防而獨娩紇不重地而重人也紇何忌役以防要索乎

當時士氣之正如此後世且以刑臣之屈爲榮矣

爲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司徒卬陳大夫卑宋不設備 ○卬五郎反

○衞孫蒯田于曹隧 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 飲馬于重丘 重丘曹邑 毁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 詢罵也○詢呼豆反 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 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 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衞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孫蒯不書非卿 曹人愬于晉 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前年圍成不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防臧紇邑 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 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 齊師去之 失臧紇故 齊人獲臧堅 堅臧紇之族 齊侯使夙沙衞唁之且曰無死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言使賤人來唁己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衞奄人

左繡

叙華臣出奔事郑寫一陰助而陽惡之左師心術不測處動䝉張然是可怪甚自弱兵駕後竟成一花面腳色而此處登見一班也華臣不廷于左師而逐于國人之逐瘈狗人固功人狗亦功狗相映處使讀者亦爲之不堪是一則奇文字

瘈事寫來極生動只是著于摹神前三寫賊後兩寫瘈狗所謂賊與狗賊也妙創

子罕不是爲分謗單從君國起見其行築也全示之門大分其謗或也全告之以大體不但就晳氏并以孤弱君惻隱之思而動其矜築六爲之懼也而一面安頓皇父一面正是恍皇父而救之君健作分謗讀失其旨矣

故謂之刑臣○杙音弋 【林】杙小木也橡屬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 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 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 後屋後○鈹普皮反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 幽囚也 曰畀余而大璧 畀與也 是賊人語請璧以定其事矣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蓋覆也 惡之○【林】向戌悔其初謀之失乃自爲短馬捶助御驅馬不欲與華臣相見○正義曰必爲短策私助御者不使人知也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瘈居世反一音制狂犬也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收一音手又反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 邑中

前平叙中間叙後仍就子罕語變換作收尤首尾結構之自然者
皆字黜字并不目其狀而目其色而其人宛然與嘲華元更爲□□皆應出於奇
唐錫周曰鍾伯敬云諸葛武侯與閻公書未若嵇之遒又絶倫也然任以句呼之此親昵之辭今人添一字自爲公艮由不識古人語妙耳

一難一解其應如響不辨已之是禮但言已之非大夫晏子長于滑稽此間出本色

之黜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黜音琴）子罕聞之親執扑（杖）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闔謂門戶閉塞●月令仲春脩闔扇鄭註用木曰闔竹葦曰扇）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祝之又反）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菅古顏反）食鬻居

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苫苦封苦怙二反王儉云夏枕由冬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已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林]諸侯之制除於天子一等故唯卿然後得用大夫之禮晏子自言已乃大夫也視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補正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帥師侵曹晉因治其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境）○冬十月公會晉

此文當連十九年讀自所上篇讚戴頭出目前從樸壁以有事于齊起未卒事午齊止一篇伊□法方見首尾何既有楚了伐鄭事隔斷此處仍自成一篇當分兩半讀上半從戲譽沈玉會門防直至齊道截下半從從師倖獲攻險觀兵直至走崇截都是極寫中行獻狠滅此期其先見所以說最本文東方可逞之說而后乃下篇未卒寫作以跌之條法因自完也□詳特作一不了之局君用磨筆調篇所爲其志未見若暍動下篇則爲其氣已竭以不了語作束上落下法因左氏之更出一奇者耳
看來前半狀侯以子家之告而遁後半齊侯以郭榮之言而止作者固以上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林]同圍齊非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晉接故曰始）○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長丁丈反或如字純徒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皋巫名也夢並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林]主大夫之稱）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

萩也橁已竹木也類敘有情以戈殺犬
以枚數闔對敘有致者意點綴處

偪陽世曰泗梁之盟爲陟池師懼又伐
齊叔孫作非推假齊之不得逞有巫夢
自知必死乃以伐齊衆者是時晉悼已
惠六卿漸偕國未曾必欲勝齊懾齊也
齊侯聞有晉師即冒氣傾故晉師恐惧

左傳

以馳齊齊侯畏懼而迸晉至于圍城之
將齊侯已將出奔而晉乃略其旁邑而
去可知晉原不能逐齊齊人自退耳故
略字斷定晉侯無可斷定齊侯篇中敘
晉師只寫得略字敘齊侯只寫得無另
字至于追者道者迸者步焚者茂
論斷其情歷歷如目此又左氏長技無
容贊美也
此篇爲鄭殺子孔是本起于一行聚衆
已定篇中前詳伐師之謀後紀代鄭之
事純是楚師此東事其料敵制勝鼓舞
從事而子孔既起楚師于前又不曾其
師于後首尾兩端進退無據而兵自其
頸矣末段却將晉人旬論楚師作結正
見其徒不足以圖鄭而子孔時晉但知
從欲不知謀國之失策爲已甚也此等

秦周（齊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

（雍門齊城門○萩音秋說文蕭也）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閑暇）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橁木名○橁杶倫相倫二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難乃多反又如字申池齊南城西門文十八年殺懿公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扣音口）曰

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犯謂不聽太子強欲走也）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斷音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

行敘探所得者見者其
諸侯方睦于晉只一筆類見此晉之非
明華云此是主意都不說完妙

上敘謀下敘事此一行乃過篇轉換處
以中間提掇之筆作應上呼下之筆也
敘伐鄭事詳寫其遷回信宿皆因子孔

左傳

不會故遷延而退也其所多遇焉上棘
安等收應其密　兩次兩侵一反一還
三至于信于城于師用字上搭下對叙
敘法之整散兼行者

不見主人翁縱倒此東只似爲晉師耳
忽然轉出晉人聞有楚師絕妙接法結
妙結法不害二字正應時字首不待言
在言亂矣

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

陽犨縣）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城皋縣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費滑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純如字）涉于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滍音雉）甚雨及之（正義曰楚師南）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

孫執升曰此與前齊師夜遁相似然前作遁筏此作點求位置不同而語更深渾
唐錫周曰楚師無功之故于瓜口中不說明偏從旁人推算出來有雲穿月出之妙　此評可補左氏描寫步法

左繡

此篇乃平陰文尾也不曰還自伐齊而曰還自沂上復繫前文見不成其爲伐

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强弱。正義曰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楚必無功。多死聲。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漷好虢反又音郭○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環音還○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督揚即祝柯也。曰大毋侵小。

齊也以齊伐我故伐齊今無加于齊而第執一助齊伐我者厄抱玉門防一圍鋭氣竟成虎頭蛇尾只起手一兩筆便將全文一一照應令讀之又全不見得故刻繪也
兩撫之擯覘乃將兩兩相對中以與盈語作轉候末以士匄語作收擲叙議兼行剪裁匀整

左繡

桓譚之言明于理而昧于文者也左氏不過借此收拾前文娑娑縞河兩項合首尾相應也以若謂其有所知則是痴全文齊法無涉矣此亦淺之乎左氏者也
唐錫周曰濟河與應前濟河二字無恥復濟之言驗矣一個瀆河者乃卒一個復以河誓激射妙絕乃在前下濟河二字有意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十七年邾伐我南鄙。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爲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爲束四馬爲乘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壽夢吳子乘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創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桓譚以爲荀偃病而目出初死其目未合尸冷乃含非其有所知也傳因其異而記之耳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晉欒魴帥師從衞孫文子伐齊。爲傳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

此二節連讀上節極寫季武拜師稱其推崇極其感謝分明借力救死忽然忘卻本來而日作器銘功真覺無謂前云小國之仰大國後云小國幸於大國兩兩對看季武清夜自思當亦啞然而笑矣

議論文字必有虛實賓主此文各以一反一正洗發兩個字遙說而相對也

左繡

一層論是非以禮字作提後一層論得失以亡字作煞而前用三排後用兩叠筆法相配前整後散而味濃

季武若爲已銘無關輕重稱之可也今日銘魯功則得失皆國之事矣文說三項先將論天子說次將論平說諸侯大夫次申說并略去稱伐單論計功而極言借力救死之可恥末更轉到所獲以怒之之必亡非惟不必銘亦不敢銘矣

何以爲銘若之何銘之本兩兩對說而前用作煞後用作轉乃漸展參差入妙處

凡文字前散後整者見好而前整後散者雖工大抵煞用整散用正作令散處

兵非林父不別也

也經書夏從告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 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 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

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鑄鐘聲應林鍾因以爲名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春秋左傳 卷十六 襄公

銘德不銘功。○補正邵氏曰令猶令德之令言以德布于銘也 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 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 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正義諸侯之銘當言時計功晉之伐齊也借人之力功非已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稱唯有從行征伐得稱勞伐耳若稱伐則大夫之例于三者爲下等不足爲功美也 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借一音情亦反 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爲齊及西鄙武城傳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鬷子公反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補正曰諸子蓋官名諸子代官之號此作諸妾姓子及哀五年諸子鬻姒解作庶公子皆誤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 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之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事難成也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謂光已有諸侯之尊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徙置東鄙 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微服迎大子光也 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終言之 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 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 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光謂衛教公易己 衛奔高唐以叛。高唐在祝柯縣西北○句古侯反瀆音豆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曲折透厚千變萬化則前者精神再見矣

此篇是也

前半原敘後半正敘原敘中間夾議正敘中間夾斷議法甚相準也

前從發戎屬牙說到東大子光後從逆光說到殺戎執牙亦以一順一逆爲章法

左繡

齊靈一生無立意此事獨以寵戎子撓亂可言者假手于崔杼以成廢立之惡而樸淫皆之爲也

敘事從二姬說入于戎子用退筆故此處獨用斷語

殺戎執牙作兩番處分即以分應前半此自然之結構也

春秋左傳 卷十六 襄公

前年督揚盟大抵從小莒數代魯前因此盟以平是魯小子莒於其後會之蹟也

此是兩人合傳體凡敘兩層斷一層一層正敘其事所謂此第二層補敘一推其志一述其言不可通篇屬將解經作斷根株于此逆成諸侍章法此上於章中故作整齊而則敘與斷處處收到底成何結構耶

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衞

經戊申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 〇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衞地又近戚田 〇秋公至自會無傳 〇仲孫速帥師伐邾 〇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子 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 〇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 〇叔老如齊 〇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〇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其盟結其好 〇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〇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帶敘法最簡能 〇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 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蔡司馬即

兩頭敘中間斷此法自左氏發端後不一而足然只是一事一斷小作間隔此為獨以兩事分對兩頭而中間兩者法安在中間作斷于起下兩結搭筋論貴不謂于此更出一奇

此節只寫一武子報聘復命事而去有享有賦詩歸亦有享有賦詩須寫得變換爲妙然變換大約都在復命此偏于前半先用拗曲之筆然後一新讀者下文自然水到渠成矣

公子燮楚人以為討討責 公子黃出奔楚自理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公十七年卒 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準 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不相能也 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 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〇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郲好息民故曰禮 〇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既不可云七章八章又不可云常棣八章乃曰七章以卒變調可法 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宛轉床褥之中哀鳴想到明有人非幽有鬼覆看者不堪回首此文使念千載適發到盡頭將寫一侯狀使人讀之又可笑又可憐也

唐錫周曰叙王亦爲孫林父寫絕無回忌及至將死平昔技倆分毫都用不着心上傳有兩種枯苦服床時候偽似有鬼道一是想起國家有史官要替他立傳書名長遺臭世一是念鬼後有鬼神要血食通盤打算不知如何發落此兩種苦惱都是無處躲閃者要之則無益悔之則已遲而其意畢竟要寫藉此時如是如是　妙想暢快之極

左繡

也　去所　肘席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悼子　甯喜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　林　衛獻公在十　君入則掩之　名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餒　也　悼子許諾　惠子遂卒　寸終說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　己酉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林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註作己卯庚　○按杜註孔子卒下云二十二年生他書亦云是年有兩日食必非大聖生年其是　公如晉○

春秋左傳　卷十六　襄公　二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會而言來奔內外之辭○漆本或作漆　林　于是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　○夏公至自晉　無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無傳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地闕

傳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　漷水之田

此絕妙辯駁文字極爽快又極風趣理明辭達在左氏另一種輕爽筆墨

接口勞立二柱以下層層分洞先虛說一通然後再用實說虛說則所以爲承實說則先說不能後說不可總以一順一倒往復回環爲章法一又不能就勢上說不可茍理上說從勢轉到道理更進一層又亦更緊一步此立局命意之精也

只一詰字分出不可不能兩樣却一順一倒句詰字在中句法圓警至此尖然驟人下文層層解釋方知有變而有理真妙筆

指在季孫亦既接不可不能作駁難便令臧孫答語一反一復持矛刺盾愈覺爽快煞人

若大盗禮焉以下復說得如數說得妙

上之所爲一段反反復復明快無比噴噴稱不已者熟此則如晚意而出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正義曰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令太子公衛質楚則衛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于今七十許歲其姑雖存安可以妻庶其耶皆有賜於其從者　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詰治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　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　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吾謂國中　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　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　○謂皁牧輿隸僕臺圉牧也　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洒濯其利欲之私心　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文亦前叛後叛竊引安肆繁不覆攻以此重發之筆令通體相配耳

歸重信字作結乃大子而子不欲宗青陳南開曰起處雙峰對峙中間逗借環抱引書作結逸運而死承得突兀大得安閒

唐錫周曰高以雄辨驚四筵

俞寧世曰節一節患盜一節書者而出之以賦宗爲快　士會相晉接句云子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處其來奔接句云于是魯多盜旨在氏者而下筆處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此事。○令尤禹謨）。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除此事，亦使可施之於此）。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者，當令可施於此，所治於人，亦當顧已得無亦有之）。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常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其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林曰誠信之道由己出，主一而後念功，則功可成。事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

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叔豫，叔時孫），國不可爲也（弱，政教微）。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言無疾。○方明知其詐疾也）。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欒盈也）。范鞅以其

病者惟得病像則有斯得極真妙在兩邊都用簡雅之筆若後世稗官家不知添幾許俳優矣

三句都以而字一轉爲章法

此傳欒盈出奔楚事起結兩段是正傳中兩段是插敘乃寓傳也就正傳論首

段追敘欒盈出奔之由由于宣子內忌認聽其女又不明正其罪而以計逐之頗爲寬獄故末段以王鮒尤而效之作陪結筆最極隱顯互用之妙就附傳論先以一殺一囚總提下以一順一逆分承而後以一筆總結徹合正傳然于祁大夫口中著了欲善語于叔向母口中著陰多人能語一是明譏一是暗刺都著眼宣子此從來只主一定之法而用筆九深細不露此又一絕妙合傳文字章法最整而完也

欒祁以母愬子必以乃弟作証故先著以其亡也怨欒氏一筆爲寵報同官作張本而實以宣子爲主故欒祁口口范氏專政而結穴在懼害于主范鞅爲徵

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能如字，徐乃代反。○林曰十六年士鞅欒盈同爲公族大夫）。桓子卒，欒祁（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與其老州賓通（范氏堯後，祁姓。○林曰老，欒氏家臣），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爲黶責怒，鞅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爲其母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卿，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直據反，張慮二反）。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林曰離，罹也。其愛因而不能去，繇其不能保身）。

用輕筆宣子信之用重筆遺嘉主詳略有多少手法在

以母愬子何以取信有他口口吾父便見彼知有父吾豈無父者耶用代守試併傳不言之神是何等揣摩　好施多士逐爲鶻肉沃伏脈亦已送起中兩段矣無一閑筆

殺十人即所謂士多歸之者也獨囚三人宜于亦原有分寸在　十三人只敘兩人又於好是猶親弟兄書與正傳母子甥舅相映成趣也末段并牽引祖孫父子結構故自縝密

俞寧世曰多士是欒氏亡族之本關多士何以亡族曰各在好施好則徇且無行之從聚而忠直賤矣觀後舊州綽邢蒯等皆勇力之夫誘主于邪以亡其族

極得夫子宗旨宜其得交于夫子也

貴而能貧生不在富保身保家千古藥石之言

富貴二字大都今謂平說此偏分在首尾而側重富上著意在歸邑也敬共二句反結故君子斷其善戒文貴一職如此

前錮欒氏是泛說此復錮欒氏便是專指矣旁共有風而目也夫

此篇兩事相承相對而相反三泣不能全父子之恩三困獨能全朋友之義父子僨而君臣亦僨朋友全而君臣亦全有幸有不幸處人倫之變可以觀矣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 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 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正義曰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祫祫也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

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

本是子南子馮合傳却一起純寫弃疾一邊詳為叔孫寫弃疾似奉而免禍甚叔孫以論行其正此子南之所以見殺而子馮之所以得安也觀叔孫而弃疾不能執諫之罪已明觀子馮而子南不能納諫之失亦見此又以下形上格

通篇叙而不斷而斷節存于叙事之中

嚴肅絕妙

不言兩人如何措作都只就有寵多馬叙入弃疾當見王法讀至結句見此事極易擺脫而弃疾之不得為叔孫也

惜哉

上段畢竟多于叙事下半叙事多于議論上段用整齊下段用參差相準而立以變而通均也

弃疾兩番說話只是一個道理前從不居轉出不決所以成父之殺務從不行轉出不臣所以成己之縊前併說後分說都以兩忌往復成章法者 有以弃疾之死為當於之諫父者乃後人所以責李斯者也然玩洩命重刑語則此時弃疾亦無從脫身見父矣其失乃在令尹不能諫所知也何由平日能以非事子馮也已

叔豫一步應一入一述歸三番作用出從語中實心勤晚一字千金若容易出口而付之生常談耳然其子馮兩從一見求教善道亦安能生死肉骨相得益彰也哉

王御士。御王車者 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此事我否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洩漏洩君命罪之重 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徇 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 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言不欲犯命移尸 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 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貢是君故讎

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 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不欲與語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 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 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

如則可不然請止亦以兩意反復句法
與前半正相對
通篇敘事中夾用插寫及斷制筆法有
插寫則我活有斷制則句鍊史家要訣
盡在此矣

一奪一從厥罪雖均而處分輕重頗絶
甚子展志在抑强扶弱不嫌偏袒也然
前用對敘後用對斷一請舍類一無賂
惡雖著語多寡不倫而章法固極整矣

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
而肉骨也 已死復生白骨更肉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 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
不然請止 止不相知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之
義臣已
○十二月鄭游眅將如晉 ○眅呼板反 未出竟遭
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 舍止其邑 丁巳其夫攻子明
殺之以其妻行 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 子展廢良而立
大叔 良游眅子大叔眅弟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
苟請舍子明之類 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 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 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强扶弱臨時之宜 曰無昭惡也
則父之不
令益明也

春秋左傳卷十六終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鏚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其阜
男 馮其保近漢
孫念詒
孫思陸 校輯
男 陸[illegible]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四第十七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 ○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五同盟 ○林孝公卒弟文公姑容立 ○夏邾畀我
來奔 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 無傳 ○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 ○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內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
晉欒盈復入于晉 以惡入曰復入 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書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 ○林此其書遂伐晉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變也 ○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林叔孫而後救既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先次宜其救之之緩也自救晉而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逞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

母喪之而子不徹樂不但親渭陽之情直無與母之恩矣奴又不從正義作斷部亦關其一段結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而能殺人達爲人殺事部合不於案也結語絕妙

殺得出于不意叙事亦最疾疾要之相稱筆有化工

趁便帶叙出公子黃一筆歸結一筆再抽筆斷結一筆此事兩兩對而實主不同者都用此法

于是焉始故書而日之也是故自救鄭主備親皆不書如昭二十一年晉以諸侯之師救宋三十年差救徐之類皆不書以爲不足書也 ○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何傳季氏爲之辭未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別有事 ○評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喪如字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也 禮爲鄰國闕 林以兄弟之禮喪之爲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補正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

隣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乎母之兄弟乎

○陳侯如楚 朝也 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 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爲召二慶 使慶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族謀故不敢自往 慶氏以陳叛 因陳侯在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 陳人城 治城以距君 屈建楚莫敖 板隊而殺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怨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放也○肆舊音四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周書康誥 林註不可放在人上非

此篇以納曲沃始奔曲沃終前後以天字爲眼目分作三段讀

首段叙欒盈入晉事論事而來帥甲而去夜而見甚而人既有密謀復得人助似可有成而無如其逆天何也蓋胥午一言已定一篇之局矣凡文有先斷後叙者此類是也 及其士伏末段因獻子領中段通篇線索都有綱

自溝截至伏觴節節爲得樣寫之至自樂作至徧拜節節寫得樣寫之至盡然一別致矣

組華云此等皆從欒盈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故妙想而其神理全在盈出徧拜之後得騎而活也

次段叙魏氏爲欒所因而王謝强取之末段叙督戎爲欒力臣而斐豹殺之趁乘之公舫偶欒豹而天之所廢終不能興矣而段各以初字提頭一樣追叙贈曲沃奔曲沃亦相對作段落首段蓋一頭兩腳格 看來兩段以中段爲主故叙謀尤加精彩

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藩車之有障蔽者 使若媵妾在其中 納諸曲沃 曲沃欒盈邑也○補正傳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著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故後以曲沃賜魏舒則卻以宗邑爲采邑未可知也 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胥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集成也 ○知音智又如字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 ○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爲天所祐非子之咎也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胥午匿盈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 孺子欒盈 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 ○徧音遍 謝衆之恩已 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獻子魏舒絳晉國都 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 莊子魏絳獻子之父 獻子私焉故因之 私相親愛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 八年成年趙姬譖之 韓趙方睦 韓厥趙武故和睦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 而固與范氏和親

文字各有片段如中間申說因魏獻子處雖插叙五家却以魏氏爲主故以私爲作提與之作勢又拐叙用錯綜法而以兩恐欒氏爲眼目末以一與之宜主相形成前偶設奇奇法參差中仍自整齊有條也

左繡

馬錫周曰若出他人手當云或告宣子曰欒氏至矣接得非不佳然欲轉到樂王鮒未免另起頭緒文妙在先脫入王鮒侍坐然後脫接欒氏行文至此煞有苦心

此段走固宮是賓故先安國用輕筆觸張取魏氏是主故從詳寫用重筆下文趂乘命驅等皆所謂帶也寫得字字聳動之極

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 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正義曰十三年傳荀罃卒十四年傳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年當十六言十七傳寫誤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獻子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爲知氏林父爲中行氏是同祖也 程鄭嬖於公 鄭亦荀氏宗○正義曰見其不助欒氏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七輿官名○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與欒王鮒〔十年〕七輿大夫不同劉炫謂若主公車不應曲附欒氏也按此亦太泥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桓子樂王鮒○鮒音附 夫知字一音奏 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爲民柄○正義曰刑體人柄罰謂了道生爲賞奪廢誅爲罰二事分爲八名此時臨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公有姻喪 杞孝公晉悼夫人之兄 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 晉自殺殽遂常墨縗○一云襄公縗三者皆墨之也○正義曰詩夫人也經書杞孝公葬後諸侯既葬除服而此猶縗絰者非杞孝公嘗使去之日欒盈入當在其前也 二婦人輦以如公 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爲婦人服而入 用王鮒計 奉公以如固宮 固宮之有臺觀守者 范鞅逆魏舒 欲強取之 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

春秋左傳 卷七 襄公 四

因克亂在權一語排闢運思寫得聲容並作王鮒調撥者文字唯恐須滯不成片段處

一賊字一君字是亂中正名定分只兩語而使人去就了然

一面如固宮一面逆魏舒一面請驂乘一面遂超乘一面僕請一面之公一面逆階執手一面賂以曲沃寫盡一時情事寫危急便極危急寫挽對便極挽發與已變懸其鉅鏤化工

左繡

王或庵曰凡接筆用提筆最妙文欲勁欲定乎接順逆固不足言動開逆接而無從接之致亦不足言靈乃逝折中有提後事而後接前事之法如此傳序樂王鮒斐豹是矣悟此方可言提掣

前云蒲獻及其士又云帥曲沃之甲了不知有多少精兵猛將此處點出三人寫來與摧枯拉朽相似暗暗爲前午語下註腳也訟女於天借作一影而首尾呼應了然矣

寫督戎傳討罷樂動極略以彰爲中權只叙三個人而章法不苟如此

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二三子諸大夫 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 驂乘必持帶備隊 遂超乘 踊上乘 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 僕請所至 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蓋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古人丹書遺法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言不負要明如日 乃出豹而閉之 閉著門外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隱短牆也 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范氏之徒在臺後 公臺之後 欒氏乘公門 乘登 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 言如令賊矢逆及君屋女必死之 鞅用劍以帥卒 用劍短兵接 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 欒盈之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 言雖死猶不舍女罪 樂射之不中又注 注屬矢於弦也 則乘槐本而覆 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

春秋左傳 卷七 襄公 五

杜註傳言齊侯廢舊臣任勇力蓋爲見
[illegible]張本也作三段讀首段末段敘也中
段議也平仲論君文子論臣而只論君
爲主恃勇力而伐盟主承上起下爲一
篇之大吉恰作中權以鴻首尾至首段
詳其人末段詳其事各以一字兩字括
須作數叙齊妙招其[illegible]又出一格
矣

左氏敘戰丁將乎番番變換此番只是
极寫任勇力三字使疊單容十分武然
紀妙筆情

左繡

語語照定從文凡九點君字崔杼口中
兩兩直露從後文有事在此而懲已在
彼者此知之也

把君看得直如兒戲噢陳聞此而不淡
爲之所亦可怪已

之。氏族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前鋒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 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此二句是中軍也 公御右也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車 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罷音皮又音彼一皮買反 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胠起居反又音袪跳徒彫反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 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杯)開晉有欒盈之禍 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須無武子崔杼 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 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

由伐衛引入伐晉由將伐晉轉出遂伐
晉段落分明結處推叙一筆蓋隱隱見
勇力之不足恃而盟主之不易伐也以
爲筆收照收拾通篇大有掉尾動奇

左繡

此篇作兩截讀前半寫臧孫廢長立幼
後半寫臧孫北門斬關前爲季孫所訪
卸[illegible]
[illegible]

也。況以惡乎 自抑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朝歌今屬汲郡 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在河內郡北○行戶郎反一讀如字 張武軍於熒庭 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補正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正義張武謂設張軍之威武作之具服云張設旗鼓也 戍郫邵 取晉邑而守之○補正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原關唐武德二年置邵原縣按郫邵當是二地文六年殺公子樂于郫是也 封少水 封晉尸于少水以爲京觀○補正水經注云今沁水也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十八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氂齊大夫○勝音升一申證反○正義東陽之師下文叔孫豹所帥者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 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季氏屬大夫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 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 乃止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既獻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

補敘臧孫出身，并詳賈爲立後。余因廢立相類，特借作映襯。史家因此及彼，附敘其多，凡事本連類，乃出天生妙事，成此妙文者。

一面告賈，一面來告，知將逆自爲也。於勢帶出，十法最爲內捷。口口說若不足，仍借是處使乖弄巧，不但據防求後，於腹中藏甲仰國有人焉，亦順其口吻，暗暗摘出其跡而未誅其心也。自要君之論定，而紇始心折九京矣。

東南出。（門最便。）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正義：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同出俱嫁也。據父言之，則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語，亦呼爲姨故。）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紇爲適。）臧賈、臧爲出在鑄。（還居鑄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蔡地出以爲名。）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爲祧，近祖廟爲宗。）敢告不弔。（不爲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爲自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爲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爲要君。）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人，從行者。）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臧孫曰：無辭。（諸大夫以爲戒。）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掌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正義：……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

一路敘敘來，臨了變作兩賓一主，整齊相對之筆，無陋拼湊之家，最是掉尾。爲其能激起通身神采也。兩賓恰借應前半篇一主，自收應後半篇，篇法完密之至。

唐錫周曰：全篇節奏極其緊簇，至末忽出宕軼之句，頓覺通體波瀾。

俞寧世曰：大君子處人家國之事，正者未必即稱，邪者未必即稱。李世勣請立武昭儀，而敬業之族即由昭儀；郭崇韜立劉夫人以鄉非宗，而殺崇韜者劉夫人也。況季孫父子至情偶然偏愛臧孫，逆其欲而立其少，能保其終不變乎。

不言之言，意在言表，作者以此寓經，後人亦須以此讀傳。

孟子載華周杞梁云云，此處兩人一同載甲夜入，一同先遇，一同應盟，同辭而對，同蒙而死。文于華周獨詳其對，略之詞于杞梁，獨詳其卻郊之妻，要是行文法耳。作史者大都不出此。不欲犯複，又不可偏枯，故作此一見文章，言外可也。

對曰：盟東門氏也，（在宣公十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在成公十六年。）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也。居音基，與音餘。）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還音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華周之對杞妻之辭都以兩意反復相應爲章法

有祝有詞不但善哭矣

齊侯之田亦美疾也臧孫欲沸羹吹冷灰矣

前後各有抑字一折即借此相應作章法

左繡

因近事之得却轉而斷其前事之失悟此文訣則抑中有揚揚中有抑無不如意史家評斷于此無不見處又大都不出此種範圍

唐錫周曰前篇並不置褒貶却于此篇斷定有山鳴谷應之妙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 莒人行成。大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 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 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堂賤也 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田邑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見齊侯絶句一讀 對曰：以見字絶句。按後說以齊侯向下爲長 多則多矣，林 戰功日多下多字多少也言伐晉之戰功則不爲少矣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鼠不敢穿寢廟。○正義曰一解以爲定者唯畏人故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何畏之有蓋寢廟閒雅鼠不即以爲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是畏人也 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 寧將事之，非鼠如何？ 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謂能辟齊禍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 順事恕施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

經 壬子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

議論文字問答亦取相配宣子問一不朽穆叔却對兩層故于問處亦特掉來

左繡

封頭挫出兩層來何謂是之謂一虛一實與下以豹所聞豹聞之一敘一解正相稱也

世祿非不朽文仲是不朽先用突說三立是不朽祿大非不朽後用申說反正各寫兩番總以一順一逆爲章法

世祿二字尚是周旋語若從上古說來誰非黃炎之子孫其以世家爲獨求師

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林 大饑者一

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徐伯鳴云如晉本賀克欒氏宣子所以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堯爲虞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堯爲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後爲天子國于晉陽以陶冠唐曰陶唐氏說本正義 在夏爲御龍氏，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在商爲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正義商初豕韋彭姓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詳見昭二十九年 在周爲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杜今京兆杜縣。○補正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 晉主夏盟爲范氏，晉爲諸夏盟主范氏復爲之佐 其是之謂乎？穆

特舉一臧文仲亦似識之乎不朽矣不知宣子大洪自誇竟不知天高地厚故只小小說一文仲以對之所以殺其驕矜之氣也下再將三不朽重作鋪排見天地之大有如許不朽而區區世祿不足當劍首一吷斯亦爽然自失也已

此兩事前重後輕格前重故有提有應後輕故一帶便足亦格之變者　局法與祭肴麻縫之氣同

寓書自作一首妙文讀賄名雙起以下

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絶）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絶祀無國無之（見得魯亦三家亦非少避者）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提綱）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

申說先儀論賄之不可有次稱論名之不可無備是分說生我殺我二語重特賄名申說見無賄方有名有賄即無名末更用無賄字以對照重幣又以無賄為主從諧而觸調和平法言殺宜張而有止節令之極則

兩聞字與後兩謂字相照所謂名也令德令名不不重在名字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耳　令聞德以動乎名以動小人望乎名地在君子小人之間故兩層寫來自然動聽亦佳

從兩國說到家又從家說到壞又以公室與君子兩層夾說而法進宜乎凡六點乎字使人不得往亦終日忘疲矣

前後都是稱其嚴峻中間却作寬緩之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對諫字）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

與疾徐相赴節奏最佳

暗然名字局雙調明然賄字用單調以譬喻作掉尾韓有餘妍悠然不盡

結出身字單指吾子說甚不獨壞國以及家矣更進一步言下凜凜　尤妙在只一語便往合之自思語多則反減生趣

無貳爾心遠至邇安等語當指此事而言至明年鄭入陳此行可謂一舉兩得矣

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無敢懷二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令名與字妙解）無寧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浚思俊反）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服虔讀焚為僨言僨也○正義曰象不爲死故訓爲斃）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何等上起）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徐上請音情○按周禮條狼氏註大夫受命以出餘事事不復請亦音情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人陳傳）

此二節逐讀既伐晉而懼閒將有晉師都步步為弒公提置伏脈文子語承上起下不獨指外寇并內奸亦暗照在內數末特叙崔杼送師伐莒此蕭墻之堅氷也楚如齊聘且請期齊如楚辭且乞師兩邊忙亂終歸無益而齊侯兵在其頸矣文字須通長讀若只就本文看解便不見得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晉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伐楚起本）（似未見其然矣）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放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

楚子伐鄭諸侯救鄭晉侯求御于鄭鄭人卜可見此篇以宛射犬爲主兵凶戰危此何等事而以坐外食後之故頓忘師旅於帳之戒雖張輔驕倨可恨而敢皆待人猶能自免否則與入楚師覓爲楚元之禍公孫之亟其與羊斟非人發得乎誠乎哉此卜吉時所不料也已此篇只寫一亟字大叔者蓋丁寧固明

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猶信也○基漢書作丌如淳丌音基○古基作丌亦作其丌師古其字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庚百反一古洛反躒力狄反又音洛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左繡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如其隨而戒之也二子多般做作亦明知其啟而戲之也入不告出不待承字正向作弄得快有趣甚志入今則怯延字假意遮飾得輕巧入情到此纔認得公孫之亟大國不可恃部婁不可忽而人與衆寡兩人幾爲一人所弄也只得笑而解之而須教多矣通體用筆極簡寫意極工左氏于極沒緊要事往往偶寫得神致如生以自娛娛天下後世新鮮三耿即小題亦屢見可也

騎轉鼓琴凡點兩遍待寫二子從容閑暇與亟者相映成趣也亦便以對帳兩頭爲章法矣妙極　以一筆寫兩面而兩面皆活所以爲佳

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卑下之大叔游吉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言在上者猶夫人耳無大小之異正義云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若是卿我當下之彼乃大夫我不下之語亦未自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此言我今成其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蒲口扶苟二反婁路口力侯二反二子在幄坐射時射犬不敢與二子敵然後驗耻極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幄於角反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廣古曠反後食音嗣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轉張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大畏故近敵乃告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

五熟皆字不著一筆分寫其意只要悅出皆笑曰亟一句耳敘述最簡潔有法前後兩番往復都兜裹射犬諺在中間作主腦工整無以復過王或指出二子自絕人技勇亦射大以見已能車近戰其勝負所關然楚所以不敢犯晉者此舉未必非一助左氏爲二子寫焰傳神毛髮皆動而先序大叔之言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已伏後案又曰部婁無松柏五字中孕奇無幻萬象包羅

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此時射犬又不告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亟紀力反綦如字

○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名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

左繡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無信人只好騙一遭處若輩只數語已足傳理兼列之筆只待其卒三字王者亦有此心即滿川皮是以善我人仙者亦有此心亦滿世皮是以善服人君子小人皆以是觀之

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無佐吳人爲多虛文且請受盟無叛楚之事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令尹薳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洛鬭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據周語爲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文二年即位往年毀壞其城故今歲爲之城也穆叔如周聘

程鄭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心耳危以下
人之謂也然明歐其將死而憂夫肯全
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而何見其知者
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
得失恐懼不亡即死安所謂無瓜而憂
憂必隨之者也理直而詞其斷只是一
意分作兩層說以順逆轉換而
已
程鄭亦悼公新政官人之一何遂如然
明所識有間于者一段字跡行見兩截
人物代一為然論之根矣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也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鬷子公反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只言其知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

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正義曰程鄭以佞媚嬖幸得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故知其將有亡釁惑疾而憂何休以善言不可出口難之非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是失常復何怪乎。言求降乃智人所爲非程鄭所及今問及此其將亡乎否則死也林註若不在程鄭之身其宗將有出亡之釁若其不亡其必在程鄭身有惑易喪志之疾一何辭費

〔經〕癸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以弑崔杼也。
〔杼〕莊公弟景公杵臼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

北處公綽有料敵之智當自前中得來然欲其推衡精粗同非所及耳
先推其心後指其事必作兩層說此
左氏之定例也

此篇傳崔杼弒君事前後文敘杼家亂
亡全以晏子一段議論爲主亦兩頭叙
中間斷析
凡分四截讀第一截又分兩層前一層
是原敘以娶棠姜爲弒君因緣後一層
是正敘以通棠姜爲弒君把柄各以逆

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 ○重直龍反 ○公至自會。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晉恐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奪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來同盟而赴以名 ○遏於葛反徐音謁（秋）諸樊卒餘祭立 ○正義曰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爲卒書名上之以省文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也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孟孝伯伐齊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公綽魯大夫 ○綽徐本作卓音同昌若反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何不爲寇害 使民不嚴。欲得民心 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正義曰楚僭王號縣尹稱公齊不僭號亦邑長稱公者蓋其家臣僕呼之傳即因而言之猶鄭伯有之臣云吾公在壑谷也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

男女以班本連自六正以下但晉侯亦須有分却又與宗器樂器串合不得故提出作頭而以賂晉侯句擇敘于中末以皆有賂總結兩賂字一順一倒對作章法不板不複裁剪亦佳

凡用賂未有若此之破費者不惟以莊公說實恐以前行討也止將求地可謂失之于晉取償于衛矣

布雲氣其條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旣窆樹于壙中天子八翣二諸侯六翣黼翣黻翣畫翣各二大夫四翣而已 不蹕。蹕止行人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 ○正義曰下車施惡之車非頁車也服虔以為遣車乃是明器塗車芻靈之類炎葬用兵甲若漢葬霍光發材官輕車北軍伍校士軍陳至茂陵所以榮之也

○晉侯濟自泮。泮闕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人並服兵不加 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劉炫云見晉欲旣死今齊復從晉也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齊杼怖未也 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 男女以班。○正義曰男女分別將以賂晉服謂示晉以恐懼服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 自六正。三軍之六卿 五吏三十帥。官○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正義曰吏者治也故為文職帥者有所率領故為武職董遇云五吏謂正有五吏為三十帥之長亦以意言之耳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恭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皆有貨財之賂耳補正亦以男女之賂為非之 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正義曰晉初伐齊之日未知莊公已死齊人以說方始知之劉以齊弒君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非也 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

此傳鄭人陳事見陳以不義見入而鄭以義安之前從井堙木刊敘起不知當如何修怨詎至終篇種種描出人意表成桓王者之師

子展子產凡寫三遍第一遍總寫第二遍分而仍串第三遍則兩兩對寫末又暗用總結步步精細無一筆外

以許入以正歸此等舉動雖桓文何以加焉

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 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刊苦干反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宵突極寫狼狽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而今欲逃衆上宵分來也 遇司馬桓子曰載余。司馬陳之司馬 曰將巡城。不欲載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載公以遇賈獲。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禁侵掠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主示服 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免音問纍力追反 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 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取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此公出手便自蔚然可觀

弭兵之盟成于向戌而實發于趙武兵其心弭兵可以弭呼應自然中分兩橛前二句弭兵之機事猶在人後三句是弭兵之本事在己兩層相承而自居以順提倒應爲章法小文無一字苟也從齊新得政逗到知楚令尹又斷來一轉關處

裓除也節兵存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遂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盟同盟以明齊亦同○趙文子爲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從前幣政也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弭亡氏反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正義曰下文說令尹屈建爲令尹者伐舒鳩逆叙之其實遠子馮卒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爲屈建也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爲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左氏叙戰大都略事詳謀而或略謀詳事此獨先謀後事整整詳寫而叙法遒稍是一首平正文字

通篇兩頭叙中間議中段本以後段相遞而臨乃禽也必爲吳禽逆其呼應却句句抱定首段是亦以中間貫兩頭兵法章法然無不畢該也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建子木屈蕩爲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郯之役楚右屈蕩爲右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楚○舒鳩前年叛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先至舒鳩陳○左人不及子木使楚與兄弟不能相救左師以退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處下水而○墊方言云云之間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也丁念反駐後爲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觀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

始也右先左退吳以居其間而獨離也私卒簡師又以備其軍而成角無他楚能變而吳不能變也不能變則卽板兵法矣文亦猶是

一首分併文字隨機隨解字字機鋒四出却字字入情入理趙文子所謂順也通前是一頭兩腳格三問三答最是問陳之罪抑雖指辭此處說透下使望亦而解故文于首段詳下兩段略味夫子晉爲伯鄭入陳云云可以知此題之

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吳遯近五子王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甯喜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正義曰前但數俘而出也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也與玄冠縞衣素積自別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

若非辭可以知此文之得手處矣晉爲伯而鄭入陳旣使其罪又掠其功今戎服又觸其怒三者皆對將一篇前便爲所備文妙于段段備從他爲抑上隱隱挑逗未獲成命偏之也大國數所毀之也文公布命尊之也都是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尖生針根入熟復此篇通會有著此鴻其光鋒

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意傳言以備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遂取薊祝則陳近矣何必言備耶又恪雖通二代爲三其二代不假稱恪唯陳爲恪耳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

首段從昔說到今前以三自入自出自立作高偏文法後以而我有往年之告有我東門之役作用筆文法背于參差中者[illegible]

[illegible]

以見[illegible]

左繡

三段[illegible]所問陳罪二字分應侵小戎服

[illegible]

言陳周之與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 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五父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 鄭莊公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之 出故欲立其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本事 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陳莊公宣公皆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播蕩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言其狂逞不可億度也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春秋左傳 卷七 襄公 一

未獲成命 則有我東門之役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 啓開也 開道其心 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 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辟誅也 言有罪當誅不論大小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方千里 圻音祈 列國一同 方百里 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 晉人曰何故戎服 對曰我先

左繡

問問得極晃搭三答答得極分明東里潤色之才左氏得之遂成千古妙文後世史才難得亦絲無此等妙語為之遇籍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豈止為一人一事發哉

極贊文辭之功却不呼入這辭遂惟慎辭而辭始順也自是夫子教人修辭大旨

兩事平提下作兩層分應中以盡入修賦作承上轉下之筆而直貼等缸退賦字說清以事本一串故分應處用進不用對也與制之文平作此等難認其體制同有所受之也已

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士莊伯不能詰 復於趙文子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仲尼曰志有之 志古書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不能及遠 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 慎辭哉

春秋左傳 卷七 襄公 二 完

○楚蔿掩為司馬 蔿子馮之子 子木使庀賦數甲兵 庀治 甲午蔿掩書土田 書土地之所宜 度山林 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 鳩藪澤 鳩聚也 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燒之欲以備田獵之處 辨京陵 辨別也 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表淳鹵 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兩句起一句轉一句點醒筆法精老

左繡

連寫六句若字特字獲字必字其字都用許不定字眼傳令得穩神理奇古結一本字説是牛臣中為上數虛字生色也其妙在字句之表細味乃得之耳

兩句連讀見一則辭之莫一則賞之速不待詞之畢也動筆便有一片神理

此篇亦合傳體似序文之有標題上截子產問政于然明下截太叔問政于子產

字偁書傳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町徒頂反說文田踐處曰町〕牧隰皐〔隰皐水崖下濕為芻牧之地○正義曰詩鶴鳴于九皐毛鄭皆以皐為澤之坎〕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賈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正義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底平而美者〕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量音良又音亮〕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賦車兵〔車兵甲士〕徒兵〔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

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也〔殪死〕是君也死彊其少安〔陸氏彊居良反巢楚之封疆也林註吳之強盛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以與蔿掩〔蔿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

上兩如字下兩如字相對上下截中間以字相聯中間兩截交接以子產太叔作轉棙短篇以子產兩側重者也 其外尤在中間轉遞處一般無迹

上兩如字一長一短兩平提下兩如字一順一倒同項説 下半政字提起分出思行兩項思要成其行行要無越思兩者都比之于農而上則先此方而後正說下則先正說而後此方恰好正意襯逆在中間此方分析存兩頭絕妙章法也

此一首長太息文字烏乎起可哀結字與傳裁屑頗足之訓

左繡

通篇作兩截論先虛說一遍再實作一遍中間君子之行云云另用空筆宕起兩引詩乃承上轉下文章停頓處也開口即引詩却以譏論行之又一引詩變調

實說用比喻亦作兩番洗發而君字根子前順後逆總不使一直筆

前可乎不可一逆說後免乎不免而番説亦逆對應

俞寧世曰置君不定不勝則弑君者之成則曾君弑之彼此證也思其終言求

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鸇之延反〕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蔑然明名〕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謂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正義曰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下子不定則不勝其敵況氏云圍棋稱弈者取其落弈之義也○按落弈即絡繹古棋字〕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

孫可成也其復吉求猶可樹在前志

○起一炊而滅之可哀也哉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林]明年衛獻歸國二十七年果殺甯喜

春秋左傳卷十七終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鶴羣

男 馮張孫好濱
縣孫益諧
元孫思隆 校輯

姪 陸麟武文

春秋經傳集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五第十八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正義不直言齊人城郟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已連經衆之故下文鳥餘奔晉直舉城郟之歲不言會于夷儀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傳一本作轉●正義曰謝氏晉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爲三十卷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而云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是也今爲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與後相類不宜獨載卷首故知其傳寫之失也魏晉儒注寫者事別行起頭者調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愚按此正先經始事之例如惠公元妃孟子冠于隱元年不書即位之前是也

[經]甲寅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林]剽雖未居位林父公弒獻公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專邑背國猶爲叛復歸衛

孫執升曰甯喜以先人爲言不知殖睢有命不可受也從君而復此新君者將何以處之是父逐一君于前而子弑一君于後也且以爲成父命而蓋父愆乎則弑君以復君是父欲蓋逐君之惡而反蹈弑君之罪子欲蓋父逐君之愆而反成父弑君之罪也而逐君之罪父終不可蓋故曰殖雖有命不可受也

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子鮮爲我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來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正義曰此剽見穆公之孫黑背之子於衛獻公爲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剽以子叔爲族也

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爲剽無謚故稱族也）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衛人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爲罪故傳發之○正義曰華向宋辰地不隨己則不稱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地來奔不稱叛君記事外內之辭孫氏專君之祿以周旋從已於法爲罪戮之人故書入于戚以叛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衛侯今於號入國）

此段純是理語末二句尤酣暢傳子經亦實嚴互用也

前厚孫云有太叔儀以守衛君其必歸可見此番復國太叔與有大功而君也

朝以入臣有久以出正所謂其言糞上不須夫人也然一讓一對先讓後止平不寫來殊不見得妙于前路細描入國光景將驕倨傲色寫得躍躍欲現倒映下文使人叵耐千古傳神絕技枯管死手何處雕琢

三逆字與復四寡人四臣字罪字相配成章法

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太叔與母弟鮒同功一體之人今已見一斑矣此段要爲殺子鮮地未當通長篇之乃見作者神理一片耳

合提逐三節爲一節云伯玉余身只在事外太叔余身只在中立皆與甯喜反照兩近關出正相映亦明

被衛侵而切獲衛俘而復愬勢不致晉討衛不止壼此節爲澶淵之會起本也

（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倒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衛驕心易生○頷戶感反○以首肯見意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二三子諸大夫）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問文子不寘寡人之念言故怨之○補正曰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之在）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衛侯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

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以殖綽爲惡鬼而言其子反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蒯反父言更逐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言以爲臣討君疑正與後晉侯言衛侯之罪相照明爲晉侯由說非左氏淺子義例也林註以此駁之未詳其筆意之所在耳

特爲衛侯如此說閑話妙正在此若一見便說世無此筆顯說家亦世無此筆文法也

賦詩用分拜詩用合子諸賦詩拜詩又另一排場風調亦佳

弑以先歸（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寵　司馬侯辭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正義曰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一言澤及于己一言不敢違遠晉皆所以答嘉樂也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爲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有周書舊目當是孔子刪書之餘其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其文似非尚書之類也）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

同請衛侯獨敘國子使私同一賦詩獨稱罕氏後亡乃文家互見法若必兩兩對説到底則亦印板章法矣

左繡

此傳宋殺世子事經罪宋公傳則罪在左師蓋痤本爲寺人伊戾所陷然非嬖寵媒孽于內平公未必遽信即信矣而有大臣力爭于外其罪亦可立白矣如左師者發長者惡女子小人表裏有心而盟楚之獄成矣文作三段讀首段將棄佐痤師四人一一提明立案中段正敘伊戾誣痤事末段另詳左師媚夫人事伊戾似主而實賓夫人亦主中賓左師則主也讀此文須看其賓主分明用筆遞有總應

首段平敘棄佐痤三人忽插左師首合左師長而惡之一筆以伏一篇之根絕妙平法

中段詳寫伊戾誣害太子罪在伊戾也

忽揮入皆曰固聞之一筆則罪歸夫人

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止七也○正義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羽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諸以公孫揮爲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傳）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入宮夕見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視之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牆或作廧音牆戾力計反○服虔以惠伊皆發聲）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傳稱中間有秋復發上已有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正義曰與楚客相知也）請野享之

得相稱耳此通篇之間架也
以商頌只作承上起下而前後曰以善為國者古之治民者相對提挈為章法用筆最整而賅

左繡

長論已畢方入時事又起勢作一總挽通下半篇之綱處處筋節 只是一闕一闕之法天文人文同無二理乎此篇作
平平四段於不緊處見其緊齊子各變處見其偏綜錯折得此思過半矣
兩實陪一主於賓位寫得精神透徹便反映得此主十倍精神透滿故前四段多少頓跌波瀾說到正位却只簡簡得緊諸然而此使閱者隱隱躍躍將前位許多光景都借過來絕妙作法從何處刻

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今大禹謨）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此引詩為下半提頭故另變句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又云天人策本此○此段最淡然得古人意思出不是空作排排）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飫於據反）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饌士眷反）（鄭玄曰殺牲盛饌曰舉）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以夙夜對朝夕對春夏秋冬）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也○寘之豉反殿丁練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鈞同其聲）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十三

言須雲風神終覺不逮天事固不可強也
又劇曰鏡花水月之妙全在若離若合之間以此文言之椒舉花與月也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鏡中花水中月也文從晉用楚材說起庶幾用大指無族卿乎何者開如花照鏡中月浸水底俄焉彼紋如縠月亦在水中蕩漾原風過花亦自鏡中搖曳也接手便平列四段寫出四個逃死大夫害楚樣式如四個皆水水水有月四圍皆鏡鏡鏡有花宛然月徘徊于水中花綽約于欄檻矣然後用个又有甚于此句拔到椒舉身上如半日鏡中看花忽然迴首須參

左繡

之地吉花鏡此念覺好極可愛夜闌水邊玩月忽然仰視碧星幾點之前木曠淌然忘覺光芒奔月却又拍合到今在晉矣晉將與之縣以比叔向與前文句句迴環映帶令讀者依稀認得來盼前路仍如看花照鏡中月浸水底光景斯堂非宇宙間千萬類不朽妙文
妙批

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次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此事見書法）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猶言不喜此人）（解善為能是為正蓋曲從杜說）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鄐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次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欲使楚知之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東夷楚東小國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故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欲取夏姬○雍於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十四

聲子曰前路參差反覆開闔有味後一段格勢兩對搖有百餘之衍有闕溢之想是安詳君龍之

孫戰升曰夫獨無族姻乎語尚絞是皆當其言下便有危怵處

會擊世曰成敗二公五十年來晉楚交兵事實叙述詳盡此與呂相絕秦篇皆左氏聚精會神借一段議論為全部春秋前後作關鎖非苟作者

左繡

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 四年苗晉邑 若敖亂在宣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在成十六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陳直覲反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塞井夷竈以為陳 欒范易行以誘之 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行戶郎反又音衡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郤錡將上軍中行偃將下軍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四萃四面集攻之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

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熸子潛反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子木曰是皆然矣 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言楚亦不以為意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氏曰合其祿使比叔向○補正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逆何相應 椒鳴伍舉子伍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一四層作一篇寫何法曲而勁

一語斷盡後世邀功啟釁人罪案病根須知鋒舌如刀也

左繡

林註謂楚門者九人恐是即鄭為楚獲故遂而歸耳當更詳之

子展若見又當為君賦蟋蟀之卒章

此等猶可想見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處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晉伐許他日皆大夫 傳鄭伯自行故許靈公欲讎之 ○恚一睡反 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為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 和在明年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昧猶貪冒○昧一亡北反 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逞快也 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足子住反又如字○正義王肅云釁謂自矜嗇以夸人嗇吝惜之名故為貪許

云民之貪亂是也又定本以嗇為釁亦通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 南里鄭邑○墮許規反 涉於樂氏 樂氏津名 門于師之梁 師之梁鄭城門 縣門發獲九人焉 涉於氾而歸 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氾音凡 而後葬許靈公 卒而後葬之 楚子有志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傳言晉之衰○林重女色而輕齊鄭之請此平公之失政也 補正曰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問何事求聘 對曰晉士起

前半叙齊事後半叙新謀中間把以將能治乃卒治承上起下作轉棙之法一片是左氏筆家

廪丘句是主下三句另叙衛與宋對兩取字一倒一順高魚段起承上襲字收逓下取字於好兩襲字對說兩取字連說而兩頭略中間詳小小敘置無不有法

左繡

諸未二句使人預欲看下文作何舉動最是妙筆他文都是結上此獨逗下後世禪家每一問答作衍了之機動提心目蓋其法實何此中竊去也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宜于名補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王開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能如禮雖辭讓不失舊○阜大也傳言韓氏有諸侯矣

○齊人城郟之歲 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以廪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廪丘今東郡廪丘縣故城是 襲衛羊角取之 今廪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遂襲我高魚 高魚城在廪丘縣東北 有大雨自其竇入 雨故水竇開 介于其庫 入高魚庫而介其甲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 宣子卒范句 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 言於此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乙卯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廿六

此承上篇出色寫無用師三字使諸侯具車徒以效封不必別尋做作使烏餘亦具車徒以受封不必別尋題目極輕巧事不煩手點氣力輕輕了當又功只用幾筆不費辭快哉

春文雖出色寫胥梁帶大旨却注在

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經)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于是乎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有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諸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弒剽立衎衎今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爾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宜逆討之故衛以國討為文 鱄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殺甯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肯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特例論之備矣 ○(經)于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趙書晉加于牲上而已至鄢陵則齊主諸侯至皐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僭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此王霸之所以興衰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廿七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為出妙人 必周 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 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 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正義曰亦使烏餘具車徒者三國皆具恐其驚覺且欲聚以執之不使

趙文子特上節以乃卒治之作提下節以諸侯能睦作結可見當之能昔武之能也多爭反是貧少爭反是註讀此知史家輕重之有權

傳敘烏餘之封所謂周也本一連說卻將使烏餘變封插入于中最見敘事錯綜變化處兩孔事徒對說于前受封致封對說于後以錯綜爲整齊唯左氏最精于此法

層傳周曰只兩其事徒烏餘之衆一網打盡矣此人兩中亦有五花八門之奇

寔是一人事不知人豈止不稱而已卷傳國僑使人絕倒以服美狀進一層相鼠賦相鼠者當不止一慶季也

迸散下云蓋 烏餘以其衆出 出奔 使諸侯僞效烏餘復之是也 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 之封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 皆獲其徒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正義曰重言諸侯乃謂天下諸侯皆以此事睦于晉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但指三國耳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季慶封字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大

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慶封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寗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免餘衛大夫 公曰微寗子不及此 及此反國也 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寗氏 事未可知 恐代之 祇成惡名止也 祇適也 祇音支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 使攻寗氏弗克皆死 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寗氏殺寗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殺不書非卿也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左傳衛殺寗喜及弟鱄出奔事以殺寗喜主子鮮亦因殺寗而出也通篇以免餘爲襯寗喜殺鱄翻作難于免餘而實殺寗于公開手將公患之提明已立一篇之主而于免餘口中則曰公勿與知是明知而故縱之也于子鮮口中則曰逐我者死是明言寗喜之死咎公實主之也末段兩寫揭臣使鱄是明明公出免餘能殺寗喜衛侯極得意之大旨衛侯之殺寗喜不過假手免餘而惡名終不可掩也是一篇綱要針文字

寔子只三四語而許多轉折滿心要斂卻又怕做句句斂口角抑住句句要斂神理看他只是婉商並不力沮寫來盡有類上三臺之妙

臣殺之君勿與知是眞能謀事任事人然于衛衎則先得我心不啻如見其肺肝然矣

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只八字而使人諸之多少不平 將誰懟乎實有一種說不出苦衷蓋既受賞爰之名而又不敢彰君之過也字字傳憤恨之神

通篇都用逐句頓逐句轉筆法蓋又一種呼意也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行會于宋 爲明年石惡出奔傳 子鮮曰逐我者出 謂孫林父 納我者死 謂寗喜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難以治國 且鱄實使之 所謂鱄約者也 使納君 使寗喜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不肯留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誓不還 託於木門 木門晉邑 不鄉衛國而坐 怨之深也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 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 ○從之而治其事則明己以懟君故出非以不才見棄此意豈可令人知之 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亦以報公 自誓不仕終身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丸

寔喜之專而不實寫只于此處畧補一筆又即借以刺衛衎之隱衷字無虛設也免餘亦可以無目睫之譏矣

○此敘事辭 非鱄自言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上亦宜得處言 稅即繐也喪服繐衰縷細而疏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而獻公痛子鮮故言終身 ○補正傳氏曰諸侯絕期獻公痛子鮮之甚故特爲此服陸氏曰稅如字禮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 ○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 臣弗敢聞且寗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

晉文子爲卿從以免餘故也乃中篇出
他勉强神理求

此篇傳宋之盟事是大事文亦大文凡作六大段讀 弭兵之盟合十四國之大夫而先楚然晉有信而書先晉則固當晉先也通篇以趙武爲主敘事特詳 既以趙武爲主而發端者向戌敘事者叔向故前半頻寫向戌後半頻寫叔向看其于首段從向戌敘入次段將叔向帶出筆筆有法也

第一段寫各國許盟凡十四國以兩大國爲主四大國又以晉楚爲主楚又以晉爲主先主後賓辭累相間只此一機已是絶妙章法 下文齊從晉故晉許而齊亦許秦從楚故楚許而秦亦略下筆都有分寸不從漏也 相北筆法叢以一謀一難兩亦許之相對而另以小國帶點作尾成片段者

第二段寫各國陸續而至仍重晉楚而以晉爲主寫趙武第一個先至便見他有信處又獨書至于宋爲許多至字之綱而子木則特書至自陳以別之异乎前人而亦不得同于趙武也妙甚

特詳仲尼使舉是禮也一節見此篇以趙武爲主爲後書先晉晉有信也作襯托多文辭遙映前道之以文辭又映後賦詩一大段文字無一閑筆 叔向爲介趁便伸一筆各後來先陡倚信亦論

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也 贊佐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文子大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文子向戌有 之兵以爲名 此言向戌欲獲息民之名耳 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 蠹害物 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 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折之設反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爲多文辭 ○舉記錄之也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稱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

人物處處用着而通篇以宋享趙文始鄭享趙武終首尾照應極有情也

未盟前兩邊私下成言以兩成言對舉以齊言單結亦以晉爲主看子木特出難題被趙孟一駁而楚王俯以從之矣筆法可想 又成言于楚即是成言子晳故盟以齊言只用虛筆作結詳略互見好

第三段寫將盟患楚衷甲一番議論見楚無信而晉有信爲先晉伏案乃一篇把握處也 寫楚衷甲相將以備爲先作一襯又將楚氛甚惡先作一襯

無衛石惡至 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盈追已 故言從趙武後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 謂告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 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 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 示不相忌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 伯夙荀盈 楚氛甚惡懼難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得左旋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

贊范武子一節作陪令文字不寂寞也
看此文中四段都用插寫法叙諸國之至却插入多文辭一節叙對叔甲却插入楚氏一節叙先有人却插入不書族一節今叙叔向佐鄭又插入范武子一節賓主相間章法手縱而整也趙武不能對乃是特放叔向出一頭地正列子千乘之儀之包看後七子賦詩許多對答所論可以得之不言之表矣

夫酒賦范爲客○劉炫云兼享晉楚不以　子木見之屈建爲賓者賓唯一人由自當時意耳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參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人懷其德

虎云文公爲戎右襄靈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垂隴鄭地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

第六段既盟而歸亦文字餘波以正筆出色寫趙孟學識深博晴爲不能對子木作注解胃遂虎起處多文辭作一篇之結束以見此盟只一趙孟可人爲深表趙孟之至者巳
先以旁筆結叔向後以正筆結趙孟用筆輕重賓主分明凡合傳體皆是此法蓋論列多人固必以某甲爲一篇之主也

每賦一詩必換一樣謝答法與季札觀樂篇并稱同工一首二節美一刺以不足當非所聞對次二節一歸美于君一受規于己以何能當受對次三節一喜于相遇一喜其無荒以子之惠皆有坐對末一節獨拈不詳以補寫所於辭得乎況彌遭自多對末三字中無筆不藏齊家奈何以亂旣鮮眼之見讀古文乎

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此第賁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大叔喜於相遇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故趙孟受其惠

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借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稔

前既分拈此又總斷七子之中單拈一極不好的來批駁又撫說四人明贊兩人錯綜入妙

始以弭兵爲名終卻因以爲利從來此
而字渾說有以也
以討死事爲免死世人昏蔽大率如此
子罕語分兩截讀上截又分兩層一層
論兵一層論去兵且只從論下截亦有
兩層將廢興存亡合來歸結在兵不可
去方是切論向戌而歸以求賞之失理

左繡

明快異極有滅力之文
此篇本揍弭兵之盟爲名請賞正相爲
首尾而必別作一篇者蓋弭兵亦係一
件有名目事皆以此文連作一篇則當
下便無光彩使讀者意旣爲之索然矣
史家察此往往見其意于彼而發其文
于此成笑援盖之得周其一□耳
韓友一曰管子之成藥不課之矣前向
戌繼之今使兩國搏未當借能則其兵
以息兵爲名而後分中□□□□以支好
爲名而實□□□□□□□□何以此
兵之事□□□□□□□□□□人也
屢錯周日第一段無數許之字第二段
無數至字第三段無數作字貫穿極工
又後只是收束了不遂不阿戌二人耳

而甚反孰也殺文子曰其餘皆嬖世之主也子展其一熟故爲一年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以賞典示子罕也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華川書屋

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蔽服虔作弊云踣也王肅董遇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說是賞邑書之于札子罕削其字又投之于地也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咀華合兩篇爲一亦通但不見賓主
只以向戌爲首尾包裹武在中乃得
俞寧世曰當日諸侯服晉者十之七服
楚者十之三晉楚分交相見楚之利晉
之不利也哉特有似亦晉許叙秦楚略
想見列國之情
此篇是推杼弑君結局不爲國法所誅
而即爲羽翼所戕更彼此相倚丁之巧而
文爲高竹
前半敘各之亦所以致成彊之怨而慶
封以助女之言殺其相後半成彊之難
所以致崔杼之出而慶封以爲女之討
滅其家一串敘來却兩兩相對兩怨字
兩助字告慶封見慶封皆是殺其殺除
處此左氏叙事之大凡亦千古作文之

左繡

大凡也
盧蒲嫳語推杼之死書也在慶氏不過
假公借仇而實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
亦足以奪奸雄之膽而作前事之鑑矣
俞評君之辭□入口中說出果報崔
氏有稱自心中現出果報亦往

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今詩周其不阿向戌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毛

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嫳○嫳普結反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

慶之見殺宜也而慶之處殺不太甚乎後人收得休歡甚還有收人在後頭遂而彼竟蒼然果報前數語謂崔慶一也遂爲二氏之滅亦足慨矣

寫來字字使人稱快全于頓跌處見筆力

左繡

先泛說一句又提出先下背評然後點出子蕩將知政而申言以結之分明以子蕩句爲中間轉捩也若謂此句子承君命二句之上則上兩虛句接遞下兩實句又接遞便都不成關紐

此入國富不同

評簡淨若出天官家言不如夢飛許支離矣

寺人御而出（閽門之小官可 寺人奄士 圉人養馬者）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崔氏有福止余猶可言其禍止其身）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宮不見其人）崔明夜辟諸大墓（辟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辟婢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天

○楚薳罷如晉涖盟（報荀盈也 罷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爲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賃女鴆反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曆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左繡

首句提起下分兩層敍一層泛說天象後一層方分到宋鄭饑上文中凡三點饑字起乃虛喝結乃反點中是正講而上承饑字下起玄枵以一句貫兩頭左氏好用此種筆法

經 丙辰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羯居謁反）○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耆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爲卿）○十有一月公如楚（爲宋之盟故朝楚○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于楚始于此是故書公朝王以見王業之衰）○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景王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康王卒郟敖立）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天

傳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戍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正義曰按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有行于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爲經五星爲緯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

十二次分野圖

歌曰
壽火析木星紀起　玄枵陬訾降婁繼
大梁實沈鶉首收　鶉火鶉尾十二次
鄭宋燕吳齊衛魯　趙晉秦周更及楚
兗豫幽揚青與并　徐冀益雍三河荊

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會必于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亢始于辰故歲序皆從辰起辰者星紀之首歲紀之始也　當歲之次一名豕韋　分野首一作數

左繡　以不與盟爲辭便從不與盟處講個不可不朝遂晉後又轉出一個于晉宋皆

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稱天云星紀牛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亥至此年十一年正行未及周當在丑今以淫行故已在子也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 **蛇乘龍。** 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正義曰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爲青龍之象西方爲白虎之象皆西首東尾南方爲朱鳥之象北方爲玄武之象皆南首北尾歲星木也木位在東方東宿爲青龍故歲星亦以龍爲名行疾失次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爲蛇所乘也歲乃天之貴神漏徙之星被乘勢屈不能祐其本國之。 **龍宋鄭之星也** 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若浪反。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 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三宿正義曰天之分野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大火房心爲宋分壽星角亢爲鄭分也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女虛危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正義曰枵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下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饑必無冰亦地氣發洩而發不書是輕于二國耳○今人服饑荒枵虛不此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朝晉猶爲特會 先 分蘭非○ 蘭音討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 以宋

左繡　不敬是本題却于前補出一層作階子後又推進一層作結中間將得死乎著不免必由其子承上起下作轉捩語不多而意機圓筆神曲也
過傲淫惰若分作兩段說則都平淡今併在一處文情便濃又是一陪襯法只于對寫見頓挫之致耳
極無道醜事却寫得悠輕悠深可悟化俗爲雅之法
此篇本爲經中孫羯如晉作傳却只一筆帶過下說將游吉如楚往返詳敘一

會盟將意最細而到也

盟齊秦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之志 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本以齊故盟重丘 重丘盟在二十五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　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 **日其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也○廷于況反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 言不敬出其中心 **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 通大子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爲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告晉而行。

遂又以禪竈語作楚子將死之証不拼其爲辛伯附太叔爲太叔而孝伯可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者矣爲宋盟故如楚是背日一件倒衣不何事條却插有成言亦不得許叙太叔往返以見辭命難工終究無他不過不如老實告晉如楚之爲有氣也問子並與爲宋之盟云云爲在斯乎在斯乎

看後拈出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明明對孝伯落筆則知前語之不鬆與文有以多筆爲省筆少筆爲主筆者此類是也狄人歸季隗篇作商正同

太叔答語句句對針婉曲折不亢不卑極情乎之致自非死人無不動聽者矣

左繡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求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東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汝小官何關國之政令林註小國大夫何得與楚之政令非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草行爲跋水行爲涉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之卦曰迷復凶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棄其

宋段亦頗宕有風調雅與前稱鉏壘固以不雜爲了

附此爲楚子將死之証亦所以勸成鄭伯之行也

左繡

一面告晉一面如楚兩句直接爲出子產一肚皮不合時宜已爲無限禍福鼓動全神妙筆

總提分應竟是八股濫觴誰謂古今有二文法也

太叔既如楚又如晉古日之所往返數四子產乃日擊心傷向前除地爲壇耶如此看古人文字更覺洞徹有情眼華合前篇爲一故其辭云云能抉摘作

本德不修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正義曰以易有十年不克征之語故云此行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爲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愼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

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正義曰帑者細弱之名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爲言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

應起作轄浮字應丙字富字應賞字既弃焉矣仍以會語作結所以結弭本本題也

此篇結慶氏并結崔氏蓋崔慶同罪慶既以因法見討而崔乃以家禍見滅猶爲漏網故特叙尸棺一事人猶者稱快也兩事一結亦合倂篇之正宗

通篇以晏子語爲主晏子本旨在幅利知以慶氏足欲爲前車之鑒亦所以見勸稚尾費也然得毋以慶氏爲崔氏現前車報乎故以崔氏亂起仍以烈崔氏

左繡

植結見崔慶貪濟一例結句而晏子所云眞萬世之藥石也作者之垂戒深矣

凡文皆先泛論而後切說此則先切說而後泛論全要看其起處接得緊中間最得寬結處收得宕反復曲折一轉一意　緊接欲字凡四篇足欲中以三富字作轉模又添出幅字凡四段幅字以配之筆極曲而意極擊也　泛說三層切說亦三層參差中有整齊左氏一定之法

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殺慶封傳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　在襄二十一年○鉏卽公子鉏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句下疑　反還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　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殿多薦反亦如字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春秋左傳〈卷十八 襄公〉三八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林邑多則厭足其欲驕侈橫生○按足欲言使人可欲不必作厭足解　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按林註若奔亡在外雖我之一邑亦不可得而宰制正義言以外不得益吾一邑欠明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　遷移也○按富從宀畐聲畐古福字是有幅義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爲之幅　使無黜嫚　黜猶放也○嫚音嫚○說文侮易也　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

孫執升曰欲明晏子知足又復死于雅子尾人孰無欲有晏子足欲故亡之言而二子若聞風而起此非寫二子正是寫晏子乃文家主客映帶之妙五經中昔未始教人足欲曰恐失富也便是老氏學問老子謂後其身而身存正是此旨

傳寫慶氏滅亡爲足欲之証而崔慶死亡前一病根兩兩相映使人凛然絶非閒筆

左繡

此篇以公如楚爲主前論伯有是旁筆後叙宋公是陪筆妙在旁筆取字陪帶叢在我楚國之爲及遠圖者忠也句內而陪筆即將正筆輕輕說兩兩相對顧以一頭兩腳標也

起手一行凡有五侯又于陳許全略于宋鄭則以鄭伯不在楚宋公遂行收首尾相陪于公則過鄭及濮汭反遂行凡四作提振賓主詳略安頓句容妙不可言

我楚國之爲我一人之爲凡四爲字變態起爲宋之盟句妙甚

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致還公　公以爲忠故有寵　釋盧蒲嫳于北竟　嫳也　釋放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八　亂治也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　大璧　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更殯之於路寢也　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此棺當即崔杼之柩蓋尸腐不可戮故尸棺于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目之也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始求崔杼之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春秋左傳〈卷十八 襄公〉三九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　已在楚　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滎陽苑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縣西入洧○廷音旺崖本又作涯魚佳反　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　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　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　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言薄　行潦之蘋藻　菜　寘諸宗室　爲宗廟○正義曰女將行嫁祭宗子

孫子語雙承上文一揚一抑因去取未決故又著成伯直辭昭伯作斷然單揚昭伯知惠伯語時作抑重單承而用雙諾用筆左無偏枯之病最當法之者不信看向段語將叔仲子服兩人相反之間運成一片不漏一字何等句當

左繡

向戌首創此盟而首畔之所謂名士如畫餅者耶

之家敎之以四德三月敎 季蘭尸之敬也 言取[illegible]之菜於所成設祭于宗子之家牖也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服虔義見宜三年鄭穆公卒傳 敬可棄乎 爲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及漢 謝(音)加 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 昭伯叔仲帶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 邇近也 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遑暇也 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言足專任 ○下如字以移子語爲中補○ 子服子始學者也 言未識遠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成伯榮駕鵞○駕音加 公遂行 從成伯謀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 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 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未盟有喪甲之際不以此廢好故曰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王人蓋告喪而不書日者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卷十八終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蘂武 參評
同懷 杭州陸 偲[illegible]
男 馮張孫近濱
裴孫念詒
九孫思蘐 校輯
男 陸麟[illegible]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明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六第十九

經 丁巳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林 獻公 公卒子襄公惡立 ○閽弑吳子餘祭 閽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祭側界反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爲卿今蓋以攝卿行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杞後稱子用夷禮也○林 來盟皆大夫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後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褒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于隱桓之世成襄而下含楚子虔無生名之者含杞子無削其爵者經之變文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林 吳始聘始書子始書臣蓋見吳駸強也○正義曰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

猶猶念子責往明明觀用不如楚下引詩却轉一語云豈楚正牌以衞周詞令之妙經左筆而其舌愈圓

其矣越之爲吳世仇也

爲閽守舟觀舟閽弒爭諸亦只以一順一倒爲法

子皮以父命子罕請君命一是歸美于親一是歸美于君前對寫後雙收自是

左繡

常格妙于中用經邊雙承中用倒重筆便覺活變文無容格直以意造耳

其皆得國乎其以宋升降乎一雙結又一單結本作對使中以民之歸也作上下轉換與前以子罕民之望也句承上轉下正同

連寫四貸字生色前後三貸字都在句尾中一貸字在句中一變而二者皆活此筆妙也

得國民歸總斷兩人以宋升降仍偏重樂氏却不知與常掌國政正相配適均也左文蓋無字不經稍停者

日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啟跪也處居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居 正義盬亦蠱也蠱之害物故爲不牢固也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國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畢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言以刀明近刑人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爲上卿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六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爲善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 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兩人相語只極嘆城杞之非開手直提出所以城杞之故便說得極其無謂將通篇神理一齊喝起當止以振筆突兀爲奇

此篇以子太叔爲主故重提太叔儀相語故另敘孝伯伯石陪奉一點便足只三四人而有主輕重分合字字有意如甚

重在宗周諸姬故起處只點齊鄭衛三國大夫末引詩者一鄰字又爲結穿朱

尊晉作補筆也固甚細甚

甚乎若之何哉如聞太息之聲

與詩作掉極有風致又與上諸姬是棄

其誰歸之相應作文知作收總以顧盼有情爲工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誰詩既用虛字正

左繡

與上甚乎若之何哉作應調呢初弄筆而已者

孫毓升曰晉平治杞以杞出故正庚尤所云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然平公篤厚母族似與昏姻之親有異然已不免當時之議矣人願可以私調哉

雙結而又單結妙在雙結中仍用雙結中字筆法與公如楚及子皮餼粟篇正同而雙承倒應更變容可著

一繳一分只一順提倒承法

先寫醫氏公臣是於下兩捉句爲順逆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晉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女也治杞治理其城修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衞大叔儀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肄餘也屏城也。詩傳云斬而復生曰肄方言云肄餘也秦晉之間曰肄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也旋歸之

春秋左傳《卷十九 襄公》 五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 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 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言二子禍福之遲速何如 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爲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爲城杞 公享之展莊叔執

[illegible]公抵為句首為一耦為句尾老會
[illegible]句為兩邊又對提反折作兩層分
應叔仲作一層極[illegible]用筆真有子
[illegible]帖之能

大人三語女齊延層何應將何所取先
[illegible]尚取之見晉取得魯亦取得也獄
[illegible]圖稍破他先君有知結處回應明
[illegible]夫人郅賄稍取貨見夫人本不當治
[illegible]老臣之取貨與否總不必問也中間
[illegible]了只用輕掉之筆玉洞昧

左繡

[illegible]三
[illegible]則不尚取之與焉用老臣呼應洪
身代子叔侯前半話頭無根看左氏針
線相對處從無一字落空也
以杞封魯尚一層跌落歸重何必瘠魯
以肥杞文意回環曲折有力
中間從杞轉到魯却用對句作關合承
上起下極有間架也
毋寧焉用皆反掉文法語氣不了意味
無窮

[illegible]公將以射者三耦 二人為耦。正義周禮射人云 酬賓 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當是饑內饑。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黨音掌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侵杞田 所歸少故不書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 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 不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不尚叔侯之取貨。此取盡歸杞田 字照下將何所取 當指魯取杞田而言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 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行夷禮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朝聘 無月不受魯貢。此句承上句宜單說朝也 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 服虔註前云不尚伺也尚當取叔侯

[illegible]是屏其如杞之即東夷何
此[illegible]與秦晉麻隧之戰同一創格彼于
叙戰前先著絕秦一大篇文字此于叙
[illegible]前亦先著觀樂一大篇文字而兩文
[illegible]又極相似然彼處絕秦直起作一
引而後只单叙一戰使畢此于觀樂前
先作一引而後歷叙請聘首尾包絡
法尼完 觀樂歷聘著今[illegible]於出十兩
文章法為一自然異樣雄奇
五國交遊議論大抵相類獨晉叔向入一
[illegible]大文蓋于經營有聘以會為主也然
[illegible]事此將母有頭重之患文於子產聘
[illegible]亦[illegible]作[illegible]以記之遂合叙文叙

左繡

[illegible]作[illegible]此後若錯天乎收于
[illegible]為傳見之作見餘子焉能益其
[illegible]耶 觀樂歷聘兩段都用直敘不
加雜東直法最奇
觀樂篇自成一番結構作兩半讀上半
[illegible]下半論舞歌有風雅頌之別而餘
[illegible]頌錯有四代之別而歸重在韶于
[illegible]以至矣哉起盛德所同然于韶亦以
[illegible]至矣哉起盛德茂加然兩兩相對而
長短繁簡各不同讓為[illegible]此亦觀止
矣
上半風與雅頌又于中小小界截自衛
[illegible]與盛德所同相對合下半截為前
[illegible]後有章法亦無不可也

子地下治之後云毋寧夠也寧自取夫人辭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太悖故改之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 賤其用夷禮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不得以壽死 好善而不能擇人 正義昔有當威晉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 王肅國公語責曰好善仁擇人監雖有仁心聚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 語甚切 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 請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此皆各依其本

國歌所常用聲曲 曰美哉 美其 始基之矣 周南召南王化之基 猶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矣 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 為之歌邶鄘衛 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為之歌王 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

會盟之事罕見其國之賢人君子亦未之聞也然嘗嗣之歎開聖人之後其始封因太伯而其既也天又生一季札實以大關江南風氣之先豈苟然而已孫執升曰札之來聘三傳皆以為賢推胡傳以為貶札之讓集先儒皆謂其深於樂惟文中子不之許此篇殊難下一語

俞寧世曰于十五國之風俗六代之功德列國之國勢人才無不窮微知著原始要終左傳中第一篇文字

高敬仲有後而惜敬仲無後勸臣之不得為世臣也惜哉

此篇以裨諶之言為主以兩禍字為眼目以兩必字為關鍵前半論伯有長亂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蠆子尾竈子雅 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被放書奔所以放者當之以逐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好據人之善自為己功且專權故禍難及于其身○擇倒云奔者迫逐而去遂死四鄰不必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者之以逐也二者俱去其國而仲尼修春秋又以所稱為優劣也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 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 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酀於斯反○正義此即後所云高偃是也 良敬仲也。良猶賢也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黑子晳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 言女世為行人 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

三年而後能弭後半論子產得政息之而猶可戾兩關對說而下截即從上截說落善代不善先用暗轉喬伯有魄又用明抱蓋相承遙說為後伯有死而子產廟張本子合傳為一敘倒更嚴格也

兩截中間以然明政將焉往四字作轉樣筆意靈活無斧鑿痕

三年而後能紓語意虛歇已暗下文地步猶可以戾正相呼應未復以不然將亡反然蓋不但為下截掉尾并回顧長亂傳大息之聲也如此看兩截神理一片矣

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 為伯有過 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言不能久也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紓解也○紓音舒 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 言政必歸子產 舉不踰等則位班也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 天又除之奪伯有魄 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 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 戾定也 不然將亡矣

經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無傳 楚子遣罷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 書名氏儼然無異于中國矣 ○五月甲午宋災 天火曰災 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 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王子瑕奔晉 不言出奔周無外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 ○鄭良霄出奔許 書酒荒淫書名罪之 自許入于鄭 不言復入 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 無傳 ○晉人齊

嘗與將與正相對越推說不知情越顯出知情辨胸來助之匿其情矣只用一抑道破文亦字字傳晌肝如見之神

前半問政平平說來不過駟良方爭倘未可知而已却套無指實思公說個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八字便將蒿目時艱題足可待神理一筆勾出後半問和亦不過莫能相下雖和猶惡而已却將兩個字深深出惡至無日光景而一片搖頭咋舌莫可名狀神理又一筆勾出清斷後逸唉左公紙欲飛也

此是左氏故意弄巧文字于諸傳又別出一奇若老有說個七十三歲有何光

左繡

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恶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澶市然反字林云澶水在宋林諸侯之大夫不序晉不足以為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自宋始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 郟敖即位 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 以子蕩知情故 王子圍為令尹 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子蕩薳罷 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 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 合說 杜前年大夫已與兩家為和盟于伯有氏 對曰伯有侈而愎 愎狠也 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此似可不係月日而特提之者為下與衆也城杞張本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杞在往年

春秋左傳 卷九 襄公

一篇只四個字便了有何希罕生發妙前年月日數紫頭拆得粉碎便說上許多數目竟不知有多大年紀在裡許是于極平淡題目做極新變編刷文字會得此法賦海直得萬言矣

因此人說隱語便大家各說隱語師曠算歲數史趙算日數師曠先據說兩後朝縣七十三年史趙亦只暗說而士文伯明點二萬六千六百六旬分明以下二段對上一段以與上老人四百四十五甲子三之一語相配成極奇奇妙妙算博士何足算也

宋救叙會使歸語季武一番評講合前文却倍十分綿纏與前文走問諸朝為出一特問動多人出賞打怪神理同一神理此段一出色雋妙法無前言一

左繡

數頻起不[illegible]後一篇生情作態文字無後面一排亦姑不住前一篇生情作態文字文家貴以動顧補托正文令通身神氣一片融洽于此益信

或年長矣提筆便生情作態一篇波致已伏于此左氏最是提筆便與通篇神氣相背其妙法乃在無字句處尤不易尋也下或字并不知名自是一隱者二師曠兩歲字一倒一順有錯有法者兩事并作一塊可了無痕迹矣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其年○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真年也 ○按此只作將有所與疑其年老不當受役得食故使自言其年較直捷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吏走問諸朝 皆不知故問之○走如字一曰走使之人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在文十一年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 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虺虛鬼反 七十三年矣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 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并三人為身如算之六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林]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六百六十日也 季于今三之一也之日數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補正邵氏曰絳老既為隱語師曠史趙因之一以故事一以字皆隱語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正義

曰絳非趙私邑而云屬者蓋凡公邑國卿分掌之而絳屬武也 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 由用也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 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 復陶主衣服之官 以為絳縣師 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周禮縣師上士二人 而廢其輿尉 以役孤老故○正義曰上云無子是孤也服云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 於是魯使者在晉 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 媮薄 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 伯瑕士文伯 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傳言晉所以強不失諸侯且明厲也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 駟良爭故 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長者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 終子產言 有子 禍也

○初王儋季卒 儋季周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括除服見靈王 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 愆期行過王廷○單音善 入朝而歎

寫趙武極口謝過都是出色寫老人蓋亦傾倒此君矣

後半句句收應前文又一絕妙章法唯晉悼夫人後無應筆乃亦為叔向女齊兩人以贊之左氏絕無一字落空也

唐錫周曰若無起處絳縣老人所云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二句雖杜元凱孫應鼇疑不識人如何轉解得出外間

左繡

讀左伯氏論國政贊而要緊處少所謂明令我懷當從中央周四角之句也此評實獲我心但當連二月說見一明眼人亦刪去四字殊可怪耳

又曰公之為七十三年分之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偏幻出四百四十五甲子偏幻出為文公十一年偏幻出一個亥字奇奇怪怪令人如觀蝌蚪文字目眩舌不能措一辭也此種妙文不可無一不容有二 妙批

喚語不從括進叙來卻在愆期耳中聽出便活潑許多不必更事高視闊步同識漏洩之戒先景來為叙事入神之筆也

靈王雖沒儋括之謀愆期之告後王宜其聞之矣乃逆謀者既以童子何知之言為信而寬之弗知者反縱五大夫取諸懷中而殺之罪之曰罪在王也蓋前路早有伏筆矣

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 欲有此朝廷之權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 童子指愆期○當指儋括而言見王蹙短與下佞夫弗知然應若指愆期便無著矣 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 成愆蒍邑大夫○成愆成衍 成愆奔平時 平時周邑○時音止又音市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 五子周大夫 括瑕廖奔晉 括家不書賤也○瑕廖皆儋括黨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佞夫不知故經書

○或叫于宋大廟 叫呼也 曰譆譆出出 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譆音熙 鳥鳴于亳社 殷社 如曰譆譆 其反下同禮記作譆譆○說文譆痛也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姆女師○姆音茂一音母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待人而行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正義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四十年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不可與結好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

左繡

第一筆突起卻有怪發出其筆端第二筆突接便突兀寫出一天大駭人事所謂筆有神如是如是 讀者觸手一為都用倒挿之筆

使以聚禾粟四句接于政多門數句之下介于大國之上文意未嘗不順然筆

□□遷片寫去不見排擠之妙拆二句安放在篇中以長句一隔恰將其民其君一例一斷相接過下章法變動極平常文字都要相其用筆意思所在乃得

此篇傳叙伯有事以伯有爲主作辭者子皙助强者駟帶同於者子產而患分者子皮故通篇以子皮子產爲樞分段讀首段叙伯有見伐而出奔在師之梁截次段叙伯有復入而見殺在乙巳復編截兩段後以一篇斷結末段追叙前此有裨諶論以見伯有宜死已久爲深罪而□總之斷也篇中極寫伯有奢

左繡

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貳不由一人植直以介於大國也（介間）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分散）既而朝（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

春秋左傳《卷九　襄公》丈

侈子皙亦比之子產自是兄弟中一表□而子產兩番安頓子皮因之兩番調□□皮於內之間作者于此有微有徙其□中之心乎

起手一行突然而如汰字駟豐同生三句承上起下乃若作提掣明而其兄不獨以兄弟也可奉云是作者特地計明請大人所以偏向伯有所以見殺之故他本說作子皮口中語說不去矣

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之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皆謂子皙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鄭所附者爲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

數語又作承上起下之筆蓋兩段雖對而意自遞也　用對語作轉筆尤圓從可喜

虞爲局曰一喜一怒括爲樂日醉夢尤景

書得可笑不閱推亡固存語耶此正寫其憤憤迷如此狀帶醉酒真以神不以形矣

左繡

及謀而遂行（不與於謀）印段從之（從子產）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止印段）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

春秋左傳《卷九　襄公》丈

前段見伐而奔子產爲之殯殮其家此段入伐而死子產爲之殮殯其身而子皮前則止行後則止攻前則隔以印段之從後則隔以游吉之奔部都以盟作收然兩段試對最爲整齊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爲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爲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

此篇以子產爲政爲主首段授政作引末段從政作結中分兩截上截叙起伯石事下截叙起豐卷事都鄙四語爲政實事忠儉二句爲政主腦乃一篇之中權頗似蜂腰格
起處一段便伏一篇之案後文字字照應伯石賂卷應大族賂邑反田應兼相事大孰殺之歌應不可爲相制之歎應國乃寬似此伏應儼于天造地設覺斧[illegible]斤矣
國小族大二句以族大爲主帥聽二句順頂族大寵相二句倒頂國小小能事大國頂兩意不但指大國與下安大掉叉帶事大夫也子產便純是此種做法

左繡

善相二字承上起下可見安頓大族原在善相中 善相之道子皮授意子產賂邑之疑詳寫子太叔正見子皮所不發也觀後正子產身而速逐豐卷意可知矣
子伯石不懼而歸邑則卒與之子豐卷奔而復歸則反其所入都是以柔克剛以寬濟猛絕大作用然非承義者所得藉口也

○鄭子皮授子產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爲也〔爲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爲大所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協故也〕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爲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一遥反〕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待其所歸成也○此所謂小能事大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終〕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命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偽〕使次己位〔畏其作亂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

豐卷本與伯石爲類偏不接連叙去却將都鄙有章等隔斷先爲末段伏筆然後以忠儉泰侈云云遥接前段作承上起下之筆段落錯綜變化使人不知端倪只是剪裁伸縮不使一直筆耳
若出伯輩起手便從都鄙有章云云說入下以伯石豐卷對叙未嘗不警番其如末段對收之接連易於何矣從此悟入可以得剪裁伸縮之大凡
末借輿人之誦作煞結對束有精神起處兩意一賓一主中兩意亦一賓一主收處兩對亦一賓一主也顛法未有不相配者
孫執升曰大人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此節兩執法行自背近[illegible]

左繡

之意但訓勤本之以刻薄而子產行之以忠恕故鄭以久存而秦竟不祀
王或庵曰七穆皆強宗伯有死而良氏亡矣所存者罕氏國氏駟氏豐氏游氏印氏子產本族既無所強而罕游印三族皆之所不服者豐氏駟氏伯石豐卷皆豐氏也二人處置得宜而豐氏服矣于是難制者唯駟氏一族而駟氏一族難制者惟子皙一人子皙斃而鄭之內難平矣然子皙非豐卷所比觀之正不易易子產更有無數機括妙用在也然規模已定于此矣

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踣之〕豐卷將祭請田焉〔田獵也○卷眷勉反〕弗許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褚音主○補正陸氏曰褚衣之褚在子者小不可以懷大又傳成三年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是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竝畔爲疇○伍子產伍之也林言兼并者失志故取而伍之非〕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經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諸侯來會葬于見始〕○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不稱弒者主名君無道也林註比公弒展輿立〕

此文直為平丘之會預執意如張本以季孫不從為主季孫不從季孫之偷也然在正面[illegible]同嘆妙于緊接而又甚焉[illegible]孫者都移在季孫今中立面一[illegible]孟孫者[illegible]孟語偷不似民主[illegible]有情而[illegible]雲[illegible]生者未有脱化[illegible]此文首也三層提出一層[illegible]之又與季孫言晉故前呼後應[illegible]何是以有平丘之會提法一片主意在季孫卻故意將趙孟將死矣孟孫將死矣兩兩對照似單為此兩人合傳者令讀心入讀之而迷妙筆

左繡

孝伯語將仲孫一圍正經掃得冰冷其意則偷而其詞甚辣　一偷字照前後兩偷字　一樹字照中間兩樹字左氏最是照應有個是細密有法

末段叙事全伏于首段中及語季孫正面反只一點特許略之變

起手提明一筆通體便寫作如何設謀如何中射如何一網打盡而我師之勝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會澶淵 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偷苟且也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趙朔已死於成二年戰於 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 ○諄之閏之純二反 林諄諄鄭重之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 韓起 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 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 林蚤立交道之 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 為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 ○懦乃亂反 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 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言朝不及夕又偷之甚也 又與季孫語晉故 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 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 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 林公孫蠆以嬰害己欲以計殺之 使帥師以伐陽州 陽州魯地 我問師故 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說如字 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之黨 ○渻生領反 出羣公 子

負下與閭中間着他只待我師問故四字可以得賓主詳略之妙矣

出奔者自出出羣公子者子尾出之句法亦以一明一暗一順一逆為賓主變換也

作楚宮而薨與致哀而死者將毋同

秦滅六國往往寫傚其宮其後卒為六國所滅此物此志也夫

左繡

此等事亦與一描寫所謂作易知盛也君子不欲顯言不稱當是作者附叙之

以嬰而不春秋僅見　毀者卒而孫察者立命之不所大也已

此是兩頭夾中間叙法哀公夫穆叔綱摘子前而君子又渾評于後以試為陪前賓後盛叙事卻安在中間又以叙為議古雅淋漓變化不可不知

○公作楚宮 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正義曰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漢初尚書二十八篇太常孔臧以為故二十八宿都不知尚書有篇及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乃有今泰誓文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 拱璧公大璧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得罪謂魯人薄之故 子孫不得志於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 次于季氏 次舍 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己亥孟孝伯卒 終穆叔言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 齊謚裯昭公名 ○裯直由反 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年鈞擇賢 立庶子則以年

讀以先言不必立次言不可立覆拜下段以且字進下截不段恐亂此恐可見光妙在生十九年仍照顧立長猶有童心仍恐頗吞賢難拘不脫乎次最細密也　決有兩層一層一主叙亦有兩層一實一虛章法正相配

三易如故襄下不度中抽出說下文又于易哀外推原說言宴一點而作處皆透虛實一點而實然作則只此二筆其妙應用不窮矣

寫孤心相對稱嫉嫉簡簡輕描淡敘會仙筆也

主人有喜哀而弔哀偏多惰反常之事使君親亦辨為情矣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非適嗣何必娣之子（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戲無度）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 涕他禮反）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

左繡

一篇說辯前難後解妙在難中何難以人以解解中卻又句句藏刺難在是極有鋒鋩文字

文伯語有兩層前詳後略子產語亦略層便前略後詳文伯兩層各以吾子壞之若諸侯之何發端子產便例作若又勿壞一層作解釋章法嚴整而變也

就壞館垣晉實以寇盜與戒鄭只推以燥溼不時其故只在阨有賦事未知見時上故間于特晉公薨之月而以我喪未見伏一篇議論之根只有斷主有句者失其旨矣

所矣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滿斥見）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閈閎門也○閈戶旦反 閎獲耕反）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

士文伯語語頓跌跌挫人情入理如遇一敵敵未易旗鼓相當也故末極寫子產有辭

金聖嘆曰前段文伯之辭排排段段向之洋洋俱是為極寫子產而設

子產語兩層本以前一層為主然後重罪不得不壞已在言下因他自誇盟主便將他家極好物事形他動珠玉在前之慨前面極力鋪張後面說情矣落末仍以至罪歸併到重敝邑之罪作收然此兩處一結之法若前不解則但自不見于後矣

兩不敢輸幣暴露以見擇辭出于萬不

戒其君與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數責）之命○士文伯字伯瑕范氏之族乃與宣子同名或以為疑然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于公孫為從祖同時同名鄭印段乃公孫段從父昆弟之子且同時謂之二子石然則伯瑕與宣子何病同乎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左繡

得已為一篇之骨案

君之府實暗對寇盜襯出罪從上文所有故用所然燥溼上文所無故用則解立此兩意後文兩者分應于反應則寇盜燥溼都用明說于正應則盜賊公行明應寇盜充斥天癘不戒暗應燥溼不時恰好每項都兩番明一番暗也吁應句筆如此不知者方以子言為繁耳

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易音羊亦音畀）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圬音烏塓莫歷反）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燎力妙力遥二反○正義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僭天子矣）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行下孟反下巡行同）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巾

從不立說到天啟仍從天啟說到不立
有兩意則通說頓說必用順逆往復爲
章法矣

此是兩段格全重有禮而所謂禮者又
全在辭令故于是處點一辭字後半極
講其辭令之善結歸有禮因一端而詳
其全體寫得極出色有精神
兩段文字不出前案後斷前敘後議兩
截今此文上截文子有禮之評卻爲下
截總論張本是以斷爲案也下截詳寫
擇能之使即是上截諸人實事是以敘
爲議也其此神變無端眞有十二龍賓

左繡

既以辭令爲主而行人逆客時卻不載
一語亦以此處載其辭令則後半遂概
一段鋪排文字反覺贅設而文格樂暌
運掉不靈矣此前甚要言因思古人爲
了自己文字方以刪削埋沒別人好文
字不少若不能割愛一總填入己文先
不佳安能復分他人之文信我而傳乎
下段作兩番說一是平日一是臨時都
以子產作個關一層以馮簡人叔起後
一層以馮簡太叔止於裨諶恰好上
半篇陪一印段下半篇陪一裨諶配得
絕無偏枯落想輕重如經稱等
唐錫周曰前文誠過子產後半忽然出
現妙寫諸人能于太叔獨不用能字偏
描出一幅畫像于裨諶又稱出性情妙

德。廢不失事。審事情 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與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 襄公獻公子 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有一子產在 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 ○廷子況反勞力報反 文子入聘。報印段 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猶有禮以節其政如有濯以救其熱 此以上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知諸侯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嘗 又曰因文子有禮一語便紐筆寫
到子產爲政備細細將四子能事敘一
段又細細將子產擇能而使寫一段幾
令讀者忘其所以然然後一筆斷轉何
等超卓行文之妙如乘駿騎操轡徐行
忽然絕塵而奔候似不復可控制少焉
輕輕一勒依然仍回舊路此種奇格實爲
創見

此篇以夫子斷語爲主前了產語句句
有一克己邦家無怨道理在爲仁
字伏案也凡作三層讀先正說次從正
意說到比喻末又從比喻說到正意其
實是處寄師教處言兼事中間防川小
決皆是以喻意爲正意一意落來理朝
閎肆

左繡

小決使道本對上大決傷人卻又轉下
聞而藥之而不如以速爲對照法最閑
然亦變調也
然明語只贅毀鄉校句故特語只用
虛說爲夫子留地步否則說而又贅非
復即岐矣 又一是正說一是反說一
是極其教一是推其心信不信又相應
必非隨手填寫者

此篇只舉而後入政二句爲大旨若就
正面實揮亦自有一首絕大文字卻偏

○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 以論執政。論其得失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然明鄭大夫 忠人於中謗議國政 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 ○防直遥反 舊如字林早見曰朝暮見曰夕 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己藥石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正義曰公穀皆以孔子襄二十一年生哀十六年卒爲七十三史記世家以爲襄二十二年生卒時七十二此註從史記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尹何子皮家臣 爲邑大夫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何

稍正話只于中間一見前後都用譬喻指點閒語入理又語語入情不作一味板腐大話頭最是生新出色處開後人大題小做法門左氏眞無妙不臻有奇必備者矣

操刀製錦射御三者正貼爲邑作喻中間敘衣服一段自是照文勢便亦用一比方後半衣服心面兩喻亦因前文用比遂通用比方以配之此文律之所以而不雜也後人效之或又貪發正議好議論便移身理不成錦耳

先破愛字接連兩遍只一個比方次破學字前後兩遍用兩個比方學字主也使字只帶說不重或以三喻分結愛使學三層者非

左繡

不亦多乎只用虛筆縱住若實說完則上襯其僨實多下又不得敗績厭覆地步矣此頓挫之妙也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與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緊相呼應上對爲邑下照吾家此子產以謀國之俗爲子皮謀乃所謂忠也旺華云令人泯讀使令子產一段懇切意思非但子皮以爲忠亦何者落可爲知言

他日云云插此一閒筆意乃曲又將爲鄭國先作一逆令結句有根字無泛設

年少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愿謹善也。謂尹何不叛也劉炫云令子產不違吾意得使何爲邑不必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夫謂尹何 。正義曰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速也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以政與之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多自傷 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illegible]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製裁也。厭於甲反又於輒反下同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 貫習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 虎子皮名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 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 慢易 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 自今請雖吾家聽

[illegible]子產將[illegible]伏末尤新傳君爲言說

一語末另到此

邑之忠送愛以治國之政蓋子皮一塊作結也其言有盡而意

此篇只是一首論威儀文字前段切論公子圍威儀以下純用泛論於有威儀者說後段逆而申威儀者各別借實形主詳反略正之妙至此文而暢極矣 切論有兩層前一層只說令尹不能終一層乃指出所以不終者由于無威儀泛論亦有兩層前一層分解威儀作提而下從君臣推言其人不有威儀以結之後一層舉文王作提而下從君子推言無事不有威儀以結之雖兩截文字詳略不同而各成局相配極整也

左繡

首闢凡三稱引詩及書前半篇兩層分點後半篇于上層則以引証作結于下層則以引証作起章法最整而變通處以令尹圍之威儀一句領起以下凡寫十三威儀以應之又是一首描寫題字妙文也 引詩句句恰切威儀古人每精巧在

既曰見令尹圍之威儀又曰令尹無威儀眼不可解蓋臣有臣之威儀乃如其威儀正是他無威儀處小人以吾借爲體態多只其容耳是一則理學文字

子而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 言語瞻視行步不常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 公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公曰善哉何謂威儀 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 。此下當脫則而象之四字林註不言則而象之承上文也欠明 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 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此邶風刺衛頃公故曰衛風棣本又作逮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 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文王一段似涉寬衍然無此便接不得
書末一段騈拼文字故先著言行以淺
清其勢而後乃縱其所如也行文疎密
相間疾徐相生正是妙法入神處非淺
夫所得而彷彿也已
起平分提中間蓄層若末總掉結冰不
漏
結句承然層上有威儀又總轉提句并
眞令尹無威儀照應收拾完密
層層用日將有威而可畏謂之威一十
六字亦將散碎點了只一掉便覺一十

雅 攸所也 攝 佐也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又言 大雅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 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 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大字佐然分拆不開大奇大奇譬如水
銀在盤大球小球零零是某如綦布如
畢陳少許合在一處仍舊一塊生成天
巧耶人工耶君爲何而分之耶　忽合
忽分忽整忽散即奇花却不可端倪蓋
文章本無定體只憑有心人會悟耳
此正是游脣弄舌之文也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樂音洛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鈇右文
　　　仁和沈乃文褧試　參評
同懷　杭州濬　偲亭
男　馮永孫近濂
　　顓孫念詒
　　元孫恩薦　校輯
男　陸　聰騰孫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元第二十

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出奔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經 庚申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傳無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

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招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諸曹晉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信之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三月取鄆 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林 於是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异于宣十五年歸父伐邾彼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罪秦伯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無傳三同盟○林 悼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大原晉陽縣○大鹵如字又音魯 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林 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 言莒人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去疾與弑之辭也前言衛與

此文爲剔峙立兩邊從此落叙出未出行文作一引子正位只用帶寫一筆點過諸晉皆止楚圍行帶處閃經可斧書便輕輕一點偏閑他說服閒衙淋床指指撦撦一抓熱孔冷刺逆掉細描而行帶神情面目活見紙上行文如入山

左繡

陰道中應接不暇又不肯寂然便住却將評論入者重又評論一番以開文作結猶起處以開事作引也首尾相照又其大凡矣

通篇作三段讀凡三點楚圍作眼目首段先點後敘中段先識後點末段先點後斷兩點在首一點在尾便是首段與中段分點在兩處而中段與末段連點在一處也只一應逆轉換之法而段落乃分明

敍之會乃宋盟後又一大文也彼以叉辭起義亦以賦詩結此以辭令起故亦以機格飾彼以叔向作陪此以子羽作陪乃局法相準處宋盟合十四國大夫號盟合十二國大夫然彼點在前此點在後彼但記其至而各無一言此全略

入于夷儀後言衞寗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弑其君與弑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莒展輿出奔吳（弑君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叔弓帥師疆鄆田（乘取鄆今正其封疆）○葬邾悼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圍弑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楚公子比出奔晉（晉名事罪之）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舍）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外城）既聘將以衆逆（逆婦）

春秋左傳　卷二十　昭公　二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爲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君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大臣稱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

其事而各列其說乃局法相錯處而兩相較精彩各見也

子羽知衆逆自作一首妙文讀州犂說婦說大夫說先君一正一反字字鄭重若論情理所執最長直令人無可解辯妙在竟將他包藏禍心一口喝破亦令他無可躲閃而于是亦說諸侯說敝邑說豐氏一正一反以配之他文能得妙此文又直得妙乃直而仍出之以曲則辭令之工無以復加已

中段乃合預正文也背是柳十家盟宋既先楚此番聘魔先晉而圍輕輕一著不必半點氣力便將楚占先乎此番令尹之晉實趙孟之偷然楚先而書仍先

左繡

晉則以信爲本欲諸晉獲鑒心故左氏亦特特詳載祁趙一番議論爲一篇之主而并不復釋經則兩篇各以避犯爲章法讀者得之互見之表可也

因盟預舊書文中亦便句句將宋盟作說說到趙孟亦便將他從前相業作評此皆相題行文移步換形要訣不然何處得有現成親切文字耶

祁午以楚得志于晉爲恥作兩層說趙孟以楚爲晉爲信亦作兩層說然祁午前一層說晉恥異後說子恥詳趙孟却前一層說晉不害詳而後說晉不患略然中有變不板不支要之兩層雖截而貫一串也

無罪恃實其罪（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則諸侯懲恨）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示無弓）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午祁奚子）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

春秋左傳　卷二十　昭公　三

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趙文子爲政以春言故云七年○正義曰）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虢也）服齊狄（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晉）寧東夏（襄二十六年平秦亂）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

前後幅以議定周事中幅獨叙和平之音最文家擘畫相參疾徐相赴妙處此又以相錯爲相避者矣

末段尤是一則花團錦簇文字一路相接而下字字針鋒相對讀之心花怒生

一段又分兩層前一層又當分四節以首三節爲主末乃是虛鎖知圍州犂代他解說下便從而直刺之以州犂子羽兩解而併爲一節次以國子說到代二子憂已無可進步便捕聲說轉反爲他作結筆末更說到毫無執制文心有轉無窮文境層疊愈工非漫然涉筆作游戲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名矣而敝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林云）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信以爲本不僭）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爲蔉 穮音標蔉音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不息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對不可不信）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 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正義云穆子惟說美不言）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言其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公子圍在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楚伯州犁曰

之語也　大抵中間州犂子羽兩段兩兩相對子羽第一斷兩段前三人以尖頭起後二人以渾厚對此自成片段不容錯者

後一層又當分兩節先提出子羽評論諸人是就前文提出中間一人作主首叔孫次左師王鮒次子皮子家分明將前段首尾五人作預叙而另以陳衛齊三人作類叙也叙次錯綜而片段各不相紊是何等机杼

州犂子羽首尾照應而子羽又各分應一層整此文以晉與楚對而首尾皆以鄭爲論斷也密甚

唐錫周曰前段州犂子羽一段往復如杖鼓相擔無一毫放鬆入後如浮雲之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假以爲令尹）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爲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亂）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乃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他）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敢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議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

末段亦有六轉奇絕　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必以為道道以淫虐顛倒曲折較前兩段用轉法同而筆更奥刻真有轉無窮也

左繡

首段以諸侯把與諸侯結中段以楚與諸楚起圍請諸楚結末段以自以為王雖可矣不起必以為道非可久已結皆自然片段佳

淮夷。遂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遂偕）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彊弱無常 故更主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彊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 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 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 故能赫赫盛於上 令尹意在首章 故特稱首章以自光大）

春秋左傳　卷二十　昭公　八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 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 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言可以成 一味轉）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 是彊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詩小雅 褒姒周幽王后 幽王惑焉而行不義 遂至滅亡 言若彊不義足以滅之）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諸侯將往。若獲諸

綠雜外日有叔孫穆子之必不行賄自有趙文子之因請于楚後人假滿子自待又薄待天下人謂非賄難免也噫

此為當與垂隴之享參看前文七子賦詩趙孟第賦一荅極其數斧此則穆叔子皮四賦兩荅極其參差又前文子賦詩前先作一頓而于後添出許多評論此于前亦先作一引而于後亦作一折閒情字氏妙又了相望而相錯處亦見其經化之妙

首段寫趙孟之謙末段寫趙孟之樂中段寫出一堂和氣滿座春風字字謙和字字樂也令千載下人猶為神往

左繡

中段分三節前二節穆叔子皮分賦而趙孟則賓主對荅後一節穆叔子皮又偶賦趙孟則兩意聯承似前諸大夫閒開而衆有偶從奇筆法末段以空筆收結通篇可謂掉尾中特為配搭無痕也

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戒享期）禮終。趙孟賦瓠葉。（瓠葉 詩小雅 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 雖瓠葉兔首 猶與賓客享之）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告以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言不敢）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人 趙孟）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聘之制 大國之卿五獻 按趙次國之卿 依大國大夫之制 猶當三獻 而趙武欲一獻者 為謙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私語）武請於冢宰矣。（冢宰 子皮 請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鵲巢 詩召南 言鵲有巢而鳩居之 喻晉君有國 而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采蘩 詩召南 義取蘩菜薄物 可以為公侯享 其信不求其厚也）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言小國微薄 猶蘩菜 大國能省愛用之而不棄 則何敢不從命）子皮賦

春秋左傳　卷二十　昭公　九

鄉有出後一帶伴文遙遙相對此篇法最明整者戒乃分而二之者貴作者致後解哉

鄭僑不但博于神道尤博于人道蓋物不但良于賢癡且良于對同篇中名理精言剛見解出兩對工力悉敵合爲宇宙不磨之文

上半又分兩解前段高神乎對後解兩生疾乎對中間一段承上起下作轉捩下半亦分兩解前解言不能生疾後解言不能生疾中亦用一句承上起下作轉捩前上半前後各對下半前後遙對上半無起無結下半有起有結此又格篇中有參差變化則局不滯參差則局本板蔽篇之靈奇者也

左繡

兩神判敘一則略省詳主一則有主無賓御縮變換有法蓋文格如大陣包小陣大陣既方其外則小陣不可不圓其內矣　當世必有以無費爲便者作此語以解之

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商人湯先句止井商丘因閼伯故因祀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參音森○正義引括地志大夏今并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正義曰此叔虞卽唐人之末君下帝命邑姜之子將以唐國與之取唐君之名以爲名耳）

春秋左傳　卷下　昭公　共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爲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震本又作娠之愼反又音申○說文女妊身動也）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　取唐君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叔虞封唐是爲晉侯○史記叔虞封唐侯子燮改爲晉侯）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

此段結上轉下先寫不及君身虛描一句而以兩禜之據夫上文及跌落君身却又帶山川星辰一筆畢上捲下周密之極　雖是轉下其實用雙結之筆收束上兩節也看他對寫得密有精神敘周參者結用雙管芳同之疑其妙無窮

左繡

兩生疾對說一則以不節而壹一則以不省而蓋然言字用正點省字用反點亦以圓運方之法也

兩觀之倒然兩開之順領處處於中有變妙甚　下半篇又以一開之應上兩開之皆相錯而相配者

官（玄冥水官）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日禜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禜音詠又音營攢子管反）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言實沈臺駘不爲）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國政）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心集滯而體羸露○湫子小反底丁禮反）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茲字連上文作斯字解方明）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春秋左傳　卷下　昭公　卄

附此一筆乍看極似閒文却不料乃為後半張本 前幅論相配補步故各以出字作眼左氏規無浪費筆墨者

上下幅各分兩對其實上半篇兩對即承上半篇後一對而來不節頓挫省字不時由謂其字故君身一篇重論乃一篇之主而又以先王之樂天有六氣兩

左繡 大段論以總之此文之體分而意串書上半篇以弗可為也已無下半篇俱以疾不可為也起此作者明以上下聯絡告我後人分之為二合之為一矣

不時不節雖對說而不時又由于不節故先總論近女不節之疾而不時之疾因之矣此亦雖對而實遞者與通體同一章法也

者古之所慎也。二者古人所慎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 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謂四姬有省之則猶可 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 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與如字 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春秋左傳 昭公 六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惑疾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 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 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 ○補正傅氏曰五

三句束上生下與前半中段相配成節承上慆心起下慆心上文虛說而實指則在下文也近琴瑟由樂說到女與開二意巧甚

左繡 生疾上文凡三見都只空說至此方指出何等疾承接處實若累之妙

熱摩陽物晦時對提筆內字當照上心疾說心十也

煩與節對淫與時對俱上半篇之節對實有對處也字字細密

前提句原只兩層近女如蠱是主意良臣將死是餘意今正意已畢趁及於

聲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過中者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而可彈五降而後非復正聲則鄭衛之音君子弗聽矣 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為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苦土味甘皆由陰陽風雨而生 發為五色。辛色白酸色青鹹色黑苦色赤甘色黃發見也 徵為五聲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徵驗也 淫生六疾淫過也滋味聲色所以養人然過則生害 六氣曰陰

春秋左傳 昭公 元

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過則為菑陰淫寒疾。寒過則為冷 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 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為緩急 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 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 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林曰以其陽淫故生內熱之疾以其晦淫故生惑蠱之疾 ○補正曰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 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 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此前奇後偶頭重尾輕格行文只一語略注變換不窮如此文子觀書而用語于與魯而用嘆于見觀而用一語則用略前賦寄有錢有詳後賦寄有不錄一語詳略之法此而法文凡文如許詳累互用此文則此皆累大卸如三段三提句首句君臣使聘一一詳寫次句便略去晉侯使三字衣句併略大宣子

杜氏以承某與十二月總因下甲辰云朔則前者自如晉烝在十二月之前左氏續有此等參錯舍認耐人思杜謂以為月誤非是

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會備) 楚王汏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為四年會申傳)

○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 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甲辰十二月朔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 庚戌。卒。(十二月七日終秦后子之言)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弔趙氏蓋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 補正曰亦終穆叔之言)

經 二年(辛酉)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老子)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不討其罪以為卿故書之)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季孫宿如晉。(致襚服也公實以秋行冬還乃書)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禮) 觀書於大史氏。(正義氏猶家也藏書之處若今之秘閣也) 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聞此左氏蓋有意特叙此事以自炫其文下後世也文勢如連山複嶺起伏爭奇及其旋也迤邐而漸弛矣所謂文無定形隨手可造者于此益信

其後晉與前首段詳者傳為賴起本聘而設叙固當以為主也

首段又分三節觀書易提下享宴對寫亦前奇後偶格 易象春秋其前詳但想見周禮其名之後可想見周公德身術微意出周公今尋是何等典重賦角弓則拜嘉樹則譽木是對說妙于嘉樹後到角弓又生出甘棠前後移後換映生姿凡賦詩賭若此為變調之極則 前是韓子一賦在中間而武子兩賦在兩頭後是武子一賦在中間

而宣子一譽一讓在兩頭極整又極變也

奧段兩見一信又是前偶後奇末段一承兩賦又是前奇後偶而一以知字配第一節知字一以賦詩配第二節賦詩首以首段為綱而為之目也于法愈奧而愈精矣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 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緜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緜緜致興盛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 韓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言兄弟之國宜相親) 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 武子賦節之卒章。(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服虔解譽游也引晏子一游一豫為宜) 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

長也) 遂賦甘棠。(甘棠詩召南召伯息于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子旗子雅之子) 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 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 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 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是知今為十年齊欒高來奔張本) 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之德也) 宣子賦木瓜。(木瓜亦衛風)

襲平只一筆容過

第一句訓以禮第二句動以情第三句責備他不是矣想見少齊情詞口角

左繡

辭令一篇前分後合知禮近德順挨衝筆法極爲明整

東於欲厚報以爲好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 須韓起之子逆少姜 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少詩照反○正義曰少姜少齊蓋本字爲少也服虔云所以寵異之者齊國如此好女甚少也 謂陳無宇非卿 ○欲使齊以適夫人禮送少姜 執諸中都 中都晉邑在西河界休縣 ○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 班列也○劉炫云昏禮南求諸侯以下法當親逆有故得使卿明是使上卿也凡例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逆之公子則下卿逆之是送卑于逆者一等故云送者從逆者之班次言當卑于逆者也 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辭以示譏

春秋左傳 卷三十 昭公 … 臨川書屋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 此春韓宣子來聘 晉侯使郊勞 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 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 微逆也 敢辱郊使 請辭 致館 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 得通君命則於已爲榮祿 敢辱大館 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宗猶主也 辭不忘國忠信也 謂稱寡君傳好 先國後己卑讓也 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祿後己也 ○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詩大雅

此篇局子產事子皙三番無道子產一味包荒至此乘機討亂直作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此非但疾作之機不可失亦以衆怒難犯之機不可緩也前者尊伐稍有駟氏方助之見弟爭室之大夫猶爲諱之薰隧之盟六子且乘其類與而求史書之今衆皆不與不乘此時聲罪致討則子皙畏死亦能私與而非吾討故殺機未動不敢先發機既動不敢後看他兩次過渡一則曰不速死大刑將

左繡

至再則曰不速死司寇將至片刻不容故數非唯虐偪夷戚又兼國數稱臣亦卷駟氏與諸大夫在長幼暴戾則生變也子產是春秋第一有識學人此篇于古無人抉破文字是一節兩節格以首段爲主下二段不過因其延換而收之之故耳了又以複錄歸併到首段作結者也通篇諸氣全從懼而及於後而至一筆中迸出字字傳着極而發之神

膚錄周曰文有可以順讀可以徐讀者可以一路誦亦可抑揚讀者可作財解讀亦可作急讀讀者獨至斯篇徐讀之而不得其妙疾讀之而其妙乃出抑揚讀之而不見其妙一連讀之而其妙乃愈出愈覺讀之而不覺其妙計幾讀之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游氏大叔之族 黑子皙全望子家黨中猶家怨矣 傷疾作而不果 前年游楚所擊○創初良反 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駟氏黑之族 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 遽傳 使吏數之 數責其罪 曰伯有之亂 在襄三十年 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 不暇治女罪 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書七子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 作凶事爲凶人 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 印子皙之子 褚師市官 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衢道 加木焉 書其

固其妙乃寫出是何以故只緣作者胸思全在曲曲傳出中間放鬆不得轉理也 妙批
晉侯寵少姜不數月而卒以非伉儷辭諸侯而其心愈悲矣叔向請無辱以求貪刑頗為言不若少姜有辭一語之得力也辭令妙而篇法之照應亦密已
已貪已頗對衰麻不共又相承說詳默而縈圍

左繡

撥轉送少姜之葬五個字便伏子大叔一肚皮不得已苦衷於子梁丙之諷切

罪於木以加尸上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不敢以私煩諸侯故止之 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致少姜之襚服 公以末秋行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書冬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彼無宇 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以國已過 國則不共，逆卑於送是吾國不共 而執其使。其非使人之罪 ○補正言齊國不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頗不平 且少姜有辭。謂請無辱之辭 冬十月，陳無宇歸。晉侯赦之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弔少姜 此節連下篇讀以大叔襟中甚說也

春秋左傳 卷二十 昭公 一 書

經 壬戌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 ○林成公卒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鄭其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無傳記災。雹蒲學反 ○北燕伯款出奔齊。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書名從告

傳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

過暑之於張趯之段難則稱之過錯只作兩對讀
開手以子之為此來也一呼下文一駁一解卻從此句翻跌如曰吾又來賀不唯此行乃是就此來說進一步曰子其無事求煩不獲乃是就此來說退一步机趣磊躍轉換不窮結句有張趯正是不滿梁丙以丙出口輕薄全不知人苦辣不若趯之開心見誠語語近情切理也執定說其不為晉諱恐失過稿神理重寫昔之不煩則今之不敢憚煩其非我之好勞也可知末并說到又將來賀以見事事者求得已卻是事事出于不得已而丙之以此來為譏其情于勢而昧于情也亦已甚耳 張趯便是極曉

左繡

事勢人情的人句句說得子大叔心平氣和故于出燭替其如若曰此人尚得側聞君子之論若彼人者直無如之矣人而已不滿梁丙意在言表似此照應真以神不以形者矣

此文作兩截讀則為此來也不惟此行句相應而今無事與張趯有知自相應

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 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趯他歷反 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已 昔文襄之霸也，只此四字已駁倒梁丙矣 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晉文公 襄公 會云提得 句句見得不煩上四句賓下六句主 明王之制歲聘間朝在十三年今簡之 ○正義據十三年傳計諸侯于天子朝聘會盟之數當十二年而有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今以霸主不可自同天子文襄制太煩故設此制以簡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有年限之期也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卿共葬事也過禮甚 見無疑諷弔葬之禮 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年 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 ○按昭禮命事歸重謀闕總無加命以見不煩似不必分貼反遺弔葬本旨 無加命矣。常命有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時適夫人之喪弔送之禮已過文襄之制 ○數所具反一所主反 ○位當指士與大夫而言言不敢拘士弔大夫送葬之禮而禮數等于適夫人也劉炫說同 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歿，齊必繼室。繼室復為女 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緊對為此來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只承上句 然自今子其無事矣。緊對不唯此行 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火心星 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上二句賓下二句主正中二句 下二語 王宗子其

一請一許乞中楚前許主要而實以主包看章法最爲完整此格局而變妙也

一請一許委婉頓挫另作一小文讀

中段自分兩層以前一層許晉勿爭爲主後一層乃因晉侯三不殆之說而轉論其不可恃末仍歸到許而勿爭作結前云修德以待其歸後云務修德音又日不修政德兩兩呼應一串也

前一層又有轉節[illegible]楚[illegible]修[illegible]不可知[illegible]德待歸亦看出[illegible]閒[illegible]合妙在說得[illegible]以不可與爭爲其許之作兩落自成一小片段

一邊正說有三不殆一邊直說是三殆也見地既明舌鋒又快持矛刺盾毫髮不爽快人

後一層亦作兩節三殆本三平分應却作兩頭一腳非但收束亦好作者惜險與馬猶爲[illegible]情[illegible]他人之殆當作自己之不殆則[illegible]虞鄰國之難必幸己之無難却不知多難亦有[illegible]無難亦有不好處[illegible]難矣此意[illegible]故又從[illegible]兩議分應前以[illegible]險與馬[illegible]以不可以難起後[illegible]而段落亦變矣分應都用[illegible]筆[illegible]險與馬被虛在[illegible]一虛不可虛難被應在首尾中[illegible]處無不穩

晉求諸侯。（林）楚靈欲專合諸侯一二君待之。鄭許　椒舉使椒舉往晉求之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難　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　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間閒暇也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　不可與爭。君其許之。兩段以此句作結　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　國險而多馬。是國險也冀北馬是　齊楚多難。多篡弒之難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岱一曰泰山在兗州華如字又胡化反在雍州衡一曰霍山在荊州恒諱爲常山在冀州○應劭風俗通嶽之爲言桷也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也晉傳多云五嶽中嶽嵩高即大室是下別言之故此云四嶽也　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三塗山名太行轘轅崤澠也　陽城。在陽城縣東北○亦山名　大室。即中嶽嵩山在河南陽城縣西南　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沶音市又音祇　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　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燕代　無興國焉。何以不興　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亨普庚反○舊正曰古亨字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　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　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朝　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請以晉女嫁楚王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林）時子產從鄭簡公在楚　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多難無難亦說用變行反復與前段相配實說用兩偶後[illegible]兩不段相配重如疊矩妙不可言

亡於不暇結三殆又何能濟結何鄉不濟本段已了再繳起段一倍收煞合成一大片段也細密之至

透找此段歸到本題作結忽變作三折問答與通篇整搖出三樣段落也亦大異于前昔一味者矣

總如晉求諸侯卻作兩層翻出許多諸

傳單句一宕則板處皆活與突屬者宿同一餘法

此篇寫楚子會申行禮處節節許多不會者叙起中間楊叙卒事不規結處不畢千年惡逆而卒應處許寫侯出鄖以其與宋中間歟深惡而痛絕之也此左氏以傳類相大主腦處

文有兩截以上截爲主下截爲賓上截輸出另設一間乎出而歟其賓則門類對立於下截以楚子會申作前一截以賓予示侈作領在又行以見於做把持會有問文作引中間冒相影響皆以修之得失各引古作雨兩相相應未見不規反呼慎覇吉眾會爲平結不後片段稱

本篇

規成也

前以六王二公勸其補禮後以三代叛王戒其示侈前後皆以椒舉爲主而間戌子產前則各各獻禮後則兩兩評論中間夾忽插作賀語數又以二子爲前後結構插搭成排插工絕無矣

恐其有用者其是爲未嘗意前一順一逆楚王以用桓者何用以使問者選者前詳則後略前略則後詳法之所推行予其所不自知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爲宗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各有推頭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啟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啟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

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言所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桓用管仲之謀合諸侯皆以成召陵之功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禮以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爵公故獻公禮

左師子產獻禮各六一是大合小一是小合大合楚以子用齊桓則於兩者皆無所處故卒事不規也料前捐計故須有學楚不能慎則唯有汰侈木和而已獻禮止六而曰未見者六是諸六之見也亦綴例語

示侈本與上會申是一合亦然兩段求字相接是未免有累樹之病作將求後後無及徐子見執事一先一後連類夾敘于中合示侈段斷而復起文格疏密相間非復一覧可盡此佈置之妙

論示侈身命邦推示禮用命作說此則法係示禮上女已見只擇示侈以配之既不單薄又不板複此過筆法

惡而後罪已結完本文卻又添出許來作對以此文須得數調收煞方有力量六王二公一層亦帶應得別備直字有作意也　佐法與求諸侯篇正同竟合兩爲一則賓法各別此不容一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言爲宗廟田獵○屬章欲反適也○正義曰楚武城在南陽宛縣北魯武城在泰山南楚地名魯則縣名也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

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臨許規反○補正傳氏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奈祭用幣畢獵之故云墮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爲辭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啟湯武成康穆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

從送女句發論故姻親爲女以親爲怨
凡作三處提掇
備之若何誰其重此重猶餘撫之意誰
字即喝起人字字字關法杜註言恐重
便呆

君亦圖之不然奈何段段當依前子末
段首架 看他處處作反撥之筆提處
提掇備字有一唱一酬之妙
撰句又曰不然奈何四字是為餅截住
下逐用總箭不雜四皆字若拼法然是
惡勢正于恐處見恩

左繡 逆項數說分兩遍又擬兩涵鋪張揚厲
爲得紙上岌岌震動此是神來
一段中連數二十餘人但見其文盈不
嫌其累此讀韓退之老篇則拜博士時乎
其後今讀此文則韓昌黎未且偶矣

禮，重之以睦，（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爲備）誰其重此？（言何以）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昭公 二十

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爲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二人韓氏族）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二）

先結四字後結備字庶法勻而不板處
處有筆
以反撥起仍以反撥收索性反撥痛快
善情病者爲之起斬惡者爲之破滯極
奇極妙之文
韓起叔向本無罪但起何待提宣子
如楚送女則此事以起爲主又單叙叔
向大叔備苓則此文又以向爲主今以
厚禮優收而于叔向獨詳是回應起處
也段文字本只單以勞國不見作結是

左繡 回應起手一提何也只此兩事爲宣王互
用兩兼通句是何等精細奈何卤莽讀
之
王或巷曰左傳自襄公以後文字漸縱
奇與不及前而滂溢洸轉波瀾橫溢過
之已開戰國西漢門戶凡文字隨時升
降不能自作主張不康乎也不論人事
之遷流即見之於何只有一副而具
以爲文字者亦康乎也然則奈何曰因
物爲文乃至文耳
叙其晉王書以三事遊叙爲一然首尾
照經有解而中無解者即以叙事爲解
也將執而歸之待朔而伐之其危可知

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也）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中行伯荀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遣將還）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一 昭公 二十一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

此爲楚子伐吳作傳中間却詳敘由詞令論文以吳爲主論事則以楚爲主故先以蹶由歸結中段而重以懼吳待命結楚子也賓主互用左氏定法

通篇敘識前後則一總前以不設備而爲吳敗後以吳有備而不可入則備之不可已也何其較然而蹶由一番妙論不惟自免於釁鼓之不吉且以詘楚子而作之師來未以卜龜作斷實楚子而蹶由在其中已

左繡

起處極寫楚師之盛而反爲吳敗此寫至之所以蓄怨而來也刻本往往刪去跌落中段便無根而少力

分明不吉却接口說個吉字其所謂吉者只在觀怒爲備一口咬定以下操縱自如矣　文作兩半前半又分兩層一層虛引一層實講此是正說後半亦分兩層先就自已挨進一步又就對面推開一步乃是翻說逐句何等發一吉

晉莒人來討（討奔）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子 命楚）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楚地）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盧江舒縣有鵲尾渚）楚子以馹至于羅汭（馹傳也 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也 蹶居衛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

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今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休解也）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完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

字也層層快筆舌互用之文

一面寵絡一面恐嚇末更將楚得意事翻轉看恰正摀着他癢處便是越叫他殺越不肯殺矣此等文實爲國策開山然彷彿猶讓前人獨步也

唐錫周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蹶由處處咬定使臣二字劇有深意又明華以城濮之兆暗指郊春之執亦甚明切可補註疏所不及

庶把作結可謂經一失長一智矣

左繡

兩事類敘弔如同盟在經下大夫如秦註在經上只一例順法

龜其何事不卜（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 其效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 坻直夷反）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

○秦后子復歸於秦（不書 秦 元年奔晉）景公卒故也（終五稔之言）

經 乙丑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 ○杞文公卒平公九）○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寡君猶未敢是何等斟酌
見討不拜語因說落猶未敢即接寡君
爲驩說落有加微加止兩段各點一
加字章法句法極矣
既幹區見其小心與習儀以承晉可
謂是君是臣

寡君以爲驩也。致驩心以加禮。對曰。寡君猶未敢。加也未敢當此。王
義曰。晉侯館禮當七獻。今但言有加。未必過七獻也。而言寡君猶未敢當。謙耳
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既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重其好貨。貪好之貨

此篇先柴從斷却用出寺人主法柳諸
合比而華亥爲徵本可連敘却將合比
奔衛結過而以華亥另提承敘最是賓
主段落分明處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大子。伊戾。僞納柳。爲有寵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爲盟處而告公曰。
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

公使視之公使代之兩段中以對手作
叢錯綜明比郭矣聞之久矣文調亦相

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

傳乃合傳體也

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
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

寫出聞反覆只用公華引詩亦只將畏
字一點輕快簡潔無比

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
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
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固若城。毋使壞也女其畏哉。爲二十年華亥出奔傳
○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伯之言

批注傳首叔向如禮是此篇以下載敘
生東遊乃逆一篇議論情事已傾于起
手報韓子也一筆之中特以插敘弃疾
過鄭有禮數作此斷而復起之格耳然

○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
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

請求遇鄭有見弃疾自是可人而晉之
所以待之者亦無失人之禮也誌事別
而暗自遠矣
乎叙見第略靈動變化有法

鄭。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
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
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
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不抽屋。不強匄。誓
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也○
廢云抽 舍不爲暴。主不恩賓。恩患也往來如是。鄭三卿
賓也 ○○○
皆知其將爲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
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

偽注上段以下另開一境覺有峰廻路
轉之數
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本是結上却
已動下無字以晉人爲則不見除下却
又映上字字周數

辟我衷。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
則法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此二句只承上作則辟
也
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

不當效辟但當作則兩句本對說文于
上層從我而已先逆作則一筆下層則
人之辟倒拖效辟一筆遂令兩對不過
爲一又教辟提在首民則然在尾中引
詩書乎對證法妙處中最堅緊也

○秋九月大雩旱也。
○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
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人敗其師

惜夢卅行寫得遠洩極其無罪此師被
尹宜得楚人秘其有罪羊末一筆點出
歸罪二字而其義已伏于師旅事而次
于乾谿兩句之中矣此不待斷而自了
然者也絕妙手法

此節述下春平傳議此處字字伏下篇句句應是一篇先斷後叙文字奇

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弃疾。闘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歸罪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爲吳所敗○正義曰上註不告故不書而此言弔敗者本自爲聘附敗因弔之故日且也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爲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春秋左傳　昭公　夭

爲明年暨齊平傳○士匄一作王正○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何妨爲介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混渾即文伯也然文伯名古本亦有作正者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閉無其事故不書燕從可知○暨其器反又其器反(秋)平不書必開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是故略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晉伐齊逆伐晉同盟齊晉暨齊平盟于齕次于伍氏昔特筆也夫于闔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蓋不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無傳公子齊也若遂道楚故叔孫如齊尋舊好

○婼敕略反又音烊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此亦辯說文字作三段讀首段見人各有臣道到數字次段見古人嘗然乃能到臣字末段直以盜目王一斷正論却以調刺隱語作結出入敵表尤妙在王亦以隱語嚴語君之風致紀作

首今以臣字作骨後半以盜字作骨論臣則連自亦算做君論盜則連王亦算做盜皆絕倒語妙文未有不首尾相配者

起手一行只作一引故後無照應然一國兩君與誅非君臣人行十等一語未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虢○(林)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春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癒不信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如晏子言○正義曰下文久次而不行即是求之之狀燕知其意而行成耳癒有晉不求癸巳齊侯次于虢。虢燕竟燕人行成日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瑤甕玉櫝之屬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癒左右諂諛癒未嘗可也晳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燕人歸燕姬姬女與齊侯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癒不入燕斝玉爵也○斝古雅反一音嫁禮記夏日醆殷日斝周日爵○鄭註斝畫禾稼也

春秋左傳　昭公　尭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旌游至於軫○正義曰禮緯云天子旗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士三刃齊首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一作逋逃主章華南郡華容縣○芋于付反斷音短○正義曰芋是草名哀十七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所以然之由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無宇有司字其故王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字也

點不闘映有情
宅將飲酒後亦無應筆却不知正爲末
段處處伏脈當于言外得之

數十臣前有飲筆後有補筆極有關架

將爲執之妨問之無乃關乎無乃不可
乎疊詰之語有所在則直刺之行文由
寬而緊不突又不竭也
將亡字引出盜字將盜字轉出盜有所
在妙意層出有春山出雲之樂
本只注意盜有所在一句因不好便說
先透個與盜同罪却將王事之闕縮住
再透個逋逃主又將則紂不可縮住然
後斡轉扯二文之法將盜有所在如畫
龍點睛一點便活所以能解涖子之頑
而荅之威也否則自來無此唐突諫臣
又盜得有此唐突文字耶

王將飲酒。逞其欲也　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　諸侯正封。定分封疆　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不言君土　食土之毛。何況於子之關毛草也　誰非君臣。君者天子諸侯之總名。按無字本意連大夫皆在內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看大夫臣士以下自明　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　天有十日。甲至癸　人有十等。王至臺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覆齊要畧云自營爲厶八厶爲公言正無私也大

春秋左傳　昭公

夫者夫之言扶也大能扶成人也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服虔云皁造也造成事也輿衆也佐皁舉衆事也隸隸屬于吏也僚勞也共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微名也。○按說文厶古私字八古背字　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且只感歎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　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　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區烏侯反。又如字○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爲隱匿亡人之法也　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　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皆逃故　王事無乃闕

一句者他臣字一句者他盜字只此二
筆其收應又何密也　而臣妙術之所
也亦失冷語
此篇爲公如楚作傳先叙啓彊能得
魯君語及所以之辭以見公之如楚出
于不得已也夢襄公祖道其魁張可知
以不能相侯者爲介又可見此行之刻
刺刺矣
叙魯事却叙楚語于前史家往往甚變
乙女不欲另傳所寄于甲傳中也孟僖
事亦附叙之例然此數語要當截公至
自楚篇之首乃得
前一能字不兩不能字相映處正見楚
強魯弱啓疆之所以哆口召公也如此
看無一字閒
啓疆語妙妙在折挹以蜀盟爲口舌先
四點蜀字爲一篇之線索後半類點祖
道行不行及兩不能時暗與之相配
成片段也是一篇極清極轉文字

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　○逋亡人歸紂如魚集于淵獸集于藪也　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　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　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　爲葬靈王張本　遂赦之。赦無宇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臺今在華容城內。○正義曰雜記廟成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鄭云不神之也考者則盛食以落之按不釁似

春秋左傳　昭公

無祭而言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以酒澆落之不如以血塗廟亦當祭中霤之神以安之也　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郟敖及靈王　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臨康王喪　孤與其二三臣悼

受命于蜀句作提以下分作兩層而每層各有兩意前一層未至者固不能忘辱臨者又不算數曲說得妙後一層君若來則不敢望蜀以要盟者不來則必見蜀以請貺迭唱得妙參差中極整齊也

公如楚三字爲上下文樞紐上事必得此句爲結下亦又必得此句爲起故不能割而讀連之耳

此條作兩截讀然前云魯衛惡之後云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恐晉亦未必能免也意在言外

心失圖（在哀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暇也言有大喪多）今君若步玉趾（趾足）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但言不過欲得楚侯來朝）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將質子來不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師古曰黃帝子纍祖好遠遊卒于道後人以爲行神。鄭周禮大馭犯軷註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詩云取羝以軷謂此侯也天子以犬大夫用酒脯）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俞云長楚勸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貜）及楚。不能答郊勞。（爲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故。

前云去衛地如魯地是論數後云國無政不用善是論理一日受一日取兩兩相對而意實相承中間引詩恰作上下轉棙絕妙章法

引詩作問語亦一變調也

魯衛說四還政字說三類分三項皆相照應處處遙均

杞田不盡歸季孫隱占必多此將來治獨以成張分明做別人不若此謝息之所以必故靳之而季氏之所以必故予之也至以桃易成又將來桃間桃瀨于成觀公飲陽無成氏之說而可知已

謝息言簡而直季孫意似而詞曲謝語先理而後情季語先害而後利國家蓋迫激于此極矣

季語以不如與之句爲關棙上是原之害下是取之利末用雙收筆最圓

治杞弃成起結凡作兩層提應章法明整

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 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正義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註寅析木燕也卯大火宋也辰壽星鄭也巳鶉尾楚也午鶉火周也未鶉首秦也申實沈晉也酉大梁趙也戌降婁魯也亥娵訾衛也子玄枵齊也丑星紀吳越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缾汲者喻小知爲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公不朝晉）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伺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

㝡傳展曰前半說鬼工絕後半談鬼精絕前半說鬼筆筆浚㝠妙在極蛟幻後半談鬼筆筆沉著妙在極平常

起句乃是國人會憒下文字然倚之于後而以或夢從頭順敘則同此數語而

存 一奇一庸不特情境文章死生只於落筆爭先後也　作文全要起得得勢猶神此爲第一

鍾伯敬曰即此一事大道理大棋精皆在其內不爛不信四字圍到大根深

而行。○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段卽豐氏黨首駟氏黨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 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爲大夫使有宗廟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問何爲復立 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說如字又始銳反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 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 用物精多則魂

之靈爲魄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也附氣之神爲魂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也魄在前而魂在後魂魄雖俱是性靈但魄識少而魂識多孝經說云魄白也魂芸也形有體質取明白爲名氣唯噓吸取其動爲義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昭公 三十四

總寫四之字三其字兩矣字筆氣與起乎一段相配此照應之以神不以形者

一篇說鬼文字前半虛實何等含蓄後半詳解何等明白不作模糊語便見識子晚強人求必過於此樂也

存 前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至所以爲鬼者尚未說破故須此處說辭始足

口口不敢擇位不敢求位而古制本官明明說個光景與他而一聽其所實其按說人情詞分上者

古之制也數乎敝邑提束順逆又接有

魄強魂魄強也○權勢○強居移氣故魂魄強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深精者神之末爽者神之末融光以精精而至于神精爽而至于明 匹夫匹婦強死強死不病也 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人謂匹夫匹婦 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伯有良霄三世從鄭政 鄭雖無腆腆厚 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最在最反 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用權勢則其致精爽則其衆多 其族又大所馮厚矣馮者貴重 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言子產之博敏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在此年二月 罕朔殺罕魋魋子皮弟○正義曰公孫鉏子展之弟展生子皮鉏生罕朔朔是子罕之孫與魋乃從父兄弟也 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何位 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 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多 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昭公 三十五

何尊世日成王顧命之言仲子易簣之
諸孟僖學禮之訓先王戒禰之言皆古
人力學至死不衰今人皆將何爲傳
鄭分田它爲則後何尊此可爲而
此父何之謂從正考父之謝德隱而
不彰歷世載德乃誠聖不獨成其識
子之心也稱爲仲尼則仰久十大夫
其勉之
爲何人斯其必非善處人骨肉之間者

同始異終省災頌變中極精要語其理
即在前自取論句內公問六物及辰只
論同始不同異終則亦終于燕燕居息
而已雖多詩亦炎炎之有哉
如此斷章取義最是說詩妙境不拘拘
也　兩或字即前自取論自字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正義曰：南宮氏也，敬諡，叔字也，又字容，又字子若，名說，一名紹。又曰：於夫子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得稱爲夫子，以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辭，是丘明追尊之，而失事實，猶陳桓未死言諡也。按此說亦拘。而學禮焉，以定其位。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單獻公棄親用羈。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羈，寄客也。冬十月，

春秋左傳　昭公

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族。成公，獻公弟。

○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伯瑕，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從猶俗言應驗也。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政教不類。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林言詳以告我，凡謂之辰，如北辰、太辰之類，其義莫同，何者謂之辰。○正義曰：辰時

此篇先敘後議，先夢後卜，事固極奇，文亦極變也。不過爲立衛靈公作傳，却從頭說夢說卜，寫出許多奇奇妙妙，然後一筆結出，故孔成子立靈公，行文有萬壑爭流之樂
中敘孔成史朝同夢不無首于結處孔
成子立靈公則事在孔矣看其先敘孔
夢者一立字爲後文伏案于史只者一
相字語重已見然斷易出自史朝則以
史朝告夢說其出一頭地而仍以孫易
屬之孔成歸到立靈公作結只此我樂

賓主互用並行不背而輕重秩然多少
洞心在
史朝解易作兩層論前一層解筮元後
一層解筮辭筮元用重筆先解元亨而
實以康叔名之敘解利建侯而實以二
卦皆云末又雙承作斷句句著實篆豁
用解筆只略另居對前相形而各
以所利仍雙粘作結筮主語略字字分
明也
前置筆筮元卦輕操孟非人也一筆後
輕講筮辭卦重振侯主社稷一筆深甚

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乙。○正義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齊女。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婤，昔周反，又直周反。姶，烏荅反。縶，張立反。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孫，烝鉏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姶生子，名之曰元。

春秋左傳　昭公

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可列爲宗主。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吉則當從吉而建之也。二卦皆云，謂再得也。

二卦皆云輕帶屯之比爻詞弱足者居篤隱屯之比爻詞屯上而進不偏不偏有法

卦皆有建侯之文。初上屯象辭曰利建侯次卜屯初九爻辭亦曰利建侯正義謂第卜元之二卦非謂後卜繇之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卦者誤 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 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 弱足者居 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補正曰屯初九爻辭磐桓利居貞魏明帝之敬管寧曰磐桓利居貞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 昔以居守為何也 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孟跛利居故元吉利建 孔成子立靈公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靈公元也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錢塘馮李驊天閑　定海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訂

同懷杭州陸偲

男　馮張孫　校輯

男　陸

昭公三第二十二

（經）丁卯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林）哀公卒是年滅陳十三年楚平王復封陳惠公吳立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二　昭公　一

人干徵師殺之 干徵師行人明非行人罪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爲招所立未成君 ○秋蒐于紅 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林）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蒐于紅地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此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耳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 ○大雩 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無傳復稱公子兄已卒 殺陳孔奐 無傳招之黨楚殺之 ○葬陳哀公 楚人書克葬之嘗往會故書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服云：魏邑，榆州里名。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正義曰：或民聽濫，不能審聽，以為人言。抑臣又聞之曰：抑，疑辭。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音斯。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出如字，又尺遂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比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為十年晉侯彪卒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

此篇前截石言，後詠子野，前截前後明晉以下截串說上截也。看中間以方築虒祁之宮作樞紐，于上半為先縫後點，于下半為先點後解。石言不亦宜乎，夫子知之矣，恰好對結，天造地設之文。

論石言，連用三轉，一層正，一層反，一層托出諷諫本旨，乃兩賓一主也。

因論石言，故上半寫五言字，下半亦寫五言字，以相映帶，見石言之可駭，不如人言之可信也，其付者畢補微意。

兩事各叙，而機斷全在兩兩相對中見。

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也。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愛志自殺。經書辛丑，從赴。○志，一赦反。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陳大夫。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偏請司徒，明招亦有罪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招，疑為招赴楚，當同罪，故重發之。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特為補寫一大字。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

筆法一在一不在，盡此事屬辭而可以得其大凡矣。

一切一解，筆筆簡峭有致，與前送少姜之葬篇同一機括，須看作者脫換處。

庚錫周曰：叔向云是宮也成，君必有咎，賓酬所謂賀者在堂，弔者已在門可也。

結句指帶叔弓，有意無意，自然入妙。

極熱鬧事，却只用簡淡之筆，當是惜墨如金。

此篇叙述相錯而行，以兩逐字為段落，上半叙詳于逐，寫得極其洶湧，下半光

旗子叙寫得極[illegible]初[illegible]其結局在和之妙初而其轉關全在逆如陳氏諸去句一氣遞下却不知其界畫在此也特著兩逆字作對作者蓋明告我以篇法矣文以子旗爲主却以桓子和之作結恭已暗銷爲醉逐分買篇起本也忽而授甲忽而游服忽而請從忽而稍頓作看極好細看乃是脂膏一機許人爭筆化工

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皆來奔（不書非卿）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并）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正義曰將往子良之家又數人告不使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聞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游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爲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猶言啓誨法祗勤追懼曰頃）吾猶有望（望子旗惠）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

和之收桓子如初狀子旗子旗主也無一字無着落

此篇傳楚滅陳事上半寫滅陳正文城麇之役自是閒情下半論陳不亡爲後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惠）

復封陳起本亦係權論然正見虞之不實君若而楚之不能滅陳也妙在前半奉孫吳圍陳著此一筆已爲後半暗暗伏脈有灰線草蛇之妙 祀滾宛事亦陳不受楚滅之意

公。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十一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正義曰就衆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是貴者也服云馬玉乃陳侯所乘佩故克不欲使楚得之○補正曰輿嬖嬖大夫也掌君之車乘如晉七輿大夫之類）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寘馬）既又請私（私竊君臣恩○卽下私字是）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使穿封戌爲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爲縣使戌爲縣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

盜竊之謀與此城麇之戲無虞亦殊有風趣博進老拳差堪彷彿封戌以飄爲直是弄殺人所及矣

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及此謂爲王 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正義曰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陳其族也故知滅亦如之）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補正魏氏曰由義如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櫱木生條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絶）

雖將復由一句結上且陳氏得政一句領下左氏慣家陳之未亡由于舜之盛德終未亡轉到卒亡而亡于陳者又推于舜是亡猶不亡也虞之世數未也乃承前未也又說進一步而層一綫數行中有多少曲折

兩遷本一篇遷去末却挽轉遷方城外法便避兩番田本對說因後多遷方城句因添授田句以配之敘法便匀既變且匀史法思過半矣　此単論剪裁耳論經則此條自以許遷于夷爲主故獨詳授田句結乃爲許遷[illegible]

者。常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不知蟜于蟜牛以前是誰名字之异也據書傳虞舜側微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眷向有冈土至瞍始失国耳
於遂　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　遂世守之及胡公
不淫　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　紹舜
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
齊其兆既存矣　後陳氏興於齊其兆已見

（經）戊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以事往非行會禮。（林）於是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許遷于

夷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夏四月陳災　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　○秋仲孫貜如
齊○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益許田　伍舉
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

贓句如城父如夷都一一示許遷夷事自有賓主賓主既明而剪裁又别見章法其妙固非可一言盡也
此篇是諸貴文字不作諮話卻是手提出爭田來戎兩案未以教閻田反顛倒分應作結中幅亦作兩截論上半先責晉不當與周爭田言畿天王土周不自私而封建母弟晉奈何忘本而微若弃髮此兩層相承說下半專責晉不當率戎伐潁言爭帥翟惠公既作俑而使戎得有中國于前今晉豈可效尤而使戎不有余一人于後此兩層亦相承說委婉中字字嚴正尤妙在只從大義指斥不帶然其間兩層層層緊敲最在爪于調色然論尤覺篇用意知其奧經之功
兼臣不嫌也一兩層各揷一喻會云前喻嬈宕後喻滲切

田在濮水西　遷方城外人於許　成十五年許遷於葉者與城父人　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虚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　晉梁
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於
晉　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
土也　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蒲本又作蔡他來反一力知反○駘詩作邰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
土也　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蒲如字一音薄奄於檢反○服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　巴濮

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
○補正王氏曰史紀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亳蓋云西戎之國也　吾何邇封之有　邇近也○正義言我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
之封彊何近之有
亦其廢隊是爲　爲後世廢隊兄弟　豈如弁髦而因以
敝之　言弁髦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弃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正義曰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歛括垂髦二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劉炫謂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髦彼兩髦因以敝之爲髦殺不髦皆與杜异　先王居檮
杌于四裔以禦螭魅　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　故允

起用非淵原所允句文俱相化而為篆處占地步極高

叔向本為諸侯起見復找且王辭直一章為相伯妙文生色也一篇有一篇手腕展都不得

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 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 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帥長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

惠公 八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 ○伯如字又音霸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 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 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 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賓滑周大夫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提前三句下作兩段分說陳屬水楚相火火爲水妃妃以五而成五五而盡成則陳復鑄則楚克談數如指掌而文亦脈絡襟情

五年二十五年兩層分處妙在都跟火來歸重真叢解也

道曼滑稽原有兩種此篇暴動純是滑稽談論如純是滿學何爲合之哉笑有矣 文字累前偶從高格首提一筆首係飲酒樂使重在君身為後二御矢官而沼狎命伏樂飲工飲登是箭自飲是主自飲全為飲君督代看誰應處黯爾君字處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 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妃一音配○補正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陽奇爲牡陰耦爲妃于易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蓋取諸此也 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 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 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正義曰逐去楚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人之在陳者若羿封戍爲陳公者也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補正郤氏日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蓋五數奏故曰妃以五成

春秋左傳 昭公 九

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漢書五行志既曰大梁歸仇企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 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内黃縣北有戲陽城 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史記作杜贊 請佐公使尊酌酒請爲之佐公之使人執爵許之之 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 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正義曰王者當此日

君耳若曰語甚奇妙清稽得此不佻道字從此不得然尤妙在自飲一段從食味上發出一片至理現裏二段奇與無此枢弓有其雖別見蠡傳而說理之精終讓左氏獨步

而遂字亦自飲也句以虛字作穿叙事成一片矣

只收公一筆與提句應

又叙此兩節與起叙事相配章法甚完

左繡

以暴君徹宴樂學人舍業。補正言不習樂為疾故也君之吉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嬖大夫之嬖者。據檀弓即李調也。補正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王視服以旌禮旌表禮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記稱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〇林㵎

味調和所以食人行其氣血氣血不和所以悅人實其志慮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可見前飲酒樂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〇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〇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

湖過適度後從勤民作揮言有盡而意無窮

左繡

突提兩句以下作兩層注解歲在顓頊因句解娶妥而有妖星句原年出此一層先虛說晉姓句詳晉君七紀註十月逐公句非戊子將死此層方實說告邑姜句遞到下層星斯句分到上層末句總收天官家言未可猝會相其文筆固字字清而有法也

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勦初交子小二反無歡樂為之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己巳十年春王正月〇夏齊欒施來奔嗜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〇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〇(林)舍中軍矣昜為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仲為意如伐也內取邑告書也于是取鄆不書取邑不足計也自是定六年取鄆亦不書哀元年取晉蒲亦不書〇戊子晉侯彪卒五同盟。(林)平公子昭公夷立〇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葬速〇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林)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不書非孛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補正傅氏曰婺女居于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焉。正義曰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

此篇以陳氏為主前叙桓子之以私恩竊姜後叙桓子之以好施圖霸中間夾入晏子兩番議論前段不過為後段作引後文亦不過為陳氏作地皆賓筆也未段叙事極整極變與起處錯綜手法又別通篇凡四換筆意左氏大抵不變則全不變若變則段段變自出機杼不與人同年活也　有段者筆在當衡來

戰鬥處在前篇皆自成片段處樂黨高來乃事却為陳氏始大起本欒高之逐不惟得鮑氏之助即晏子遂委虎門其不愿四族之名正是暗助陳氏甚不欲實為陳氏知之已稔乃進以義未寂陳之說真非教條雲州也哉孫執升斷不仲在齊只是中立不肯以身殉國但情事於曲着于自覆人不之覺可為知言

合事世曰始叙欒高之亡後叙陳氏之[illegible]多怨則孤強于陳鮑而惡之則取禍欒高所以亡也陳氏之得在[illegible]反所為然關要全在晏子[illegible]公族陳鮑異姓公族無罪而異姓[illegible]晏子不為一救又勸陳氏致宜以[illegible]則陳氏[illegible]晏子之罪[illegible]

宿女為其初女是扶之稍雄也以將邑姜晉之妣也（死之妖告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天以七紀（二十八宿有四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補正逢公亦姜姓見國語）吾是以譏之（為晉侯彪卒傳○譏察也）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伏酖　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伏告　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伏伐　惡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錄有實注）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　遂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

使視二子（一本云使視之　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補正彼謂欒高言雖不信　又云使視一本）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實有此事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也　補補有功陳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錄夫醉情情耳）遂伐虎門（欲以公自補助　欲入公公不聽使伐公門○寢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于陳鮑○差初賣反）然則歸乎

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

通篇[illegible]曰陳氏始大罪晏子也

前云幅利此云蘊利一好一反字意俱極斬截

因一事而遂及其全居然以世家目之矣

玒○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　斷三尺不敢與君同○銔扶眉反又音卒率所律反）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補正曰以其旅也　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也）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　提句）桓子召子

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群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補具不而反棘焉）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安縣東有戚里亭）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南於陵縣西北有于亭）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私與分之邑）桓子以已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載詩作哉）桓公是以霸（恆以下）公亦能施以致霸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為之

爲千古小人以君爲傀者寫生亦爲千古見侮于小人者寫生也豈可忽哉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卒平公喪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于位也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經 庚午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弒父而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罪士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北音毗○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祲子鴆七林二反○秋季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三 昭公 赤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地闕○憖魚覲反又五鎋反○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正義曰父既死矣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傳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據以聘事行故傳具之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

此篇傳楚殺般圍蔡事以楚爲主首段論蔡凶而即并述楚將凶後段論蔡

而極言克之下終遂爲說縣楚本也過蓋以天字作骨凡四點天字首一天字論說中二天字一貼蔡一貼楚而合後分呼應成章末天字乃單收楚主也首以數言中以理言末以物喻人以數喻理掉尾簡別

發般則蔡分兩截識分互問答弘韓宣問叔向兩何對起然般叔則先韓後叔對蔡則先楚後叔分之爲以叔包叔格首尾兩天字皆側在楚一邊中二天字亦以蔡照楚不作平分看爲得

弒父者弗過多弒君者歲及大梁天數自是天理

不借以幸虛提一筆以下將近事一再將古人一証末又借玉材一筆爲極鄭而蔽也

夫○萇直耳反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歲在豕韋弗過此矣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補正壅如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潰也以上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天奪其魄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三 昭公 古

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士蓋傳言楚子無道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爲黎之蒐東

兩事連叙便覺可怪

因盟祲祥而叙一媵事須看前段一一安頓後段一一收拾不漏不支絕有針法

傳厥慭之會起結以晉不能救蔡爲主中間却從晉之不能轉出蔡之不救又從蔡之不救斥論楚之有咎是一首結上生下文字

與衆之衆竊仍之會有貳叛之故伐而克之。正義曰衆棄而衆叛云貪而斜無大白故云隕身

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弃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補正卲氏曰出溺爲拯凡溺皆難爲力而沒者爲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譏衰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衰盟謂之禮）

春秋左傳　昭公　大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共盟）二女自僖子使助薳氏之薳（薳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薳初又反倅七對反）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

○楚師在蔡（句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正義言事事如此故無人肯親我晉國。補正）

諸語兩邊與萇弘其雄所見略同

蔡小楚大並提天將弃蔡本頂不順而遠先盈罰已注重不德能守者鮮一面頂上三年有咎一面轉下國雖如珠走盤　不順之不守先誅後照不德之有咎先提後詳只一例操法

敘只四字極簡而斷語極詳一反一正作兩截洗發每截又各用三層層層對

寫老用單句當實來各以單句對轉法參差中極整齊也　失則有闕四字作上下轉棙鍵

寫係聲貌步入妙際　不道不昭應上不共不從又申一層末以無守氣結出將死而吳字直傳大息之神

猶只作人字解

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註不能遠到欠明。指厥慭而言林）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句曲而勁。反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弑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狐父晉大夫）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林）其視過下揣揣然

春秋左傳　昭公　大

其言太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著張慮治居二反。正義言佇立定處）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爲位。正義稱諸侯建旂以爲表也）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也。襘古外反說文帶所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句遒不板。正）（貌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無守氣神氣不守其體也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林）

此篇一案兩斷史趙斷其不思親叔向斷其不顧親兩兩相對又必為魯郊有呼無應置于下段結其失國作收繳合兩斷為一也妙甚

一意作三層說第一層由賓入主第二層賓主平對第三層賓主串遞歸重本旨蓋當變能無卑乎已結本段始其失國又結上段章法嚴密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歸，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佑）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隱大子，蔡靈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父）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王必悔之。（悔為懸虐）

○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

此篇章是兩扇格排筆便立一篇之案下兩開分頁一順一倒上對下排整奏于敘最是下筆之字 上對句句對主下排三賓一主轉中有變也

又看兩節分說而意則一形末兩大節應大城實寫對上五大五字見弃疾在蔡必有末大尾大之患上截虛敘留于下截揭破此左氏精塲之法 前兩城字後兩大字卽兩扇用覆收之法法無不利自左氏者

○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音郎，漢書作更字。[林]陳、蔡皆為楚縣，二不羹皆楚要地，楚靈始為城。○正義曰：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為韻，但近人獨以此地名為郎音耳）使弃疾為蔡公。（總項第三節）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櫟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衆云：如晉曲沃、鄭叔段居京、弃疾在蔡、無知食渠丘及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謂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丹奔楚，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

寘厲知也正對君其少戒卻是倒對臣聞二手蓋兩截都以實事對實事成語對成語而實事以四對兩卻以短對長仍自勻稱成語前用順鋪後用倒繳則羣作變化否則板板到底矣麗衮之文須玩其疎宕處乃得

君所知也妙甚可謂即以其人之道還告其人之身矣

孫執升曰直觀之制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大僅當關中之半故內足以制外而勢不至於外重自唐上下為對而六軍宿衛皆市人於是外兵強盛而藩鎮遂為唐室禍末大之戒誠千古格言然王者立國大小相維親賢並建用以固本而寧邦形勢所必然是以又曰在德不在險

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殺曼伯，一事兩見）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反。○正義曰：末大必折，以樹木喻；尾大不掉，以畜獸喻）

經 辛未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林]於是齊景公有志

予舊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同盟○[林]簡公 ○夏

事 辛子定公寧立 晉人以莒故辭

宋公使華定來聘 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在

葬簡公上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書名謀亂

經從赴 故也○慭無觀 ○楚子伐徐 不書闕以乾谿師告 ○晉伐鮮虞

反一請爲禁 不書將帥史闕文○[林]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事于伐鮮虞鮮虞與入鄖於越入吳晉猶圖鮮虞也於是狄晉[illegible]無積中國之志也

春秋左傳 卷 昭公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官固 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 除葬道 及游氏之廟 游氏子大叔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用毀具 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 ○教毀廟者之廟 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辟之家 ○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此則掌公墓大夫也

此兩字一斷終將爲葬除提提子產知處提簡中幅對敘兩事前段却從子太叔一邊有意而來似爲太叔權衡所動不知此正太叔淺之爲丈夫處妙在上段却不說明留于下段對照自見此反映法于對寫不假不襯矣不忍廟也不子產意中語衛叔除徒分中只以既如是三字虛寫子產實獲我心先是又廟之將毀不言其故看司墓段則併前事可知此等皆反映襯法爲一邊而兩邊都徹者其巧妙眞非世人所實意也

之則朝而塴 塴下棺○朝如字塴北鄧反 弗毀則日中而塴 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 不欲久留賓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即位 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 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正義曰享賓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爲賦者乃特命樂人以示意所以責試之也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 懷思也 寵光之不宣 宣揚也 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傳

春秋左傳 卷 昭公

傷以故[illegible]先[illegible]一[illegible]定曰某可笑[illegible]

鄭將詩作評斷妙在逐事敘以見有詩多支義而一件不懂爲可惜也而文築述極點警可喜排四句極重排四字又極輕使人作十日思矣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亦欲朝嗣君 至河乃復取郠之役 在十年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 簡公未葬○正義曰傳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知

桂註傳言晉之喪而賓却在齊鄭晉上見得以齊侯賓經以齊侯出結中以齊若爲晉君何承上起下作中權葛作雅歌投壺與投壬吹律同一吉而先見事

諷而文特奇　起二行晴爲吾國師諸侯矣世儒分作三節者非

晏子賦詩隱於極風雅事然亦數見不鮮此忽從投壺另換一番風趣世事變而文因之子論定詩詞學命耐汝歡鄰從此脫去左傳爲百世師橋往往而是矣俞云合澠泜鴻門兩篇之勝然後試怒此蘊藉兩當不同

後半三人詞旨偏並須識其與上半氣韻融浹處　三人以穆子爲主末添公孫傁與伯瑕作對結構最勻

卽席賦詩亦復費心勞力耶

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 鄭偏于楚以國事會不得已而朝新君于情可許至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辭享斯合于禮矣。按 晉人許之禮也 善晉不禮也兼善晉鄭補正說同 孝子之情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 穆子荀吳 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宴音燕相息亮反 淮水名坻山名。坻直疑反。正義曰古韻緩淮坻本叶劉炫以爲淮作濰濰齊地水名穆子晉人何意舉齊水乎又劉以坻爲水中高地山無名坻者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已自不倫況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又未始無山名也 寡君中此爲諸侯師 投壺此觀能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 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 寡人中此與君代興 代更也○中丁仲反下同澠音繩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三　昭公

亦中之 伯瑕謂穆子曰 伯瑕士文伯 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 言投壺中不足爲儁異 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補正言晉彊不異于昔齊何能爲 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傁齊大夫傳言晉之衰。傁素口反旰古旦反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 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讒而討若敖之餘 或譖成虎於楚子成

劉子所以責晉嬰而作也

同一假道僞會齊師則比前人更巧矣

此類敘體一是原民而爲民除患一是去族而爲族所誅皆倫事而已意不在文然半幅中寫十餘人而不覺其累墜可以知其筆之潔已

觀杜註自知兩事分節之非

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此下皆傳二句及于事經所以書名

○六月葬鄭簡公 傳終子產辭享明託辭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沾張廉反音聰昭音拓字林他廉反。補正引應劭風俗通言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此鼓之都非肥都也有誤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 肥白狄也緜皋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爲下晉伐鮮虞起○累劣彼反緜力彰二反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三　昭公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 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 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 跪尋絞弟 絞奔郊 郊周地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 甘簡公周卿士 過將去成景之族 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 成景之族賂劉獻公 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 丙申殺甘悼公 悼公卽過 而立成公之孫鰌 鰌定公 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過劉獻公太子之傅 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 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 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 子更其位，更代 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 且告之故。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 季悼子之卒也，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 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于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也 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 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 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 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 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頗普何反 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慭子仲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 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

此篇以南蒯之叛為主，起手敘三人共謀季氏，慭貪位，小憎辱，各有其故，而皆以南蒯領頭。中幅直敘南蒯之叛，而慭事插敘于前，小事帶敘于後，賓主分明，剪裁有法。

通體作兩截讀，前半敘謀，後半敘事，中以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一句束上領下，為一篇轉樞處，法錯綜而條理秩然也。 提點小先慭後，分敘慭起小結，都以南蒯居中作主綱甚密甚。

兩人之中[illegible]叔仲略而敘昭子事，則[illegible]稱仲子，子仲如晉亦參前敘于前，而叔仲略著于後，事事遒均矣。 詳敘子仲奔齊又照經遒備處。

總評 凡賓位人多事多者，須將賓主安頓，然後插出賓筆，點片寫主人，則事有條理，而文亦精神。如此篇前半雜敘多人，後半整片寫南蒯是也。但整片後截然便住，又嫌頭太促，後太寬，文勢一往不迫。特點一筆，常敘于末，令首尾映發，有情[illegible]已過[illegible]指[illegible]屬[illegible]之餘，借[illegible]作筆也，妙矣哉。整片中又須有錯綜者，將鄉人一嘆一歌併作一處，了無生動之趣，今將枚筮一番議論夾敘于中，便令首尾回互，若斷若連，絕妙脈絡。

以書。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 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正義曰：詩攸攸旆旌，故以攸為懸之貌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 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徼以感之 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正義曰：尚書孔註以所筮之事，一筮為枚，汎卜一筮，使歷卜之也。此則不告以所筮之事而使之筮也 遇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坤六五爻變 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為忠 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 故曰黃裳元吉。○補正曰：人臣剛以禦外，順以事主，斯謂之忠。秉堅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言非黃 下不共，不得其飾；非共不為飾 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德 外內倡和為忠，不相違也 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也 供養三德為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補正傅氏曰三德忠信共也 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當如字或丁浪反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

文有敘述，有論斷。此篇卽惠伯論也，鄉人斷也，蓋卽以敘述為論斷矣。 起句無韻。湫攸連叶思去聲，與志叶；謀音韻，與圖叶；身臣與人叶。叶法最妙。

忠信則可，不然必敗，此頭緒直下作兩層，申截前一層只似反面作斷語一

總評 惠伯論其枚筮之非，使南蒯叛謀首尾俱無必然[illegible]，快甚。

一叚一邪都用問語相映成趣。而前節猶云吉有人。此則專言非吾黨之士。益其事漸迫。故其詞益緊。家臣身屬前已道破。故後只以去從決之。脈脈相承。說下非前切而後反寬也。何等叫應前後何等照應。小小處無不妥者。

三人共謀。何等大慘劇。只責小人無事。已見可畏。得措三子句。也算細法妙。

前後獨出色寫昭子乃已。傳中特表昭子之正。斷語所云君子曰是得為君子而小人之狂。微小人但益嗤。而氏父子諸惡私孫父子。次又數射規切。此史家按叙之妙也。

此篇只兩截。父子前半用統後半用述。起手數行為後布帳馬跡。寫照兩番執臂云云。為子皆亦平作反跌。與此與由三段相為照心。倚他立案。前則步步伏。後則步步應。絕妙章法全在中間一斷。頓挫生姿者。一逕寫去。斷嫌直而少致矣。

通篇生情布景。極以出入二字為眼目。明擊云讀者無看前番出時如何身分。再看來後入時如何。尤景便悟作者用。

倒此具詞義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今從下之。（○正義言此黃裳元吉之易。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以占危險之事。○按此則大抵說言凡易皆不可以占陰險之事。蓋因其枚筮而知其有不可明言者故徵。）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吉可探之）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南蒯在費如縱。酒南蒯自其家還適費。費欲為亂。如杞生于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己可不失今之尊）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鄙倍鄙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服虔以已為炔杞之詞）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

傳

○楚子狩于州來。（華笑云傳出楚狩神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蕩五刀許嬌二反）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在譙國城父縣南）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後服氄二音）翠被。豹舄。（以翠羽飾被。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執鞭以出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

地兩番對寫之妙可為知言。中間一入一出亦末下轉關情景生動處。

三問三答。問者滿腔拉雜苦者隨口風雲。秦碑之極筆也。

首段妙于極詳。次段妙于極簡。何句是何句是亍郤何句是奪。未段又妙于倒說分明。尾大不掉。醉飽者彼皆不知耳。

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按劉炫遂下文以為二人同時見王者非。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魯語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三國分見定四年傳）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徧也。乙卯十八日）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弒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子旗，蔓成然）

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正義曰：上云蕩侯等五子伐徐之師也）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所遷邑）致群賂，（所貨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

以上件件結局以下重又作結一節收靈王却從小處補另一可笑事一節收子干忽一王是例叙一絕奇事一節收

又一層波矣　須知不是寫子干正是寫棄疾以大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知郟自說服不復須賂故）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曰：（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審識）

子干歸亦可另作一篇讀是將將文字眞混讀音疑爭力均不相類然上半五難五利對說而末卒收子干下半齊桓晉文對說而末卒收子干其通篇三層九節每層內俱偶對有作意淵者時時相犯其精絕措信手雖湊許耶

令安世曰後段逆作逆叙一段未平一波又起如行山之路頭邊旋而上峰巒林木刻刻改觀 因右成敗之由半因人事半歸天意末結叔向語既似問詳又若總斷一篇成段文字得此力量方甚深厚

二國事龜腸成然焉（故託其子）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弃疾觀從子干其同好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弃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雖有寵須賢人為之助）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民衆）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者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君子干以五難弒舊君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棄疾為陳蔡公方城外皆屬也）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不以私欲違民事）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民信其令德）寵貴四也（弃疾母貴）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亡不尊）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言亦庶賤出亡因人而入）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魏犨魏武子也開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

終所由傾覆也 信義不明則棄成不成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 閒朝以講禮 三年而一朝正班爵 再朝而會以示威 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 志業於好 聘 講禮於等 朝 示威於衆 會 昭明於神 盟 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 晉禮主盟 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 齊盟之犧牲 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終竟也 君曰余必

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 叔向曰諸侯有閒矣 閒隙 不可以不示衆 八月辛未治兵 習戰 建而不旆 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申復旆之 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諸侯畏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 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魯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正義曰三年傳穆子云莒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是邾魯同好也又案元年十年再伐莒耳是不朝夕伐也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不共晉貢以魯故也 晉侯不見公

總領起處以作中間提掇　齊人懼節人懼兩段本對然連屬節脉甚板忽於中間插入示衆建旆一番熱鬧排場便使變動通身神彩精對讀者耳目為之一新真絕妙結構也

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託謙辭以絕魯 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 蠻夷謂邾莒 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 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 僨仆也 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 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 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 以討魯罪閒其二憂 因南蒯子仲二憂 也

魯人懼聽命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令諸侯日中造于除 除地為壇盟會處 癸酉退朝 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張幄幕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 及盟子產爭承 承貢賦之次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位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 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俞寧世曰晉自此十有五年不合諸侯迄乎召陵伐楚不克遂以失霸然會宋會虢之後楚日憑陵晉日偷逆叔向不忍坐失諸侯勉為此會示威示衆事非得已故此文以晉為主以鄭為客晉大國也而不能服小國之心鄭小國也而可以抗大國之命則晉偷而鄭競也齊爾國之餘晉示國之長齊鄭而求則諸侯皆貳晉之偷可知矣齊服而懼則諸侯皆懼鄭之競又可知矣夫十四諸侯同盟人各有國各有事連篇累牘而不能描摹情勢則提綱挈要大為了然至如敘晉人責之罪見其所以失諸侯之本敘子產爭承之時見其所以抗大國之具則處處皆有深秀學者讀此等法度尺寸聊括大典將大哉

左繡

勢合總起只用有威有禮直領到子產爭承晉斷無遑延時卻之失矣

王或庵曰春秋之盟未有如平丘之不業者明氏論之詳矣左氏直序其事以叔向為主言之罪叔向之罪也顧示威示衆徒以脅諸侯而與盟務與尚辭命衍設子產說詳無有爭承不屈向道無如之何故此傳以叔向為主而子產為賓作者之意也

孫執升曰技看諸侯而是止一日不可以不示威一日不可以不示衆夫仁義不足而後假之仁義因人心世道之憂也兵力不足而後假之兵力其世變為何如哉　子產爭承曰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後世權稍山父子能述其意

左繡

兩段進退補叙子產帷幕遠過子前收處又附叙哭子皮事于後亦以前偶從奇爲章法見其爭承正頁于中也文律提以相配適均爲妙

文以子產爲主故特作收煞然于事則既知主人翁矣輒轉將合諸侯三字點合遂合諸侯平丘結一邊而兩邊皆到手法至輒且審也

甚筆兼美晉與晉美子產美子產而平丘之可議在言表矣

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稱公侯足句辭耳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 靖息也 行理之命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藝法制。服云藝極也一曰常也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 瀆易也 子產曰晉政多門 政不出一家 貳偷之不暇何暇討 偷苟且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

春秋左傳 昭公 十三

公不與盟 晉討衛書之訴欲討魯故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也 使狄人守之司鐸射 魯大夫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蓋可以取飲○蒲伏本又作匍匐音蒲又音扶○時八月乃夏六月也故飲水以箭蓋不當解作箭箭以與壺複 補正 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湫子服惠伯從至晉○湫一音椒即子服椒同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 已猶決竟也 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皮知言子太叔不滿子已之善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 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爲治乃國家之基本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正義言盟主合諸侯限藝貢賦使之有常是爲得禮則子產爭之不爲有失也

左繡

不警邊故侵而不執不設備故戕而不敝

復大國封陳蔡對說却以陳蔡爲主故平王居先逝一筆兩下以平爭爲翻亦

左繡

前詩鐘偶爲法 既封陳蔡而皆復之一句爲上下樞紐而逆提順結用筆尤活三禮字倒可授斷却整整三樣句例經書不言則無不言例例如是

此語自反面不絕其乃歸季孫之機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 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 而不警邊且不脩備 言夷狄無謀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 中人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 大獲而歸 爲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

春秋左傳 昭公 十三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荊荊山也傳言平王得衆民之心汝南有吳房縣即防國 隱大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 隱大子大子有也廬蔡平侯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

叚欲之外將箇之外餘意而許將大有平排四字極收還接兩在字極圓

此篇叔向歸季孫事以惠伯爲主亦歸到之後歸因許歸又欲歸之得惜怕有作用季孫無謝反爲鮒恐而惠伯之待禮如故也獨惠伯其不見乘于季宜乎

惠伯以利害動穆子叔魚亦以利害動平子而一以理動一以情動叔之不能

公子河（之子彌牟也）景伯（士文伯）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夷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以魯事齊楚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也）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襄二十一年，叔虎與欒氏黨，叔魚坐事奔魯）

動人者必不能入情入理者也

詐叔魚語正見晉亦有餘但能恐季孫而不能屈惠伯是對面反映法

此段完南蒯叛事以祁癸僞盟求歸爲主詐在弊一齊輪詐斷南蒯所以出脫祁癸也不則以叛易叛兩人爲世話柄矣

待盟而盟對叔未以歸界君之亦而僞後可恃

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言肉於骨）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近河，晉界）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不至，必見執也。而後至，亦危之也）○三月，曹伯滕卒。（無傳。四同盟）○夏，四月。○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以舍族爲尊晉罪己）尊晉、罪己，禮也。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

觀本節則前文有辭而吩差之功罪在雍子當是叔魚貪心而以家嗜昏反受賂而後御之即邢侯得以有辭矣不然獄久而無成何至叔魚而遂判之哉　下文自知其罪雍子亦必有不是處況殺人罪何惡無辭而並未受賂前是一樣看斷既受賄後又一樣定歟雖自世可知也

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周禮虞氏之獄以邦成蔽之康

詰不蔽要囚皆以蔽爲斷也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

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

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掠取也　貪以敗官爲墨。不潔

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　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

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遺風。○正義曰云古之遺直

治國制刑四句由主人及下三言兩義一王亦一順一倒法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不以直字總上却倒承一義字曲結起呼應如法只一字

猶幼也那侯亡故幼之孔晁國語註云　治國制刑不

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

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

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若如何當　平丘之會數

其賄也。謂言貨。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

詐也。謂言傅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

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

頗也三惡除　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三罪皆宜

則三利加

此段前三句自非祭祥而喪氛而在雍事後三句自涖事而卒而去樂卒事乃倒應喪氛祭祥作一順一逆筆法

不正其一徐則以直傷義故孟疑之。○正義曰讓者于事合宜所爲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劉炫以直則是義而規杜氏非也。○按前曰義也夫似疑其非義後猶義也夫則仍無傷于義孔氏以兩大字皆疑怪之詞故但曰遺直不云遺義亦非

經甲戌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無傳未同盟　○林夷末壽夢子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禘立之。○正義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人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之

暴卒遂盡去其樂而終祭事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罷樂不樂而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僎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吳不遂

魏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秋晉荀吳

帥師伐鮮虞。林晉荀吳與何以無貶于初伐貶貪鉢而已見　○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補正曰此禘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並同惟閔二年吉禘于莊公爲三年喪畢諦審昭穆之祭要之皆非五年大祭是逆之禘也。○按僖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以武公爲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而不于太廟與補正說合　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蓋見于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氛惡氣也。○祲子鴆反。○周禮有眡祲之官鄭云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服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故曰喪

書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下以文伯宴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躒力狄反○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祼用兩斝彝鄭註云斝者以稼為尊又彝器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是禮也有以壺為樽者

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揖是時晉為盟主不修職貢 文伯揖籍談。文伯

春秋左傳　卷　昭公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無辭揖籍談使對 謂明德之分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為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 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若魯壺之屬 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言王靈不見及故拜為戎所加陵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蒐 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參所金反

起結以兩忘字為呼應中又以兩分字為呼應皆自然斤段處

叔文公相對遙說前分字在提句後分字在結句叉叔父其反無分乎一筆喝起下以非分而何相應無分再以不忘叔父倒應叔父則盡之極

此論而復何對王以所談事在籍談而遂其事但說叔向言王事在喪質而識其言褊急相作而正章法不偏枯也

王本譏籍談不當言其無而單言其忘其言論失辭亦不直識其求而單識其忘祖以是辨氣象處來收偏聒辭其實一段一答之詞且必意見銜恨在暮辭上當于言外得之

左繡

正義上繫參之虛故曰參虛 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 鏚鉞、鏚斧也鉞金鉞 秬鬯、秬黑黍鬯香酒○正義曰周禮有鬯人之官鄭註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賜鏚鉞者使之專殺賜秬鬯者使之祭先祖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 撫征東夏。非分而何。會云撫 夫有勳而不廢、勳謂加賞 有績而載、有績功載書 奉之以土田、有南陽 撫之以彝器、彝器鏚鉞之屬 旌之以車服、二路 襄之 明之以文章、旌旗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稱正言冠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叔父惟何○按此以叔父屬下為倒句亦通

春秋左傳　卷　昭公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黶於斬反○正義九世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 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言忘祖業○數色主反○正義曰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秦即談之子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前後相以見子為一轉前言分今言有而周襄亦非有前所有轉相配為章法

籍父無後謂在尾王其不終結在首總作中間轉接左氏用筆之法

左繡

樂憂非禮作兩層說上從喪冥時帶異
辭下從彝器歸重喪宴求并責王之多
言詞意周到之極

命寧也曰籍氏咎在忘服王失在樂憂
忘服自當無彝然喪自當不終此不易
之理非服度也先記既葬除喪便見王
不當樂憂記播樣談對便見談不當忘

左繡

服至于典領出以禮越精覽儘以談宮
文格尤嚴
孫執升曰王言詞令而精典故秩然與
定王之語士季同一詳贍然隨會能修
執秩以爲晉法叔向制王之悖經而不
知謝談以裕典是其不可染而服固可
忘也于朝有人當共同籍氏同其責
王或庶曰意在試王之失禮爲二十年
王室亂張本王之失禮主也籍談之忘
典賓也乃賓爲正傳則賓似主主爲傳
波則主似賓縱衡主賓錯亂而正此宜
成以前可法也

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按補正曰禮爲長子斬衰三年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與正義說同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正義言諸侯自有善功乃作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正義葬日卽虞虞卽卒哭卒哭去葬相去不遠其在一月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悼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公卒公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溫又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也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蓋始者哀至卽哭虞祭後唯朝夕哭而已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朱申謂求器宴樂甚是否則反脫來服 言以考典。考成也 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正義言王忘已大經而多爲言語舉先王之典將焉用之

經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乙亥 林齊景有志于代典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林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般○正義曰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

本叙齊侯伐徐却插入楚取蠻立子事
以楚之暴形齊之賂也卽子却喚醒伯
文以齊之牽形晉之衰也皆意在言表
穿伐徐楚誘蠻經本兩事傳却由叙者
其用筆搞法有構造斷續之奇

左繡

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 ○林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鄆故也公爲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許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取慮上音秋下力居反如淳音陬婁

春秋左傳 卷四十七 昭公

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林郯己姓莒己故賄徐子受齊賂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爲小國害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亢禦 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爲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 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

此篇自分兩截寫下事與上事全不相關然下文却全因上文生出蓋孔張見笑于客而子產之責于孔張乃子產所恐其辦當然失位之恥與其之處於當事勝于大國故怜好因其有請環強責之事盡情抑抑但答幹備服與而夫而蓋此之矣我乃森然自外於前半大國及鄙我字從此處處關照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也伏線灼然至此文而構矣　兩失位不同文郵借作照對映帶又一活法兩得字同一看之主腦也

提一恥字下文一反一正先發恥字未

（古評）三語另喜當子作接凡句句傳及恥之辭

後半篇子產語斷執事人云恥吾不可作於此益信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補）禮大夫立于東夾南面張立于客間者蓋賓未升階侍立于西方孔張誤立于客間也）執政禦之（（林）張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執政掌位列適客後又禦之又移立于客之西執政又禦止之張又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補正言幾見有爲之笑而不陵我者乎與十年傳幾千人而國不亡二十四年傳幾如是而不及郢義同）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照後）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昭公　二十六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當作邊鄙解言以我爲鄙邑而陵之也）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類亦讀爲類不平也○正義曰二十八年註類一也○力猥反）獄之放紛（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正義此指出外會朝大國而言孔張在本國失位故得不以爲恥）使命之不聽（上命下不從）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子孔嘗執鄭國之政）

反然嶄筋絕有餘然有意無意却已暗遞後文來是妙伏線法

下文雖從上文而來精神却全注在後半故上截一層下截另出兩層合來是前奇後偶格然一層中備之聆也僑惡得取之却作對照而層中突起不知我

（古評）與却成爲失位亦爲勇爲却作一伴說分合處有相銷相配之巧

篇末不知此時亦得推不喜下文却又插語作喜客主可見此歎便是戲意作點也　諸家誚者恐容入神之筆

兩人語極過人情却不知子產卿有意在

雙提抱斷中間斷承側應左氏慣用之法　緊照前失位之恥故兩意以定位爲主失位一層凡有四轉成負一層只得一筆抱斷後又轉一意賓主輕重頓挫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先儒皆以脤爲祭社之肉大夫不得私自出軍恭奉君命以戎事難祭耳）其祭在廟已有著位（謂助君祭）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爲過邪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規正）○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爲雙○（補）今一在鄭商故宣子欲得而雙之○林註云內侍好謂之環李進云好孔也）

春秋左傳　卷十三　昭公　二十七

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言所藏出人上宮子產以此辭）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小）晉國亦未可以貳（此句倫薄）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所以盡忠於宣子而守與晉之信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

然作三字者才氏　開子產出子產發日四字最有情趣于產所以折宣子者全在無禮失位而鄭先有一無禮失位之孔張以臨宣子矣子產之戒何在子產之所持者又何在乎然此特文字波瀾耳子產非故以子產拒宣子之言非詳其懷論過其森辭其無礙于子產以爲下文拒宣子地耳最屬錄辨處淡然之筆

此亦以卻鄭志便似出個題目不出鄭志便是就題目做文字文無新奇以切爲工此正所謂切者

相併爲兩篇作收拾其之不與前篇爲另作一首者文氣各成一格也坊本于前篇別誤分于此篇又悞合萬甚不辨字

左繡

賂茂之故　前者屢發屢已此番和氣春風合請見于書之發亦後復也

會季世日明是三段文字第一段孔張失位第二段其于晉蔣第三段六卿賦詩以位字應字貼字信字數字作實情遂合三段鎔成一片

相晉爲常不唯晉想平子並亦被他迫致附幼惡識正是悔其小時了了也最微會之

蓺山林也只四字而從蓺山轉出斬木

左繡

不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蘀他洛反宣子喜曰鄭其庶乎庶幾於興盛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作搜賦皆昵燕好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昵女乙反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謝其言志也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言見不及少乎子。命舍得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三　昭公　十六

○公至自晉晉聽公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惡烏路反○教令皆讀平聲

○秋八月晉昭公卒爲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柎音附又方于反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猶信應前瑕識國句有子應前喬幼句
然一字句

反諸作爲非別

左繡

事於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蓺音藝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經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自是凡滅不復稱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孛音佩一音勃○正義同大火謂之大辰大辰者龍宿之體心在中最明故以候四時字孛星也狀似掃帶光芒字字然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补)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人君臣不見經者十八年吳入郢矣

春秋左傳　卷二十三　昭公　十七

傳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言若無所以治國者國豈能久林註解以爲用謂用國之才非正義訓不有學問之人亦屬添設

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見譏有說屢矣故此祝史特請用幣之所昭子引禮使兼伐鼓言平子以正月朔為言止而不用當亦非伐鼓用幣而言大史指正其次又即食當以平子言為傳乃特與請幣則者見此二者缺一不可也稱諸于正也平指用幣非平子誤會六月非四月大史單辨此月之而正月故也然特用事並而所子除重伐鼓用幣不同平子執定其餘則否便是執不言時又不還時不君君下其日無于制不亂

左補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正義曰平子蓋以正月為歲首之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

春秋左傳 昭公

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正義謂減其物采蓋象朝服而用素為之如今之單衣也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今亂征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孔安國云嗇夫主幣之官鄭云嗇司空之屬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補正曰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

一篇典故當分三層讀首層是賓中是主題本奇古自應有此淳雅層出之文起下提明吾祖下文便趁接少皞說去卻先引四氏以陪一主自是鋪排襯托之法但四氏之中依次親來自當以伏犧為稱首乃倒置在末者既令龍鳳以類相從而大皞少皞賓主相對尤為工切此敘述中剪裁巧妙處故從實而極翻空也大抵錯綜顛倒必有妙義否則徒亂人耳目亦何取焉

鳥名官凡四項作三層敘以五鳥為主五鳩作之五雉九扈前人謂是五鳩之屬若其五鳥先總後分五鳩先分後總五雉九扈有總無分又五鳩作縣雉扈便用作提詳略順逆極整極變運點三氏字為民師作引尤見承接之妙

左補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正義少皞氏自號金天氏代號也下炎帝大皞等同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縉音進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

春秋左傳 昭公

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正義曰此等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鶬音倉鴳亦作鷃於諫反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鷩必滅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

夏數得天下不徑接不過其見之月知好四國當之災議在中而後以丙子壬午遙接作結左氏往往好用此等筆法其在宋衛陳鄭乎其以丙子若壬午作子產用逸筆喝起之筆推出文字最難得此種靈活尖致也

左繡

逼篇說了無數天道末忽指以子產弗與一結則為後文作案起在本文則着另轉一境總奇甚峭甚

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 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補正：邵氏曰其與語辭猶曰其諸 火出於夏為三月 謂昏見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火昏見而知月 夏數得天 得天正。正義曰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也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 宋大辰之虛也 大辰大火宋分野 陳大皞之虛也 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 鄭祝融之虛也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 皆火房也 房舍也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 天漢水也 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 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 其星為大水 衛星營室營室水也 水火之牡也 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為壬妃是水為火之雄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薄本又作搏音博。正義曰彗在大辰多及漢為少是水少而火多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此日當火也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否故言 不過其見之月 火見周之五月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 子產弗與 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昭公 十七年

此篇上敘楚勝吳下敘吳勝楚似作兩事然兩段皆着眼餘皇而前為楚敗吳後仍為吳敗以歸則楚之小不如吳之深謀遠慮可見吳伐楚而知傳之以吳為主也且楚□□□□又及吳戰于長岸則又以楚為主而楚竟貽敘楚之卜戰不吉改卜則吉卒以獲餘皇取餘皇稍敘一層上卜吉一層上不吉代寫極明皙徑與傳省主互用此又其一班矣 杜經註云兩敗莫肯告負故不書戰不書敗可見吳楚兩無賓主故文亦賓主互用也吳飾炭陳法自別
長岸之戰當是水師起著上流二字便伏下潛舟取舟等也

左繡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 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 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 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 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 得吉兆。魴音房 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餘皇舟名 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 環周也 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吳公子光 光諸樊子闔廬 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 藉衆之力以取舟 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 長鬣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 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 師吳師也 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傳言吳光有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昭公 十七年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終

左綉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鈇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烈升

男　馮　張　孫近滿
　　　　　贇　孫念詒
　　　　　允　孫思謨　校字
男　陸　[illegible]學文

萇弘好言天毛得濟侈人事也乃從乙卯臨祭歸本而文特簡峭

此篇敘述夾寫只子產天道人道數語為主從梓慎帝出裨竈節是張皇天道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五第二十四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來告故書。天火曰災）○六月邾人入鄅（鄅國今琅邪開陽縣○鄅音禹又音矩）○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而欲遷，故以白羽為文）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毛伯過，周大夫。代居其位）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正義曰昆吾稔之後為夏伯以惡熟被誅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原伯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春秋左傳　卷三十四　昭公　十

左綉

子產知只並人道邊篇看其于人道用筆于天道則用輕筆至末以斷陳許先亡作結則天道總不出人道之中而人道之近昭然矣

裨竈一番往復本在未後知倒敘于前特提此以為一篇文字之綱也不與亦不火天道之遠即于本節補陳許先亡人道之近在留于篇尾結錯綜入妙一篇以天道始以人道終恰將子產節作中間樞捩章法奇絕人

未為火先寫風寫得風勢極猛便令火勢十分爽烈讀此一段如聞若聽得此筆訣

評此見子產素有定見總不以人事易天道也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正義曰東北木之始，火得風而盛）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古以審前年之言○正義曰梓慎所望望天氣耳，不必望見火也，而何休以四國道遠為疑，獨不聞孔子登泰山而見吳門之白馬乎，又況孔子在陳知桓僖災。正不必目見而後知也）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言經所書）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

春秋左傳　卷三十四　昭公　二

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對妖則祥與妖別，單言則五行傳青祥白祥之類，皆以惡徵為祥也）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正義曰良訓為如良，所未詳，且有以也，史傳其有此語，服虔解作能，非）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

攸攸火多爲只盡人事處析直至次日了完然事尚仍以寬征與村修泄結穿與前段相應

火收凡作三層寫火作明日三月凡寫大使字皆以子產爲主秋九年子產爲政文用筆峭省一分看以將神尤注意者是論斷故也

本是門鬨火災只說了鄭一邊只以一筆遞接以交分作兩節另添一詩不形災異陪隗不救火佃漸變化下節有神前皆多言以思容一點一假擬役者

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晉輿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俞云治喪晉人新來未已言故辭不使入故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治宗廟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正義子寬游吉之子世叔游遷也子上駟帶也鄭衆云屏攝東西以爲屏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治府庫儆備火也商成公儆司宮，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備非常也焮炙也○焮許靳反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聞災故戒保所徵役之人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正義曰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積其餘災虛更火也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

國北忽然倚微收拾完密首從四國卑微到鄭只用鄭又將火一筆逆勢提頭後從鄭收到四國又只用宋衛皆如是一作逆勢掉尾極盡乾淨筆法絕作　知字應驚知先亡應我亡數亡一句結穗通篇大旨何等筆力

鄭子何等徒以瑣瑣之猶資後人口實耳

提何見周原伯魯使伏兩層閔子先言周亂而後言原亡見學之所關甚大文逆倒逆之說洵不誣矣

寫周亂先四層先由下及上復由上及下層層轉疊之文　原亡只作一掉不可刻甚活　周亂先提後註原亡先註後繳一順一倒左氏慣家

俞等世日道尊學而未亡係焉並而亦亂于古一轍孔矣

此篇記云子產有條上段爲火而備丘大蒐下段火作而後兵蒐卿事是一

國不市。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以亡不義所以亡○正義曰哀十七年楚滅陳定六年鄭滅許其後復立許悼公之孫元公當戰國首爲楚滅

○六月，鄅人藉稻。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服虔以爲耕種于藉田非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爲明年宋伐邾起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在位者○補正陸氏曰大人懼遂衆而失位心志或亂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有學而失道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學則皆被詒耳以爲無害遂不學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殖市力反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正義曰祭

三句三轉純以虛字爲波折兩兩相對
自完是平句安在中間作上下承轉小
叚而法無不具搏兔亦全力矣

欲辨諸王明明挑出下文亦可室矣勸
王取之全不顧其所謂何在而其機已
露乎勸取室建之先蓋設人伐偏險賊
可畏如此

爾敘語極嚴殺以請反極寬此等皆例
所謂錯綜以合爲度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

○楚子之在蔡也（楚子爲大夫時往聘蔡○正義曰賈逵以爲楚子爲蔡公時非也楚子十一年爲蔡公十三年而即位此時生子至今不過七年何得云建可室耶）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郹陽蔡邑郹古闃反）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員音云）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至爲下拜夫人起）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鄅）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不書邾取不以告）乃盡歸鄅俘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

○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

無極之語不再收南而更通北王從之
知是兩平若將代讒事寫在太子居城
父之上則不見貴主之抽身師另敘于
斯便令從之倒注意通北矣妙法
拜夫人帶敘于此與城城父正是無極
分中一合事也妙筆

敘來曲折變動此婦人盜于戰有生氣
來凡文詳者不簡簡者不詳兼之者
左氏耳
後人有稱以皮紅者左傳中盜氣所

此篇先敘伐議兩大如不必言起手
弗許亦當止而迭夫言子產得作峰竟
不知此全是何意思須後跌出一句不
待而義各使弱子所謂剛成竹皆現紙
上敘事入神
是篇與他日者問於調氏陸調氏殊題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伯音霸又如字）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爲明年譖大子張本）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高發齊大夫）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贛古弄反）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寡婦爲嫠○嫠力之反）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纑力吳反）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諸子占（隨之而出獻）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縋緣繩登城○縋直偽反）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正義案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

此等處皆須逆其事之顛末以觀其文之結撰

經首書向名罪其與華亥華定而出也傳從元公無信說入似罪在君矣不知華向謀先有其誘執拘殺劫公而質太子皆極凶逆乃知先子繹然路然文其爲發端公

左繡

乎一篇作偈而則字逆字亦字字字精謀先之字作字一句自有一文生腦必取事而強驟之爲從得其作筆之所在乎

此篇前敘齊豹而不專齊豹而重宗魯以宗魯不在於宗魯明父之訓觀宗魯可

于州于吳州于僚 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廬也反役也 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弒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鄙 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鱄音專 而耕於鄙見爲之介紹而見之也

爲二十七年吳弒僚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 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欲先作亂 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 公子問之則執之 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 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正義據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諸本皆云弟傳寫誤耳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爲此冬華向出奔傳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 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 懼而欲以作亂 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爲驂乘焉爲公孟驂乘 將作亂而謂之曰 公孟之不善 子所知也 勿與乘 吾將殺之 對曰 吾由子事公孟 子假吾名焉 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 雖其不善 吾亦知之 抑以利故不能去 是吾過也 今聞難而逃 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 子行事乎 吾將死之 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正義曰不泄謀是終事子也 而歸死於公孟 其可也 丙辰 衛侯在平壽平壽衛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子氏齊豹之家 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使華齊御公孟 宗魯驂乘 及閎中閎曲門中 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 斷肱 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 公聞亂 乘驅自閱門入 慶比御公 公南楚驂乘 使華寅乘貳車

是也此使因公孟見殺而出兩入亦本不須知詳敘公孫青一節禮書所以爲告事作地以便引何忌言爲宗魯作反照之非也鋪中頗結構總一入題目亦作一片矣 凡前史皆此法

曲曲折折寫來亦自有一種井井義之在 首二句中作一見豹不得次四句逆在列見青奔之不得入開雜五句仍負名說是不肯豹不可仍用利說是未肯來此數語傾寫齊豹之言而語甚之啖供狀而此嗤名利兩字之是以以故君子愼其所以與人交者

左繡

寫來是盜賊舉動

以上三節一敘齊豹一敘宗魯一敘賊公孟事乃是正傳以下敘衛侯出奔子石來聘乃是宗魯傳齊氏之寧子以齊氏之亂也了齊豹等而內將公因及北宮所求雜一概節次是敘拾以便求

賈叔自宗魯而皆寘於兩一節本疑錯 公孫青乘却正映起宗魯正案從索遏 背

會事世日齊豹[illegible]作亂[illegible] 宗魯不諫齊豹不救孟縶[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故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 何忌之不受[illegible] 又為宗魯作一[illegible]

氏。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過齊氏。（齊氏正）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傳一參）（以益當侍從容闕之處○補正傳氏曰肉袒示必死）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將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

春秋左傳　卷二十四　昭公　十五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己使比衛臣下○補正傳氏曰阿下猶俯而卑下之）臣不敢貳。（貳違命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也）乃止。（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正義曰。客禮見者。君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私面之禮。今為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其敬也）賓將掫。（掫行夜。○掫側九反）

賓將出掫有戒備文字可以存參中布 局段中設色之法矣

何忌辭正與宗魯相對宗魯負齊豹之名公孟之利也與其死而不免于盜賊之誅此見識也此段正叙事者精神[illegible]何忌辭使全篇皆自

○說文掫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親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盟衛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春秋左傳　卷二十四　昭公　十六

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謚法清白守節曰貞）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古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曰[illegible]）

本段單斷宗魯一人而全文亦都一齊收拾用過背鋪叙齊豹到此便適用層疊辨此之筆以收束之極實精神凝結令讀者有異察明宗之嘆通篇精也文家有秘激宗觀此益信

此篇傳華向奔陳事却閒閒下子城適晉華登奔吳兩筆爲後文伏線是一首提映文字乃其結構則全注意公子一段姓本以亥質子者與華向之亂今且以不忍訴者殺華向之質在華向則歸公子有患殺公子又無益在公則全不顧公子死亡又未始不幸公子復入皆是發爲元公無信以見華向之罪有可原也亦暗暗爲同請出之書一地步矣方之食公子而後食也便伏亂之有肅之根公之食公子而後歸也便伏違見雖經之脈乃向以死無日爲要公以不忍請發憤此是特作一開于中開而首尾呼應爲公也結經亦奇

宗皆以爲子張師顓孫師服云案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時孔子四十未有顓孫也 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 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 不爲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回 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 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 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 公孫忌樂舍樂喜孫 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 楚建楚平王之大子 郳甲小邾穆公子 出奔鄭公黨得難出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 敗子城鬼閻鄭地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 子城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則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起本 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 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 公請於華費遂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憂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冬十

春秋左傳 卷二十四 昭公 七

向寧欲殺公子一節本在華向奔陳之前却抽出補叙于後特令與華亥欲歸公子一段相對成章也上層欲歸不歸則公怒下層欲殺不殺則公喜似此處讀尤見作者片段明整之妙華亥欲歸公子則向寧沮之向寧欲殺公子則華亥難之華向雖惡提互寫却以華氏爲主故食公子者歸公子者

此篇是兩頭奇中間則俗前段作衍筆三段皆前用排句與作者作用者何

宗舉作收文字之格有片段者齊侯只者言與梁丘子只舉其後作辭笏之奇兩文跡俱傾此文殷勤而出新妙矣先着諸侯之賓多在爲諸侯憂不欲殺祝史起本尚有其人之多言見欲在故本段則借祝字翻出許多以罪議之東西兩句亦暗與諸侯多在相應此等伏脈真有不忘飢之而者抱以齊鬻兩對之番何文情不少矣

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 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庸功 使少司寇牼以歸牼華亥庶兄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以三公子歸公也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 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 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所居官

○齊侯疥遂痁痁瘧疾○疥音戒梁元帝音該說文兩日一發之瘧今依傳例疥當作痎痁失廉反○正義曰疥者或巳是瘧何爲復言遂痁乎痁失廉反○正義曰後魏李將軍梁人袁狎說此云疥當作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齊侯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以此久不差耳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 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祝固史嚚非名謂其固陋嚚闇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趙武曰夫子之

盛並說來已自使人慄猳可思故是行文生姿作態定者便從有德無德說起豈不逼失無致耶

此節纔緯有窮居弄說法使用暑廷此寬全述名句爲作正講此只借作引頭並意同而法迥別

兩對一實一主前寬後詳又整齊中之參差曰若有曰其適過節用逆說于事則不嫌居失于文又不犯未段正位實此文家避就斷續之法盡在此耳

排而宕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

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掠音亮）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

上兩段只言疾病與祝史對于此段乃正言已不修德不宜誅于祝史起句與結句可不可呼應自成一片段也

整而潔

又前兩段只用虛收之筆至此乃暢快言之所謂留餘者此耳前文說盡此更無轉身處矣

對面翻轉看妙其抒寫將盡處可人暴虐語云謂必逆字不但其段作句填已疼也　通篇字字說史此處迤序輸說我子忠知忽將一說字繳合祝上極靈圓點轉之奇

一路正論侃侃臨了忽作反撲之筆以然不盡亦見公諸諫不色與起姑文引人相歎成趣

俞寧世曰德字作主信字作線詛字作波從暴亦諸諸近國語　再載不仲數

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萑音丸薪曰蒸○正義周禮鄭註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也虞候候望也澤木所鍾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名水希曰藪海有蜃蛤祈望之因以爲主祭之官）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奪其私物○正法界上有關自竟至國更無關今殲于竟內更役重關以隔內外是爲暴也）承嗣大夫，強易其賄。

（承嗣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段議論皆本晏子春秋經其增飾卽成左公文字
一本以此作連下篇先君不同作則亦得但下篇皆晏子問答此節自以仲尼贊虞人尊法不屬禮其各開可也
精節語見左氏脈換之妙　道者人之所同官者已之所獨
此篇兩喻妙論于平句得變格如上截論和同下截論無死不可對寫偏用前頭後點却同尤是一對偏前詳後略卽以聲味喻君臣分明以兩與一偏不用

左繡

平對而用遞對可否正意一夾于兩喻之中一安于兩喻之上聲味而比于和則用聲對于同則用聲對皆是十倍易整齊是化作奇局眼悟得此法整齊不爲了板參差不患其泛而文不可勝用矣若晏子之論同而之爲兩之賤無矣不倫有目共知者耳

貢本又作偕同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　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否不可也）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和羹敬戒且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和）

上承下關根結構詳有後人選對中却格似不于此
美但樂和皆和字現成對板語卻斬截指羹中之味宴中之樂見前指點亦得
前以參差叙後以整齊束然律動足
和字凡四點同字只一點皆故意變化處
一篇與眼文字却用情利之筆作掉尾亦所謂相濟而和者也
王戲曰此段晏子稱古以飾其情正是不言同處不得以叨情自之

○鬷子工反　嘏古雅反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也；（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

論句衍句句又勸出一層無爲不得即得亦不愿分明說入諦不死只是樂不可極耳識制疑住

此篇前後皆以子產爲主太叔事正與子產反照善哉一層極稱其言逍竟一層并贊其人一奔前後首尾呼應成章法

子產語全重在猛夫子却看出他意寬至末直稱之爲遺愛便是言以忠人本旨而太叔之不知意在言表矣

林西仲曰知寬猛各有其弊隨以和濟玩四個則字是一時直到語氣并恢其說來而後補救也胡氏以爲非聖人語因太泥字句且錯認糾之以猛句作贊太叔語頭耳

子產只說寬猛夫子則添一和字便說得融洽無弊漏亦猶爲愛字作地步也

林西仲云詩總是大雅民勞首章語寬猛爲一偶並到可知

以其氣不制從下體矣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不得猛以濟寬之法】【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萑音丸苻音蒲又如字】大叔悔之曰

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不得寬】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汔許乞反釋詁云汔幾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詳物良慎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

又足和之至也一層化板爲活四不字見相濟之妙并寬猛之名皆化也析義到此兩精神采不得存內乃過人語

意彩呼應中間作三層詞首六句挺領下以一反一正分敲秣稍之理極精之文

以和也【柔安也邇近也遠者懷附近者各以能進則王室定】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殷頌言湯政得中和競強也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上善哉乃善子產之言此及子產卒乃追敘前文而贊子產平日之政正義以善哉爲善於太叔非】

(經)二十有一年【庚辰】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晉頃公卽位通嗣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外至故日入據其邑故日叛南里宋城內里名○叛音畔反】○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伯張】○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爲大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朱本作東國】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射音亦】○正義曰景王鑄于王城敬王移之洛陽秦滅周移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江東後入于東魏王蒨開皇九年平陳遷于西京置太常寺十五年毀之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樂官州鳩其名也○泠力丁反字或作伶非也】夫樂天子之職也【言天子主樂職所】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天子

此等皆所謂學乎自得者也極推誠意去國不戮知耳

凡以一字論樂論心微甚

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細不滿）大者不摦（摦橫大不入 摦戶化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摦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為明年天王崩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塈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政）季孫欲惡諸晉（惜叔孫在已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晉不能以禮事人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此利起于家庭猶是深于骨肉請此文起句使人疑形匿影之心頓生

歸費之禮不言其數至末方用兩層點精左氏慣用前略後明筆法

此句若正說只當云以其禮禮鞅諸侯平也一句轉從卑得老大不樂又身敝邑句且有一順一逆之妙矣

昭子有辭此不當有一番文章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華登）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謂費遂子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死如可逃（失國○言不如出亡也）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言外見未必可以逃死耳此四句皆反語）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因田以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問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illegible]）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

此篇敘華向亂之又生全由多僚一人凡分四節讀起至何遠之有寫多僚讒譖中二節寫一邊謀逐一邊欲行相應對敘以飲宜僚酒承宜僚劍為眼目以將使田孟諸而行之將見司馬而行為緊括末段正寫激叛事始以納亡人誣其兄者卒果以召亡人陷其父雖亦時授首而甫里之入猶然之宇其禍家以及國者罪不勝誅也通篇事不一致而文更覺緊明整

公飲之酒四句乃是兩對中間承上起下關鍵語前後以兩亦將見兩稱字跌出一則字寫得亂變出于意外筆筆有跳擲之勢也

華向之亂非獨逐無失信而又為讒子所敗蓋華元之後次矣文中凡九點司馬亦殊惜之

本文與華登無涉起于并帶一筆後以亡其良子登之謂甚特特照顧藍前照後兵後為首接以吳師至伏脈也最敘事神處灰線入妙處

歷敘語意稍急流走

日食輒哭風馬牛耳中以於是哭句作承轉而兩綫分點首尾上是先點後講下是先補後点章法致佳

憂災者謂日有人

此篇華登起華登結中分兩截上截以廚人濮爲主下截以公子城爲主一以

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 臼任鄭翩亦貙家臣 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 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 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 盧門宋東城南門 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物事也 對曰二至二分 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 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 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也正義曰春分之時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故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日則日在斗牛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日在井望則月在斗牛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君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相過謂絕相懸殊 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正義曰昭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時而云衛魯惡之常木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為戒耳 於是叔輒哭日食 意在于憂災 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叔不為災而哭故譏之 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

謀南里謀一以國南里爲片段極分明也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亦與末段如楚乞師相呼應又與公子城以晉師至相對作掛左氏一脈兩用處極多

上截又分三節以三從之爲節次前兩從之從廚人濮之謀後一從之從烏枝鳴之策然以濮爲主故仍以濮首尾走歸結新里之故下截則純爲公子城以四射之爲節次與前相躍作章法一寫謀謨一寫戰陣各有寫法各有精神

孫執升日華氏之亂皆歸於翟僂新宋師之勝定謀於烏枝鳴成功於廚人濮其間多少變幻自內搆亂者也華向華登自外致亂者也衛與吳助華者也日任鄭翩翟僂新也于讎以御死非有他所徵城者也輩偵翟公此二在內者也公子城公以三外至者也吳隨敗華請救之陳救欲戰恐卒有兵帳有陳法有興勢伴集等假自起自往自伏自退不離不紛大體有可瞭於自如國惠觸殷今古

宋 齊大夫 廚人濮曰 濮宋廚邑大夫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苦萬反後戶旦反 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 二帥吳大夫○雂古介反員又音圓 華登帥其餘 帥吳餘師 以敗宋師公欲出 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可借使死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 請君待彼戰決勝負○藉在夜反 亡君絕句非林亦從服說 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徽識也○識本又作幟申志反下同 下揚也 衆從之 正義曰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誅諸侯為劉氏者左袒之意 公自揚門見之 揚門睢陽正東門名揚門 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 備長兵也 彼多兵矣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北復即之 北敗也 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新里華氏所取邑 翟僂新居于新里 僂新華氏黨 既戰說甲于公而歸 居華氏地而助公○僂力主反 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 妵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 說甲歸倒言古之為軍不皆小

爲鸛爲鵝與揚檄用劍相映成致

華亥是先亡者華貙是後救者華登是中間奔吳來救者二項人作一提起以備錯綜此法凡頭緒多者不可不知

惢○姓他艮甞本又作甞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曹翰胡（曹大夫○翰音寒又戸旦反）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赭音者）。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鄭翩華氏黨鸛鵞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呂封人華豹華氏黨），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己反還戰）。將注（注傅矢關引弓），豹則關矣（○關烏環反）。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閒（出子城子祿之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正義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遷是爲鄙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殪死）。張匄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射之，折股（在車射之）。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折之設反扶伏並如字）。又射之，死（又或作父）。干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汝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於計反）。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貙曰：子無我迋（迋恐也），不幸而後亡（事在襄二十三年）。

本文當在乃復入住特爲下補之首而帶入于此作一不了之局令過接處有藕斷絲連之妙也

以楚恐蔡帥以蔡動楚無極真誤人之尤...反復便純是此種屈朱不甘...之最善入心術

無極一出一片必當...朱立東國...來者一一詞尤妙句句中...頓挫也

最所謂知我無...公之往何如當見晉家于前文...有以干者之師非動...晉未暇後事亦非所爲而略也

（迋求往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送華登），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無極與賂），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子）。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朱也）。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公如晉，及河，鼓叛晉（鼓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

經 辛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大蒐于昌閒（無傳）。○夏

四月乙丑天王崩（林）景王崩王子猛立是爲悼王是冬卒敬王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亂故速 王室亂 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林）周亂不書背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望於晉鄭爲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于崩微書子猛而方且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託于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單子劉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林）猛未踰年稱王成猛之爲王以猛爲宜立也是故春秋之法苟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爲子糾猛未得京師成之爲王猛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林）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未即位故不言崩。（林）諡曰悼王其日王子猛卒未踰年也。○正義曰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君之子般子野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 北郭啓齊大夫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 牧之莒大夫 曰齊帥賤 亦材賢也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 莒地 齊侯伐莒 怒敗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 稷門齊城門也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爲明年莒子來奔傳

復從關而下都邑下爲事跡落來句話上如有[illegible]也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 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言寧使出奔爲華氏宗廟之羞恥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亢蔽也衷中也。○亢宗之亢言無蔽不衷不合中正之事 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 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 知困而致死戰 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 ○正義言華氏知困而致死戰則楚獨有功二者均非吾諸侯之利也 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 言華氏不能爲宋患 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貙以下五子不書非卿。省臧士平所見二反 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 代華費遂 邊卭爲大司徒 邊卭平公曾孫代華定 樂祁爲司城 樂祁子罕孫 仲幾爲左

此皆傳華向出奔楚事爲前四篇文字結局首共二一收[illegible]最爲完密作三節首節楚使告宋而宋以對亂知楚次節諸侯合謀而問以除害諸宋末節出華向賈六卿其位方事遂篇畫以宋人終之宋人從之作一關一合而以精因人作結尾亦前偶復可格也

傳于宋事必詳叙六卿但他篇叙于首此篇獨叙于尾亦變而文因之矣

左繡

饒邑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唐范允城行文
仁和沈乃文龔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僊毅卓

男 馮張(?)近瀕
孫念詒
元孫恩蔭 校輯

男 陸聯(?)之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昭公六節二十五

經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謝取邾師 ○癸丑叔鞅卒 無傳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晉人圍郊 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從赴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悼侯卒弟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 胡子髡沈子逞滅 國雖存君死曰滅 獲陳夏齧 大夫生死皆曰獲夏齧徵舒玄孫○林夏齧 齧五結反 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後書吳敗六國之師滅二君而獲一臣自人春秋未之有也 ○天王居于狄泉 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林居于狄泉言未得京師也于是敬王辟子朝也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晉曰天王居于狄泉賤子朝也○正義狄泉至定元年城成周乃遶之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林尹文公圍周鄩也書尹氏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惟卒名之非卒而名之者貶也是故救書子失奔名子叔立名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春秋左傳 十二卷 昭公 一

第十節子朝以晉師還乃全文段落處 前篇勝敗紛紛讀者亦為之心煩目眩矣王使告閒且得片時休息以事之師次為文之起伏亦天造地設也

此篇傳晉執叔孫婼事前段乃解經正文從武城取邾叙入為見執緣起寫來乃全與叔孫無涉則叔孫之無罪而晉執使人之非也以下出色寫叔孫不為威懼處固而亭凡作兩截讀前分叙三項後連叙四項事事不凡叔孫豹後又見此人 前三項乃見執正事故用順筆後四項乃在晉餘事故用轆轤筆事則詳妙于鋪排中[illegible]則簡妙于擒縱若一概插長寫[illegible]而法亦板矣精列節乃上下轉樣處用筆獨別 前三項三使字相顛三乃守[illegible] 一項不敢廢周制于叔孫之言詳叙作提後而與夫衆與兵而朝日而立朔于叔孫之事皆略點作對兩寫前後偶于三年之中也章法絕佳 內乃皆執之一節係經兼之講歸重館箕作一個歸林先歸邾于令昭伯于他邑亦都帶

傳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二師王師晉師也 癸卯郊鄩潰 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 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 平陰今河陰縣 王使告閒 子朝敗故 庚戌還 晉師還 ○邾人城翼 翼邾邑 還將自離姑 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徑 公孫鉏曰魯將御我 鉏邾大夫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 經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 徐鉏丘弱茅地 三子邾大夫 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謂此山道下濕 遂自離姑 遂過武城 武城人塞其前 以兵塞其前道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取邾師不書非公命○蹶其月居衛二反又音厥 ○叔孫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嫌內外異故重發傳 晉人使與邾大夫坐 坐訟曲直 叔孫曰

春秋左傳 十二卷 昭公 二

蓋之義不與正文並讀也

假爲項兩項以請冠行貨爲對見其不樂與貨兩項以將歸始至爲對又見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雖有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爲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春秋左傳　昭公　二

主（聽邾與取叔孫是爲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正義欲各聽其辭恐其和教示也）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服故士伯愬而執之。正義曰魯人實取邾師二子辭不屈者蓋以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乃行邾不假道見邾亦合有也）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正義御謂進引叔孫詣于獄也）先歸邾子（帶叙此得）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非獄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爲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囚之）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爲辭）

其不吝與人固有程有據文亦有程有

韓異異樣出色寫法

段段點叔孫看他段段變處

此節傳尹氏立王子朝事故前敘尹圉之誘殺後敘尹辛連敗王師中敘伐尹爲尹特詳

第十一節單劉敗尹

第十二節單劉敗還

第十三節單劉以王如劉而子朝入王城

第十四節連寫王師爲尹辛所敗于是子朝勢盛而王則又不得問矣

命事世官諸師納王子朝出奔王已定故王復出而子朝復入春秋譏世卿于此驗矣全文歸於尹氏捉摸清楚兩備核與前篇匹敵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稱冠以貨法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假若不解其意）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此等皆觀人于微）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正義曰狗有吠守者有主獵者主獵者賤有吠守者）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〇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皆在河南鞏縣西南）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邑）癸未

春秋左傳　昭公　四

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蚠族敖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奐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劉子邑。樊齊即樊頃子）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鄩肹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之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此語不是安頓莒子正是籠絡烏存也其妙可想

雞父之戰出色寫一吳光先料敵次分師次合戰色色精神

左繡

左氏敘戰大抵詳於謀則略于事詳事則略謀此獨謀事俱詳謀作兩層前一層知彼後一層知己事亦作兩層前一層虛寫後一層實寫末又添出一件併前謀所未及而事乃益妙可謂出奇無窮者矣

首三國忽作對語幾乃勝兒狂又勝幾語當本此

七國抱解一句令後兩三國句有根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撫劍從視。補正曰上年與齊盟 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 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君劍猶不私父長文二 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 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 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令尹

春秋左傳 昭公 五

帥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熸子潛子兼二反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威克愛。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 克勝也等事尚威 胡沈之君幼而狂。狂無常 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薳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 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孫執升曰敵誘耳兵家彼已情合之勢瞭若指掌此先正謂兵營奇于左氏也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觀夫九節度之師潰于城下千古同慨

七國以楚爲主看其兩寫三國敗三國奔結到楚師大奔下筆如天崩地塌奇

左繡

穪以滅獲別君臣不但字義輕重于一個一順見書法也于傳何疑焉

第十五節子朝之亂序上文乃益極而衰也

東王西王于此樂出合事有斜自卽爲晉髀周故作引乃全篇提挈線索處萇弘語與叔孫語對看兩云子朝必不克此云東王必大克尤全篇照應緊策處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所謂分師者也 示之以不整以誘之 後者敦陳整旅。楚以誘之 厚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也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

春秋左傳 昭公 六

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正義曰君存稱滅則文在上滅謂滅是也國存君亡則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 不言戰。楚未陳也。與陳倒相涉故重發之。正義楚怖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也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爲屋所壓 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先君謂劉文公也先君謂劉獻公也獻公亦欲立子猛未及而卒。○補正以爲周之先王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也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

（眉批）薳越屠可謂忠于夫人又折兵矣報例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諸樊，吳王僚之大子。○補正曰：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豈必諸樊之太子光？王義亦以爲傳寫之誤）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薳越曰：「再敗君師，（鄭云以有，餘章也。此年秋敗於雞父，設在復敗爲再敗）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楚地）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爲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

○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爲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爲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

（眉批）此文只歸論城郢之失，卻作兩層寫。上層以卑作四竟一句爲主，卑之不獲，正與相反，說無亡乎，應起下郢已自落快。下文中說一通，極其詳細，而末以土不益數折挽迴一層作收，見得自不能法古諸侯，其可無念爾祖耶。兩慎其四竟，首尾回環，兩筆一路，章法絕作。看來兩層各以古者提頭，中間卻用梁請求以今字一轉，方收作收繳以對句。後緣見古文之不以參差寫整齊爲貴。

（眉批）梁伯三句不是正說，推原知作下截捉題，用譬活變可法

（眉批）排句大多，得此一句，乃變動有致

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守四竟。●欲如諸侯卑之守在四竟而不可得也。林註卑猶之極，不得守其四竟，反混）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也；耆，強也。○懦乃亂反，耆巨支反，二反）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正義：不耆，不往侵鄰國也；不懦，不使人侵己也）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述脩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爲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安也。爲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無傳。孟僖子也。○貜俱縛反，婼□二反）○婼至自晉。（晉得叔孫，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未同盟而

第十六節又將子朝一撇聯作一抑聯入于鄔無能爲也漸引後文

此節與上天弃之對看天之所弃有人而無人周所以興無人而有人也

也邑積到臨了文出一筍籠昭子之歸事平一步谷廻別文亦收粘有局而舊將叙朔蕭稽等事附錄于後則反不見氣勢戎故知作文斷叙分叙之間以前識爲第一級也

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趙本又作黎力之反又音來㭗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楚邑也譬滅用大師 ○葬杞平公 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囂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囂南宮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 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 言子朝得人 對曰何害同德度義 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 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鄔緱氏西南有鄔聚言子朝稍强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將歸而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 踁叔孫家臣踁戶定反 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 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欬苦代反 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久執子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 此以謝邪不復久留而笑矣 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稱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已

第十七節晉問周故而不納子朝之使東西之盛衰決矣此節又後文一大關目一大樞掘也 介衆躍上無患無人遠日寫來敢王不振快矣於此一醒氣勢頓轉文亦行振拔之筆 其振拔乃在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句

克必甚是順不克而反旱之故將積聚又是解不克克必甚之故確有至理豈是趁口胡弄得來

第十八節子朝又强恭亦未甘縱也爲下憂王室起本

第十九節將鄭伯同憂王室大爲東王伸眷續後爲後文作引一路聯絡到底矣

引嫠以憂引詩以恥似對非對筆法圓活之至 其圓活全在多用閒字無一筆直 然句獨有合無關而與詩句爲賓主又緊與若王室何句爲呼應也妙絕

讀此等摘可想見當時籌國衆有可取處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 涖臨也就問子朝故王知誰曲直 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 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乾音干祭側界反 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陰勝陽故曰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陽氣其然不動乃將積聚○聚 不克莫絶句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瑕杏敬王邑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 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 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恐禍及己 今王室實蠢蠢焉 蠢動擾貌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資於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爲無餘故恥之○正義缾喻周罍喻晉詩言缾小而罍大而罍刺王不使富分貧衆也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宣子韓起 乃徵會於諸侯期

梓慎又是一重學識矣

第二十節大為敬王生色上節是人心此節是天意

前後鍾繡都以而字為句法中間敘事亦用一而字以實之開手成卑從心不躁者也

首尾亦亡字相對前是說亡邑後直云亡郢者而伏本文後并引後文也予文字為扶進一層法　通體是兩對格

以明年（為明年會）（黄父傳）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甲

戌津人得諸河上。（玉自出水）陰不佞以溫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

胥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

定而獻之。（不佞獻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之邑　鞏縣西南訾城是也）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　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

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

吳踵楚（踵躡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

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曲　犴音岸）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也）

○正義倉與壽夢還越也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而還。（鍾離不書　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

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　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

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階　梗病也）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此篇是三平還前格又逐對橫對格首段無禮必亡次段長心不久末段失民必亡三事相類各為後文起本是三字也前及昭子訊右師中段樂祁訊昭

經 甲申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

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黄父。（林）傳言謀王室也　于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　晉侯使溢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後為黄父之會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是故天王書出入而晉師克鞏不書書克鞏是討子朝也　○有鸜鵒來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鸜其俱反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鸛音權　鵒音欲　○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

辛又雩。（季辛下旬之辛也　言又重上事●　公羊傳又雩非雩聚以逐季氏也）○九月己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　陽州齊魯竟上邑　未敢直前故次于竟）○（林）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　于是再見其再見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　齊侯來唁公　公不敢遠勞故迎之往至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公不與小斂而書日者　公在外非無恩）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宋地　未同盟而赴以名）○十有二月齊侯取鄆。（林）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取鄆以居公也）

傳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　卑賤謂其才德薄）

左繡

只好惡喜怒哀樂六字折寫兩樣第一遍倒從哀樂喜怒說到好惡卻見從好惡卸出喜怒第二遍順從好惡卸出哀樂卻又略去喜怒變化不測

從生其六氣微到則天因地而不失字性字并收合用其五行用筆高絕

文也。六采 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 五章以奉五色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 解見二十年 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 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illegible]其親昵 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 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 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 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 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 喜生於好怒生於惡 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 生好物也死惡物也 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協和也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昭公

曲直赴禮四字理精而筆簡真少許勝多多許

末段收應起處若節奏中段以此經緯明年將納王亦自一首極緊湊文字

王戎慮曰此傳甚淡甚靜謀王室也主也議晉勇敢也宋[illegible]但以大叔爲體甚詳而一言不可略謀王室不[illegible]

左繡

極而無事之可書乃[illegible]之法以簡潔中[illegible]王室[illegible]之大者也借爲前茅不恤王室[illegible]之大者也借爲後勁倒之顛之而乾坤由我轉造化自我發矣季昭以後加此文字甚少

直以駢語解經語起法又變

只鸜鵒二字凡寫六遍以分貼起以終點結中平列三段以一承一行陪襯字由近而遠由暗而明事奇而文特妙也

凡五易韻

唐錫周曰純是一片天真爛熳開口點之鵒之四字并後人杜撰得出

地之經緯也 經緯錯居以相成者 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曲直以弼其性正義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 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鞅能守此言故終死於晉陽之難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 二王後為賓客 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 踐土在僖二十八年 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 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右師樂大心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春秋左傳 卷二十五 昭公 末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 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 師己魯大夫己音紀一音祀 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 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 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 跦跦跳行貌跦張于張留二反 褰袴袴苦故反 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 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 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昭公生出歌死

先將童謠提應起舉前遊半牛有法

此篇敘昭公用齊不復事分兩半讀在如晉以前爲正敘因上敘出奔之故以下敘出而不復之故也從三怨敘入爲公逐季氏作引而首難者公若助之者郈孫臧孫成之者公爲公果也被伐者平子而救之者孟孫及叔孫之司馬也[illegible]聽公若公爲之謀于前不許[illegible]之請于縮又不忍請臣之得罪于終而公于是乎出此上截之節次也齊將以千社宮公雖從者以無道內外阻公聽子將安衆納公則公徒依違左師將乘馬歸公則公徒執之而公于是乎不復此下截之節次也要之公出而不復其失亦在不聽子家故上下敘子家特詳　岑鹿門意同

上截又分兩層其節前一層平敘三怨後一層分頂三人一節敘公若告公逐季二節敘郈孫必殺季氏三節敘臧孫如晉謀行而公若則用作提頭郈臧則用作煞腳臨落明豔又各變也

遙。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夜本作射又音亦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公鳥妻鮑文子女饔人食官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illegible]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欲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逆受殺生之命郈之雞鬭。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鬭○郈音后季氏介其雞。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鄭衆云介甲也郈氏爲之金距。高誘呂氏春秋注作小鎧著雞頭按照下金距高說平子怒。怒其不下已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讓責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

三節又以公若節爲綱子公果以言下串入臧孫郈孫又即借郈臧引出子家懿伯爲一篇提挈要緊線索用筆錯綜而法極細密

公若以後不復再見益見出子家懿伯從此[illegible]

弟會。臧會臧昭伯從弟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臧氏家臣[五]事見此年冬十二月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禮公當三十六人○正義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使人少季先取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自是也襄公別立廟○補正陸氏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甚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云不及于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若謂別立廟則武宮煬宮之立新者書之此立二宮何獨不書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賁音奔提二節

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僞言執之無殺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爲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

須公補昭子如闞一筆前後經緯都到末段平子一番往復乃知代筆之妙如國子布子在數十着之先也　又冷着此句見昭子若在家必無此及之禍矣此暗伏法

連寫三弗許與前三使言三以告相配亦各成片段處

前論季氏之不可去此論季氏之必當許都敘出從多原故亦隱辟切切甚不知奈之何哉

不獲死。乃館於公。 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 叔孫昭子如闞。 闞魯邑 公居於長府。 先居一可分行之地 長府官府名 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 隱約窮困 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 數姦之徒將乘夜起 慝惡也日冥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 眾怒不可蓄也， 眾季氏 蓄而弗治，將蘊。 蘊積也 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 與季氏同求者 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 迎孟懿子 懿子仲孫何忌 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 眾疑所助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 陷昭公圍也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唐云大甲已兄印 言無戰心也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冰與掤通踞與倨通 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左繡

郈孫必殺語乃公弗許弗聽之所以然也用倒敘之筆恰與逆孟孫事接連一頭束上二句起下結構最多有法

逆孟孫下却又不敘孟孫偏夾叙叔孫一邊而以見旌以告暗渡明接併作一串不另起頭氣尤似爭不紛不漏不偏枯處也

遂逐之逐代公徒又一事而分見互見之法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昭公　九

子家此策尤善之善者也前兩節皆議論是經此一節轉變是樞

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 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 意如季平子名 公曰：余不忍也。 言不忍 與臧孫如墓謀， 謀辭先君且謀所奔 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 俞云客館 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 齊侯自咎本不敢有司遣詣陽州而欲近魯于平陰故令魯侯遇共先至野井遂見迎逆自咎以謝公○補正曰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鄒氏曰齊侯言為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于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于野井此 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罪己也 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 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 以待君命。 待君伐季氏之命 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 見再○正義曰得齊千社復得魯國 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 為齊臣○ 必不能兼千社而復君魯也 補正傳氏不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 弗從。臧昭伯

左繡

因上下敘事太密故插入解嘲以疏其氣長文間架在此

前後知許情情中間忽着兩禮字作贊此文叔病所謂不似以禮者也嘗以此始亦必以終矣

上截三節下截亦分三節都出色寫一子家非真子家把是為昭公之圖也如未伐而諫公辨國則退之既入而勸公許亡則非兼去而僞出君止則又不忍既出亦矣破千社之惑而齊適晉則終弗從但信從者無過內外之謀一任公徒之消殺照于而執左師也而於是懸我者爲何我者兩死而事終不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昭公　十

右傳論遊

左補
此事之自爲首尾者

城曰城郭曰郭所以衛聚爲壁之用也

圭方長二反以上爲信與僭僭直（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句居具反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者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又不對）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逆奔郈郈魴假使爲賈正焉（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魴音房 此時亦自懼其僭否）計于季氏（送計簿于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楯食準反又音允）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昭公

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惡相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傳言十筮之驗書惡出入）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于州屈○屈居勿其勿二反）城丘皇遷訾人焉（徙訾人于丘皇○茄音加訾子斯反）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卷城在南陽葉縣南○禖音梅卷音權或香勉反）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爲明年楚子居卒傳）

經乙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三

左補
此爲傳公圍成事都述自齊居鄆設入已立一篇之案接于齊無親又于晉不

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成孟氏邑不書圍在公師帥賤衆少）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陵地闕○鄟音專又市轉徒丸二反 ㊟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邾皆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徐皆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于是書以譏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尊盟矣）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平王卒子昭王軫立）○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言始得京師也昔者悼王出入皆不書敬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于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是爲皆書入之也王室亂矣入）

春秋左傳 卷三十五 昭公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盈㊟足論焉留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當言召氏郇敬也尹召共舉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尹氏初欲立子朝再以二卿於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說宋人逆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申豐女賈二人皆季

合則圍成從爲急謀適以堅其嘗鍋之謀耳以前段子猶受賂止夠爲主盡齊既受賂則成自受師不害而炊鼻之戰一叱一點足可了事看聞子特提命無受命貨一雜筆可知已
前半議論詳精細後半敘事却格諧疎類分明於於君無成寫出一種頹廢強光景來令讀者亦爲之索然無味是相爲行文又神之筆
逼篇凡寫許多人寫師申豐女賈公孫朝野洩冉豎無鳴但知有平子不知有公齊則高齮淵捷叢帶陳武子亦但知有子猶不知有公公之無成固當爲平子子猶所逼逐之也子家子亦只好袖手而聽其顛耕已矣其奈之何

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瑱充耳易懷藏○縛直轉反瑱它殿反）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高齮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能爲我行貨于子猶當爲請使得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林財猶材也）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據猶怪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知可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距齊師）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

乘因合齊敗就之耳當時何嘗有此文勢蓋借以爲作
此一段寫此來直是開口要齊耳
上兩段從齊說入下兩段從魯說入齊師挂不欲戰信備冉豎不敢亢齊使此唯恐相傷皆貨之力也而魯君乃無成矣 取耳斷足皆勉強應人耳目鳴三呼倚師止和弱之不如也可哀哉
徐批齊曰史漢叙戰斷而左氏寫情故能點句點字自然生動

降使來。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厭於冉反淄側其反）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帥師非公命也不書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子淵捷齊大夫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繇過也汰矢激朐車軛輈車轅）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鬷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子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更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子囊帶齊大夫野洩即洩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又叱之。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兩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冉豎季氏臣）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

第廿三節子朝劉子互有勝敗　連寫
劉人乃是出色寫劉子也

左摘

第廿四節敘王猛既卒後敘晉師納
王國可謂極矣夹
然而節以單子劉子對領與起遥遥相
應章法首尾一致

提句緊被王順國治四字下用兩層雙
關天下句又扳進一層說九妙在令尹

何忌齊大夫不欲殺　顏鳴去之。其右見獲而但截其耳以辱之　懼而去之　苑子之御曰視下顧。使欲使苑子擊其足　苑子劙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鑋一足行○劙芳弗反又勿二反鑋蒲定反字林丘貞反說文又云擊金爲聲　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劉人劉蚠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在鞏縣西南偃師城　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

○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齊侯謀

春秋左傳　卷　昭公　宅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正義自劉而出　庚午次于渠。渠周地　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　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　丁丑王次于萑谷。萑谷胥靡滑皆周地胥靡滑本鄭邑○萑音丸一作萑古亂反　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　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　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

子西前段正意用兩承中間翻轉而
實承王德用制度殺前而讓也
韓語斬截緊密可拘如聞其聲　得力
在暗書天下句振起有神

食筆世曰同一諸國滅札以和始于西
以展屬於令尹欲而德而事敗設下
句何新穎

起句正名爲一篇之綱第二節便寫晉
師又爲結尾遥晉之大伏案次又點入
齊周與晉爲子朝一番文辭藻本無一
字虚宕

第廿五節子朝奉典籍奔楚劉單同盟敬王入

左摘

成周晉戍周而竝其事已畢總將子子
朝生出一篇强辭奪理之文滔滔莽莽
毫不可遏而亦以爲史筆輕輕結收
拾余文藝合前二十餘節共作一結尾
使讀者有入海逢帆歸崇獨之嘆也
或謂何不就敬王暴擇一首與諸文字
則左氏亦就其事之所有而剛潤成章
本當憑空添設且以見文字國人所造
者一語斷無處不有文字所以教人自
爲也何必擇其題目而後足以行吾
筆也哉

呼字使告于諸侯只是乞憐諸侯俯他
出頭耳篇中凡七點諸侯乎但諸侯須
兼同異姓文從立建母弟說入中間叙
前事則兩稱兄弟力王室卒于命叙近
事則深望兄弟發憤天法勤迷沃前勝

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淫之是章君王之惡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　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　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　辛丑在郊。郊子朝邑　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　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氏召氏二族

春秋左傳　卷　昭公　宋

皆舊族故稱氏黨見尹固名者爲後遂見殺　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周邑　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逆故盟　遂軍圉澤次于隄上。圉澤隄上皆周地○圉音魚或音嚙　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陽　甲戌盟于襄宮。襄王廟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成公般晉大夫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正義曰服虔王肅並作文武克殷故下云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

又所有兩先王之命前指替所謂徒
指立長而言子朝只一立長之見積將
胸中耳却不知景既立猛猛沒而何其
母弟也朝烏得而爭之哉

本只辭讓禳之意然于此上洗發出
一推道理精而益新好處只是切耳

引詩分明上一節正一節明結慧字一
樣精結禳字意而變也

也敢蠱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
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此所謂先王之經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正義曰三公六卿毋得私附王之庶子而妄立之其意言單劉有私情違古制也何鄭皆以公卿爲說誤
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在十五年 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
王閒猶罪也 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閔馬父聞
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
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傳終王室亂

春秋左傳 卷[illegible] 昭公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言齊者不見 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 晏子
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 天道不謟謟疑也○謟他刀反又作慆
○不謟不好話也承誣字說註作疑解觀後年傳子家語自是謟字之訛 不貳其命若之
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
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
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此篇前後禳彗在禳後論已陳在禮本
各段既各善以爲在德仍承上截兩德
字申陳氏字固字發處便行到底益而
截一序有看他上截分四層先說天道
後論次說詩又切論次將有德無德反
覆對說下截亦有四層先歎此室歸于
陳氏次勸唯禮可以已之次將禮爲國
民逐節遞說雖詳略不同其間架未始
不相肥也

逸詩本作低回詠歎趣尚有餘致

以一美哉領三善哉而後兩善哉又承
前一善哉分出以爲對又一節兩脚

前兩段語語切至後兩段語語寬綽
因景公自覺不能空空稱善故而不綴
顯然矣亦所謂相題行文者
重提君字亦與前段君字相應

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
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
哉室其誰有此乎○大有此室之樂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 晏子曰敢問何
謂也傳好 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
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
也薄謂以公量收 ○區音歐 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 公厚斂焉
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春秋左傳 卷[illegible] 昭公

○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 士不濫不失職 官不滔滔慢
也 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
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
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戰○晏乘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 婦聽而婉○婉順也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五終

春秋經傳集解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尤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崇武參評
同撰杭州陸　偲巽卿

男　馮張拆近濱
舅孫企韶
尤樹同鑒　校類
男　陸煦青塍式

前云會地猶係之傳此云在外直外公矣

此補敘吳光弒王僚事中幅奇妙乃文之正面起段為中段作引反前末段倒插于前層句木為楚師作結却與起句反照作對尤插妙獨出之文

昭公七第二十六

經 丙戌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稱國以弒罪在僚 ○(林)僚弒公子光立是為闔廬 ○楚殺其大夫郤宛 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敗亡故書名罪宛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扈鄭地為會 ○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邾快來奔 無傳快邾大夫命卿也故書 ○(林)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公如齊 自鄆行 公至自齊居于鄆 無傳

傳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在外邑故書地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 前年楚平王卒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 使延州來季

寔正文故倍特詳之

三段極寫無極兩同三刀字字入情有甚

此段極寫令尹信讒然而將師之趨倚快心閭人之同心蔽於無不見焉

筆與起句應也

寔國人欲爇不爇先兼憎惡如酷全在兩淵字上寫得出

只一釁將耳不知取何兵服云兵載也 及饗曰。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 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

此文是兩對格又一翦兩勘格以殺人興謗爲不仁殺讒自危爲不智都用雙調調分對仗分明然前半夫左尹與中廐尹與下半無極鄢將師雙疊處奇偶于兩對之中因于爲結過而成雙此文脈之

亂是截斷然殺人由于愛讒下半只申上半乃是一截斷作兩層收煞字結處宇止前後回環合兩爲一章法奇變極矣

俞桐存而稱爲一前云直而和斷而續此而惡之三句是而設之稱前後敘

鬼神。此必敗也。[無鬼神乎][不畏鬼神也]○正義曰況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也]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

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提起讒字]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

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

愛人如此輕薄而恬然安之亦實心人也

其飲酒也乃飲酒空事叔孫前提

兩乃字激射在有意無意之間前乃字見飲酒在子家料中後乃字見君出亦在齊侯料中蓋拜辭獻亦不許其辭處也殺極

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此子家料事之詞正義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敢獻大夫有君曰以我安之]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愁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其姊也○重直勇反]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籍秦籍談子][以不書戍周]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緩]○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六月。葬鄭定公。[無傳]○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冬。葬滕悼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

譽及此等稱公大而為于家累耳

其亦使逆君猶言也等人來逆君奈何不待人逆而自先到此也

此篇惟叙兩人用事一正叙一原叙本是兩節分在前半单叙一人已畢中間東上叙下忽將兩人一總結斷後斷另叙一人結了更不回抱收應一字分明兩人分開兩頭而以中節作一篇樞紐此正合傳中之變格又開後人無數法門矣

左繡

且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单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先迎致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者敬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幷○著中畧反累二反）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鄔舊音烏戶反又音偃按地名在周者從烏戶反在晉者音偃在晉者於庶反字林乙庶反皆從焉後傳鄔臧為鄔大夫同）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惡烏路反醜如字正義以直為惡以正為醜又烏路反）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言世亂說勝○詩大雅○多辟匹亦反立辟婢亦反）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無與國事）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也）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憖且也）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

叙食我之役却不詳其始初數事而詳其所由生左氏好奇每每為前人所未言一好証佐

此篇屯結相接千載

左繡

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貉下白反）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

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黰之忍反說文作㐱又作鬒稠髮也）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類戾也）謂之封豕（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

召原事已見前故特詳尹固以爲世戒也

此等人至數愧此娘人矣

賜子家而自託忌于魯而賜公爲困窮之極如有一隙之明而亦稍將死矣可惜哉

可懼

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可以懼亦將奈何爲齊所卑故復〕公如乾侯〔適晉冀見恤〕適取辱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魯子終不說學〕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鄻周邑○鄻列免反〕

○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總是自弄壞事〕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釋文云馬前右足白名啓此馬蓋啓色而夾轂者〕塹而死〔墮塹〕公將爲之櫝〔櫝棺也爲作棺也〕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承奉何〕乃以幃裹之〔禮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正義周禮澤國用龍節皆金也說文云龍禱旱玉爲龍文者〕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待已共白公〕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此欲不得〕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黜不開退悔而後〕而以公衍爲太子

此篇問答爲主末段只是帶說不重然妙在一路都連屬咿接故雖餘波而不嫌于贅也

獻子以不生得爲龍之智蔡墨以龍不生得由于人之不智非關龍之有智二句雙提而一段見人智則龍可御可豢乃至可醢此來非龍智後一段見官業則物至官弃則物伏不唯不生得而且莫能物之此承人實不智說順提倒應兩層一線引易處附會見佳

豢龍御龍平提分叙却仍用遙承章法不板

○秋龍見于絳郊〔絳晉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正義言人自無擾龍之術故不生得非龍之智也〕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養也〕

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飂古國也叔安其君名○飂力謬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爲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也○擾而小反一音饒作擾非〕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鬷川〔鬷水上夷〕鬷夷氏其後也〔皆董姓〕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爲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

只說一半且作小歇揭又何故無之一問不過頓挑之法其實與上截一片說去非另起步也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 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孔甲夏后) 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遷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 懼而遷于魯縣，(不知在襄二十四年) 范氏其後也。(晉范氏也) 獻子曰：(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此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言龍既非智何故不得也) 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方法術)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 失官不食。(不食祿)

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宿猶安也) 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 坻音旨又丁禮反 又音之豉反 伏如字) 鬱湮不育。(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爵上公) 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 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犂焉○賈逵曰祝其犂也明也) 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 水正曰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焉○蓐又作蓐) 土正曰后土。(土為群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霤力救反○賈逵云句芒祀于

旣不生得已指應了畢竟用反掉附會易說連斥直出許多龍字想見文心之巧 易辭取象附章取義何妨認真必執古訓附會于古無有以文害矣

故不生得明對莫知于龍即是明以人實不知誰能物之明對何故無之却是暗應非龍實知回環細密之極

自是餘波而分合順逆詳略奇偶一筆不苟所謂搏兔亦全力者非耶

孫執升曰張華博物志三卷於范宣

此與貞

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玄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棄廢也○正義曰先儒皆以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五行相生王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則鳳至火官修則麟至土官修則白虎至金官修則神龜至今水官廢龍不生得毋不修故子不至也據此只作水官不修故無水內之靈物前說似鑿○) 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 在乾之姤，(乾下乾上乾 巽下乾上姤 乾初九變) 曰：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 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 乾九二變) 曰：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 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 乾九五變) 曰：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 其夬，(乾下兌上夬 乾上九變)

曰：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 ○夬古快反) 其坤，(坤下坤上坤 乾六爻皆變) 曰：見群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 ○此據乾六爻皆變) 坤之剝，(坤下艮上剝 坤上六變) 曰：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 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 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能治其官) 使重為句芒，(木正) 該為蓐收，(金正) 脩及熙為玄冥，(為水正 二子相代)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

者所以非貴公之姿且閉過隱猶可掩故不顯言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鄭人潰叛齊晉皁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復過誤所當掩蔽故反書公所在○正義曰不先書內有兩意一則非責公之妄以君舉必書今在鄭與乾侯皆極略不記以君不足可錄然一則明公過謬猶可掩以被臣逐居于外非鄭書之則恥惡尤甚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蟜居表反今吾子無貳何故共使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

此篇大旨只笭定恤其所無一語然只設一面便難醒快看他將小事大階大字小豈忘共命先自己安放一層中間以先軍功執紼附士大夫不稱數御

春秋左傳 卷 昭公

其時命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辦皮莧反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正義曰…

狀遍一步然而以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把齊晉做個榜樣未將王吏陪晉大夫又是高一層作反激然後拈一齊字分出兩樣以證陪自應時所不問作收煞通篇前意相形反復推敲到底不卑不亢殊而王潤其文

以為霸事可以證晉文盛從前招入責王一層則古又無今觀托分外有

鄭國致其情實霸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取充備而已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少年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古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養地養即所封之邑

前幹他添一體字作話頭此又替他生一舊字作話頭最是將矛刺盾秘訣兩說歸到寡國實際則夫人而知之矣

開不開晉與省豐裁最佳

此篇為吳滅徐徐奔楚傳首尾敘事中間議論自成章法未敘吳子氏員問答自為後入楚張本不相合也然將以害吳忌子吳知所乎黑所獲也一辭接徐無不可罷

春秋左傳 卷 昭公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特提將以害吳一筆文便句句是吳不可害言吳適以自害處其筆力極圓

諫語凡兩層前一層不高驟其勝以激怒之是可觀後一層倍易神宇缺料以待其歸乃是其蘊吳子中數語作曉抑揚吞吐風韻極佳

一調凡作數轉一句凡作數層最是當折蕩動之聲 …而調

未會前先寫季孫一邊而單末結前亦
先寫昭公一邊情事兩截都相準而立
而子家起子家止下截自然呼應任其
無答起子姑歸祭止又合兩截爲呼應
章法完密極矣

左繡

與上伏而對相映都是串通做法俞云
子家明知其偽而昭公從以爲眞絕可
憐也確

傳寫此等處使人悶死

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云檢當作有）（君皆謂晉侯也。蓋季孫探）（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荀躒。○逆公歸）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若）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昭公

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亦不忍聞）曰：寡君（見季孫已當受禍，明如何以自誓）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在）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終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邑）楚沈尹戌帥師救

此篇全是論斷首段單說本題以下
將背盜作陪總論春秋書法乃左氏自
作一首反復條暢文字非如他篇僅僅
敘述而已也

即說君子發端先[illegible]一遍

左繡

次實証一遍　得此陪証文乃[illegible]厚

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左司馬沈尹戌。稽音雞，又古兮反）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補正：傅氏讀至夫字爲句，言人）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昭公

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回，邪也。疚，病也。見義則爲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補正：王應麟曰：求名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欲蓋名章，如趙盾餘出奔，崔杼弑君，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推此類言之，可見譏貶之法，求名非一端）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守先人嗣，言其尊不畏彊）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春秋叛者多，唯取鄉之名）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三人來適魯書之，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

又反跌一還 得此反跌意乃醒透

再正結一遍

又從論春秋書法收盡全篇以申論起以為結中間一齊一出兩兩對說其法亦精嚴整

書豹書盜所難也。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者

三叛人名去貪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謂不書其人名逆也

民將寘力焉。貪冒之民將寘力為之不尽從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謂暴逆者數而不忘也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此之善皆也。數所主反。按數惡無禮者數而惡之也。又微而顯 文微而義著也。婉而辨 辭婉而旨別。正義曰辭雖婉順而旨有別。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三 昭公 三十一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轉辨轉也。臝倮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補正傳氏曰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必吳入郢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

此等占驗斷處皆含有六言未之驗也欲并以巳證附會日食乃尤誕矣

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謫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書圍用師徒○闞口暫反○夏吳伐越。始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薨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惟十三年十六年成周不書晉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晏為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晉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日京師而日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正義曰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書者亦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書城耳○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十五日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

跟前傳又添出一層斷盡昭公出亡始末不單指一端也而公固以客死矣

吳方强楚而召吳者已見其殘備伏可畏如此夫

此篇傳城成周上半篇請城成周下半篇令城成周皆成周當是一頭兩脚格

首從子朝之亂叙入爲城成周作引有大願矣一層且兵虛領下方[illegible]觀本意却又將成王陪襯委重于晉[illegible]字寫得如許淸婉渾入節令[illegible]仿彿能從王命天子有命以爲成命都[illegible]首

段落華固當以天子爲主也此左氏文字極有精采處

天子曰特用重筆可以知其書[illegible]

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正義曰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illegible]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存參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饑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肆展放也二文爲文侯仇文公重耳弛周室之憂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

回顧上文我三句意滿而氣足自是[illegible]然去收束風格則懸絕矣此世變爲之左氏亦不知其所以然

范獻之謀伯音之對一面承上王命一面起下諸侯遂師以此作兩截轉換也

左文未有無中樞者

俞寧世曰須看出周是不得已之請晉是不得已之應周分爲兩晉分爲三有由然矣

孫執升曰敬王告晉使城成周此東周之又分也春秋書此蓋志世變云

詳此揔見王事之重精神全聚王命不在[illegible]

每遇工役節作此種筆法前半是內書文字後半是周禮文字

令役于諸侯收本節歸結諸劉子以爲成命并收中間兩分字以重結首段也無

[illegible]況昔○蝥古侯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反○蝥指子朝等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焉在在所命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傒曰彪傒衛大夫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驅馳自恣渝變也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當城之丈數也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議遠邇量事期知事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材用知用幾材書餱糧知用幾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

昭公終失其所由于失其國失國由于失政失政由于不愼名器左氏引經斷案而并述史墨之言前後一綫其詳子家受賜不敢違君況小物且然何況名器而天生陪貳不育子家而偏多季氏則陵谷變形雷乾易位以世從之失當世修之勤其保之者亦非伊誠也而又何疑于客死而莫之矜乎是一篇讀其流涕交字

史墨語有兩層上截從物生說到天道節是從論只中間世失世勤數語初說其意承逐段復申說一層季友之生順承世修其勤文公之薨倒承世從其失然兩意不平只重魯君世失一邊故另以爲君不可不愼作歸結却又是推闡從論不惟斷昭公并爲萬世之爲昭公者下針砭也繁看師曠論出君篇可以觀作者蓄意之變矣

文中三失字九君字乃一篇之眼目也

引詩易俱採穩快可喜

釋執升口史墨之言近誕且以獎奸趙簡子之于晉猶季之于魯也不陳天澤

左繡

賞城尺丈。易之欲反。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經所以不書魏舒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

春秋左傳　卷廿六　昭公

大義乃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何怪三晉共卿亂私家入而分其國乎

左繡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左傳　卷廿六　昭公

徵人徵鬼違天違人恰好相對　易位

對徵僞見違以正逼出罪案分明處

爲未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盟所告山川鬼神）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敗侮啓寵納侮本尚書說命）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戍周者）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

春秋左傳　定公　三

以雙調作宕叠散起整收也

此篇敘昭公喪葬事至完出爲案也中間特詳叔孫一書問答亦所以完子家案而後敘溝墓惡諡并立煬宮而附及爲又所以完季子逐君案一結則無不結也定公即位却只一點若一則不能正煞一刷不能正始其事已即備于前後敘事中矣　子家一生心迹却借他自家口中總結了一生罪狀却借案

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寬也）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問子家子衆事皆諮）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易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幾音祈）叔孫請見子家子

然後兩番納結以敘爲斷讀者快意作者匠心

叔孫使告一節與前季孫語詳略互見亦甚有詞令

三項回覆得又決絕又婉曲風調最佳決絕在二則字婉曲在數也字　几文書順逆承應此篇問答都用一順筆法而自有參差變化之妙作者蓋無不工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爲卿）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從公與季氏）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爲寇）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

春秋左傳　定公　四

也

上兩項喚說下兩項却暗說叠立後從政均不忍掛齒也爲子家自始至終無一憾筆見春秋時才節具備人惜不展其用耳

前半用散中段散中帶整末段用整章法佳甚

傳葬我君昭公事却添一惡諡作對又帶敘立宮筆筆有法

於宮定公乃即位○公穀鄭註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公氏魯群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榮駕鵝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駕音加）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

聖人作用行所無事如此

唐錫周曰昭公生死相依不過一子家子耳前後爲子家子結案語語從出血淚令天下後世有心人自爾心散昭公愁家仇人不過一季平子耳後民爲季平子結案寫出許多惡迹令天下後世有心人自齒髮指

使之無忌則信其見舟而又不料其□師此所以處處受敵也得訣只一誘字耳

見舟僞帥師計又即將軍禁計一箇□

屈殆與尤智計耗人

於宋。鴽黙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爲惡 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林信明也○實也自實其不臣之迹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林自昭公墓外爲溝使與先君墓合 昭明臣無貶君之義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祧而禱之 九月。立煬宮。正義曰 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爲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經 癸巳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日災 ○秋。楚人伐吳。囊瓦稱人見誘門敗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

傳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棄親用羈 上第二節遠讀

○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 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使以師臨吳教舒鳩誘楚 秋。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 所以敗也

此等處自是本與下文爲一首耳不當從先經始事之例

又好潔又卞急寫來如活不須繁句誅駭此公何乃如是文之先抽而後點者必倒吸神理於前到臨了一筆點出使人恍然嘆絕方爲妙品此文是也

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舒鳩言 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 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 楚不忌故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 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奪閽杖以敲閽頭也爲明年邾子卒傳○敲苦孝苦學口交三反

經 甲午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林莊公卒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

傳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 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 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 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爲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 ○冬。盟于郯。郯即拔也 修邾好也。公即位故修好

明年唐蔡同伐楚而經獨書蔡侯以吳子是蔡為主也故此篇兩事平敘而歸收蔡侯須玩一路平中寓側又不露痕所以為工

凡作兩將對為前一層從主入賓後一層從賓入主暑評順逆筆法在其間耳

兩邊互有辟客然唐所辟從者償馬之辭蔡所辟則其君沈玉之辭也青歷歷從而刪衆不然乃所謂無斧鑿痕者

左繡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 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 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 ○因唐侯弗與故偽請代僕 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 而竊之正義謂詐楚許之非 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 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 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 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 明日禮不畢將死 遣蔡侯之禮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自誓言若復渡漢南當受禍明如大川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經) 乙未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林) 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林)晉楚交兵止此傳曰劉文公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為之也劉文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朝于朝於是合十有六國之師伐楚邇五伯未有盛于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于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音生又作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皋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鼬由又反 (林)有晉侯在何以皆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王之文也非後王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

魯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 無傳○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君自立是為僖公。正義曰三同盟杜註偶脫 ○六月葬陳惠公 無傳 ○許遷于容城 無傳 ○秋七月公至自會 無傳 ○劉卷卒 無傳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林)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子諸國世家多卒孔子如此 ○葬杞悼公 無傳 ○楚人圍蔡 不服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無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 ○葬劉文公 無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補正傳氏曰柏舉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楚師敗績 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爲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評於是晉辭蔡侯天下諸侯無與憂蔡者而惣之吳吳子與師以伐楚是則夷狄憂中國也是故吳始稱子書戰書伐書敗績書進吳而楚黷 楚囊瓦出奔鄭 書名惡之 弟地 瓦貶稱人 庚辰吳入郢 曰入吳不稱子史畧文○狹郢楚都也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前日吳子今日吳復狄其舊號也會黃池書吳而已

春秋左傳 定公

傳四年。○是年曹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蔡侯去歲而得歸矣 、終于○冬 于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 中山鮮虞 棄盟取怨無損於楚 晉楚同盟伐之爲取怨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 楚便帶入 鄭人與之 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 明日或旆以會 或賤者也繼旐曰旆令賤人建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 晉於是乎失諸侯 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 子行敬子衛大夫 曰會同難 難得宜 嘖有煩言莫之治也 嘖至也煩言忿爭○嘖仕責反一音責。嘖是煩亂之義杜訓本賈逵相傳訓也補正曰嘖爭言也荀子有嘖室之議荀子嘖焉而不類 其使祝佗從 祝佗大祝子魚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共二職 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 隸賤臣也 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社稷動謂國遷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 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爲釁鼓 祝奉以從 奉社主也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謂朝會 君行師從 二千五百人 卿行旅從 五百人 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只行也二字 及皐鼬將長蔡於衛 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 欲令蔡先衛歟 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據史記管蔡世家太姒生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則蔡叔周公弟也今日兄者正義謂馬遷辟謬看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蔡在曹上可知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

左繡

此篇首段是敘召陵之會中段却詳敘阜鼬之盟蓋以文重也末段乃回顧召陵作結則首尾相應之定法矣

俞寧世曰蔡侯怨楚歸晉其志甚堅求貨勿得而辭失蔡心矣先蔡于衛以求悅也聽祝佗言乃後長衛由是蔡侯棄晉即吳矣盟中可晉遂失霸此春秋一大樞要也篇中數關目語敘得分明而晉遂失諸侯句尤宜着眼

左繡

經書蔡當先衛夫子親削豈不知尚德耶如其言則仲叔德既衍則亦以德封矣有德而加以長兄弟之子自當先衛踐土之盟在文故欲長叔武以既衛成兄弟侯之骨肉相猜非定例也故經乃先蔡自是以後唯昭元年虢之盟蔡亦公孫歸生以後王敘衛於蔡下然前此未之盟蔡亦後于宋嘗後衛也此晉晉將長蔡乃各復舊職衛却藉口踐土邑欲爭勝自是強詞假據他托尚德爲冠冕祝佗叔爲口實不反復復亦頗中理解故春秋詞令敢多獨目飲以後而名陵之會依然先蔡則一時之辨不足亂百世之常也顧其文則爲妙極矣 前既餘蔡此又欲長蔡正寫晉全無主張遁矣諸侯處處謂先蔡所以悅蔡可謂誅心之論

乃長衛侯于盟全賴此人接給不發不得荀又不得令于未會前將祈敬于一筆使是預先下丁詳論也巧於因在常法之外耳

大旨只是尚德不尚年，却分作兩層洗發。前半重尚德而以不尚年作掩筆，後半重不尚年仍微到德字作收。然尚德為主也，呼應往復，筆法如神。　以衞康尚德，以蔡証不尚年，互見其極有分寸。

唐錫周曰：說蔡侯康叔之見六字，分說合說，反說正說，横說竪說，無不入妙。思昇水而與為舞，非孔而非斷，斷讀此等文，作莊東題何至如坐針孔中。

卑提於衆中分三段，以衞宾次一主三分三命，是三平兩啓兩結，又是兩對整，齊中之參差也。

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固當以此為稱首）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周禮鄭註半璧曰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孫云此詳於民，後詳于土。五法）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昭，明也）

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陪一作倍，同步回反）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備物，與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命，奄皆命即屬魯，懷柔之。逆，彼錯反）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避伯禽之國，故以付伯禽。劉炫云伯禽亦命書篇名）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衞之祖）以大路、少帛、（少帛，雜帛也）綪茷、（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旃旌、（通帛為旃，析羽為旌。綪，七見反。茷，步具反，又音吠）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唐荊川曰：使事甚多，而文波流動，故不板拙。

東上生下，筆如屈鐵。

上半從宾出主，下半從主說起而宾陪在後，用筆變化。

文凡四層，未曾亦宾中主，大援什衷命，勝乃上半兩頭宾中間主，下半兩頭主中間宾也，雖搭整而變妙不可言。

兩頭主以蔡先衞，猶先蔡而句急，眼目也。

上半三段命書總是略筆，下半一寫命書，亦周詳，整而又詳，寫二載叢以配之。

（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衞北界。圃田，鄭藪。畛，一音真。徑，音經）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衞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商之先）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衞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洗，息典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毀亂王室。惎，音忌）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上蔡字素達反，下如字）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

敗楚者子常也有一司馬戌而不能用及雖忠勇忠克之言其敗宜矣前半出色寫司馬戌與舟後擊見其智能禽免首見其勇而死則既不能謀又不能死徒以其積賄之宮爭吳而賞冠前後各寫三戰兩兩相形足使子常愧殺

子涉漢我毀舟子濟漢我後擊司馬句包胥裹尾同心楚莫有死志我死而楚可入楚孩有閒心半渡而後可擊夫槩著着是伍胥錫手左氏敍戰必先敍謀此文兩邊敍來絕手弱對與樣精神

史皇曰安
此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
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說其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

春秋左傳　定公

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三戰五戰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正義五戰謂擯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雍澨則食者走不暇陳故不數也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芊面爾反羋姓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芊之字睢七餘反○）

文勢在此處作界限而前寫司馬句卑一段奇杰後便連寫由于閔辛子期鑪金許多奇杰乃一氣趕出中作奇杰以與相奇杰之伍員作首尾對伏相機杼一片嵩比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者耶

一面觀起申胥一面又對照伍胥掩缺夫成然此正作者不肯明寫伍員報楚之微旨也旌其志而不誇其功君臣父子之間有權衡焉否則起絕書何難先洩汲家之奇乎

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鍼之林反）（後文只見季芊一人服說是）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子山叔父）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

春秋左傳　定公　十六

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剄古頂反）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前半以司馬爲起此半段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夢如字又音蒙）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成然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

入郢之後楚昭全虧依隨近國故奔隨盟隨敘事特詳看吳隨一番往復及乞師兩次告哀知此文前半以計謀勝後半以辭令勝合之遂成全璧較前鄢郯濮鄢等篇又換一番色澤矣

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 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 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 此可以解弒君 動無令名非知也 罪應刺不滅宗 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 竄匿也 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獎成也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 結語本了而也就則富較然矣 擁 隨公宮也 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子期昭王兄 此句見勢之危迫生出一段奇事 逃王而已 公子結也

晉此句乃見鑪金之力

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人楚王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著退得妙 鳩安集也 名者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鑪又作鑢音盧 王使見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此王臣且欲使盟隨人 辭曰不敢以約爲利 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爲盟主○按補正陸氏曰不敢棄君父因約之時以爲利較明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嘗心前割取血以盟

忽然閒應起子胥奇筆也五戰及郢奔鄖奔隨事勢不振而又因之讀此段精彩煥發死灰中竟有生氣最文家掉尾生動處能振起通身神致豈非千古奇杰之筆須得此奇杰之筆耶

虐始于君疆場之患卽燭之武退秦師語但彼猶婉轉此更懇直則事勢不同耳未以利動之接連三轉及其未定可以取分亡則全爲秦土撫則長以事秦總是一口咬定要他作速出師歸重末句一面要忠君一面又要踐約直是牛哀故態不得

示其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包胥楚大夫 其亡也謂申包胥 友道 至心 曰我必復楚國 復報 子道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道 後楚之言已踐 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 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 土是 彊場之患也 吳有楚則與秦鄰○莽莫竹反 下是利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 妙語 焉 與吳共分楚地○取分扶問反 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撫存恤也 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伏猶處也 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予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勺市灼反又音灼 九頓首而坐 每一頓首 無衣三章章三頓首 秦師乃出 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經)丙申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無傳 ○夏歸粟于蔡 蔡爲楚所圍饑故魯歸之粟 ○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林)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常齊過始見于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

重以其情無資以其物

此策所謂反視其裏已有挑之者也

此段爲陽虎亂季作引以不狃爲主前爲公則止虎之逐後爲私則勸虎之行

虎之亂季不狃開之也

兩行東野兩弗與弗敬遞說而用對格敘事總以整爲工

初春秋末以敵言之戰于郊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末以敵言之戰于相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公羊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杜無此義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無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可惜吳未能以此責楚 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亟急也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 東野季氏邑○行下孟反下桓子行同 還未至

丙申卒于房 補正房疑即防字古卩作𠃌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考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云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封楊武爲吳防侯武帝祀濟川王明殿防陵而常山王教徙房陵皆二字相通之証 陽虎將以璵璠斂 璵璠美玉君所佩○璵音餘璠音煩 仲梁懷弗與 懷亦季氏家臣 曰改步改玉 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鄭註尊者尚徐接武蹈半跡繼武迹相及中武迹間容迹是步不同也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是玉不同也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 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爲君不欲使僭 二字承上轉下 既葬桓子行東野 桓子意如子季孫斯 及

此篇正敘申胥與楚之功分兩截頂前段兩敘吳敗而終之以夫槩王歸後段亦兩敘吳敗而終之以吳子亦歸兩段各以秦師作提挈極參差事寫得極整齊而兩截中間特將吳師敗楚雍澨作一折尤見此役非秦師不爲功結構有法

首句振起全局只七字而有風馳雨驟之勢是謂神來

以二王字跌出兩歸字奇末帶寫兩歸字一是新因一是舊虛寫吳此行覓一無所得全賴申胥之力也所以表之者至矣 末二事正與前帶敘夫槩自立奔楚相照成章法者

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行逐懷也 爲下陽虎囚桓子起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道猶法術 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稷沂皆楚地 吳人獲薳射於柏舉 薳射楚大夫○射食亦反又食夜反 其子帥奔徒 奔徒楚散卒 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楚地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唐從吳伐楚故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

奔楚爲堂谿氏 傳終言之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 麇地名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 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 言前五戰入郢今亦五敗而歸 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 公壻楚地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 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闉音因輿

凡見弑必詳其故桓子見囚猶恐如其來盍其故在御父可知已矣

平子逐君其報乃在其子其難卻在其臣天理亦當且速哉

此篇敘楚子歸國事前句入郢提起下以王之奔隨王之在隨分領相對作片段是一頭兩脚格

楚子入郢只於一賞功事而參差各變乃入中間因而詳五五人闕辛爲首却另敘在前闕俱居末卻接昇先敘自此而申胥而鍾建而由于一路而各大都敘事由淺而深留住末事在後作收煞令讀者遊然有精神此作法處也

賞常法則以于賞提在首段中下文分賞司耳此處特變兩斷各爲一人中間夾爲三人斷亂仲縮是之謂參差入妙實矣式賞然賞只係胥兩人是正寫

又作與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罷音皮 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棄其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之 不義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藐季氏族○藐亡角反一音彌小反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魯南城門 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歜昌欲反

○楚子入于郢 吳師已歸 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評此語爲入郢作註耳 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 江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屈其勿居勿二反 藍尹亹涉其帑 大夫 敘此爲鬬亹作案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 寧安定也 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惡過也 此入見前子本文亦 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 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弑

一以皆舍故一以逃賞故也前後三人只是閒文点綴行文遂有繁靡花散之許

王之奔隨也下却敘藍尹涉帑事王之在隨也下亦敘子西保路事兩人都不在賞內正相對也事結尚絕

會選評林作一篇評云左氏敘數大戰獨此篇不同他戰或以謀勝或以力勝此戰全是報仇雪恥之師關前從子胥謀處提頭後從賞功結穴純以德怨作關鍵行文沉鬱頓挫淋漓痛快固已絲毫逸史記之長

王也○舍音捨又音赦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大難是大德 終從其兄免王 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 此事勝似賞矣 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 此事可作傳贊 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 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正義曰于時子西蓋假稱王 敘此亦爲由于作張本不重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 築城於麇 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古人之語然也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此事易爲讒入口決爲坐勤 小賞亦一時並點不及耳故由于執之 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袒音但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 丁酉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大叔子○(林)許男斯執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 (林)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

此與下如晉稿當合看前一節是陽虎怒季孟于衛而衛侯果使追之後一節是陽虎辱季孟于晉而晉人果兼享之虎之計得矣然衛公叔晉范獻都明眼看破一則曰天將撰陽虎一則曰魯人患陽虎而虎雖狡其如肺肝之如見何文兩兩對爲各以陽虎使三字爲眼目章法極整而明也

在還出入皆虎所使却不提于首而插点于因老之中是字妥法

無將以作呼應末又着一天將以字文調不換不亂是整齊法

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晉使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因致逆于大夫國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至自侵鄭（無傳）○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無傳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歟蓋於晉故圍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分明悲事）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儋丁甘反）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最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衛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子瑕衛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正義鼎之名舒不知其故昭兆言其兆文分明也）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爲質求納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

峻作此諸反言似正字字藏鋒露穎妙

固上文正對不見會心故另我此一筆以與孟孫機鋒相對文固以相配爲佳

敘子西定楚却從大敗後措手誠見古人意表文亦句句作跳脫之筆

敗舟師不敘地敗陵師不敘人一從彼說來一從此說去一敗在舟師上一敗在陵師下字字對也

楚國將亡不總束于後而插点于中用

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衛師）○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因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向與常而如公相映）晉人兼享之（兼享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補正曰恐趙氏陰厚之故爲此言凡晉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者謂誓不如此將如日何將如河何將如先君何言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其人擇得者實黨正獻子所樂聞也）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副虎爲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爲之于僞反）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纍力追力軌二反差初佳反）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惟位悲反本又作帷）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

楚王使由于大敗之後不可復以反跡子西乃意有力也妙絕乃今可爲矣敘事中有議論却只點得一筆奇甚

亂周伐周只倒追而不作追敘筆法奇以爲晉討鄭之伐胥靡已見于前公伐鄭傳中也其事不見于前而見于後彼此互讀而後明左氏往往于此等處用暗筆耐後人思索耳

敘樂祁使晉事作兩半讀見溷以上重知難而行句以下重楊楯賈禍句前虛後實之氣跌到乃執樂祁篇中凡三寫陳寅亦一知幾之士也 三陳寅因益

以前偶後奇爲章法

知難而行伏下賈禍子孫得志願立後一順一倒兩截一串矣

是乎遷郢於鄀 （補）改都爲鄀故曰遷郢於鄀 而改紀其政 （補）改其政而新之紀其政而理之 以定楚國 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儋翩子朝餘黨 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鄭伐周六邑在周地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爲戍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爲下天王出居姑蕕起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以與公言告之 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 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 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 溷侯溫侯因二反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 楊木名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 知范氏必怨將得禍 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以其爲國死 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爲八年陽虎作亂起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 姑蕕周地○蕕一由舊反 辟儋翩之亂也 儋翩子朝黨 餘救 爲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戊戌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衛地○（補）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稱行人非使人之罪 齊侯衛侯盟于沙 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沙一音和反 ○大雩 無傳過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國夏齊卿 ○九月大雩 無傳過也 ○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中丁仲反 ○夏四月單武公 穆公子 劉桓公 文公子 王室之難唯劉單實始終之 敗尹氏于窮谷 尹氏復黨儋翩共爲亂也

報晉是定哀時一大關目論見圖說中

此節又陽虎欲危季孟于齊也前爲外人所窺此節爲同類所制亦見其戾且孤矣

御虎者處父也卻與苫夷平敘專季者陽虎也卻與處父平提而兩人圖不平也讀後文而知之此文須得其不露斧鑿痕

左繡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徵召也 衛侯欲叛晉 屬齊鄭也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欲以齊師懼諸大夫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郎沙也 爲明年涉佗捘衛侯手起 ○捘子對反

○齊國夏伐我 齊叛晉故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 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斂力撿反又音廉 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 丙間可知 墮伏而待之 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 而女 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 苫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苫始占反 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傳言陪臣强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 慶氏守姑蕕大夫 晉籍秦送王 始終得晉力 己巳王入于王城 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 館于公族黨氏 黨氏周大夫○黨音掌 而後朝于莊宮 莊王廟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皋

男 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詒
允孫景陵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定公下第二十八

經 己亥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 無傳 ○二月公侵齊 未得志故○林見會之後于棗晉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無傳 ○曹伯露卒 無傳四年盟皋鼬○林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林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illegible]也[illegible]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鄭不書諱之也四鄉[illegible]而以會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于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公至自瓦 無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傳四年盟皋鼬○柳本或作抑○林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兩事故曰遂○林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葬曹靖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九月葬陳懷公 無傳 ○季孫斯仲孫何

此敘事之小品也平敘三事兩顏兩冉
似截對一樣兩層似前奇後偶兩射一
殿又似前偶後奇以上兩事合看一中
頰一中眉是力與巧對以下兩事合看
一退曰一呼曰又是誇與詐對鏡皆字
横上文聯絡巧對于截下把玩不釋

左繡

手也

一旦字見其勇一乃字見其詐此傳自
爲註脚不煩訓釋者

此只敘一歸樂祁事將歸而惡其無故
則欲其代子既歸而卒于大行又欲止

忌師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無傳稱叛晉 曲濮衛地○
濮音卜 ○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
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
先公○(批)陽虎欲去三桓而爲此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
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林)書
曰盜竊寶玉大弓聲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叛皆不
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君子
之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 門攻其門 士皆坐列
言無闘志 曰顏高之弓六鈞 顏高魯人三十斤爲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爲異
強○稱尺證反強其丈反 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弓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定公 二

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 子鉏齊人斃仆也○仆音赴又蒲北反斃
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子鉏死○一云偃且顏息 覆曰 人姓名且子餘反非
顏息射人中眉 魯人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自矜之 以自矜 師退
冉猛僞傷足而先 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殿傳言魯無軍政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 討儋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傳終王室之亂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

其戶此非與子梁作辯乃故晉與趙氏
爲逆也逆逆爲晉陽起本矣
文以從獻語爲主作兩截前半趙鞅
語與士鞅語相對一以今又執之爲絕
諸侯一以無故歸之爲宋必叛後半陳
寅語與士鞅語相對一以宋叛棄子不
如待之一以宋叛求成不如止戶中間
部將獻子私謂作兩截轉候是以止子
承上姑使代子起下而兩截中間又各
以歸樂祁樂祁歸爲界畫其剪裁一何
工整至此

此與前陽州篇同一筆意彼詳于首此
詳于腹起處乃攻齊正文中段以僞啓

左繡

僞觀見陽虎以戲爲戲末段陽州舊事
都附紀于廩丘之役作者蓋亦以待事
名子爲客氣也是一則笑林小品文字
以客氣句爲主前將着兩主人字爲
客字相映成趣妙絕

魯號秉禮豈倘昧此始尚者因晉尚而
尚之加意鄙薄之辭耳非深然羔雁而
一之也

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
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 執樂祁在六年 獻子私謂子梁 獻子士鞅子梁樂祁
此句謂獻子知其以中行爲主矣
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
溷代子 溷樂祁子 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
溷也不如待之 子自代留待勿以 樂祁歸卒于大行 大行晉東南山
○行戶郎反一音衡 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 州晉地爲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 郛郭也 主人焚衝 衝戰車○衝本文作轒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六 定公 三

或濡馬褐以救之 馬褐馬衣 遂毀之 毀郛 主人出師奔
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 逐廩丘人 虎曰盡
客氣也 言皆客氣非勇 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 苫越魯人
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僑如 欲自比陽州之類也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 晉士鞅趙鞅荀寅
救我 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
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

此篇敘衛所由叛晉前半寫晉盟之無禮下半寫叛晉之有謀重在下截四段皆以王孫賈爲轉宗總領從不受盟插入兩截一串又上截以將盟將歃爲呼應下截以叛晉爲呼應通篇首尾則又以請敢盟請改盟爲呼應分合皆章法也

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鄭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 衛地 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二子晉大夫 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執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 ○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爲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哀十七年傳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與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發陽之役衛石魋時宋魯衛三國衛爲小故魋執牛耳襄二十七年傳云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正謂主辦盟執牛耳也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 言衛小可

寫晉無禮涉佗成何先總後分字字惡狀使人巨耐方激得叛晉一番怨毒起王孫賈進數言便自怒氣拂拂從十指出也入神之筆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陡提此筆領起下半篇文字振拔可喜下分兩節三節上層兩大夫曰對下層兩皆字對緊狀各變使次于郊將行行有日三番頓挫又一頭兩腳格也不以不如叛之作斷首尾曲折盡態極妍

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 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 捘擠也血至捥 ○捘子對反捥烏喚反擠子計子禮二反排也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 賈衛大夫 曰盟以信禮也 信衛明也 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 總提 大夫問故 公以晉詬語之也 詬恥 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 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 分兩對 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 爲質於晉 大夫曰苟有

侵鄭有註侵衛無註以事之遠近爲詳畧也

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 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 欲以激怒國人 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 有期日 又有怒變 赤然一激不動只得直說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 兩皆字對 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爲周報之 遂侵衛 討叛

諸亂必有其故陽虎則無他故只要已更孟氏耳却不提明在前而以欲去三桓倒敘于五人因陽虎之下較他處敘法各別左氏手意固多變也

此篇寫陽虎之亂凡作四節讀第一節欲去三桓敘其作亂本意以及順祀戒草皆前一層事第二節前點第三節胡公敘作亂正頭事第四節脫甲盜玉敘敗後事節節皆以陽虎提頭而五人因陽虎起陽虎入讙陽關以叛結篇法極明畫其間成宰期孟孫桓子作林楚築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魯爲晉討衛

○季寤 季桓子之弟 公鉏極 公彌曾孫桓子族子 公山不狃 費宰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輒叔孫氏之庶子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 志叔孫帶之孫 ○以上皆爲國人所薄 故五人因陽虎 句作起筆便斗 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代桓子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代武叔 居然做大 己更孟氏 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將作大事欲以辛卯禘于僖公 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其靈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 ○正義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今爲順祀而禘于僖公是欲取先公之主盡入僖

看闔門子言舍爵穿插其間諸人爲律陽虎爲禍作者益極寫一波瀾之陪臣以爲此春秋之盜魁而已矣

陽虎作難因季及孟制之者全靠處父一人即于首段提出凡三寫幾警伏一箭之線索而後以帥師請追而備應之其力只在以壬辰爲期五字中妙絕極紛亂事寫得極清晰極密卒事寫得極矣第只是將陽虎與桓子處父相間而寫遂得錯綜而又有條理也

來受谷月誰從如繪不必言默叢中照與孟孫以壬辰爲期八個字宛如組如

廟而以昭穆祭之也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從大廟而食今反下從僖廟亦非正禮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亦然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 期處父以兵救孟氏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 陽越陽虎從弟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 咋暫也○咋仕詐反○按咋一音責註暫也即傳婦人暫而免諸國之暫註猶卒也有倉皇乞憐之意 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是指免難而言正義反 對曰臣聞命後 後猶晚也 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 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 桓子曰往也 言必往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 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爲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 騁馳也 陽越射之不中 築者闔門 入乃閉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

氣之許孟孫爲公期築室于門外壬辰日也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壬辰日也然其妙却從戒都車曰癸巳至句中來

孝敘子言一筆亦恰與陽虎作起訖結構天成

劫公與武叔 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 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 魯東城之北門 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城內地名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 徵召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召死○正義言魯人欲喜季孫免于召死之事也 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 嘻懼聲 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 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 孟孫懼而歸之 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 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辨音遍舍如字 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讙音歡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歂駟乞子子然也爲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 庚子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無傳四年盟皋鼬○林獻公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 ○六月葬鄭獻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林外會晉次自厭豬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于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

反覆處令人絕倒

擊鍾之非可以喪不在此解之生子之非無可解也則以僞疾訐之忿不在大小其子傷心涸之謂歟

只桐門右師四字亦與一應何其心閒而手敏也

一篇論斷敘案只提一筆都不斜通身文字都從此一筆洗發也凡作兩層讀前半棄其邪取其忠對是照提筆順說見不當殺但當用後半用其道恤其人對是照提筆逆說見既要用不當殺一往一復洗發透徹尤妙在中間用其道不棄其人兩語承上起下夾在三引詩中作轉綫之筆而章句提章句結文止

晉爭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葬秦哀公無傳

林 哀公卒孫惠公立

傳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弔子明舍之明逐使出門去○補正劉用熙曰子明蓄與右師同居逐之使各出居也 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忿其不迎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 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也 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 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正義曰鄧析不爲私作刑書而殺鄧析有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耳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

[illegible]率女字字筋節也

三引詩兩承一詳前偶後奇有錯寬有蕭法旣參差又整齊管也竿也樹也都與竹字相映小小着色無一不工

得寶玉大弓不言所得讀之也亦恕之也諱之以其歸自陽虎恕之則不復目之爲盜然其焚門出奔請師伐魯逃西願東[illegible]僥逃[illegible]稱賊舉動則終不能自新而革面也斷之曰趙氏其世有亂乎蓋仍以盜目之矣

文子語輕論取義而重論陽虎凡說兩還前一還極寫陽虎之惡又分兩頭欲勸齊師是本位正意不利魯國便將對面相形後一還快論陽虎之不可用作

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女女義在彤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竿旄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正義曰蔽芾小貌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傳言子然嗣大叔爲政鄭所以衰弱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也 以獲解得仍以得解獲同中之異是無心有心 凡獲器用曰得 器可爲人用者也 得用焉曰獲 謂器物之成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正義曰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爲得將此器用以得于物謂之爲獲也 六月伐陽關 陽虎也 陽虎使焚萊門 陽關邑門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三加兵於魯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大國晉也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來上兩段反覆串說曲折淋漓快之文

詳味二字斷盡陽虎一生乃此文一篇之門入也

孫執升曰昔小人挾亂入國者老成經遠之人如是見而深言之世主不察而斷其計如梁武之於侯景其先也已鮑文子一言而齊侯卒受其禍此國之所以貴有老成人也

以夫子斷結不但結陽虎并結文子一篇文字見其言之不謬也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鍥苦結反）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蔥靈輜車名○蔥初江反或音忽輜側其反說文衣車○蔥靈郎應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左繡

此篇敘齊伐晉夷儀在先登上以東郭書犂彌為主而兩兩讓登後兩兩辭賞為束都有醒豁

○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室之為娶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樂）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以讓之下入城也）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從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曩乃黨反）猛笑曰吾從

不夾敘此段則讓登辭賞兩尋接遞局雖緊而氣嫌于促矣此著局之妙也

驂靳宵張前後相映語甚新而雅

○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正義說文云靳當胸也）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縣迴遠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以一人當千乘）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

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禚諸若反媚武冀反）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裂衰也○幘音策又音責說文作齰）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貺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正義始以上服次大）

而止矣
聖詩善人錯田一語爽起孔丘相三字
其有此化之妙左氏亦悠然神往乎
遐之衰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極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溫而厲成
而不猛恭而安
孫執升曰夾谷之會[illegible]大造特[illegible]齊
之一[illegible]耳看[illegible]天動地反小了聖人
然實有光于[illegible]丘踐土之役則一相重
于諸侯也
此篇內賓入主前敘後斷分明爲勇而

左繡

無禮者痛下鍼砭也

野合 ○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犧許宜反又息河反○鄭衆周禮註犧尊飾以翠羽象尊以象鳳凰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象尊畫象皆于尊腹上王肅以爲爲牛象之形而背上負尊未詳孰是○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尊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秕音鄙又音比又必履反稗皮賣反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詐故以禮距之 ○孔子知齊侯懼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經文倒者交魯事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前年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爲報 初衛

春秋左傳 卷[illegible] 定公

侯伐邯鄲午於寒氏 ○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邯鄲音丹 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 宵散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日中不啓門 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 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寫涉佗佗再而驕下忽曾反役二字
見死之速處晉人討衛數語本在前報
夷儀文下文故于此爲涉佗[illegible]
不言[illegible]

和其類矣絕倒
只就詩中一遊字[illegible]
此篇言氏以曲折之心弄尖曲之筆寫
遠諸之人一字語話話着着到見傳中
能一且機形文字
只出邑馬一事[illegible]段叙公若事爲侯
犯之叛作引寫圉人事又即爲工師之
巧[illegible]
出公若也在三大段[illegible]
其求字于齊[illegible]
激衆異爲二段[illegible]其請易于齊待其既
諾而以周呼師至動衆圍第三段則以
將射劝督力又以先行鈇殺勒待其既
出然後輕輕帶數甲作收科而屢圍弗

左繡

克之郈不煩一兵唾手復歸于魯矣文
段段以駟赤作提前以兩謂侯犯對敘
後以射甲數甲連敘合來是前偶後奇
章法不解其間架未免目迷五色耳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 ○言必見殺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詩鄘風 遄速也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藐叔孫氏之族 ○藐音邈 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 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 圉人 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僞爲固陋不知禮者 以劍鋒末授之 ○少

春秋左傳 卷[illegible] 定公

儀以器授人刃鄙刃授穎劍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穎鐶也柎謂把 見劍向己逆呵之鱄諸 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 ○殺吳王亦用劍刺之 犯以不能討武叔之命故叛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 工師掌工匠之官 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 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 叔孫稽首 謝其受已命 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 無所服事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本意只要他空身走齊却如何肯走妙在只不叫他走只叫他以郈事齊作久長之計忽然變作遷郈易齊介甲圍郈弄他空身走不成然後好好做人情放他走去真覺絕奇妙絕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衆兇懼（兇音凶一凶勇反）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人不欲遷）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易取齊人與郈無異）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

侯犯之行却是侯犯自己請行駟赤之止又是侯犯出口叫止寫來真挑絕倒

春秋左傳 定公 十

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駟赤止而納魯人（郈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此篇傳兩節讀事前半序公子地因嬖寵而強以爲君殺其弟後半序母弟辰因迋兄而出以國人出悟其君兩層

齊侯句句居功武叔總不肯一毫假借妙在一邊以他竟彊出敝邑用一開十合一邊以社稷識家隸以天下視寡君一開兩合一邊說得極大一邊說得極小一邊說得極重一邊說得極輕平常似此辭令寔其奕味者端木氏也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辰之兄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向魋司馬桓魋也）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鬣力輒反）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春秋左傳 定公 十

○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經書辰）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經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

夫子此處亦姑置之以待其自悟而不
成恐捐之不終也天也于人乎何尤
孫洪升曰此章先儒頗疑未必出自夫
子傳謂仲由將隳三都始與然歟

竟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 陽亦不可
故 亡也惜焉 叔孫州仇 作不知。墮之 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尚反一音

甲辰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
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 無傳書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 無傳夏蒐非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無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書叛惡可知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吉射士鞅子。射食亦反夜二反
荀寅士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鞅非始禍者也則為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春秋左傳 卷五十六 定公 廿一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請猶列國○趙鞅歸易辭也此樂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于書歸則侯叛不足錄矣
○薛弑其君比 無傳稱君君無道○弑比謚惠公夷立又名寅

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 垂葭改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 邴意茲齊大夫。邴彼命反又音丙 銳師伐河內 今河內汲郡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 絳晉國都數所主反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

齊景只是一怒欣入邯鄲處處緊貫季低作用凡作兩段兩段前半意在實幼錄善而失之太偏後半意在克敵致與而失之大違皆不善用其所長者也文中如使師使子皆敘皆字唯所唯字乃分乃止兩乃字字字傳神之神
文以三乃字作三段似一頭兩脚格意並乘軒不過襯其與己意合耳未敢必有功也下兩告日分明諸大夫所為

聊以觀晉之德意為明于此執也者
如之何其以衛君之為晉所引之正也
徒行者勞矣其勞久矣

茲乘軒 言當以其 齊侯欲與衛侯乘 共載 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以己車播代衛車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衛侯經所 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邯鄲午趙鞅同宗保邯鄲 午許諾 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 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 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親近邯鄲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邯鄲常為是故 與邯鄲親

春秋左傳 卷五十六 定公 廿二

○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此齊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趙鞅不釋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 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劍入 欲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 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世族譜趙衰趙夙弟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為趙氏夙孫穿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為耿氏計各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是同族也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稷午子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

此篇敘晉陽之難若作四節讀則首節敘邯鄲之叛次節敘晉陽之奔三節敘奉公之伐四節敘范士奔而趙鞅復入各以時今月日為界限仍文當以趙鞅為主只作兩大截看前半寫趙鞅奔晉陽後半寫趙鞅入于絳各以兩落句為眼目然細看須作三段將除首節錄起例下以趙鞅奔晉陽荀士奔朝歌斷敘
看其兩段起處一敘荀士作亂之故一敘五子謀逐之故中間各以始禍者死為關照而一邊添入安于為趙氏忠臣一邊添入高彊為兩家智士筆筆相準末段另以入絳單結趙鞅以見一篇之主而荀范之語只作一點以其說節其于前兩段中也前偏後奇段落明整而詳略輕重交互到化工巧奏無不入彀耳

而趙稱首禍者死句雖賓主對敘亦已入荀寅而出趙鞅此乎中寓側之秘也作之師矣

荀寅世曰始禍者死一句兩提公義也曰相睦敘荀范為一黨曰無寵曰嬖曰相惡敘五子為一黨私情也假公義報私情也此夫關要敘得嚴明兩黨各書門關得清晰之青

范吉射之姻也（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趙氏）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illegible]）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恨見攻必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illegible]）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

春秋左傳　定公

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惡如字又烏路反）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三如字又息暫反折之設反）

史魚不過借請享之端諷公叔宜戒其子富而不驕耳故下直接文子卒云云不復敘享時若何光景也看其將無害

二字隨手即入絕妙筆法

從無害說到戍其亡乎下跌此句申說邦兩將惟子之兒作件開合轉圓

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illegible]）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illegible]）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終晉亂○孫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鰌音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

春秋左傳　定公

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貴賤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illegible]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為明年戍來奔傳）

經　乙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黶孫書名者惡其不親仁）○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 亦鄭公叔戌皆惡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宋陳之例書敗
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檇音醉北越句
踐元年也史記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興師伐越句踐
驍敢死師 吳子光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公會齊
身殺闔廬 闔廬卒子夫差立
侯衛侯于牽 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秋齊侯為
會止此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
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鄭得罪于王而齊挾
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于君而齊挾之以撓晉景公
問孜子曰君君
臣臣其以是歟 公至自會 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以止衆邾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無傳不
故此宋之叛晉也 尚天子
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
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脤市軫反又作肾之交
止此○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
士稱名獨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苦怪反 衛公孟彄出奔
鄭 聵五怪反 無傳稱宋
瓶皆名與蒯聵黨罪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公之弟例
在十 ○大蒐于比蒲 逆大蒐止此自合中軍公不與
年 其政者四十年矣于是蒐比蒲
而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帥邾師也故曰政 ○邾子
逆于大夫四世矣故大三桓之子孫微矣
來會公 無傳會公于比蒲來 無傳公
來會公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城莒父及霄 叛晉助
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
來奔 終史魚之言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
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
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
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
伏其罪矣敢以告 告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知伯荀躒 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 趙氏識時務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吳伐越 報五年越入吳 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 句踐越王允常子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使敢死之士往輒為

此文又為知趙相惡之端安于先備此非始禍者而以責范中行者責趙孟也此趙氏之所不甘者也晉兩退各以其伏其罪敢告為辭而一則曰晉國有命一則直曰主命吾鋒時藏鋒于矢括耳

此篇當在大敗之歲上段傳越敗吳事下段傳吳子卒事兩段各以檇李句相對為眼目然文勢隨注下段故伐越起報越也注所謂吳入越也本者以盡

姑浮節爲承上起下可矣

此卽吳挠楚之計也添入辭令遂兩愈出愈奇

於越敗吳則詳越詐謀于前於吳子卒則詳吳誓讎于後筆筆寫得精神兩人固是一流人物

檇李一日入郢之役吳可以得楚立庭之志吳可以得越得楚得越爲中國諸侯長是周既衰而吳振文武之業於戰國也乃大勝之後亡卽隨之勝敗無常未有若吳之速者一姓不再興甚果爾乎

孫執升曰吳夫差大似唐莊宗

會齊會洮合傳中夾入一師救范若干亦以兩主位一法

此篇敘蒯聵得罪于父後爭國之本其詳寫戲陽速語非確遂料事之明正表蒯聵心之險伏本事定案併爲一生定案文有卽案見事以敘爲斷者此類

吳所傷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補正傳氏曰禽如鷙鳥之發冠持以衝其陳吳陳堅不可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行音杭下同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數語寫夫差舉動最本○可與前說兒說）闔廬傷將指（大指見斬遂失）取其一屨（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見死之故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

春秋左傳　卷　定公

年哀元年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桃如字又作姚）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正義名宋朝在遠年服虔以會于洮上屬爲義非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蒯聵衛靈公大子盂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婁力侯反豭音加）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亦作小）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是也

南子召宋朝可醜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尤可醜然在太子則但有幾諫號泣之一法無剸刃酒耻之一法也殺其母不義使速殺其母不義以戲陽速禍余告于人尤不義然在左氏則但有側面旁敲之一法無正面直斷之一法也論事論文兩當參會其意爾

春秋左傳　卷　定公

唐錫周曰太子口中三我字余字是事前懸算語戲陽口中九余字俱是事後歸咎語

藉秦鄭師皆兵也以主包賓而一敘于敗范之下一敘于百泉之上只順逆法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絡爻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故并敗）

經（丙午）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鼷音兮）○二月辛丑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 無傳書過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故書次○蒢直居反 ○邾子來奔喪 無傳諸侯奔喪非禮○諸侯來奔喪于是終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定公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無傳 ○九月滕子來會葬 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 ○冬城漆 邾庶其邑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定公 天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邾子益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玉朝者之贄○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是亦如之是朝必執玉也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不合法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嘉事朝禮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左繡 以賓起以主結中間都兩對說高卑俯仰致法整鍊斷語處將一筆以下泛論一層又虛論一層然後實說一層又側說一層語語精細然非行他深巧也開口着以禮觀之四字固不同影響之談矣 以禮解禮貼兩客字下說之切

驕也替也就裡面一步近亂近疾就到外面一步迴滅殞歿徵表徵裏入亞痕哉人焉廋哉

○吳之入楚也 在四年 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俘取也 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罕達子齹之子老丘宋地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蘧挐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蘧其居反挐女居反又女加反

大要是擬其詞託之乎命然則當時朱主曰命猶言也一笑

中非不幸多言不善然多言却爲中使是中卻不幸矣故賜不幸言而中兩句正以連讀有味或以上三字截者泥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定公 兇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喪成也而而成葬若汲汲於欲葬者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亟從也反哭于寢故書葬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左繡 合觀兩節豈非聖語所云無福之人夫復亡者歟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訂輯
定海 陸 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元標右文
仁和沈炳文寶武 參評
同校 杭州陸 偲蔡章

男 馮張孫近瀛
其孫念品
允孫思隆 校輯
男 陸樹書某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哀公上第二十九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在位二十七年卒于殤春秋終于十四年春

經 丁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

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林 自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矣復正有三辭莫善于自彊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巳而書王則愈于數王書入矣許嘗書滅巳而書許男則愈于陳蔡書歸矣春秋善復正哀王許男則善之善者也○正義世族譜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是楚封近公為許男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無傳書過也不言所食所食非一處 ○秋齊侯衛侯伐晉 林 伐晉不書書叛蓋公會齊侯于牽帥狄救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侯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于是而後書春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報柏舉則同當請遷于吳矣

敘此等處總見吳强遂為黃池張本

伍員諫許越成吳爲主也勞提二句一篇一主都是暗暗將越伴說到底左氏

左繡

亦使自始至終敗夫椒報檇李遂入越以行成不告敗何何雙說以與中福兩截文字相配益同此提敘歸結而發求換形即別自一番色澤一番結構自來信口讀消等為負心也

一大篇文字後又添入退而告人一段如祠家之有尾聲殊章法術有胸中脈輕乎因父添寫畫法以佐之文勢不孤又得與起手提敘兩層相應相其章法真有華嚴樓閣之嘆

自開之先引子訓立一篇之主下以書予今字作兩層說兵手不分承而用提駁較常格更緊一分少康過澆雖分應樹德去疾然過敘夏而少康滅過兩減字相對分明去疾不盡更必反為所

傳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在定四年 里而栽 栽設板築為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栽才代反一音再說文築墻長版○正義築壘圍之欲置兵于內以攻蔡使外人不得救 廣丈高倍 壘厚一丈高二丈 夫屯晝夜九日 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如子西之素 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莫屯守蔡成○素疑當兼里栽夫屯兩項 蔡人男女以辨 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辨扶免方免二反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 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吳為明年蔡遷州來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 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夫音扶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會古外反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澆寒浞子封于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澆因羿傳曰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澆五吊反斟音針鄩音尋浞仕捉反 滅夏后相 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后緡相妻娠懷身也○緡亡巾反娠音身 歸于有仍 有仍國名後緡家 生少康焉為仍牧正 牧官之長 惎澆能戒之 惎毒也戒備也 澆使椒求之 椒澆臣 逃奔有

滅己爲長從難者爲用惇不可起特殊最是借賓形主警動人處深各側看便真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兩兩串遞爲非常過斷接語

句踐節節順而越大句申說婦其節倒長不如句申說今吳節乃是承上起下一篇之轉換或作三段乎看者非即以前一段將過與吳越對勘後一段將句踐與夫差對勘作兩段看者亦非

三點讎字反復以見此疾之不可不除夫色提醒俱出入忠誠時時精神多少分點兩十年又總算二十年數得的確不錯又許得此明便承接吳流沛之談

足此數句分前文氣警透有精神蓋前是議論後是斷結也

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 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而邑諸綸 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 兆始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使女艾諜澆 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女如字又音汝 遂滅過戈 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杼直呂反豷許器反 復禹之績 滅澆國戈豷國 績一本作迹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物事也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 所加惠賜皆得其人 越成是使越長大必爲吳難 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 讎猶言天與不取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已止也。正義言悔恨之深結其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 按食即食言之食只作語辭較直捷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可計日而待 姬吳姓言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伯如字又音霸。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

謂吳使陳却退敍陳辭吳一齊提論楚既楚是吳禍而父讎則釋從從則吳師此使是禍之所伏沼吳之驗又已在逆料中分明以舊話斷新事又一斷案

先虛說一遍又實說一遍每逼醒以足說切說作兩層兩順逆開合轉遞極圓

禍福並說擴禍一邊以翻吳爲主也前用雙提後亦兩平非所臣聞宜相應公猶問禍故末單收禍字以應之乎側反脈望事細也

前吳禍福分屬吳楚猶從活說後段則直以福予楚而明以禍予吳寔主輕重深下文沼吳之兆無比

告與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埋如其子也孺子遊者必餔歠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收于國 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爲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沼之名反 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同故復發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 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逢滑當公而進 逢滑陳大夫當公不左不右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 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 楚爲吳所勝 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芥草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

下卿句非簡子自下誅辭乃左氏隨敘隨斷筆法與末段結句正同即以此作上下界限對仗矣

授綏二人下即鋪敘三節授綏節是寫大子尚在戰前下文方正寫戰勝而救戈後伐又是重寫大子語曰可矣曰國無小又是重寫簡子唯無恤不曾重寫則于末段總敘後趁勢補寫一筆便令三人事實各各滿足無此能彼缺之病而敘法既見詳整前後倒順變動不拘此等結構豈後人所得臨摹一二者乎

插敘趙羅公孫尨于兩段中令情事不寂寞然亦作而伏不過為大子作襯而取旗粲下則大為鐵戰壯觀乃是出色寫簡子見范氏之尨為起用也掠得訓戰禱頓挫不對今多情還外一皆于前又添入報德一樁于後使今文勢歸重主一邊法變而密

其賞○趙鞅入晉陽以畔後得歸故名志父春秋仍舊爲書趙鞅　若其有罪絞縊以戮　絞所以縊人物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　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辟步歷反　素車樸馬　以載樸柩　無入于兆　兆葬域　下卿之罰也　為衆設賞自設所以能克敵　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　郵無恤王良也　登鐵上　鐵丘名　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　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言其怯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　畢萬晉獻公卿也皆得有功死於牖下言得死之正法　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言有命　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　三子晉大夫　羅無勇麇之　麇束縛也○麇丘隕反　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　痁瘧疾○詰起吉反　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　周文王　烈祖康叔　烈顯也　文祖襄公　繼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　鄭勝亂從　勝鄭聲公名助臣爲從於亂　晉午在難　午晉定公名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　戎右持矛　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　集成也　大命不敢請　命不求苟免　佩玉不敢愛　不敢愛故以祈禱

一則曰憂未艾一則曰國無小兩節俱作不甚滿意之筆以反跌末段三人事事得意之極也欲合先離欲擒先縱不解此秘則幷筆俱作主筆讀矣

以整筆收拾一篇散文振起通身神釆是絕妙掉尾法

會寧世曰范氏世主夏盟其在晉輸粟于趙氏何與乘而衝之則私報私仇也是時晉卿孤弱六卿爭衡為左為右一陽虎之亂臣制晉之樞故以晉遇鄭如臨大敵未戰而懼及戰而喜過也三戰服鄭晉氣象盛衰何啻霄壤極欲開事如此得意而其神境都在行墨之外矣

觀此益見鄭處亡國之能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斃踣　獲其蠭旗　蠭旗旗名　大子救之以戈　救簡子退鄭　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　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趙孟喜曰可矣　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　傅傁簡子屬也言雖克鄭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　尨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　趙氏得而獻之　得尨以獻簡子　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還其所稅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皆前列　趙孟曰國無小　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　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　嘔吐也　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　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　殺駟以說吳言不得　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

告函其危篤康子南討則極其不賞
手掃也而季孫陰譟使人自恩而得之
人徵之筆

丟蘭
晨圖朝歌殊蘭邯鄲特角趙師于南特
缺一角使之走併一處也章辛姬哉

從己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 肥康子也 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 退辟位也 公使共劉視之 共劉魯大夫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 討殺者 名正常正常不反 畏康子也傳衛 言季氏家事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 范中行所在 荀寅伐其郛 郭圍 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 在外救己之徒聚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 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春秋左傳 卷第八十 哀公 圭

經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 ○殺申志反昭侯弒子成侯朔立 按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可何者故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傳 書公叢夫人叢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無傳 ○宋人執小邾子 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此節極寫文鍇忠勇因衆莫敢進故鍇出如牆而進一策無奈依稀見首見尾只稱其身向前此先字之義也作者猶恐世不甚見特先鍇後至二字後者獨先則先者蓋後矣襯托妙絕 如牆與門之相映成趣一以死物寫活人用一以活人寫死物用點染斬新 承字貫下句蔡乃突然出其不意之詞方言一字為一句只此一見正義解作懲釋轉而字與未是 攻門曰門守門亦曰門此字作活用本相通後人于此等處多分條例都不知前人于此等處多分等看不必
此傳晉人執蠻子事當與前段爲一則以司馬販爲主前後四段字爲眼目此是一片機詐前兩段字是先許其民以國變後兩段字是與晉合謀以保得無所不用其詐也蓋講假信假義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皆弒君黨 ○姓音生或音性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 ○傳 晉執戎蠻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是京師楚也 ○城西郛 無傳魯西郭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傳 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于天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無傳同盟於皐鼬 ○傳 頃公卒 隱公虞毋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無傳亂故是以緩 ○葬滕頃公 無傳

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承音懲

春秋左傳 卷第八十 哀公 卤

然盜楚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 翩蔡大夫 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言也 翩以矢自守其門 文之鍇後至 鍇蔡大夫 ○鍇音楷 又音 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 併行如牆俱進○言多不過殺我二人 林 併不我二 者 註翩以兩矢多則殺二人少不能也 節氣不合 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盱郎 霍也 ○夏楚人既克夷虎 夷虎蠻夷叛楚者 乃謀北方左司馬販 謀字一句之主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 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 ○販普版反 函音咸 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負函

風亦甚矣春秋敘末世事日非眞可痛嘆

致負函致繒關本以奔命之故名其民忽變爲一昔之期襲蠻氏一面紿民使之不備師一面紿蠻使之不備豫此一段寫詐謀已色色爲絕而田也城也且卜也而蠻之君臣盡墮其術中邑也宗也凡以誘之也而蠻之遺民都落其圈套矣左師右師遷延徜徉明以遁少習之勢脅士蔑以不得不與而蔡與方城繒關皆人無一不爲我用司馬眞算無遺策矣哉

左繡

後半三行六十字只作兩句讀兩兩簡而深

一奔鮮虞一奔臨下先敘墮臨後敘會鮮虞一承上弦施一另起國夏也事變

繒關皆楚地 曰吳將泝江入郢 逆流曰泝 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僞辭當衛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 浮餘楚大夫 蠻子赤奔晉陰地 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 司馬起豐析與狄戎 楚司馬眅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 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 菟和山在上雒東也 右師軍于倉野 倉野在上雒縣○補正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脅晉人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命大夫別縣監尹○補正晉大夫守陰地者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七 哀公 圭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 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 以詐蠻子 且將爲之卜 城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 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 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 而盡俘以歸 ○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 陳乞僖子弦施弦多 庚

而文之順逆因之矣

左繡

王生爲惡而知美柳朔亦無德不報古之人古之人

此篇爲陽生篡立起本甚深曉景公違衆立荼之失也前半景公謝諸大夫句句

午圍五鹿 五鹿晉邑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 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 臨晉邑 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 入邑晉 ○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 地八邑在趙國平棘縣西北鄗邑高邑縣也 壺口路縣東有壺口關○鄗呼洛反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 弦施與鮮虞會也

經 五年春城毗 無傳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無傳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再同盟也 ○林 景公卒安孺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無傳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七 哀公 夫

傳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 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 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 公家之事也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及范氏出 出柏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死節 吾不可以僭之 遂死于柏人 爲吉射距晉戰死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 衛助范氏故也 遂圍中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 不成未冠也 諸子鬻姒

是不要別人管他渦辛口角後來人之歌亦俱句句是並沒人來管你閒事口角兩謀字正相應前語似冷似譏後語亦怨亦嘲均屬奉神之筆

中節為一篇關紐上半是立荼甲裡文字下半是寘萊甲裡文字

須知萊人不是痛羣子正是痛景公孤立所發而諸大夫皆袖手退也野幕之及恐亦不能合矣地下矣

歌凡三換韻埋與蔣死與事乃隱句叶也

通篇寫恥又一豊之歸矣

詩須中間橫插斷語卻是一句承上一句起下極於庄都有法

之子荼嬖 諸子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荼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 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間音閒又音諫又如字 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惠子國夏昭子高張 寘羣公子於萊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叶媒 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子思子産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塈息也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禍

經 六年春城邾瑕 無傳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二子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叔還會吳于柤 無傳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補昭王卒惠王章立 ○齊陽生入于齊 為陳乞所迎故書入。補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音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懼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補荼弒悼公陽生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無傳 ○宋向巢帥師伐曹 無傳

此篇極寫陳乞之譎處分兩段先以大夫之言激高國而離高國去大夫既即以高國之言激大夫去高國紹橋閣挿曲折詭秘描寫入神

兩段句句相對極參差錯落之妙及朝一層乃是從高國轉到諸大夫兩段中之樞紐也此法惟左氏最精熟

傳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元年未得志故也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陳盟在昭十三年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 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 毎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 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 偃蹇驕敖 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需疑也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 就諸大夫之位 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此篇作兩截前上截是正敘下截是追
敘末以夫子斷結却重在下截上以五
辭而後許立之而後還對說作片段下
以遂弗禜遂弗祭對說作片段其實通

評

篇以昭王為主上截乃以子閭伴說先
主後賓故下截亦以有疾弗祭為主而
帥祭伴說先賓後主所對而忘側說法
又極整而變也
上祖兩十兩不吉與兩則命兩不可桓
兩相配此一節自為整法兩不如死兩
順也死一二順等語相配又兩段自為
章法下截先論王身便從出股肱疾求
心為對次論祭郊便從出江漢睢漳與
河為對而又俱移之說在不穀之後不
是過也說在不穀之而總一罪說尾
相配相錯而至后格提段段精神

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
由蠶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
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
牧（叔齕 齊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
乘如公戰于莊敗（莊六軌之道 齊國敗也莊平日尋報之報）國人追之國夏奔莒
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 施不書非卿）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春秋左傳 卷五十八 哀公　廿九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上句單指戰不吉說此句乃指退不吉說）死一也其
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
命公子啟（申子西 結子期 啟子閭 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
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 吳師所在）子閭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
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
潛師閉塗（史記司馬貞註閉塗即禮記所謂故塗者謂匿其喪也）逆越女之子
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

注戒段曰禜弗祭作尾以首段為尾
九疑之連綿也王命三子三子以立章序
等三段之中湘煙之縹緲也

評

不失國或指柏舉敗而後興言論篇法
則指上子閭立章而言也由己率常只
結下截而說國不失之意自然包舉又
看由己收上無大過雖不德率常收上
又焉移之不是過也此照應法又總結
法
此篇作三段讀論事則首段詳而生入
齊事末段傳陳乞拒齊事中段乃補寫
兩截中間情事論文則首段敘陳乞立
陽生下兩段一敘陳乞逐孺子一敘
陽生進殺孺子兩使字相對甚適稱以
陽生殺陽生對立於立法為一頭兩腳也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
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
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 禜音詠）王曰除腹
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
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
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

春秋左傳 卷五十八 哀公　卅

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
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今五子之歌但無帥彼天常句下亦微異）有
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
矣（又逸書言信出己則可亦作己）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名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〇夏公會吳于鄫 吳欲霸中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是時吳過宋宋得百牢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 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 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 有常數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 淫過也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上物天子之牢 以爲天之大數也 天有十二次故 補正陸氏曰如冕與旂俱十二旒玉路樊纓十二就之類制禮象之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 違周爲背本 不與必棄疾於我 放棄因疾我 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 嚭吳大夫 康子使子貢辭 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 畏大國不敢以虛國盡行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大伯周大

評 此篇傳會鄫事詳寫吳之無禮爲實地起本以末句無能爲也爲主意不出文而文乃特工 一句起一句結中分兩對章法最整徵百牢便借范鞅來發揮召康子便借大伯爲口實神妙機鋒 孫執丹口覩景伯之詞把鞅貪而棄禮兜若以禮命諸侯云云則我之多求於人者皆自處於不自而人之有求應者皆以無禮待我也三復斯言可以物躬可以涉世

評 中數語亦約上生下乃借作兩截轉換也弃疾于我已伏召康子一脈矣 以此數語句作對斷矣作者之妙不可從 此何禮也語亦借前禮字作反詰妙在他無禮便責之以禮及至他說明偏又不與他講禮而且坐之以無禮從禮愈變了彼吳端木所謂一縱一橫論者莫當者也 前後以君若不以禮命於諸侯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兩何爲耶切通篇眼目不忽變下一斷語歎不愧爲景伯亦才屬之子貢一部左

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荊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也端委禮衣也。正義應劭云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王肅云端委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 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〇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大國吳也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二德信與仁也 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 怪諸大夫不言故指問之 惡賢而逆之 孟孫惡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 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 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 知必危何故不言 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按此上皆諸大夫語言列國爭今相胥以亡者皆由背大國伐小國而然今魯背吳伐邾知危而不言者非不言乃言而無益耳況魯德如邾何可以亂治亂耶恭諸大夫背與季孫不合故不樂而出補正傅氏說同杜以知必危一句亦屬孟孫尤謬 不樂而

評 傳從無此結法眞會出愈奇人愈奇愈妙者矣

評 此篇傳伐邾事自以伐小國爲主然爲吳伐我起本又以背大國爲重起處景伯與大夫一意雙提而側在伐小之危以起伐邾正文季孫則極言背盟之非以起伐我後文轉層卸落妙在前論伐小邾兼照背大後論背大邾帶定伐小用筆如青蚨子母回環乎法絕巧

兵曹亡出其不意亦惊其柔性其神理
乃在數之字章法與宋苑篇同
曹亡了讀其以其口為獻王之器耶
俞寧世曰寫曹伯君臣取亡之道如狂
如醉其中若有鬼神使之一夢方覺得
靈活
此文作三段看吳伐魯前遇邾子
鴻後敘景伯叔輒之反陪子洩微虎是
正陪景伯中間邾人王犯承上啟下遙與
波同車役能預為照應作地而景伯與
鼓子一番議論實為一篇之主回顧起
句堪伏結句堪稱究察賴弄致其妙
非可以內我諸也
若來以下半篇提伯為主上半將伐魯

總評

為吳伐我作引武城一節特為景伯識
切乎此為後日服齊伏服國未可望
已有欲歸之心一夕三遷又有不久之
勢與今少留其盟日絕城下之盟而季
斯既與吳結又修何怨於邾子服結曹
患前其不為伯結之諸若矣何為若他
自子洩未得進一節提吳從武城後
步步都為描寫作勢行于是求龍到頭
結穴之妙

○齊人歸讙及闡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傳八年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詬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定十二年輒奔齊後自齊奔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本國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正義言奔命則命不還也及亦不還也所託也則隱會所因託則為之隱惡○既託所適之國則為之隱惡不以其私怨

春秋左傳〈卷五十〉哀公　毛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發棄其鄉黨之與其謀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子洩叔不狃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正義率引導非為仇也以二必有與斃人知魯道故言將同死戰急則人人知懼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

前叔輒不狃有名無情與立與斃之得
志未可得志是遙對於此備明日
對提王曰聞之對盟是遙則指散文之
利弊皆遂不減耳
為邾伐魯盟不斯皆盟而來邾故不
又他亦何能為吳欲輕於前段點一斯

文凡六番起伏叔輒一起不狃一伏鄫
人王犯一起斯與之戰一伏克東陽後
叔子一起國未可望一伏次泗上殺國
士一起一夕三遷一伏然後洩景伯人
行成景可收局矣而少待其歸又一起
自臧造門又一伏請釋子服吳人許之
又一起姑曹留之而後止又一伏然後
以盟而返收拾一篇層波疊浪之文此
種篇法自城濮邲鄢等戰而後亦未數數者
也

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僑田鄫人亦僑田吳竟滋濁也○漚烏豆反菅古顏反滋本又作茲字林云黑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春秋左傳〈卷五十〉哀公　兲

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並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得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踊之有若與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

與之戰此定點一戒謂季孫而季斯之一諾吳儀但能以吳能鑿衛活現紙上最是藏冷之筆

以姑曹當之乃是景伯富揚濟變權計既得復求未合命宰世曰吳迫于邾之請不得已而與師輕而且遠力質不能取魯子洩一言其氣已沮一路步步鬆懈惜魯人畏懼之甚爲城下之盟乃知以貪始者必以怯終也叙事全于此處著首

左繡

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長微虎也）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萊門魯郭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illegible]）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不以盟爲了）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

春秋左傳　卷五十八　哀公

○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魴音房）女言其情弗敢與也（恐無道殺之事言之）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其文）○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追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也吳前爲邾討魯（世國有吃者不託人）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子餘大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擁也○栫在薦反）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爲十年邾子來奔傳）

前寫鮑牧挑其只得一筆款動欲活後寫悼公殺胡姬用六轉作弄盡情詳略各妙真化工也

故從之而後擒之又不一氣偏作幾番頓挫磬詳是陽生本色

左繡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明閭丘嬰之子也○盟不書諱略之）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 魴侯）

○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公子四人非一公之子所適者）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群公子　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言待我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何其竟也○使分室不得以分半）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束縛）

春秋左傳　卷五十八　哀公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爲十年吳伐齊傳）

有能者無死乎吾知不免矣

築城穿溝兩事本當平對今偏將邗字夾在中間死字便作活字用又溝字既可對上又須連下催促以一句作上下轉捩此直以二字作上下轉捩而文又只七字間古今有七字成文而變化有法如此者乎無有哉

通篇皆以救鄭爲不吉而著解不同故用筆全別龜墨都以伐齊之吉伴說伐宋之不吉而前併後分前順後逆總不說被伐鄭史趙則單指救鄭之不吉將伐齊伐宋支離附會一概掃却遂快無以復加陽虎忽兼說宋鄭而側重在宋又從對面看出吉以見在我之不吉將上三說脫換神變盡文心之變備于此矣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illegible]也 武子之嬖）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也）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子姚皇瑗）大敗（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報雍丘○正義據經文有爲下趙鞅救鄭起并以終上取鄭師之事也）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邗音寒射食亦反又音亦）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正義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宋姓）伐齊則可敵宋不吉（○敵如字）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正義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爲嬴姓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伯翳後世爲蜚廉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爲秦一曰季勝其後爲趙今卜趙鞅伐宋故以嬴子二姓爲占也）

○盈與嬴通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爲火師（炎帝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之滿不可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救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之需☵☰（泰六五變乾下坎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爲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祉祿而大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宋爲微子之後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吉在彼則我伐之爲不吉）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經（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邾大子革爲政）○公會吳伐齊（書會從不與謀）○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弒○[illegible]）○夏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

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乃敢以三日之與獨吳使不備也舟師自海正三日內事若以三日二字安于句尾便是結住語氣不免一兩俱一兩走之妙矣

夏歸于衛 孫傳書歸齊納之 ○薛伯夷卒 無傳赴以名故書 ○秋葬薛惠公 無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季子不書陳人來告不以名○正此延州來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義子也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修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 鄎齊地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以說吳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承吳大夫

一取一毀一侵插還一氣寫出勢如破竹此節從行也二字卷下用筆入神此以誰由依之法也

是傳追敘且前進勝我季子季正與二君皆不見二君知我我甚于德稱之拼解一二也又絕似問與論

○夏趙鞅帥師伐齊 經書侵以侵告 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 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 事不再令 再令濟也 卜不襲吉也 行也于是乎取犁及轅 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伐齊未得志故復 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 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二君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正義孫毓以為札之子與孫猶趙氏世稱知伯然務德安民太賢之事是札無疑

郊之戰自吾出兵以下再有兵列其有乃所以形三家過隔分兩大段讀上半伐我及清提起至右師從之往是未戰前事一勇一怯得失已具下半師及齊師提起至濟曰吾之往是正寫戰事一勝一敗功罪分明中間忽插公叔務人一首議論作過身關鍵上不能謝是照前文下不能死是照後文直作三家總斷故未竟須再有一側評煞整齊再有以反剌三家而正斷則托之務人口中不但聖人惜于立言亦左氏之精于構局也已 或以務人之言與公為之事作上下兩截收而未另以獲冉有作總亦得但于兩孔子曰畫蛇之體未合前敘為長 雖是覆收法依序有矣至之別先寫公叔而後寫冉有此左氏先

經 丁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陳司徒也○頗破可普多二反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與吳伐而不與戰艾陵齊地○林齊魯交兵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無傳赴以名故書之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無傳 ○衛世叔齊出奔宋 書名淫也

春秋左傳 卷五十 哀公

傳十一年春齊為鄎故 鄎在前年 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 季孫謂其宰冉求 冉求魯人孔子弟子 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 求曰居封疆之間 封疆竟內近郊之地 季孫告二子 二子叔孫孟孫也 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 不屬不屬為不臣 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 群室都邑居家 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

聖論處殺其使會求
夫子明知其言之無益故不對然又不
不忍竟聽其加賦故又私于冉有使其
以吾言爲然不無小補如不以吾言爲
然則在我固未嘗强聒也仁之至義之
盡矣

吳草廬曰宣公稅畝直壞井田什一之
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
則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
而民財民力竭矣

一賦故言田賦。先儒論田賦其說不一愚意丘賦
甚輕田賦當是照田加賦在宣公稅畝之後節書論
所截二猶不足者也有子 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
之對亦當本此未詳是否
丘不識也三發 卒曰 子爲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 不公 而私于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 行政 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 中字方無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
小豁小辭之數 三頭是賦之常法。按田
賦與丘甲當是兩項如林說則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
都是益兵與國用不足無涉矣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
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爲明年用田賦張本

春秋左傳　卷三十　哀公

傳

經 戊午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 傳以丘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是故作兵甲用田賦不書初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逡七旬反遒一音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 逡一音峻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因其子而子之因其不絻而放絰令陳同敗知之亦當日夫子以當耶

傳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繫前年事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諱娶 同見吳孟子乃國人諷刺之詞非公自 同姓故謂之 孟子若宋女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 故不言葬 不反哭 不言葬小君 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 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飾制。絻音問。補正傳氏曰孔子與弔弔于公也弔畢而適季氏見季孫不絻亦去其絰禮之稱也拜者賓主之禮也古者弔無拜禮

春秋左傳　卷三十　哀公

老實說個不必尋盟只一句便了然正說殊不醒快妙在一反一覆不尋辭而意已足也

唯恐棄盟故欲尋盟偏說個寒盟即在尋盟之中一語勝千百而風調之逸尤肖人乎鈍

此篇上半寫子羽勸會下半寫子貢辭
總數是機杼文字兩妙于比方使妙于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 尋鄶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周固 故心以制之 制其義 玉帛以奉之 奉贄而幣處 言以結之 結其信 明神以要之 要以禍福 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尋重也寒歇也 乃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 子羽衛大夫也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

曰救其師可見此等傳文都要遙上年作一首讀 結句與首句恰對分兩處讀便不見其妙

此三節當作一篇讀前二節會黃池而越入後半篇盟黃池而越平須篇神理

都在王惡其聞也一篇以下節節都從此穿落寫其忌諱其性寫其一面心中有事一面且去外面撐飾皆入神之筆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書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區烏侯反○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嵒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各不有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單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隧音遂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大音泰孟康音闊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

中間連寫數事每段都以乃字爲段落首段之爭長次段之爭見皆失意中強作支撐爲權耳從欲之計其意都從上告敗惡聞而來而國勝子死氣色已爲人窺伯名終虛名徒爲人所鄙因此發怒而既因而釋心怵于鬼神況士皆乞憐而勝而郗居疾中乎心腹出爭晉長歸及越平所得不償所失也可不爲之大哀乎哉 看來第一段乃先晉人是會黃池正項末一段乃歸是會黃池餘文中二段是會時旁生支節而一何利一何損明作對局寫法極其整齊

既動之以高名復歆之以厚實兩得不入其元中 看來以名爲主前半從名說到利而以爲伯也仍帶定名後半從利說到名而晉成爲伯仍畢名說入甚對好大喜功人唯此字足以籠絡之也

壽於姚地守故○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剄古頂反○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旰古旦反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與爭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先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曲禮九官之長曰伯又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

前誑之以名利此又恐之以鬼神二段連讀使人失笑不止　此時心虛膽怯故易于恐動其神理總從聰悶而來

左繡

與國藩應語可謂异曲同工　上三節皆一串事此節另提見吳不恤士然只是插敘閒文故歸併伐宋作一個段落

半邾三而如邾以事晉 如邾六 且執事以伯召諸侯百乘 百乘 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 謂景伯 郎從上事遙接 伯拟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何景伯名 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戶牖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 祭事 有職於自襄以來未之改也 魯襄公 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 言會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吳 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言不與祝且謂宗會事也次句省祝宗字舊在會字下

春秋左傳 卷 哀公

〇正論 ……何利之有 相賊

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 適為惡名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 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 蕊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 言吳王不恤下 蕊而捶反 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一盛一器也睨視也 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 盛音成又市政反 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飢渴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 以宋不會黃也 所以亡

弗能居然好雜索應斷故此借越回應起下文杖林註吳未來遠終不能居于情事未合　此兩語仍作喻喻心照語不肯明說猶是強盛之見耳

故吉吳 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終伍員之言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終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沈名蓀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 杭州陸 偲興阜
男 馮頻孫近滄　賢孫念詒　九孫思堅
男 陸麟書素文　校輯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 督訂

哀公下第三十

經 庚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麟一力珍反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射音亦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 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 ○陳宗豎出奔楚 無傳○豎上主反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曹宋邑 ○莒子狂卒 無傳○狂其廷反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簡公弟平公驁立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傳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只兩字有無限感慨在麟乎得一入知己雖死不恨者矣 細味此二字真傳出絕筆片神理來也

此節寫子路以義為信全在極易誤處見其操守看邾射能多少委直多少相知季孫使冉有謂之又多少信任多少嬈嫭仲氏只是堅辭於又不說不消都說弟能陰須中字字甚而辭令其婉有也 季孫只說信仲氏却點個義一字指迷同視行父事君篇不免何煩前解之嘆矣

此篇傳陳恒執君事從始覲發端為中敘殺闞止其計却是有筆敘執君諫其略却是主筆而其起首簡公在魯入手便見闞止能殺簡公不能獨安中間執戈借怨殺代已動君臣必無兩全之理至末一節結出傳不從殺之言而閱見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無傳 ○陳轅買出奔楚 無傳 ○有星孛 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 無傳

傳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服虔以車為車士子姓與杜異 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時所未嘗見故怪之○祥言作異 虞人掌山澤之官 仲尼觀之曰麟也 然後取之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 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孔

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 使子路 此經無傳者多○要於妙反又一遙反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何為不能成也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 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成子陳常心不安 諸御鞅言於公 鞅齊大夫 曰陳闞不可並

左繡

講及兵泛泛讀去似乎因事生事卻不知神理全注在此也首尾中驪珠三探餘皆襯水矣

三陳共謀闞止以成子爲主故于首段提綱次段叙陳逆三段叙陳豹四段正叙殺闞事五段附叙子方事卻將陳闞四人一齊收應結構絕奇

篇中寫陳氏之[illegible]人起云[illegible]諸[illegible]寫出成子之[illegible]恐懼曰陳氏方睦不惟陳逆成讎即陳豹亦終離窺至四乘如公而子行抽劍曰陳宗再叫曰陳宗可見陳氏布滿而子我以孤立集怨不惟能豹反噬豐丘助強雖以子方忠於所事而請免與陳氏且將能而有之也備公弱之不悶焉能以一人之寵敵諸陳而作之庶子哉

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 弗聽。子我夕 夕視事 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 子我逢之 遂執以入。執逆至朝 陳氏方睦。欲謀弊國故宗族和 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 潘米汁可以沐頭○潘音翻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失陳逆懼其反 子我盟諸陳于陳宗。爲忠故盟之 正叙殺子我叙入此段叙陳豹叙入只一例插法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 使公孫言己。言己介薦之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 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背僂○長上聲 望視。目望陽 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 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

春秋左傳 卷三十 哀公 三

恐多詐 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托大語○對擇其爲人 說林註陳族何害非 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己疏遠 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 [illegible] 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行子逆而陪於陳氏今又陪於公宮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補正傳氏曰八人不必皆在四乘四人同、、、、乘如文十作偪文終場顯乘見也 子我在幄。

左繡

正叙殺子我卻插入此段所謂擊中而首尾皆至者也

凡四寫子我左右[illegible]之一幅襯入[illegible] 陳氏[illegible]

結出[illegible]首尾呼應又不同

幄帳也 出逆之。遂入閉門。門不納子我 成子入反閉 侍人禦之。攻之處 子我侍人 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 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 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公除害 成子出舍于庫。以公怒故 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 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 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服云陳宗先祖鬼神也 乃止。逆挾殺侍人故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 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弇中狹道 適豐丘。豐丘陳氏邑○弇於檢反又音淹 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郭關齊關名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 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 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 出雍門。齊城門也 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 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 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

此篇叙向魋之亂而禍及其兄併牽其弟卒卒之以牛之死作者深有慨焉故于末段詳叙潔身去亂流離失所以致其太息之思而于前先畏爲向巢一段以形叙之于於叛衛不事則用兩對之鍊寫正文最有結構文字

從皐野引出左師先用敢不承命一頓從左師輔出攻桓氏亦先用敢不聽命一頓兩兩敵中有整以迭爲對待命名之下直接乘車逆至其鞭劇挽却插叙擊鐘奏樂一段情景因鋪叙苦饗欲速一番詞令閑處設色最有精神左師既至請瑞命徒又可直叙却亦寫故臣新臣一番曲折遂與上節擬耿生姿情文相配至下一止攻君一止取質又數教工整末段致邑適齊致邑適吳一題兩名卒郭門葬兵輿叙致慨慷曆落低回歸根亂離至此始得極腴潤極波瀾以後不復有江花爛縵文字耶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夫人景公母也數請）而將討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僞爲享於公）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又得先乎知其刻期）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兩句連說即寵自少長育之出）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司馬子仲）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引入左師）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快樂）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迹人主迹禽獸者○周禮地官迹人掌邦田之政鄭云迹之言跡知禽獸）曰逢澤有介麇焉（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之處也 非介大也○方言杜無稱曰介麇一作麋）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盟）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要誓）（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

散文忽對意調與季孫辭邸公舍同

叙牛事作結曲終奏雅矣

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衆云牙璋兵象故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兩人先後作陪引之筆）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止之（子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曹以爲邑）（哀八年宋滅曹）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怨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亦入於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叛魋巢左師）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此另叙也）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

論勢不論理人多議左氏所載不實不知聖人作事未嘗不兼勢好謀而成豈畀單靠理作主者看此篇先敘請伐齊者三則論理大略已備末因公恒咕故又總勢而見事之必可行耳魯論三句請討左氏又只敘其後半此則後人之不幸也已只作數後辨而君之當討與齊之當討皆在言表矣

左繡

公孫宿臣保隱孺子亦在調護

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 吳人惡之而反。世兩人欲仲尚為有殊吳宜不識好惡 惡同 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餘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阬苦庚反或作阬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 前敘梁處在是此直然也起無不發者 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氏邑 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其故慍成有司之使人○恚一瑞反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祖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命共使○內如字又音納 懼不歸。不敢歸成為明年成叛傳

此節連上篇讀通體都以兩字三子句為敘次又一章法

左繡

通篇都從尸上著筆第一層論以尸造門是奉命第二層論尸將事是行禮第三層并破其殞尸之妄首段看其鋪排鄭重中段看其翻駁痛快末段看其破解明白左氏歸了猶有此宛轉圓朗之文也

提筆吳子使大宰嚭文便一層對吳子說一層對人學說末段總收通篇是前偶後奇格

經 辛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無傳 ○鄭伯伐宋。無傳 ○秋八月大雩。無傳 ○晉趙鞅帥師伐衞。無傳 ○冬晉侯伐鄭。無傳 ○及齊平。魯與齊平 ○衞公孟彄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為楚所伐 及良而卒。良吳地 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 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 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芋尹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林註上介正使也誤因舊註致辭上介絕句而誤 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荐重也 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 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言棄世 廢日共積。以共其積歛所積聚之用○積子賜反又如字 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

俞寧世曰平正通達不務爲組繪辭令最佳　朝聘以尸將事二語妙有根據

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遭死則以尸行事○正義曰芋尹以吳人不納故引禮深辯其實貞子當殯于館不得以尸將事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盟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內如字又音納

○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恆之兄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子玉陳瓘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齊叛魯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失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就館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年齊因其病取讙與闡亦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歸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邑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長丁丈反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

此篇作對似前載子路後載子貢如註所云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國者細玩乃知全重子貢乎齊以歸成首段乃爲後半篇作引子于子玉口中將子使告我弟一雖脫卸之妙實無難襯瀾矣　後吉弟語如落則中節不過必效公孫亦不與對成子語直貶此省主之哲

以爾不可知宕逸書以一典一

法精配成

首尾用順接中間用逆跌就其辭而折之反復比例自令人心悅而誠服爲詞令之最也　妙在兩因字一與字一取字相形不堪

此敘衛蒯聵立事作兩半讀各以住句爲界前半皆孔悝立莊公即可連衛輒項齊篡去孔氏因而子路詳之耳前半略後半另可知已

從竪引入老從欒甯引入季子又以子羔作陪雙起雙結中間處處對仗乃前散後整格

子路之死子羔未然然在此斷無貶理却又全說他是不得夫子所以子羔相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 與之盟爲請于伯姬 良夫爲大子請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 圃園 昏二人蒙衣而乘 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 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 自稱昏姻家妾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 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 迫孔悝于廁強盟之 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命逐輒 ○廁初吏反 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

季子 ○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炙章夜反○正義曰論語稱子路爲季盖字季故呼爲季子也○按後高柴稱季羔豈亦字季耶或云以其仕魯季氏故 亦牟月吉 召獲駕乘車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 行爵食炙 酒炙○爵上酒食也 奉衛侯輒來奔 ○此二句正敘事錯綜處正言不欲戰義謂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非是 按上使告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 且欲至門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 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 謂食孔氏祿 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 守門 曰無入爲也 言輒已出無爲復入 季子曰是公孫

形不置軒輕而意已在言表左氏亦極能體此神理渾然

不貶季子便是不與蒯聵前于據國則不予輒後于爭國又不予聵知此義者可以據矣

俞寧世曰前半句句鬼魅後半慟寓神明 弗及不踐其難以衛之陪臣言食焉不辟其難以孔氏之宰言各有見地慷慨結纓死拯孔悝非黨出公孔子兩言亦未嘗謂由非也紛紛剌貶何曾說夢

此節乃後文緣起不是短篇作[illegible]也當另書出

夫子卒當謹而志之何至日月有誤耶二說宜從四月乙丑爲正以每月必書首月既書夏四月則必非五月己丑日矣

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 因門開而入 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 按上叔以登臺 或繼之 言已必繼孔悝爲攻大子 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二子蒯聵黨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不使冠在地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結句文 孔悝立莊公 莊公蒯聵也 按此下又爲後文起本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故政輒之臣 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 瞞成孔悝一黨 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比褚師聲子爲明年瞞成褚師比出奔起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書此春皆從告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即瑕成○還音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終于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于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于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

此節註云傳終蒯聵之事非也此正以弗敬弗休悔其可追為後文起本耳於蒯聵得遺中作敗興語此君憒憒猶以為榮

即以夫子之言闡發夫子之失失志二句先解昏愆二字倘是泛說下四句實解禮失名失御結君字撫摘老之文不沒于魯現起失志失所正不沒註腳妙于暗應在前後只以君兩失之處收不更明皦又一手法

矣

傳十六年春，蒯聵成諸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 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寘，置也 河上，底也 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 方天之休，言天方受爾以休 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憖，且也。俾，使也。屏，蔽也○誄，力軌反。說文云：謚也。弔，一音的。屏，必領反○正義：鄭玄禮記註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然傳記皆不載孔子之謚，至漢王莽謚孔子為宣尼，而鄭以尼父為因且字以為謚，則誤讀傳文，以字為謚，而作此解耳 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疚，病。律，法。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煢，求營反 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林說：昏亂者必失其志，愆過者必失其所 生不能用，死

俞寧世曰以威儀決定之先亡以文辭決哀之不沒得聞夫子之文章存矣夫

此等處不遺在被逐之人總傳完聵之無道為後戎州起本也中詳許為事特借他不仁二字作激射不惟斷了伯季斷盡此君矣諸傳中勸叙之人之事大抵不出此意

新丞認所謂暴發見也子伯季子賊可謂是君是臣

此稍叙白公之亂作兩截前衍出弗從以上叙白公之剛彊之者于西葉公在蔡以下叙白公之亂定之者子高終致亂是戕定亂是士於前段即挿入葉公而末卑收老葉中間出色寫葉公而前後卻有許多奇人奇語奇事湊成一首

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 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 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 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懼負孔悝，不欲令人見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 及西門，平陽門 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正義：按說文：祏，宗廟主。一曰大夫以石為主。莊十四年註：藏主石函。昭十八年註：廟主石函。今云得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 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 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祏者 許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許公為，人姓名 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 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發，一音廢 或以其車從，從公為 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在昭十九年 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

評文

上載又分五節首節叙子木爲白勝緣起不重次節叙葉公止子西之召而弗從三節叙子西開白公欲殺而不悛四節叙白公謀亂五節叙白公作亂而以弗從石乞之謀作結恰與上兩節從不悛作段落

下截亦分五節首節在蔡作提末節老葉作結中段前後摠叙子閭辭王圍公負王箴尹去賊從師而中節重寫葉公討亂以乃胄而進乃免胄而進乃免冑爲乞爲段落

前半厲劍承劍兩段寫白公作亂正面極有精神後半乃胄免胄一段寫子高討亂正面亦極有精神傳二百四十二年事至此猶㸌㸌有神物勃勃天授非人力也

子左公亦云

以下皆順流而出使人應接不暇

俞寧世曰全篇只寫得信詐勇亂四字子西竊不明所以權調葉公識得透所以成功一石乞是白公劲敵一熊宜僚是白公反托　白公之復仇與子胥與

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期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率義之謂勇（率行）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言非信也（行之不顧道理）期死非勇也（期必）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于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爲喻）楚國第（第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子胥之父無罪白公之父有罪前三行最叙得有力　文章有節勁之妙有游衍之妙熊宜僚一段節勁處也葉公乃冑二段游衍處也節勁而生動游衍而遒緊乃古人神技　葉公在外故不涉子閭而成其功方城之外句提掇極情極老

叙法簡捷文與事稱

捷而人稱精神

（言我必殺之者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白公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之）承之以劍不動（拔劍指其喉）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慎楚邑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獻吳戰之所得鎧仗兵器）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抉拔也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

一往一復至情至理渾是神氣鼓舞故千載如新後人兩左反復大都本此兩安得有此精采煥發耶　前後散散敘致此段特作整鍊乃一篇之聳頂也

左繡

凡兩意往復者後意必更妙于前意如望父母已無以復加忽變出如望歲焉真使人百思不到百思不易奇特極矣

王或菴曰序葉公破勝只就胄與免胄極力形容而勝敗之數皦然何用寫其如何戰如何勝也凡序大事有不能詳有不必詳者或前或後序其一二小事以為點綴而大局即已畢見皆如此類

須其斃（而討之　聞其殺賢知其可討）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齊管仲之後）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又云兩虎夾食　子閭平王子啟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圉魚呂反）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冀君來○幾音冀本或作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艾音又又音廢）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　柏舉之敗二子功）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

結葉公又帶結二子完結

左繡

蘇子云物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讒人雖詐笑能誑無疑之主哉

其意在不材器可得太子錯會意此良夫所謂無辜也

語者屢之決或者屢之疑且疑且決盡

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勝弟　頯黃地○頯求龜反）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于葉（言傳終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嬖）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屏左右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名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

……易也

朱以過為吉，葉公正以過為不吉，語語緊快，前後詳略迥別，其筆意則自相配耳。

此篇乃[illegible]體之末也，作兩截看。上半叙其[illegible]，下半叙其見殺于戎州。上半寫夢占情狀[illegible]，下半[illegible]……出一石圃、般師，一齊立起，此局[illegible]，以逝為對舉法。

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寧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孫執升曰：昆吾良夫之叫，不若之冤，在戎州己氏之[illegible]，生生死死，而又有石圃、匠氏[illegible]……

……止言其足于大國，將為所滅。……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衛人之喪）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左繡

為孟伯亦自尊大處須顧其君使且以自張高不過元古人以為難乎此盡信鄭戰爲此皆一何傲者情哉人無有以此叩之者

然則彘也陽以小國自遜實皆以大國自保與上經所稽首同一口吻萬家皆坐餘小國常執牛耳失其古矣

然有兄弟不如友生其麇之謂歟

只用老矣一語子麇又只須不識二字駆輕說畢意已瞭然此諸人之至巧者

春秋左傳 卷三十 哀公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為公弟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 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鄫衍在七年 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年 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 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 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麇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麇則不可知 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傳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左繡

此篇敘楚惠命子國見巴事凡為五志字前兩志字在子國分中前後兩志字就卜分中說末志字乃引古說盡以志合志所謂如志知志者皆是道也此一字兩用法左氏于篇終又出一奇

石圃之逐衛侯輒于大叔遺終視後宋之道正復不殊固乃公之風類也

此逐起亦弄巧成拙矣惜大叔不能承衛非想耳

春秋左傳 卷三十 哀公

○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如其志 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傳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正義世族譜敬王崩子元王仁立世本敬王崩子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本紀又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六年崩子定王立未詳孰是

春秋之終鄭猶爲不忘盟主者與叔青之如京師皆傳事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言敬王能終其世 終萇弘言東王必六克 叔青 叔還子

傳 丙寅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 十五年晉伐鄭 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終叔向言晉公室卑○捄也是年晉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 亡凡 死忌 何能爲 弗聽 吳子 出居于艾 艾吳邑豫章有艾縣 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除不忠者言其不量

此篇見晉霸衰而不能救爲越滅吳起本末殷以魯附于盟霸之意不入却不知正緣頭起處所于喪食對照也蓋旁人猶以先人之故欲雖晉無不遜寧遠而夫差爲趙主爰且附附結設附諸開門入能否國能及好惡同之其謝截何稍中領點黃池所以動其舊心帶點先臣所以慰其孝思而卒歸之旅也襟懷消人必矣真喪心病狂方事責此一番降食好心矣此爲說其對之機節文上下以設事爲兩對越說以降子喪食吳之兵利爲敗都中間以屯進越軍爲承轉吳之無國是末問一段作尾亦前偏後奇格也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 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 嗣子襄子自謂 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欲敵越救吳 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也 嘗試 乃往先造于越軍

只從從兩字而無限太息之神盡在其中不唯感晉吳盛衰於其惻愴于越者深矣

此見晉之衰爲弱也不能而對之敬明多矣何即除晉之詞亦可知矣乃一畢一點分明矣然而不得其與其傳者今後先至且雖何告一句所從而後出

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 展陳也 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 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簞小笥 使問趙孟 問遺 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 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 史黯何以得爲君子 史黯晉史墨 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 將行則行將止則止 王曰宜哉

傳 丁卯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顧齊地 齊人責稽首 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而公不答 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

也而孟伯崇曰不敢發難矣
國策終篇以好士為訊春秋末年亦以
備書為語風會所趨不約而同乃備
他文必以此歌作煞此獨用之前半亦
脫換無痕處

越始強而知前歸甚矣飢易食渴易飲
固且然矣

左繡

回想二年報越勝不勝風景不殊之嘆
執紼熊馬作兩層說言今安詳此求之
極也

使我高蹈 言此爾以亦及高氣而也 皐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皐緩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為此會○數所主反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二國憂○遠叶一笑反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先期至也 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 閭丘明之後 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 齊侯未會魯預脩宿次故言恐勤其僕人明其早至 請除館於舟道 舟道齊地 辭曰敢勤僕人 不敢勤齊僕人為魯除館

傳 戊辰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邾隱公八年為吳所

春秋左傳 卷五十 哀公

四十年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甬東越地 會稽句章縣東海小洲也 不處易種在已耶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以其尸歸終史蔡子胥之言也

傳 己巳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 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正義曰宋景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肥康子名 競遽也

此節亦前許弔倒插晉寫知伯偪而好
勝處為後文起本 兩何十一從君說
一從齊說一意分作兩層也

左繡

一知一執以得出格組熟為公欲以越
伐魯伏筆

上篇注云徐魏氏有從子魯是臧石為
季中殷來章之材晉師似連臧石都訊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 求冉有名 輿眾也 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正義彌者增益之義 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薦進也 其可以稱旌繁乎 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在季氏○繁步干反○補正傳氏曰稱副也旌旆繁纓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 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 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 武子晉大夫 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 英丘晉邑 治齊取英丘 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 壬辰戰于犂丘 犂丘隰也 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春秋左傳 卷五十 哀公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 庚午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左繡

只在內故另以餙牛作結若倒轉則不所賓主而文致亦索然矣

兩段句句作對偶殆大藏四六體似之坐名臧氏亦乞師之變調而文致特濃

妙在國閭回復個無之待其君詰然後一一破解此極說法大爲國策開山亦文章原會之所起也

對曰無之不但滴今實有經請後來如之齒齒找補殆故匿而不與者皆此一段所謂妙諦

春秋左傳

晉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 在僖二十六年 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在成二年 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 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石臧賓如 軍吏令繕將進 晉軍吏也繕治職備 萊章曰君卑政暴 萊章齊大夫 往歲克敵 今又勝都 取廩丘 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 ○躗過也○躗戶快反過謬之言服云僞不信也字林云夢言不慧 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 生曰餼 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 在軍行 牢禮不度 不如禮度 敢展謝之 ○終臧氏有後於魯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 終子蘚之言 而立公子何 何大子革弟 何亦無道

○公子荊之母嬖 荊哀公庶子 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 宗人禮官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 武公敖也 孝惠娶於商 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 ○哀公父定公名宋故諱宋 夏諱宋當商 自桓以下娶於齊 桓公始娶文姜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惡公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 適郢越王大子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以女妻公 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左繡

都爲適越起本

越滅吳而猶仍用郤討了是以知句踐之不足霸也

此篇爲衛出公傳作兩半讀上半連敘七人作亂之由下半單敘拳彌出君之事中間抱承串落同一轉換法而華實小別矣 首節載實以歸式末點乃納衛侯緣起逸下倍敘與此章抵不屬也則單辭萬七人七事長短相間錯落

拳彌以後詐百般變幻詐使人失笑是一首化州游戲文字

一節 先以兩怒字句爲片段

一節 短以兩奔字爲片段而另以一公使於後兩公使爲映帶

又一節 長以夫人龍衰期得君爲賓主

春秋左傳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衛侯輒也 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 古者見君解韤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殼之 殼嘔吐也 是以不敢 不敢解韤 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 其辭謝公公不可解 褚師出公戟其手 戟手屈肘如戟形 曰必斷而足 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 恐死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 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 懿子公文要 初衛人翦夏丁氏 在十一年 以其帑賜彭封彌子 彭封彌子子瑕 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

又一節短遒叙兩事以兩公使為片段

以上零星叙來此處作一總以束上而單提拳彌以起下前就七人寫得參差錯落後就一人亦寫得整齊錯綜章法相配洵有意為文者

末段寫得最勢閒凡作三節以三乃字為界整齊第一節凡三層用散筆第二節亦三層用整筆第三節只用單筆而奉上請適與下請速作對章法之妙真可名言矣　上兩乃字在公分中末一乃字在拳彌分中為拳彌作結也

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大叔疾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亂者）公孫彌牟（者）公文要（者）司寇亥（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敵）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莊公也亂不速奔故且極似為君謀者）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冷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城鉏近宋邑宋南近越）越有君（欲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此言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將致衛君言君以寶自隨衛盜請速行已將寶歸衛也）先發而因取　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文子也）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妄不法）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人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間不欲察私其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而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

季孫語甚暴順都是口是心非故公以食言刺之

語最尖雋　受箭以欲唯口興戎于此益信　末聯字旨而不惟臣惡言君亦有惡矣

○六月公至自越（前年行今還）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之以觀之○盡之當是發洩之意）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皆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之）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傳）（壬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

凡篇評衛輒納而出奔納而不克
納以勝故此越納衛輒而不克納亦以
勝故然子貢在彼越納衛輒不能是
嘗謂攜而已欲亡而衆曰勿出申巳喟
而公自不入是君何等事也出愈奇愈亦
孰能生巧矣哉

可見衛人以輒嫡孫當立不過孔悝
成之徒耳

道之復前作稱上不孝下不
慈孰此人而極矣

衞宋樂茷納衞侯（文子武叔之子文子也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衞侯輒）文子欲納之（長故故）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衞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衞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衞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衞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門而嚴設守）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黔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南氏文子起文子止）公曰期則為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怨期而不得加戮故）司徒期聘於越（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也）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怒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役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責言死于越）

比篇叙大尹專利六卿請國而國人惡
挿其間首段總提末句單結中分立等
立得兩段其亦以逆為對也兩段中
間忽插衛叙已集一節奇文以
作上下轉棙樞決之樞
起手一段排列三族大尹國人一一
提清全篇局法通在此一處不
驚之妙矣 六卿中又以樂茷為主看
總提後所用處多提線索清出
因大尹以達數句乃一篇非案後兩點
寫其君無應客事中有變推
中兩段立啓立得對叙前從司城說入

後從大尹說入前將大尹抑盈司城宣
言兩開分為後將六子徇國大尹亦徇
一併對寫前後竪相錯相配而前云
大尹之罪後云抗子大尹緊相呼應兩
截一片看左氏一部大小文字不下千
篇其精無所不從而寸法則一絲到頭
也其精神固有得于識而組互不瓶者
耳
悲處六卿三族作提收處只結三族而
中間點六子于眼於而文句如甚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啓）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緩皇懷非我從昆弟）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為司城（樂溷之子）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

補敘此文乃承上起下舊上是立啓下是立得此乃中間關紐也詩當爲蒙變幻益致而乎此乃特出一言

然不氏此陪以爲今齊簽又戒齊之啓相收上衛公之此一文

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私）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爲鳥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咮鳥口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以夢爲吉）大尹謀曰我不在盟（以君命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祝襄祝名　皇非我皇氏）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遂適陳　孫音遜）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于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主四方）而國于何有

双調起筆調收前後都是寫盡主只中間一點子法妙絶極矣
內外親暱天生有此兩對後世八股立柱未必不出于此顧安得有此字字典切恰好也
上已結過不識下引詩又是推廣一步
扶進一層法
孫乃峰因衛侯以弓問衛輒之子拒父此人倫之大變子貢既知夫子之不爲矣此所對使者之言深意有味而不爲之意卻在情外

傳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　駘他來反又音臺）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　補注趙汸曰蓋康子恐其君借勢于越以去己與新路寢帥用妻公事同意　按與）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思子贛）（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子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　言公之多）

不出名氏先演點一號以下逐個分說又一手法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他日請念四字真使千古有心人長太息也　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夫子尚然何有乎端木

傳已終矣此篇乃極寫陳恒假仁假義為田齊張本與結尾特叙三晉同一微旨僅觀于人文亦可得其槩矣

凡作兩半讀在助之鞭之截上截又分二節首寫其恤死錄孤次寫其整軍和衆下截亦分兩節首寫其不為說動次寫其不為間疏上半是仁之能下半是義之勇皆極寫陳恒也

又看上半三叙成子之事下半兩叙成子之言知伯之謂中行之告作對照亦以前奇後偶為章法者

妄○補正陸氏曰過自取禍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弘駟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

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言亦陳之別然出于孝也故不足以服陳恒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

帶叙此筆乃寫陳恒之知并寫荀寅之悔也

雙調夾起又一手法左氏篇中章法不一篇如此　第一章先逐後殷第二章次

引中設對起遞承順逆有法若將君臣多間提在前欲以諸侯去之提在後便嫌其平板矣

八字叙得簡老又妙于整與起相配也

悼四年事却附叙于哀公之末又因越而帶及魏畢春秋一書其事則齊桓

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厭於甲於輒二反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己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間隙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己可得以壽死不慮欲去之所謂妄也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慮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謀此又歸獄于有山氏適邾妻公之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魯世家云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據傳則哀公無復歸事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

晉文令齊事已了晚恒畧見一斑而晉事尚無歸結故特叙此以為三家分晉張本而涑水通鑑便接此叙去春秋之所以終戰國之所以始也作者之言深矣

齊國晉文成一春秋之局而齊三晉成一戰國之局文運世運相為表裏如此夫子叙書以秦誓終而代周者秦也左氏傳春秋以三家終而續春秋者三晉也夫子前知不外乎聽左氏前知即寄于文斯已奇矣　左氏叙哀公末年只四篇文字一齊一晉春秋之眼目也一魯春秋之主也一越與三家春秋終于越伯而三家與魯相終始也愈及子貢不特結子貢乃所以結夫子也夫子者作春秋者也

左繡

公

立傳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　行去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保守也南里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　鄭人俘酅魁壘　晉士　賂之以知政　欲使反為鄭　閉其口而死將門　攻鄭門　知伯謂趙孟入之　對曰主在此　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　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　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趙世家云簡子名諸子令子無卹相無為將軍者至母卹曰此真將軍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卹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皆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乃廢伯魯而

春秋左傳　卷三十　哀公

以為太子　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　惎毒　遂喪之　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史記晉懿公之四年晉出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補正曰終陳成子之言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二年韓魏趙三分其地靖公遷為家人

春秋左傳卷三十　終

左繡三十卷通行本

國朝馮李驊陸浩同編李驊字天閑錢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載讀左卮言十二公時事圖說春秋三變說列國盛衰說周十四王說書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預經傳集解及林堯叟左傳解杜解悉依原本林解則時多刪節又摘取孔氏正義及

國朝顧炎武左傳補正二書與杜氏有異同者附於其後別無新義上格皆載李驊與浩評語則竟以時文之法商搉經傳矣

春秋剩義二卷

〔清〕應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宜黄應氏刻屏山草堂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剩義二卷》提要

春秋剩義自序

春秋之有剩義惟其義之大也義大故非一人之見所及窺亦非一端之說所能盡春秋自四傳外爲之說者無慮數十家而此數十家者非必勦竊於四傳之說而亦足以曲暢夫春秋之義則春秋之義之大左氏公穀尚不能盡而以俟後之人後之人豈能不留其有餘不盡以俟諸無窮者耶甚哉義之大也

屏山草堂稿

屏山草堂稿

春秋剩義目録

卷上

隱公

春王正月

鄭伯克段于鄢

祭伯來

武氏子來求賻

取長葛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取郜取防

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

及其大夫孔父

有年

大閲

射姑來朝

祭季自陳歸于蔡

公薨于齊

莊公

紀侯大去其國

齊人來歸衛俘

戰于乾時敗績

公會齊侯盟于柯

丹桓宮楹刻桓宮桷

城諸及防

齊侯來獻戎捷

閔公

齊仲孫來

僖公

獲莒挐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徐人取舒

侵蔡遂伐楚

會首止

卷下

宜黃應麟囦呈著
男文勷 孫肇寬 自程 編輯

春秋剩義卷上

春王正月 隱公

四時之運始於春十二辰之所歷始於子周正建子視商建丑爲優然子位一陽雖生其氣尙潜藏於地必至寅位三陽已足溫厚之氣始用事蓋冬至子之

半尙有小寒爲丑之初大寒爲丑之半至寅之初而立春故寅得藉春以居歲首又非建子所能及也今觀一日之內分十二時自寅而後東邊漸光萬物漸動其在子丑尙屬暗黑靜息之境故夫子曰吾得夏時焉蓋以夏時春與正月適値其位而非如建子建丑之不屬春也建子非春而必係以春者胡傳以爲夏時是也又以爲周正非也夫周正建子爲十一月以十一月爲春則春爲虛假之號以寅月爲正月則紀事並非周正於是傅會其說有謂初不改月者有謂即改子月爲春者無非以已私意曲從周正紀事之解耳不知不改夫月何以明其建子何以謂之歲首以子月爲春則春交於寅豈有前五六十日而豫目爲春之理是故春秋雖無事首時必書如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皆時月並書若從周正止可書以某月而不得冠以春夏秋冬也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以爲命討之公皆出於天未嘗以自專爲嫌豈有欽若授時而反作一兩可之說調停之計耶大抵舊史所載每隔兩月

而截歸於前則事既核實而時亦可正知我罪我之言安知此非其一端乎○三代之易周爲善而首坤首艮者不及焉三代之正夏爲善而建子建丑者不及焉

鄭伯克段于鄢

克有制勝之義以段之横武姜之寵此未易勝者也乃請京則使之居京城百雉則聽其百雉此時莊公已將滿盤打筭驅叔段於萬無可脫之途而絶姜氏以愛莫能助之力譬射虎者誘以犬畜令其深入弗

獲旁逸然後機牙一撥應手而斃祭仲公子吕子封輩不解其故以為無使滋蔓孰知政欲其深入也以為國不堪貳孰知政恐其旁逸也以為厚將得衆孰知乃犬畜之誘也他日可矣一聲其即毒弩之發乎嗚呼之死而竟致死之又復取諸其母之懷而死之莊公之志憯矣後世人主德不若虞舜而不幸遇嚚傲之母弟寧可厚其稟餼慎勿予以專城以笑藏刀以縱為擒在他人且不可况手足乎○鄭莊母子兄弟皆挾殺機收貳完聚於國為亂於家為逆就戮固

其宜也姜氏之請立於前將啓於後豈復以寤生為已子乎婦人偏愛自無遠識叔段馳馬好獵佼倆儓低莊公何苦步步擺布遂以京城為陷穽乎然則段之不終也姜氏實使之莊公之殺段也其心已先及於母矣

祭伯來

祭伯畿內諸侯與畿外列國自異外諸侯朝於天子因而交好於天子之卿士雖世相朝可也乃朝覲之禮不修於外而在畿內者遠交列國無論其有王命

[illegible]為私奔王室之卑弱不堪甚矣不言朝所以交譏之也

武氏子來求賻

告而不赴又不歸賻魯之不臣極矣號秉周禮尚且如此他國可知求之為言以卑而請於上以窘而丐於富不能聲罪致討而效匹夫哀懇之行此東周所以不可復振也

取長葛

書取著宋暴也不繫鄭責鄭不能守也經云冬而傳

云秋者何左氏本魯史舊文而經則行夏之時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不賓戎至是見執衛人坐視王臣之辱不修戎備於前不聞敵愾於後遂有載馳之賦此皆自名之禍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建辰之月雷電已出公羊以為記異不時非也何以書為庚辰之雪書也雷陽也雪陰也八日之内陽氣已舒陰慘凝結此為以臣犯君之象周與魯均兆之

矣事有並存而義特見者此類是也

取郜取防

據左氏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看來莊公一生作用純是以棄爲取以退爲進以縱爲擒所謂小人之雄者也隱公貪而無厭始焉爲宋謀鄭繼焉爲鄭謀宋不問義之可否而惟利之視稱攝十二年菟裘不決皆由貪戀濡忍出於性生君子知鍾巫之變之必及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

初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魯必許之故使宛來歸祊但入祊之後踰五年復以璧請則魯於無君無親之外又多一負約矣蓋當歸祊之日鄭欲離宋之黨而桓弑立之年魯又欲結鄭以自安春秋諸侯稍有可乘之隙無不互相狎制邦交如此有不流爲戰國也哉

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義形於色公羊亦無實據但以先攻孔氏而弑言及見爲爲君死難耳按左氏目逆取妻之事則殤

公之弑實由孔父君據事直書必曰宋督殺大夫孔父遂弑其君與夷輕重倒置何以正名分乎及者以後承前之詞亦以大統小之義此云及大統小也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此義曲暢

有年

公羊以爲喜書程子以爲記異曷喜乎喜其爲簒弑之國而猶不至於靡孑遺也曷異乎異其爲簒弑之君而猶倖獲乎順成也其義一而已十二公多歷年所獨書桓有年宣大有年胡氏以爲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因其反常故特存耳蓋聖人論事以人道爲主而天道應之後世嘉禾九穗動輒獻諛豈眞可比於周公之異畝同穎哉人君而知此義則凡祥瑞之說皆足爲內省之資矣

大閱

古者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皆寓軍政於四時之田所謂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也魯自隱公至此未聞車徒之簡今以班後之怒始有戒心故春秋惡其不豫而公羊以爲罕夫

桓以臣弑君以弟弑兄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者也齊鄭結好成昏以定其位寘逆濟惡於前而挾私嫌隙於後故以未雨綢繆責魯耳使二國聞鍾巫之變請命天王率方伯連帥以與問罪之師如是而桓遂日講於坐作進退擊刺之法雖軍政克修其立義又自別矣

射姑來朝

聞樂而歎以父疾也父疾不忘射姑可免於不孝矣尸子曰大巳多乎道蓋許其近道但不如巳之之爲多耳

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蔡侯封人之弟獻舞之兄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使其志在得國而姑退處以自存雖去未爲合道有蔡人之名有陳之奉而不欲乘焉其去善其歸愈善矣君臣之分兄弟之情兩全而無憾故春秋賢之

公薨於齊

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討乞昏於強齊自以爲計得矣孰知彭生之禍巳於麃胎之也天道不僭小人亦何所用其心哉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

程子以師未加而巳去非齊之罪然紀季入邑爲附庸請存先祀不少矜釋而更合三國逼之去能巳乎經不書滅書入而曰大去其國閔紀非免齊也書齊侯陳侯鄭伯遇垂於前齊侯葬紀伯姬於後滅與入在其中矣

齊人來歸衛俘

衛朔奔齊齊欲立之私也魯齊有不共戴之仇不能報怨而次滑之役畏首畏尾一詞莫伸迨紀侯去國而狩禚以爲樂又伐衛以抗王命無非爲媚齊計也嗚呼君父之不知而忍心事仇魯之無能大可見矣齊歸衛寶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魯侯果何力哉

戰于乾時敗績

復讐之師雖敗亦榮莊公欲以納糾市德仍然媚齊故態耳豈得藉口復讐哉不書公又不諱敗所以深

譏之

公會齊侯盟于柯

魯自狩禚以後惟齊命是聽故春秋惡其忘親事讐及桓公繼立會諸侯尊周室天下皆將與之乃以納糾之失怙過修怨不如平之之爲愈矣左氏曰始及齊平平乾時長勺乘丘也若直以爲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於傳有之此非不敵之云乃惡於敵之云豈可以詞害意哉

丹桓宮楹刻桓宮桷

宗廟之禮君與夫人盥主之莊公娶仇人女以薦舍於前在禰廟尤爲怨恫可知矣而又奢侈僭踰以誇示之欲崇死父實再戮也欲娛小君實誨淫也或謂其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與獨丹刻桓宮爲悖祖余謂齊襄桓公之仇亦文姜之仇也既辱其身又刃其夫爲之子者不能閑以禮義隄爲節制而惟求旨之亂命是聽尙得謂知有母乎諸侯五廟自桓宮以上皆桓祖若宗也服有降殺廟無殊制不能推敬所尊之意而以私爲厚非所以安乃父也豈獨爲悖祖乎凡人大本一失舉動盡乖盟防納幣觀社遇穀盟扈丹楹刻桷公至姜入男女同幣皆其影之隨形而顛倒者耳

城諸及防

春秋凡用民必書重民力也魯當大饑之後而春則新延廄冬則城諸及防何用民力之亟乎故新延廄之書因其非時而譏之也諸及防之書病其太亟而時非所計也左氏穀梁均失之矣

齊侯來獻戎捷

禮諸侯獻功於王其在列國則不相遺俘齊以方伯而親來獻捷不已屈乎蓋桓公一生作用全是用柔欲伐衛而爲城濮之會欲伐戎而爲魯濟之遇與伐郳伐鄭伐徐皆以宋主兵同一局面也莊公自視滿志益肆驕侈其實桓公弄之若嬰兒耳

齊仲孫來閔公

慶父之弑子般也桓公豈不知之乎其利閔公之幼而立也桓公又豈不知之乎向使如齊之日執歸京師以正典刑則恤患扶危之義著卜齮之刃不至繼

國人擧而剸諸九歲孤兒腹中矣不此之計且使省難之使窺覘虛實乘其災而幸其禍天道好還能無五公子之爭乎然以秉禮之言卒平魯難定僖公所以不失爲覇主也

獲莒拏 僖公

弑逆之賊人得而誅莒卽手刃慶父亦義所當爲何乃因其自經藉以求賂能無孟勞之悕乎世之貪利而卒於取敗取辱者此類多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不稱姜予桓公也夫人弑二君幾於亡國桓公不阿名而殺之義已與之絕矣春秋去其姓所以成桓公之志而不以累齊歟

徐人取舒

徐偃僭號稱王故春秋狄之今能效順中國爲齊遏伐楚之徑故得稱人比於盟貫之江黃進之也

侵蔡遂伐楚

荆楚暴横憑陵中國桓公經營十數年矣貫澤剪其羽翼也陽穀定其局陣也然跋履險阻踰數千里遠攻強國其能以必勝乎故因蔡姬之嫁而潛師侵蔡出楚不意書遂見桓公之志深於圖楚而淺於責蔡此胡傳所謂繼事之詞而有專意○侵蔡私怨也伐楚公義也薄私怨而重公義覇者之所以近於王也○戎伐燕桓公伐戎命燕君納貢於周楚侵鄭桓公伐楚責楚人苞茅不貢規模何等大樣立言何等有體

會首止

惠王欲易世子桓公率諸侯會之以定其位然使世

子而與列國同序則非所以尊王之貳而天下終莫知適嗣之不可易及以會者諸侯咸集而後進見示不敢抗也桓公此擧有翼戴襄王之功而無脅制惠王之迹父子君臣之道胥由此全哉

盟于洮

王人下士也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公穀皆以爲王命而胡傳主之當是時惠王惡齊桓定太子而撫鄭從楚則鄭之不與齊盟乃赫赫王命實式憑焉而春秋書其逃歸又書其乞盟不以命故貰之

也蓋王命者稟於天道承於祖制非一人之私乃天下萬世之公義也且惠王既命鄭伯叛齊以危太子必不使王人求援於齊以翼太子其爲非惠王命彰彰矣或曰襄王告難之命似爲近理然據左氏定位而後發喪豈有天王之崩惠后叔帶朝夕宮廷而可一年秘者蓋惠王在疾襄王以世子之命命之其先王人亦所以尊世子與首止殊會同義

盟葵丘

公羊以爲危穀梁以爲美似乎褒貶不同然正惟美

也故可危焉五霸桓公爲盛桓公葵丘爲盛自此其德漸衰論者比諸月之盈虧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望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不自以爲危止見其美宜乎九國皆叛而宰孔之以亂語晉侯也功敗垂成業荒得意豈獨齊桓哉

殺奚齊

君之子云者明乎奚齊之非世子獻公之寵私愛國人不之子而君獨子之春秋豈肯成其爲君乎

盟于齊

諸侯修好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當是時宋已主盟駸駸圖霸使果能繼桓業則戴襄何遽不戴桓若也桓没世而猶不忘明示已之不逮乎宋也楚自此得與中國會盟不數年爲盂之會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豈非不內省德諸侯皆叛使楚乘間以入而自取其辱乎

盟于鹿上

齊之盟楚人在焉曰思齊桓也桓公於楚待之嚴矣攘之數矣而彼猶思之誠以大義之足以服人雖殺而不怨也楚與諸侯追思桓德明示已之不逮乎宋

顧欲假楚之力以求諸侯開門納盜宋襄公可謂愚矣

戰于泓

宋襄以婦人之仁匹夫之信辱身喪師何以爲霸明知力之不敵而始終敢與楚拒猶爲當日諸侯之傑出者

公子遂如楚乞師

楚自管仲既卒桓公荒耄伐江滅黃伐徐其勢盛矣

[illegible]未爲中國患也迨齊與鹿上諸侯引爲羽翼目不及歃盟主見執欲假虎威而卽爲虎噬其已事可鑒也魯齊婚媾之國先王之命載在盟府展禽以片語退師魯不可謂無人齊亦不可謂難馴者而竟赧然乞師於楚所謂牽禽獸以食人也向非城濮一戰周公之祀有不踵宋襄而忞其咆哮也哉○于戰泓見宋襄之無謀于乞師見魯僖之無恥

戰于城濮

齊威楚於方盛之際故畧一觀兵而自服晉制楚於

既張之後故非經大創而不畏然桓公尚在而伐江滅黃公然報復文公雖沒而十年不窺中國謂非城濮之役有以挫其氣而使之帖耶故獨書爵以嘉其功其以晉及之者春秋紀事從實好人而知其惡不以志戰爲諱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明知晉不可敵而以子玉之請怒而少與之師胡氏以爲重師棄將然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何罪而以爲殉安在其重師哉○子玉剛而無禮驕而無厭瓊弁玉纓王制自爲意中豈復有君哉而楚子雖怒不能不少與之師則其在本國之無忌憚蓋顯然易見也自古小人之禍始則肆毒於外後則操戈於內所謂不奪不厭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胡傳以連殺自殺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余意得臣如在未足病晉所可危者楚耳

盟于踐土

按左氏天王下勞晉侯策命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當是時天子雖降至尊以下於晉而文公凜然天威毋敢隕越視齊桓之下拜受胙何以異焉春秋不書天王於會所以著文公之能守臣禮也

天王狩于河陽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非晉致也溫之會左氏以爲晉侯名王以諸侯見此說恐未足信蓋晉文慮事

周詳其圖覇作用全是假天子聲靈以爲壓服羣侯之計觀其執衛侯而歸京師因不朝而遂圍許豈肯身犯不韙以貽衆人指摘而公羊又謂再致天子則其誣尤甚矣春秋毎事直書寧至君臣之分而深没其文乎公羊之說旣虛其一則左氏亦不必字字實也○踐土之會天王爲勞晉侯而來不書狩不欲以降尊累晉侯也溫之會天王爲受朝而來書狩又以見晉文之能率諸侯以尊王也

屏山草堂稿

宜黃應麟圅呈著　男文芴孫[illegible]編輯

春秋剩義卷下

晉侯伐衛文公

晉文公季年請侯朝晉衛獨不朝且侵其與國襄公嗣位欲修覇業先以衛侯之罪告於諸侯聽且居之請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乃春秋不書朝王而

書衛仍稱晉侯何也蓋伐衛者襄公之志特因效尤一言遂爲溫之舉耳其心豈眞知有天子哉且既爲伐衛而朝則其拜揚於廷皆以佐其加討於衛之聲勢也其稱晉侯若曰彼其在溫之不啻在衛焉耳亦誅意之法也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商臣以子弒父以臣弒君罪大惡極然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豈其嫡長盡蠭目豺聲乎楚子將立商臣忽中變於子職楚之大臣不能彌縫未然力制將發而

子上以令尹啓彊於前潘崇以師傅慫惥於後一國之中父道子道君道臣道師道無一存者穀梁謂不言正不正以其不足與言外之深也

躋僖公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此皆父子相繼左昭右穆一廟

自爲一世制禮者語其常也至於兄終弟及則再傳而止爲一世昭則同昭穆則同穆必欲執考廟王考廟之文則漢之惠文兄弟相繼當時議者推文帝上繼高祖不繼惠帝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爲元帝後是皆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者而繼先君則所受國者竟莫之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爲已甚矣況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繼先君不惟棄後君命已之意并廢先君傳授之命人民土地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誠有如高氏之所訾者若謂兄弟對列各爲一世不惟昭穆紊亂如齊之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使各爲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衛成不得祭曾祖又有如汪氏之所疑矣要之禮由義起變通惟時兄弟相繼既不敢闕其廟祀又不可亂其廟制計惟有各立一廟昭則並昭穆則並穆先立者居上繼立者居下則不礙於祖宗而五世七世之數以全不忘乎君臣而傳授先後之序以正不失爲兄弟而或左或右之位以定至於僖

公雖長已爲臣也閔公雖幼已爲君也人倫有五而大綱惟三兄弟之分豈可與君父相勝哉故事物輕重之際所貴有權衡也

猶朝于廟

可已而不已者曰猶將已而未已者亦曰猶猶三望猶繹可已而不已者也猶朝于廟將已而未已者也

盟于暴

雒戎者伊雒之戎也伊雒處天地之中而謂之戎者華戎之辨不惟其地惟其行也春秋因事之是非而

進退焉曷嘗有成見於其間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文公不奔襄王之喪而使卿行其心豈知有天子哉穆伯生二子于莒不爲不久而魯終無一語聲其棄命之罪則知奔莒之從巳氏非畏誅也天子之政之不行於諸侯諸侯之令之不行於大夫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商人驟施於國齊人懷其私惠而忘其弒逆所忌

者內則母子之親外則甥舅之情惟魯與叔姬耳魯使告王求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明示巳之不能忘情於齊矣單伯至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固其勢也公羊以爲道淫穀梁以爲私罪徒以男女姦執故云然耳其實非也再言齊人而不日及者不相及也如公穀言則正在及之例矣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廢君命出奔實魯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無可歸而歸之輕魯也猶執單伯之志也

齊侯侵我西鄙

一歲之內齊再侵魯乃前則稱人後則稱爵豈弒君之賊至此而遂進之乎非也商人弒舍踰年天子不能正諸侯不能討晉以霸業之餘受賂而還自此諸侯皆以商人爲齊之君矣故侯之所以傷天下之無霸也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宣公

盾素有無君之心觀其受襄公託而外求君既無覬覦之志於前受齊宋賂而定其位又多黨亂之迹

於後即使無鉏麑之命伏甲之攻巳不能弭禍桃園矣況佐敵巳成彼何人斯肯俯首唯命乎亡未遠而君弒君弒而反反而使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共立之其弒爲穿乎盾乎魏成濟之弒高貴鄉公也司馬昭爲之也史太之弒唐昭宗也朱全忠爲之也司馬昭族成濟朱全忠盡殺友恭叔琮等以自附於討賊之義其覗盾愈益狡矣學君子者遠不逮於古人爲小人者漸見巧於後日不足慨乎邵子經世書朱子綱目書曰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朱全忠弒帝小人雖

巧亦豈能逃君子之清議哉

壬午猶繹

繹者所以賓尸乃祭之餘敬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則聞而不繹其當祭也則宗廟爲重大夫爲輕其終事也則大夫爲重尸爲輕魯於襄仲生則賜氏死而猶繹均非禮也蓋禮如權衡然稱物輕重而適其中苟失其中則畸輕畸重雖一人之身而不能保始終之不矛盾矣

初稅畝

什一之制先王所爲上以足國下以裕民欲輕之則大貉小貉欲逭之則大桀小桀宣公不能儉以節用朝會聘問賂遺國多濫費又以乖戾之氣感爲水旱螽災不自知責而徒作法於貪延至哀公二猶不足蓋不能量入爲出雖履畝而稅無益也子産之作丘賦魏文侯之增租賦暴秦之開阡陌更賦稅論者皆以爲基於此故書曰初以志田制之變公實爲千古首惡云

大有年

稅畝之前書旱書水書螽書饑譏宣公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冀其遇災而懼而能增修其政以節用而愛人也稅畝之後書螽書饑譏宣公之敗壞田制政繁賦重猶冀其遇災而懼而能愧悔於心以薄斂而足國也至是則宣公之意既不可回天亦無所用其警春秋據事直書曰大有年其視書旱書水書螽書蝝書饑意愈深矣

新宮災成公

廟災三日哭爲親哭也主未入而哭焉則於義無取

矣故穀梁以爲禮而胡傳非之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君命也故稱使盟魯欲也故稱及魯畏晉強故盟不同日而先庚於良夫○晉衛皆侯也以晉之下卿先衛之上卿左氏以爲禮不亦謬哉

鄭伯伐許

立未踰年而稱伯不稱子者以鄭悼之不子也其父背華即楚陵暴與國爲之子者不能改行幹蠱而汲

汲焉以濟其惡豈得爲予道乎故稱伯以貶之若後
如鄭襄之稱國則此義不著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本魯田齊人取之魯苟修德行仁强於爲善則齊必畏服不待晉人之命而自然拱手歸我矣乃不能然而惟恃大國之威以兵力取其故地凡因人成事者必受制於所因之人晉之二命非二命也其命魯歸齊與命齊歸魯其理一而已矣君子蓋於戰鞌之日而知晉之有後言也

公如晉

諸侯之貳於晉爲魯故也魯不能懲其二命而甘心惟晉之依於天王之喪則不奔於晉侯之喪則奔之豈知以禮立身之大閑乎媚人者人愈欺宜其有見止之辱也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胡傳書乞以見其卑伏屈損而左氏謂郤錡將事不敬則未見其卑伏屈損也未見其果卑伏屈損而乞云者列國之師惟天子得而名之以諸侯名諸侯則無王也故特書乞所以黜霸而尊王

公至自伐秦

始而往也道自王都因便朝王雖非專行猶知修臣子之虛文也今而還也豈能踰王畿而別爲取道者乃求乘便之一見而又不可得焉前書如京師後書至伐秦罪之輕重悉著矣

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木生火其性溫非若他物之易於冰者獨言木冰則他物之易於冰者不冰可知他物不冰而獨冰木故以爲記異

晉弒其君州蒲

趙穿弒靈公傳不言盾使而經書趙盾弒君程滑弒厲公傳以爲欒書中行偃使之而經止書國弒蓋欲殺趙盾者靈公也因而憾公者趙盾也以一人之嫌隙而致其君之弒是趙盾之爲志乎弒也故雖未使穿而必曰盾弒欲殺欒書中行偃者胥童也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以寵胥童者厲公也是厲公之惡實得罪於羣臣百姓而非止爲書偃之私怨也故

稱國以弒而書僂得免

城虎牢 襄公

虎牢鄭之虎牢也鄭周之鄭也鄭人背華即楚則既不能自保爲周之鄭而又安能保虎牢之爲鄭之虎牢耶故城而不繫責鄭之不能有也不能有云者惡鄭之即楚猶易所謂不有其身也胡氏以設險守國之說當之淺矣

作三軍

三軍魯之舊也謂之作者前此皆屬於公今則三分公室而三家各有其一則非魯之舊也故曰作其不曰斥三家不與三家之得有其一也不言武子不與武子之得專魯也迹若隱而義愈暢亦何所逃其罪哉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遂云者專詞也入云者據之爲已有也以君命救而專行取邑以自廣莒之爲魯患也小季之爲魯患也鉅故東鄆書伐而此書遂書入薄於責莒而深於罪季

屏山草堂稿　春秋剩義卷下

會吳於向

聘及會盟唯書使主介不得書此其常也今魯以二卿並行則與大夫爲卿上介之禮不合叔老之介於宿必非其心所甘其以爲介乃宿之所欲魯君不得不從而然耳使循例書之是與宿以主卿也卿以主卿是與宿以無君也故寧書二卿並會所以正名分定尊卑警季孫者深矣

戊寅大夫盟

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於是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以袁僑不敢與諸侯盟而使大夫盟之猶知有諸侯大夫之分矣此會諸侯未盟而大夫專盟又無求成之使以請於會如雞澤之袁僑顧視其君若贅疣而公然歃血其心豈復知有君乎故不繫之諸侯而止書大夫明乎大夫之無諸侯也二會相去十四年耳而國柄下移如此三桓逐魯六卿分晉亦何以禁其尾大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莒太子僕弒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孫行

父使司寇出諸竟邾庶其以土地來奔襄公朝晉未
返而季孫宿以君姬氏妻之且有賜焉汪氏以爲於
此見行父之忠於公室而遠於利宿之貪利而忘君
又按左傳魯於是多盜臧武仲謂季武子曰子召外
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則不登叛人武仲之意與
晉穆叔之待鼓人牛僧孺之處吐蕃同一識也於此
又可見宿與紇之優劣矣然紇旋以媚道自結於季
氏爲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何明於責人而昧於自
爲耶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罪在盈也盈與范氏私相忌怨以致見逐
初無犯上可誅之實自一錮於商任再錮於沙隨而
後曲沃之甲矢及君屋亦有以激之而成耳春秋不
爲原情而以討賊之辭書之所以戒後世臣子懟怨
其君父者深矣

齊崔杼弒其君光

見美而取所謂誨之淫也崔杼固無足責莊公不能
自窒其慾以守君臣之大義而晏子齊之賢大夫也

陳善閉邪之說既未之前聞而中股反墜乃曰吾君
也乎哉吾罪也乎哉雖枕尸而哭何益也夫君爲社
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此固宜然然自古亂
亡之主其不以縱欲敗度而至於殞身者伯不得一
焉如平仲言爲之臣者皆將有辭以自解矣吾欲進
賈舉州綽諸人於晏子之上

公如楚

諸夏之君旅見於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辱莫甚焉
故諱而書如內以諱爲耻

春王正月公在楚

按左傳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故胡傳以爲爲楚所
制俟其葬而不得歸果爾則公固不安於楚矣然歸
而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
然則公之久淹於楚也豈爲其所强哉

會于申 昭公

昭公屢朝於晉所謂祿祿因人者而申之會獨以祭
辭則其事大猶知有所別擇而非惟利是從者比乃
終不能自強而臣聘於前身朝於後是徒知楚之強

足為會患而未知膏肓之疾止在蕭墻內也

叔弓會楚子于陳

陳為楚滅中國之羞也無鬼死之悲而靦顏往會罪叔弓也其視六年之如愈益不堪矣

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當祭而有大夫之喪則待祭畢而後告之所以上安祖宗下恤臣子若涖事籥入而卒豈待告而知哉祭不可廢而樂可不用亦所以安上恤下胡傳所謂以義起者也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以瘧飲藥欲愈巳瘧也巳瘧之藥豈如毒砒之試而輒斃惡知止之不嘗惡知止嘗之亦必斃乎特以悼公飲藥而卒無論嘗與不嘗要皆疑於弒也止不立乎其位憂傷致死論者謂因其自責而責之止安得不自責哉止即不自責春秋亦安得舍止而別求弒君之賊哉

立煬宮　定公

宗廟卽遠有毀而無立煬公伯禽之子至昭公二十世廟毀已久季孫舍昭公適嗣而立其弟定公欲援往事以自覆因思煬公亦繼其兄考公故為立宮所謂欲蓋彌彰也爲問定無正始煬公亦無正始乎昭無正終考公亦無正終乎何不思之甚也

墮郈墮費圍成

郈費之墮見天理之不終泯成之弗克見私欲之難遽捐郈費之墮未足以盡聖化之大成之弗克不足以損聖化之神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哀公

齊景公未有太子陽生長而荼有寵子以寵立非正也初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是荼之立景公之志而乞實成之也使乞當時據禮守正力陳長君之義則荼未必立荼不立而朱毛之亦無自措諸野幕非彼之弒而誰弒乎春秋書陽生入國於前陳乞弒君於後而乞之名陽生陽生之與於弒皆著明矣

用田賦

用以出粟而足食賦以出軍而足兵今魯一賦不足而令出粟者復出其賦則農民愈困觀宣公之履畝而稅其法又變其數又增意者聞有子盍徹之言而不敢信故為此與

西狩獲麟

麟為王者之瑞必有王者而後出春秋之世無王夫子以王法治之王道復明此麟所以出也麟為夫子而出則天既以王者待夫子矣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天命之豈託之云乎然獲於薪采薪采微者也

所以終為素王不生獲而引取之所以越二年而兩楹夢至於感獲麟而修春秋與春秋成而麟應至二說各殊均無關於大義

春秋剩義二卷 江西巡撫采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亦摘經文標題而各為之說其論春王正月以為夫子行夏之時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陳因之論